

学校的理想装备

电子图书·学校专集

校园网上的最佳资源

星河简况

 **eBOOK**
网络资源 免费下载

星河简况

星河，青年科幻作家。现为北京作家协会合同制专业作家，中国科普作家协会科学文艺委员会委员、科幻创作研究会副主任委员。

星河主要从事科幻小说及科普作品的创作，已发作品数百万字，著有长篇科幻小说《网络游戏联军》、《海底记忆》、《异域追踪》、《残缺的磁痕》等，中短篇科幻小说《时空死结》、《朝圣》、《决斗在网络》、《带心灵去约会》等，科幻作品集《握别在左拳还原之前》等，曾获国家“五个一工程”奖、冰心奖、科幻文艺奖等多种奖励。

星河认为，科普作品是提高公众科学素质的重要途径之一，而科幻小说则能对读者进行有益的科学启迪。

据现有资料，星河已出版的科幻小说共计 9 部（含作品集 3 部），现将各书情况及评价简述如下，不足之处将尽快予以补充：星河已出版科幻作品：

大脑舞台

星河

—

“这是谁？”真真用一脸傲气堆出一副看不起人的神态，如果对方是正常人就会把这视为挑衅了。

其时，我刚刚把一大纸杯可口可乐递给坐在地上的他。

他坐在巨大的绿色校训牌下，衣衫褴褛，肮脏不堪，但还是能看出那是他出事当晚穿的衣服——绿色的 T-恤，白色的裤子，据说他从不肯更换。当我们看到他时，他正一脸迷茫地反复念叨着牌子上的大字：“学为人师，行为世范；学为人师，行为世范……”“他是校园网络里真正的大哥大。”我在说这话时禁不住肃然起敬。

他是校内子弟，高中毕业后没考上大学，现在正在复读，是一名地道的校园网络非法上网者。他一开始曾在网络上自称心理系本科生，但我知道他不是，因为我本人就身在心理系。但我没有揭露他，这主要缘于我的爱才

之心。他毕竟身手不凡，手头拥有无数自己研制的电脑工具，而像我辈之流手里只有陈旧的“CH桥”——也就是“虚拟现实”头盔——之类。所谓“虚拟现实”，就是利用电脑技术和带有“眼罩”的特殊装置实现人机联网，准确地说就是以意识的形式进入电脑；它会使人觉得自己已进入电脑所展示的神奇世界，有一种极为真实的亲临其境感。这种“特殊装置”有许多种，我的“CH桥”已显落后。

他的其他本领更令我们自愧弗如：他可以破解校内任何一家电子信箱的密码，他可以更改校内任何一名师生员工的档案，他可以调用校内任何单位数据库里的资料……因此在选举校园网络的 No.1 时，他理所当然地以压倒多数票当选。不过他有一个原则，就是从不要轻易干涉正常的网络秩序。我一向认为，这是大部分网络高手自觉遵守的准则之一。

按道理说他完全可以用他那教工父母的网号上机，但是他不，他坚持使用自己伪造的号码。与其说他是出于虚荣，不如说是为了获得一种认同。据不完全统计，在校园网络里至少有 5% 的号码不是真的，而且这些人水平高超，是校计算中心多次围捕后剩下的网络精英。

古话说常在河边玩耍就不可能不弄湿了自己脚上的名牌皮鞋。去年秋天，正当银杏叶刚刚泛黄的时候，计算中心发动了一次迅雷不及掩耳的突然兜捕——“冬季攻势”。当时他正在玩联网游戏，与一名不知身份的高手公然叫阵比试高低。

一般来说在这种攻势到来之前非法者都会受到来自各个方面的通知，连我本人在计算中心都有几个这类经常兜售贩卖内幕消息的朋友，可以时不时地了解一下政策走向。但是他太要强了，一定要按照叫阵者规定的时间决斗。结果直到“冬季攻势”开始时他还在厮杀，据说及至他发现自己必须抽身而退时为时已晚，于是他来不及退出游戏便仓促地率先切断了“虚拟现实”头盔与网络的联系，造成头盔内部电压失稳，电流紊乱，强烈刺激脑神经，结果当场便出现晕厥。后来经抢救无效，成了整个校园第一例 CGP，

的哥

星河

“昨儿下午，哥们儿去加油，到地方一看，前头有七、八辆车跟那儿蹲着。车多，没辙，我刚一排上后面跟着就堆上三、四辆。我心说我先在方向盘趴会儿，没想到再一睁眼，半个钟头过去了。我一瞅后头嘿，一辆车都没了！其实我旁边也就一辆车的空儿，那帮车愣是一辆辆擦边儿溜过去了。人家讲话了，让这哥们儿眯会儿吧，这‘的哥’实在太累了。”

我身边的出租司机情绪极好地讲述着他昨天的经历。

“我一犯困就不成，先别说没精神，脾气也立马就能上来。”

“是得悠着点儿，别太累了，回头再出点儿事儿。”我尽量使自己的话语系统与他相接近，但和司机那地道的京腔相比还是显得文绉绉的。“哎，有一点我一直不明白，为什么管蹬板车的叫板爷，管你们出租司机却叫‘的哥’呀？”

“那还不明戏吗，我们这行才几年呀，人家打前清那会儿就干上了。”

他嗑儿都没打一个便当即答道。“您说是不是这个理儿？”

“倒也是。”说不定从春秋战国时代就有了呢。我心想。

“哥们儿您跟哪儿干呢？”他大概觉得老讲自己无聊，开始问我。

“在一家电脑公司混饭。”接着我又补了一句。“搞点游戏创意什么的。”

“电脑游戏？不错，这活儿不错。您还别说，我就爱玩游戏。自打我弟出国前给我留了台电脑，晚上我就再也不看电视剧了。”他简直想从座位上蹦起来。“最近有个《网络渣滓》您知道吗？那叫来劲……”

“您知道那游戏是谁设计的吗？”我急忙打断他的话，不想听他重复那早已耳熟能详的故事情节。

“谁？”他眼睛亮了一下。“您那意思是说……”

“正是在下。”

“嘿，哥们儿，地道！真有两下子。”他说得眉飞色舞。“这么着吧，一会儿到地方车钱您就甭给了，算我的。”

“您客气。我向您推荐一个我最新设计的游戏吧。”我不得不再次打断他，因为我已经到地方了。“《城市的哥》，逼真极了。”

“没劲，开车的游戏我从来不玩。”他露出一副没有兴趣的表情。“白天开一天车还不够呀。”

“玩玩看嘛，要不我就不好意思了。”我把公司的演示光盘硬塞给他。

“回头给我打电话。”顺手又是一张名片。

两个月后，就在我刚刚拿到“白本”之后的第二天，我接到一封来信。信封的落款处空空如也，我也没有多想，因为总有发烧友给我写信，动辄不客气地指出我哪个游戏的设计又是为了混饭。

星河：

您好！

能收到吗？好久不写字，字难看。

我还是不知道是谁。

我现在在看守所，要被判刑了，因为我刚撞死了人。这信要让我老婆发。

看到这儿我吃了一惊，连忙翻看信尾。那是一个陌生的名字。我依旧不得要领。

接着看下去，我才明白这封文化水平不高的信是谁来的。原来，他就是那天开车送我的“的哥”。

那天我送他光盘之后，为了不拂我的好意，他当晚就玩了。没想到一玩就上了瘾——而且后来还发展成了邪瘾……

这是一个以出租司机为主角的游戏，游戏者面前是仿真的驾驶台和车窗，车窗外面是漆黑的街道。

请注意，漆黑的街道。这一点很重要，整个故事都发生在夜间——未来都市的夜间。

说实话，用“整个故事”来描述这个游戏有些过于高抬，因为这只是一个操作型的游戏，没有故事情节，只有逼真的效果。举一个例吧，当游戏者想操纵汽车右转小弯时，必须先倒一下车才能实现自己的愿望，而不能直接拐过去——反正我觉得跟真的一样，因为在进行这个游戏创意时我还没去学车，再说具体设计都是技术人员的事。

所谓故事，就是说游戏者在夜里开出租车接送乘客——通常是很丑很

丑的乘客，然后按照要求把他们送到指定地点，最后收钱。

挣钱的目的之一当然是加油，以及支付不慎发生损坏时的修理费用。但是更重要的，是要置备一些武器。

不错，武器。在未来的大都市里，充满了城市暴力分子。这些城市游击队员们浪迹街头，无恶不作。尤其是在城市边缘的城墙处，甚至还有他们的废墟基地，一排排发射火箭炮的洞眼仿佛像是企图吞噬人类灵魂的魔鬼之嘴。

刚开始我道不熟，拉上人后到处瞎转，怎么也开不到地儿，有时好不容易到了，他说时间太长，就不给车钱。我贴干净了油，什么也落不着。

后来熟悉了吗？后来当然熟悉了，可以挣到一些钱了，于是他开始遭到恐怖分子的枪击，那些人自然总是喜欢袭击有钱人。他的车被打得遍体鳞伤，一次次开进修理部。而在许多时候他都因为只差几个钱而被拒绝修理，不得不屡屡退出游戏。

于是，他开始像游戏里所有的出租司机一样武装自己了，经过改装的出租车简直像是一部装甲车。不但拥有各种火力，甚至还安装了令人发指的残忍电锯。根据我创意时的初衷，这其实就是一部机械时代的《毁灭战士》——“DOOM 汽车版”。

他以为从此就没事了，可以安享太平了。事实上直到这时为止，他还始终表现得像是一个良民：正常运营，绝少拒载，超时不收任何费用——尽管并非出于自愿，以及靠自己的能力抵抗暴力分子，保护自己的安全。

可是，暴力分子也改变了策略和方针，采取了更新的袭击方式。当时在给他光盘时我不便讲，但我当然知道敌对势力的下一步行动。暴力分子们不再扛着机枪上街，而是伪装成打车者站在路边。这样，当他刚一停车开门，歹徒便冲上车去疯狂劫掠，不但把他的钱一抢而空，而且他辛辛苦苦置办起来的武装系统也会毁于一旦，有时碰到脾气不好的歹徒，还要在他的脸上划上一刀，鲜血溅得整个屏幕都是——这下就不光是出租车需要进医院了。

他开始变得脾气暴躁起来，几乎怒不可遏。因为战斗中的损耗只是轻微的和可以预料的，而且他随时可以驾车退出战斗逃之夭夭，回到修理部整修和喘息；而现在，多日的资产被劫掠一空，实在令人难以忍受，在目前这种状况下他将寸步难行，一上街就会遭到致命的威胁和打击。

人可以忍受一无所有，却不能够忍受得而复失。

他在信上说，他从出事的前一天晚上一直玩到第二天下午，在三点时才告别游戏沉沉睡去。本来也许睡上一觉就能好了，可妻子的吵闹却使他从噩梦中惊醒。他妻子在早晨起来时便对他大声喝斥，说什么整天不出车整宿玩游戏自己忙里忙外不得闲大早上还要送孩子上幼儿园等等，无外乎女人那一套；当时他没有出言反驳，依然沉浸在游戏当中，这就使得在班上忙了一天之后还要买菜做饭的妻子晚上六点进门后发现他正躺在床上酣睡时怒不可遏变得顺理成章。但他不想冲妻子发脾气，因为后天就是儿子的生日；而且他也不想再听女人的吵闹，不如出车并顺便给儿子买份礼物。于是他起来了。再也不能这样整宿地玩游戏了，实在太耽误事了。他一边自责一边出车了。

这时连锁性的不幸出现了，他出门后遇到的第一个顾客挑了一条相当阻塞的车道，十公里的路居然足足耽搁了一个半小时，半路还因为有抢灯的

企图而被警察叫住，这时他已经相当困了，但面对司机的克星他只得忍住不能发作。可当他终于把乘客送到地方时，对方却声称进楼取钱，从一个穿堂过道跑了！

他没付钱！

他没付钱！！

他没付钱！！！

下面的故事就简单了，他在大骂了一通之后又上路了，在恍惚中看到路边有人招手，他便一踩油门冲了过去。他最后一个清醒的意识就是：糟糕，太近了……

我与一个律师朋友在网上进行了紧急联系，他表示愿意帮忙，告诉我这种事在量刑上多少都会有一定的灵活性。接着我又给他回了信，要他不必着急，我正在帮他想办法。随后，我便亲自进入了《城市的哥》……

漆黑的夜幕笼罩着无声的街衢，巨大的钢架结构竞相林立，高耸的砖墙大厦鳞次栉比。尽管我是这一游戏的最初创意者，可由于不熟悉具体操作，因此依然像是一名初涉城镇的农家少年，在光怪陆离的迷宫中徜徉流览，左顾右盼。而在我的周围，非法行驶的车辆横冲直撞，行色诡异的路人游荡徘徊……

我开始努力地投入工作了，可事情却屡屡地难遂人愿。每当我刚刚调整准确车辆的位置，就会被其他同行撞得七扭八歪；每当我意欲减速观察方向的时候，车窗上就会增加一个个子弹孔；而每当遇到搭车者时，我都老老实实地减速靠近，但由于我一进入游戏便选择了高难度的方式，因此十有八九会遭到突然袭击；……而当我对环境和道路稍微熟悉了一些之后，巨大的晕眩感又追随之而来，令我头疼欲裂，几乎躺倒。恍惚中抬起双眼，视线接触到沿街广告牌上巨幅头像目光炯炯不怀好意的盯视，使人不禁想起英国著名作家乔治·奥威尔笔下的《1984》。

在那部写于 1948 年的闻名遐迩的预言科幻中，有一句反复出现的经典名言：

“老大哥在看着你！”

我怒不可遏，开始发起狠来，不管不顾地朝着无辜者冲去，同时不分敌我地对所有的车辆开枪。人影倏逝，血溅满屏；车翻起火，爆炸声声……我感到一种由衷的快感。

……

东边的天际已经像文学作品描写的一样“露出了鱼肚白”，我没有理睬，结果不等几个回合下来窗外就已是阳光一片了。我布满血丝的双眼早就有些睁不开了。我伸了一个懒腰，正想打电话给公司，告诉他们我今天不去了。作为一个游戏创意人员来说，在那里工作都是一样的。可正在这时，我的呼机响了。老板指示我“上午在长城饭店和投资人谈创意务必在一小时内赶到”云云。我看了一眼时间，摸出打火钥匙出了房门。

街上人群熙攘，车流如织。

梦断三国

星河

在“开始新游戏”的时候，我自然是依照习惯选择了“公元 189 年董卓废少帝·火烧洛阳”的剧本。我喜欢在乱世中呈英豪，因为这时谁也不是大哥大。

在“选择君主”的时候，我自然是依照习惯选择了“登录档案”中以自己名字所设置的“新君主”。我喜欢让星河带领着登录的部下扫荡中原，平定天下。

在选择“统治哪个城市”的时候，我自然是依照习惯选择了“许昌”，尽管我知道陈留的曹操和洛阳的董卓都决非好惹之徒，但我对北方城市有着一种莫名的执着眷恋。

在选择各项指标时，我自然是依照习惯把“游戏方式”设成“历史”而不是“假想”，在我看来星河已经进入历史而成为一名往昔英雄；我自然是把“游戏难度”设成“困难”而不是“容易”或“普通”，因为我喜欢英雄猎虎而不喜欢武松打猫；在“登录武将出场”与否中，我更是非要让他们“登场”不可。

于是电脑告诉我，“现在进入三国时代”。

开始时士兵很少，只有万余“训练”度和“士气”值均极低的疲弱之师，反映子民支持程度的“民忠诚度”也在临界点 60 上下徘徊，幸好“金”“粮”还够支付当年的“俸禄”。我首先要做的自然是登用武将，任命官员，治理内政，置办粮草，尤其重要的，我需要招兵买马，操练部队。尽管这要冒老百姓不满内政暴动造反的可能，因为我要随时提防董卓和曹营的兵马来犯。尽管人口只有 44 万，但是为了保卫和平，必须拥有自己的武装。

历史有其自己的步伐，很快地，袁绍军便从南皮进攻北平的公孙瓒，董卓军则从洛阳和长安合围宛的袁术，而公孙和袁氏也一如既往地失利并退居代县和新野。这是一个弱肉强食的时代，军队和实力决定一切。我有一种十足的紧迫感和危机感。

果然，洛阳的董卓逆贼兴兵来犯，以咄咄逼人之势直取许昌。尽管我已有了一支不菲的人马，但仍旧不敢与数倍于我的敌方精兵死打硬拼——我必须时刻提防曹操。我令一队骑兵做主力，一干强弓为辅军，事先挖好陷阱，而后利用“火计”加上“风变”“天变”之类的招术与敌周旋。有时我甚至会纵火烧得满屏皆红，而有时则能使用游击战术一连拖上数月。

当然啦，熟知《三国》的玩家都知道，与董卓交战的唯一好处就是吕布，一般来说，最多策反三次，这个出尔反尔任人为父的家伙就会义无反顾地反水倒戈。

好不容易让董卓丢盔卸甲损兵折将而去，次月到来时曹营必然犯境。这些由电脑掌管的君主们配合得相当默契。

我不知道曹操为什么放着徐州的陶谦和邳的韩馥不打，偏要对许昌心存觊觎。也许是他反感我答应了袁绍的结盟请求，也许是献帝给他下了讨董密诏而我挡住了他的必经之路。当然也许这根本就是前世的命定，他本就该霸据许昌。但他又对我的兵力心存顾忌，因此，此役之前他不是派人侦查埋伏，就是到处散布谣言弄得人心惶惶，许昌甚至还遭到过来自陈留那著名的火攻。

这就是我作为一个切入历史的新君主早年艰辛的创业生涯。

但仅仅一年之后，我便迅速壮大了起来。我消灭了谯的孔秀，占据了乔瑁的濮阳，削弱了邳的韩馥，直逼陶谦的徐州。最后，我终于收编了曾不可一世的曹操。强大使我迅速为人所瞩目，甚至连荡平了刘备、公孙之流的北国枭雄袁绍也不得不再次与我主动续盟。我春风得意，下一步便是大举讨贼义旗，进攻洛阳。

问题就是从这里出现的。

正当我准备调遣兵力攻打洛阳的时候，我突然发现在许昌和洛阳之间的崎岖小路上，凭空多出一座城池来。

而且，在这座极不起眼的小城下面，竟标有一个非常起眼的洋文名称：BNU！

与此同时，我所有武将的忠诚度和所有城市的民心度纷纷下降了 20 个百分点，而这是我平素毁约都不致达到的。他们对此太震惊了，也许他们认为，这种奇景的出现是上天对我多行不义的惩罚。

没有什么讨巧的办法，我只得动用我以前所有的攻关经验。首先我必须知道对方的军民情况。兵法告诉我们，只有知己知彼也才有最终取胜的可能。

可侦察人员派出半年有余，周遭城市的情报已尽收眼底一览无余，甚至连武将的忠诚度也被调查得一清二楚。BNU 却城门紧闭严守秘密，所有的数值依然是一道道显示未知的横线，只有在“城市”“君主”和“太守”的地方均显现着“BNU”的字样。看来对方的管理可谓严格，间谍居然混不进去。不过这至少使我知道了一点，就是那里管理者的称呼与城市名称一样！

我只得在没有任何情报的情况下兴兵挺进了。我决定调动和集中最骁勇的武将和最睿智的谋士，并由他们带领最精锐的部队，大举进犯 BNU。而且我决定倾巢出动，只留下极少的将士守城，甘冒此役损兵折将后后方空虚的危险，也要做此孤注一掷。

我在“军事”栏中选择了“战争”一项，可电脑马上告诉我：“没有可进攻的城市”。

这也难怪，在许昌的北方是陈留和邳，东面是濮阳和徐州，而这些城市都早已成为我自己的领地。除去南方波涛汹涌的大河之外，只剩下楔在许昌与洛阳之间的这颗钉子。

但是，电脑即不允许我进攻洛阳，也不允许我进攻 BNU。

在才尽技穷之际，我开始寄希望一些兵不血刃的攻略。《孙子兵法》和那位我至今也未曾有幸谋面的卧龙先生都说过，打仗的时候下策才是使兵。我派遣最可信任的心腹前往 BNU 卧底，可他却沮丧地告诉我：“没有通过关哨，被迫撤回，潜伏失败”；我试图派人“反间”施计，“煽动”游说，却找不到城中的君主、太守和武将得以下手；我打算“造谣”生事，“间谍”调查，谣言却“很快就平息了”，而间谍竟“被 BNU 捉住了；谍报活动失败”！而当我希望军师和侍中们“助言”的时候，这帮平时吃我的喝我的还时不时被敌方蛊惑得“心神不宁”以图“赏赐”的家伙们却一脸坦然地告诉我“没有什么要指点你的”，就好象他们从来没领过我的官饷，而是我在流浪生涯中所遇到的引车卖浆之流！——我承认我有些冲动，因为我从未遇到过如此棘手的问题。在极度绝望之际，我甚至不顾军师关于“没有情报，去了也没用”的忠告，使用了十有八九必将失败的远程“火攻”，结果自然是一事无成。

我陷入一种深深的苦恼之中。

我把鼠标滑到一边，点燃一支香烟。缭绕的清烟散入暗夜，我开始思考游戏以外的问题。

我认为这反映出一种思想，那就是进入历史的问题。我始终坚持认为历史上人类所目击到的所谓 UFO 有两类：一类是外星来客，一类就是我们自己。

比如我自己在进入《三国》的时候，如果把电脑中的游戏当做历史环境，那么就可以认为我是通过时间机器进入并干涉了历史。在游戏内部的君主和武将们看来，一个从未有过记载貌似神明的强权人物突然降临到了这个世界，与他们一起争战厮杀，问鼎天下。

而现在，一个并非属于地球文明的、来自外星球的智慧代表出现了。它甚至不需要寻找“空白地”城市以落脚，竟可以在短短的一个月之间建造一座城市。

每一位熟悉《TRANSPORTTYCOON（运输大亨）》的玩家都知道，如果在设置难度时把“Disasters（灾难）”一项选在“On（开）”上，那么就会经常有各式各样的“飞碟”前来骚扰，在离去之前非要焚毁一辆公汽拆掉一段铁路或者炸飞一座工厂不可。在这里，他们又出现了。

但就《三国》——尽管是加强版——来说，并没有这样一项功能，而且我也不相信其程序中具有自己篡改历史的智能。因为以前我曾试过一个君主不选，让电脑自己率领各位大小英雄逐鹿中原，以免外人干涉历史。但电脑的各种攻略实在令人难以恭维，往往是攻者笨得被屡屡“落石”，而守者却在侥幸取势后落荒而逃，就像互有漏招的两名臭棋篓子的对局。尽管到了后期，我也见到过五支部队在野战战场上同时围攻一支孤独的守军，或者在攻城战中双方连援军带盟军十多支部队形成一种大规模混战的壮观场面，各路人马各使绝招，“谎报”“内哄”，“反叛”反“反叛”，闹得不亦乐乎，但最终还是摆脱不了弱智的局限。甚至出现过这样的情况：当攻方兵力占绝对优势时，步兵援军居然在城下静待；而主力部队在独自架云梯登城后，却在城头等待观望而不一招，听任守方部队在城上逍遥，直至最后粮罄金尽士气低落而收兵——这不禁令人想起了二战初期英法军队坐看德军攻占波兰的奇怪战争。

在所有手段都被用尽一切希望都已泯灭之后，唯一的方法就是放弃针对洛阳或者 BNU 的企图而另谋他径。在最后绝望之前，我还试图由谯经汝南进攻已为董卓占据的宛，而后从洛阳的西南方向发起进攻，结果与前次如出一辙。我相信即使我攻克了长安，再由弘农从洛阳正西方向发起攻击，结果仍是一样。尽管 BNU 城位于洛阳东侧，但它却使洛阳的四周都被覆了一层用以自我保护的强场。晋阳的袁绍始终没有向洛阳发兵更进一步证实了我的猜想。

我只得通过寿春一路向南方挺进，一路所向披靡，挡我者死。但我对许昌方面却丝毫不敢大意，仍旧陈兵十万，翘首以待。对盟友袁绍的防范固然是一个方面，但更为重要的是，我担心 BNU 的统治者有一天会公然撕破伪装，大举进犯。我必须时刻保持警惕。

这种事并没有发生，但天下也并没有因此而太平。我经常得到报告说，“有人在街上散布主公的坏话”，我的武将也频繁地“心神不宁”；甚至有个别忠诚度没来得及赏上去的武将竟然不辞而别，但出人意料地是他们并

没有投入到哪一方的阵营，而只是显示“下野”了。但我相信，他们一定已经被 BNU 城所秘密招募，等待他们的命运并不乐观——非洗脑即拘禁。同时我发现，许昌竟与邺遭到了同样的命运，经常受到一些游牧民族的进攻，而且次数频繁，而这些民族本来是绝对不可能出现在这里的——我怀疑一定是有外星人化装进城！

在离 BNU 较远的地方，诡异之事也时有发生。

有一次我由于操作失误而使一名孤守城池的太守只身“移动”，没有带兵，结果当一个月我想让他再次返回时，电脑居然告诉我“没有可移动的城市”。我惊奇地发现那座城市打出了一面无字旗。由于此城仍在我的长期侦查范围之内，因此当我点到其中查看时，发现城中军队依旧，但仍无君主。我想城中的居民决定“自治”，实施“共和”了。

公元 196 年元月，正当我基本上控制了北方的大部分地区，开始考虑进攻长江流域的南方重镇襄阳时，我突然发现，在与襄阳接壤的边防城市东面，赫然出现了一座陌生的城市，下面标注着那个令人心悸的“BNU”字样。与此同时，原来在许昌与洛阳之间的 BNU 城倏然消失，仿佛从未存在过一样。它虽然没从我眼皮底下让我眼看着云消雾散，但我相信它不可能拆迁得更早，因为每个月我都要关注地扫上它一眼。

与上次几乎一样，武将的忠诚度纷纷下降，臣民的民心度也一落千丈。上苍再次显示了它那无比的威力，历史又一次重演了。

我几乎怒不可遏了。电脑莫非是在“戏弄洒家”？但无论我怎样激动，对此还是一筹莫展，因为我最多也只能故伎重施。

这时候我终于冷静下来，开始思考历史以外的问题。

如果从对游戏的投入角度来说，可以认为我的进入是时间旅行者对历史事件的干涉，而 BNU 的出现是外星飞碟的入侵。那么，如果从纯游戏者的角度来说，就只剩下一种可能了，那就是有人通过网络进入了我的游戏。

在玩游戏的时候，我的网络总是处于开放状态，以备随时答复有人寄来的信函。反正作为网络上的栏目主持人，公司给我支付了近乎无限的费用。

那么，就难免有人和我开个玩笑。

有一些游戏是可以利用网络来进行的，比如前面提到的《运输大亨》，可以利用网络钱粮。开始我还以为是一种偶然，可是屡试不爽，每月情况均复如是。我急忙查看全国的情况，并没有发现“BNU”城的踪迹。思前想后，我认为这种怪事出现的原因只有两种可能，一是飞碟曾降临到这座城市。要知道在偏僻的襄平是很后期才被各路诸侯驻军的，也许早在洛阳和襄阳附近的 BNU 出现之前，外星飞碟就在这里认真考察过，甚至这里还有可能曾做过他们的前哨基地。而现在，高新技术的后遗给了司马家族以帮助——原来历史上的晋王朝是被外星人扶持上台的！如果真是如此，诸葛孔明先生九泉之下也就不必难过和内疚了，因为他再聪明的“人算”也比宇宙文明的“天算”要略逊一筹。再有一个可能，那就是司马家族拿到了真正的玉玺。

总之，司马家族利用这批物资，施舍百姓，招兵买马，真可谓“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为此我只得使用了一种不很光彩的计谋——先对这几名野心家狂赏各种宝物，反正已达 100 的忠诚度不会再涨。而后我再一一加以没收，这样司马家族的忠诚度狂泄不止，直扑零点。

一个月后，他们果然兴兵造反。

于是我师出有名，很快便平息了叛乱，并毫不动情地杀掉了所有的谋

反者。我知道我这样做显得十分奸诈，几乎可以与曹操之流的奸雄媲美。但是我没有办法，为了全国百姓的安居乐业，我心中不能存有过多的妇人之仁。因为在我心中，还藏有一个鲜为人知并且未必为人理解的宏大计划。

终于，当我相信再也不会有人为了自己的王业而驻扎举兵之后，我便开始了我真正的计划。

我散尽了所有的钱粮武器，解雇掉所有的文官武将，把鼠标点到“君主”一项，屏幕上显示出“任命”“委任”“处置”“流浪”各个选项。我把鼠标移到最后一项上准备予以确认。

最后再看一眼自己亲手调理出的太平盛世吧，实在是有些难以舍弃。但不这样又如何呢？即便我真有传位万世的野心，在我死后而且女儿星云也行将离世时，江山社稷还是很难交给自己所熟识的人。在此前的一次游戏时，我甚至不惜交给玩友以前所设置的具有很强敌对心理的君主和武将，但届时他们也都已纷纷离世。

在我对历史进行了百余年的干涉之后，各种痕迹还是被消灭干净了。

历史有其自己的步伐，仍旧按照自己的轨迹不屈不挠地前进着。

我狠狠心，点动了鼠标。

于是，我只身一人，带着女儿星云，开始了功成名遂后的流浪生涯。

然而每到一座城市，都有众多的武将前来投奔。他们曾经都是我的爱将，对我忠诚有加。我感动得热泪盈眶，然而我却一一狠心地加以拒绝。

真正祥和安宁的社会是不需要管理者的。太平盛世，天下大同，老百姓安居乐业，尽享和平。

江山社稷！

我终于改变了历史！

（许多玩家公认，《三国》（加强版）是三国系列中设计的最为精彩的游戏，而对后来出台的《三国》则不以为然。也许，这正是我依旧选择《三国》（加强版）为这篇科幻小说蓝本的原因。因为正如文中所说，“历史有其自己的步伐”，新生事物总要取代陈旧事物，人们所能做的恐怕只有回忆和纪念。）——原载《家用电脑与游戏机》

微型小说

同室操戈星河文虽然我脸上一直挂着不变的笑容，但心里却在咬牙切齿：我一定要亲手杀了他！

太空城是二十一世纪最先进和最干净的空间城市，同时也是居住人最少的城市。这里聚集着从事尖端科技研究的各种高级机器人，我们机器警察的心中充满了无比的自豪。

远远地站在道口中心的那个警官正用优美的手语指挥着飞船和车辆，同时警惕地注视着每一起可能发生的罪行。在太空城，全能的机器警察没有诸如刑警、经警、交警之类的明确分工，在这点上柔弱的人类只能望尘莫及。美丽的太空城是所有机器人的乐园，我们有责任用我们的钢铁身躯和电子元件来维护这种美丽，必要的时候甚至将不惜献出自己的无机生命。

一群下岗的机器警察从我身边三三两两地走过，我用阴鸷的目光盯着

他们的步式和面孔上的号码。事实上机器人能不知疲倦地连续工作无数小时；换岗除了定时例行检修的意义之外，纯粹就是一种心理上的需要，因为即使是行将就木的机器人也决不会露出倦态！还有，换岗休息也是出于形式上的一种考虑，机器人协会规定：所有从事公益事业的机器人都有领取报酬和休息的权利，这一规定充分体现了人机平等这一重要原则。但是我没有发现什么疑点，那个企图在这里抢夺饭碗的家伙不在这群机器人之中。

我信步走到道口中心的那个警官身边。不会，他不会是的，我在心里劝说自己。他的动作太规范了他的态度也出奇地认真，人类是很难做到这一点的，但是我的警惕仍旧没有丝毫的放松。“你的指法玩得不错。”我夸奖道。

“那有什么用，长官。”他全身都转了过来，显得那么毕恭毕敬，其实我的官阶同他一样，都是倒数第二级。机器人和人可不一样，干得好也不可能加官晋爵，生来是几级这辈子就永远是几级。“这又不是弹钢琴。”看到他的脸我大吃一惊，但我仍然保持镇定。机器人是不会改变自己的面部表情的。

“你怎么值勤还带着个面具？莫非怕被别人认出来？”我自己都能感觉到这个玩笑里的隐隐刀锋。现在那刀锋正急不可耐地想割开罩在他脸上的那张伪善面具。

“瞧您说的，长官。这二十四小时是咱们机器人的万圣节呀，难道您忘了吗？我刚从机器人夜总会下来，那儿可热闹了。”他的回答依旧谦卑而不失从容，“这可是机器人大英雄奥托尼的形象呀。”“啊，我读过那部著作。”我顿感自己多心了，“他早年为了挣够自己的修理费，曾以给人擦车为业。”多年以前在地球上为机器人的平等所争取来的节日，在这里已经一钱不值而徒具形式上的意义了。那会儿机器人没有工作，人们生怕他们抢了自己的饭碗，于是只能伪装成人的模样为人做些擦车之类的低下工作，可那又怎么可能装得可像呢。想起往事，我心里暗暗发笑。

可我马上就笑不出来了。我为什么会忘记自

朝圣

脚下像套了一双不合适的鞋一样疲惫不堪，腿上又好似缚了数根长短不一的板条一般举步为艰，一切征候都显示出这里比月球大五倍的重力场。

远眺山巅，终年不化的积雪洁白如冠，一抹瓦蓝洗涤着山谷。久未成眠使我恍惚感到一曲若有若无的弦乐自远方飘来，其声凄楚哀婉，摧人心碎，凭空在我心头撒下一番难捱的孤寂。

漫长而伟岸的石阶次第而上，仿佛通往天国的云梯。眼下在这颗行星上，除了长城金字塔之类的个别古迹，如此靠人力自行登走的梯级早已极为鲜见。据说这种设计与整座圣殿选址于层峦迭嶂的重山峻岭出于同样的考虑，是为了有利于朝圣者在仪式前有一段短暂而深刻的执着苦行和缜密思考。

我机械而倦怠地迈动着双腿。从月球启程时恰逢两周长夜，而在飞船着陆前我又只睡了四个小时。根据我对自己的了解，如果大清早不睡足饱觉，那么整个一天都会惶惑不安，就像小时候没做完作业就前往学校去见老师的感觉一样。

我就是在这种惶惑不安中走进了圣殿的大门。

半个椭圆旋转面倒扣在巨大的平台上，入口处细腻与雄伟相得益彰。我随同众多的朝圣者一道屈居于椭圆的一个焦点。

在椭圆的另一个焦点上，一座精致的圆台夸张地平地而起，一个几近奢华的器皿被摆放在中央，其高度刚好使得远处跪拜的朝圣者稍作仰视即可看清。圆台四周身着圣衣的四位守护长老正襟危坐，面部神态肃穆慈祥。

那器皿就是圣匣；圣匣中所放的，就是那块举世景仰的圣石。

轻柔的乐曲声中，长老们的宣讲若隐若现，朝圣开始了。

“各位朝圣嘉宾，请大家轻眠微醉，伴乐而游……普天之下，圣石法力无边……没有不解之难，更无难明之理……数学是用来书写宇宙的语言……与光速并行所见到的波动光子……明确并坚信进化的前提……艺术是词汇与形象的反复……关键是我们如何看待世界……真情永驻，勿伤和气……第一次加热总会有焦糊的菜肴……可以不经过父母监护人自己去申领玩具……去自首吧……请相信圣石……请相信圣石……请相信圣石……”自从发现了圣石，世界就改变了样子。

一百年前，一颗陨石从天而落，碎片横飞。而在一个极其偶然的的机会里，人们相当惊讶地发现，这种洁白如玉的石块竟能产生出一种很强的神秘场，使人在其左近特定的位置上能够极强烈地感受到。更令人兴奋和激动的是，这种场效应能够满足所有人的一切需求。但凡谁有什么难题，只要将身心沐浴于这个场中，必然旋即迎刃而解。换句话说，这种未知其理的神秘场能够吸收人的脑电波，同时击活人脑中的“死角”以开发利用，活脱脱就是一架“智能增强器”和“情感疏通机”。只可惜当时勘探队煞费苦心才寻得一块，而且为了所有权的问题还曾干戈四起。

好在争夺终于结束，纠纷也被平息，人们盖起了圣殿，推选出守护长老，将圣石奉为至尊，并令其为人类分忧解难谋乐造福。不出半个世纪，几乎所有的人便都对朝圣趋之若鹜，那种真挚深厚的感情与其说是深信不疑毋宁说是宗教偏执。

自从发现了圣石，世界就改变了样子。

“长老，我可以亲眼看看那尊白玉圣石吗？”我终于在两次朝圣的间歇里取得了与长老们单独会谈的机会。

“孩子，你这是明知故问。”百岁长老的声音稳若静水，“圣石每二十年公展一次，只有那时才能一睹圣容……”“可是长老，现在圣石已经整整四十年没见天日了！”我的语气中已流露出明显的愤怒情绪。

“不错，孩子。”长老的声音依然如故，“根据二十年前的新规定，圣石将永远不再公展了。”“可这是为了什么呢？”我几乎怒不可遏，“这只能说明一件事，那就是圣石已经没有了，不存在了！”“放肆！大胆！”“无稽之谈！荒诞不经！”“这孩子中毒太深！”四十岁、六十岁和八十岁长老纷纷斥责我的狂言，只有百岁长老依旧平心静气。

“孩子，你一定是受了异端邪说的蛊惑，你需要再做一次朝圣。只要你朝圣成功，难道还需要我们多做诠释吗？”长老的声音越来越轻，我不由自主地跪了下来，慢慢合上了双眼……我不记得自己究竟是如何离开圣殿的，因为我早已羞愧难当，无地自容。

早在圣石的丰功伟绩问世之初，就有不少人坚决不肯相信，诸多怀疑派反对派应运而生。他们认为所谓圣石不过是一群自欺欺人的家伙在利用假

象欺世盗名，公众应警惕被居心叵测者加以利用和诱惑。在各路旗帜中以“抵制运动”最富盛名，其成员多为中下层知识分子，他们对圣石崇拜的抵制和斗争一直最为坚决和彻底。

然而事实胜于雄辩，圣石以无可辩驳的卓著功效造福人类，仿佛黑夜中的一盏指路明灯，其功勋有目共睹昭然若揭。“抵制运动”中伤无据，日渐消声匿迹，纵有个别“铁杆”，散兵游勇也万难翻天。

不料四十年前，圣殿生出一场变故，当时的四十岁长老不知因何原因，在公展日之后拂袖而去，同时宣称他已随身带走了圣石。一时间人心惶惶议论纷纷。

不过风波很快便被平息了下去，因为圣石所产生的场依旧存在并发挥着作用，继续为人们指点迷津。诸多流言不攻自破，举世无不欢心鼓舞。

但令人意味深长的事情却发生在危机结束的二十年之后，当所有的信徒都计算好公展日期并计划好自己的最新奉献时，圣殿突然宣布该项活动从此取消，同时对公众给出了一个根本不能自圆其说的尴尬解释，声称不得已出此下策的真实原因是出于一种对未来的长远考虑。因为根据专家测算，每次公展圣石所受的损害虽然微不足道，但经年累计的数据却十分骇人，长此以往圣石将熬不过三万年的大限——这还不算每次都有一两个痴迷得近乎疯狂的朝圣者对圣石的“巨大损害”，他们往往冒死冲上圣坛，只为求得能对圣石一吻。

其实即使在取消公展之前的二十年里，依然存在不少对“长老出走事件”进行着严肃认真思考的人。“抵制运动”混水摸鱼招降纳叛，赢得了长足的发展。只不过圣场业已深入人心，因此其规模远非昔日可比。

也正是在四十年前，我现在的导师和当时许多有思想的人一样，开始怀疑圣石的真正归属，对圣石的去向心存疑窦。但他自信自己无力回天，因此独自远走月球，隐名寡居，等待时机。

每当导师追忆这段往事时，总是望着那轮布满了洲洲洋洋的“明地”陷入沉思，而静坐聆听的我则是他四十年来极为得意的唯一门生。

我是地地道道土生土长的月宫之子；在被导师收留之前我曾是个孤儿。

而现在，导师命我来到这陌生的异域，查清“假圣石”仍能继续造场的真正原因。

他相信一个自幼远离圣石的人不会受到任何虚假的干扰而被卷入这种拜物冲动，深信我定能担当起如此重任。

谁成想我一入圣殿便在顷刻之间连输两局，我几乎完全相信所谓圣石仍好端端地存放在那圣匣里了！

我何以有脸再面对恩师？“你想来搞清圣石？”在山口拦住我的汉子身材瘦长，一对深眼窝状若无物。我冷眼相视默然颌首。

“也许你对‘抵制运动’会有兴趣。”他说完便欲转身开步。

原来如此。我依旧无语，点点头随他上路。

传送带平稳而迅速地移动着，但目的地却遥远得永远也不露面。我静坐如雕，闭目沉思。

困倦使我脑力不济，迫切地希望得到别人点拨。但我不敢给导师打电话，他习惯于在两周月夜长眠不醒，如果不是格外重要的情况他都不会接电话。何况更重要的是，在我取得哪怕是半点成绩之前，我根本无颜面对于他。

传送带中途停站，使我的手无意中碰到了挂在腰上的电子贮存器。我

心中一亮：此时此刻查阅“锦囊”中尊师留下的妙计完全属于正当和及时。

我接通耳机，按下密码键，那凝重而慈爱的熟悉声音立刻响了起来：“不要冲动，首先所要做的是，应该用自己的身心去体味，去感知，去领略；不要害怕深陷其中，不要担心难以自拔，你具有足够的免疫能力；冷静下来，认真思考；你可曾注意到，四十年前，四位长老中有三位是物理学家，只有一位是心理学家，而且是最年轻的；而现在，四位长老中有三位是心理学家，只有一位是物理学家，而且是最年轻的？”我霍然警醒。

我为什么就没注意到这一点呢！

“孩子，你是我唯一的希望，千万不要辜负了我！”恩师最后的声音久久地回荡在我的耳畔。

从传送带上下来，我们踏上一条勉强可以称之为道路的小径，四周尚未冷却的岩浆汨汨作响。唯一显示文明迹象的古堡杂草丛生，废弃的巨大风车随风颤动。

组织的总部设在一间昏暗的地下室，不大的面积里堆聚着一圈密密的黑影，他们各自的面孔随着我目光对黑暗的适应依次显现出来。

“听说你是来破坏‘圣石崇拜’的？”为首的一个人在黑暗中开了腔，他的脸使我想起了以前做过的噩梦。不过文学作品中地下组织的首领莫不如是，我知道不能以斗量海。

“不错，我们怀疑圣石不存在。”我回答道，“长老们在用赝品骗人。”“不错，圣石从来就没有存在过。”他强调道，“长老们一直在用赝品骗人。”“我的意思是说圣石已经不存在了。”我重复自己的意思。

“我的意思是说圣石从来就没存在过！”幽暗中他的目光咄咄逼人。

“您这是什么意思？”“你凭什么认定圣石曾经存在过呢？”“他曾确实实地帮助过不少人提高了智商并理顺了感情。”“可它现在还在帮助更多的人‘提高’智商和‘理顺’感情！还在继续！”在针锋相对之后那首领的语气稍有缓和，“那不过是靠心理暗示得到的。难道你没注意到这四十年间心理学家长老地位的提高吗？”我再一次惊愕不止。

猜测不谋而合：在一名物理学家的配合下，三名心理学家足以将所有的朝圣者糊弄得“心领神会”如堕雾中，完全不必那无用的石头掺杂其中起什么作用。

唯一的分歧只是他们认为这一骗局开始于一百年前而非四十年前。

“又有谁在长老不在场的情况下朝圣过呢？”接着他又发出了致命的一问，“又有谁能够证明四十年前所谓‘神秘场’就真得存在过呢？”

我无言以对。

“圣石从来就没存在过，从一开始就不存在！”就像事先计划安排好了一样，随着他最后一个音节的吐出，门被粗暴地撞开，斗室里冲进了一群全副武装的警察。

“我们以破坏公共设施和非法集会的名义逮捕你们！”城堡内外警笛长鸣。

异化分子们没有反抗，这些人大多属于温文尔雅文质彬彬的知识阶层。他们被一个个带出房间，警员们只是象征性地端着威严的武器。

我自始至终一动不动地冷眼旁观。

警员们对我视而不见，押解着思想犯们向外走去。走在最后的军官临到门口时突然像想起了什么似的返身开口：“走吧，这里的传送带被他们破

坏了，我们可以负责把你送回城里。”“我印象长老们对不信奉圣石者一向宽宏大度。”我答非所问，冷言相讥。

“他们为了非法集会的安全性，总是在人员到齐之后屡次破坏这里的传送带。”那军官解释道，“我们只是从刑事角度逮捕他们的。”警员们在撤走时封闭了城堡，而我则再一次拒绝了与他们同机返回的好意，我明确表示宁愿夜宿荒野或徒步回城也不与他们同流合污。那军官耸耸肩不以为意：“实话告诉您吧，他们已在这里聚会多次，我们根本不必选在今天行动。我们这样做完全是为了你。”“为了我？”“对，与他们混在一起对你没有什么好处。”他像慈父教诲爱子一样地训诫道。

我不理解他这句话的真正含义。

临走他扔给我一个移动电话，让我“有困难随时呼叫”。

路很艰难。在伸手不见五指的环境里，我不敢冒陷入尚未冷却的泥泞岩浆的险。

再炎热的季节及至后半夜也凉风习习，然而这依旧无法驱散我浓郁的倦意。我到达地球的近二十个小时里未曾得到过片刻休息。

蚊虫的叮咬让人几乎发疯，这令我不得来回运动以驱散它们的袭扰；而绵绵的困意又使我不得不意欲静静地躺卧不动，尽管午夜寒露冰凉刺骨。

我几乎死去。

以前我曾多次设想，如果我受困于冰天雪地之间，我一定宁可选择被冻死也不会有信心拚死走出死地。

月落乌啼，夜深人静，我躺在废弃的风车轮里，在迷迷糊糊中用臀部的力量缓缓地摇动它；过载的轴承咿呀*乃，向着黑暗诉说劳累和疲惫。我终于在绝望中想出了这样一个既能躺卧又在运动的办法。

墨色消褪，晨光熹微，我曲躺在风车轮里坐看天明，逐渐显现出的地平线在我眼前一起一伏地升起，降落，升起，降落……坐在候话大厅里等待的时候我仍对是否该给导师打这个电话没有把握。此时此刻就我而言已是黎明时分，对他老人家来说却依旧长夜未了，我实在不忍搅扰他的美梦。

但是，在一夜孤独的饥寒交迫之后，我有一种极强的与人谈话的欲望。

事先我已估计到自己形容枯槁，当屏幕上导师睡眼惺忪的面孔显出惊异时我更证实了自己的猜测。

但无论如何，看到那张面孔，一股暖意油然而生。

“你这个傻瓜！笨蛋！你居然和‘抵制分子’搞到一起！”听完我近乎哭诉的述说，导师勃然大怒詈骂不止，“我白教了你这个学生！”“可是老师……”“记住，圣石以前存在过，但现在不存在了！”导师继续咆哮怒斥，“记住这一点吧！戳穿他们双方的谎言吧！”他说完便挂断了电话。

我孤坐厅外，双目痴然，对移动电话里的尖声呼叫充耳不闻不理不睬。我实在不明白导师为什么竟会怒发冲冠到如此地步。

我也不知道自己应该从何做起。

两名警员走过来俯身对我柔声说道：“走吧，长老们想见你。”我像受了委屈的孩子一样跟着他们走了。

面对四位和善的长老，我泪如泉涌涕泗滂沱。

“孩子，我们不想强迫你朝圣，但我们愿意解答你心中的困惑。”“也许你对朝圣活动腹诽颇多，但圣石的确每时每刻都在造福人类。”

“我们的存在只是为使人们更加深刻地了解圣石，并导引人们如何接受圣石的指示，以免盲人瞎马胡走乱闯。”“我们不但严厉处理那些盗用圣石威名号令天下之徒，而且极力避免我们自己走上创立现代拜物教的邪路上去。”六十岁长老侃侃而谈，“我们始终拒绝别人称我们为‘长老’，尽管有时候我们也借用‘受洗’或‘朝圣’等宗教名词。我们一直予拜谒者以平等的态度。凭心而论，你觉得我们是高高在上吗？”“起码朝圣者全部跪着，从而显出你们的高大。”我几乎语塞，但依旧据理力争。

“采用这种姿势完全是因为它最适于接受圣场，而绝无任何其他意思。假如坐着或躺着更有利于圣场的便利接受，我们自然也会采用那种方式的。”四十岁长老严肃地给出了专业性极强的技术解释。

“不要再固执了，孩子。”八十岁长老劝慰道，“不要因为你为之奋斗的目标虚无了就虚无了自己，就感到受了欺骗。尽管我们不了解你的老师，但我们并不认为尊师是一个恶魔，不过他的确已过于迂腐；他大概在数十年里一直抱住理论物理的晶格结构不放，不屑或者说不敢接受新型圣场的存在，正如在相对论时代死守陈旧的牛顿时空观一样。”终于，百岁长老语气凝重地开了口：“孩子，我们的任务是揭示和捍卫真理，而不是去维护和诠释貌似真理的东西。”我听罢为之一震。

老师，你错了吗？我不信！

像前两次一样，直到朝圣结束之后我才意识到自己又一次出卖了自己的信仰和灵魂。

数次的较量已使我清楚地认识到自己的定力，正面接触我无一次不是败北而归。面对三位心理巨擘的引导，我本就脆弱的心理素质更显全无战斗力而言，无论如何我的思路也难逃他们的摆布。

正午酷日，我坚挺着走到圣殿的视野之外，一头栽倒在一株苍松的阴影里。我太困了。

由于长时间的极度兴奋，我疲惫已极的大脑却很难迅速进入休眠状态。在半梦半醒的无意识状态下我的脑中一直反反复复地重复着一句话：只有采用极端措施这一条路了。

黢黑中泛着青光，照耀着我的是故乡反射的日光。山路独行，假如不去注意那无处不在的坠坠重力，便与在故乡的陨石坑群中徜徉无异。

群山苍劲，圣殿辉煌。

我运用多种先进手段潜入圣殿，众多的警报系统对我来说毫无作用形同虚设。迷阵布得也并不复杂，况且我对圣殿的结构早已了如指掌，按图索骥不费吹灰之力。

正前方，圣匣释放出幽幽的冷光。面对这个呼风唤雨左右乾坤的空匣，我险些丧失掉揭开它的勇气。我不停地鼓励着自己。

然而在我打开盒盖的那一瞬间，我几乎在窒息中绝望疯狂。

圣匣里端端正正地摆着那块白玉圣石！

我几乎感到了四位长老的目光，倍显慈爱同时又略带责怪。

难道我为之奋斗的目标都是假的吗？难道导师数十年的追求全错了吗？突然，一道闪电划过我的脑海，击活了我的思路，使我冷静下来。我必须拿走圣石并坚持到凌晨，尘世的复杂已使我懂得了事物的真相从不平铺直叙。

导师对我说过，真正的圣石在日光下绝无阴影，以前曾多次公展因而

这一点早已为公众所熟知。但赝品无此特征，按导师的原话说，“就凭他们那点物理学水平，就算让他们伪造都造不出来！”而现在，静卧匣中的圣石果然无影；但是，殿内匣旁辉光洒泻，效果一如手术室里的无影明灯。

不要紧，黎明即见分晓。

我将手伸向白玉圣石。

与此同时，四双手同时朝我的手抓来。

四位长老的确就在殿内，但他们的目光却只能被形容为惊恐万状。

我抄石疾走，逃若脱兔。

他们错了，他们还不如平静地看着我拿起石头，然后心平气和地告诉我完全可以拿着它等到天亮，一切自见分晓；随后再在我因感动而产生的疏忽中，断然杀我灭口。但是没有，从来没有人胆敢这样渎圣，因此老人们经验太少，定力不济。

我紧握猎物发足狂奔；长老们在我身后驱车紧追。

我也错了，我的思路已定势于阳光。事实上，如果想证实圣石的真实，的确需要等待，因为只有阳光下无影方能得证；但是，如果想反证其不真，只需要一点点光亮即可在它身后造出黑影——比如一簇打火机的火苗。

我骤然停身，冷笑着摸出打火机。

一簇细小的火苗腾起，一团乌黑巨大的阴影蓦然向四位长老身上冲去，令他们几乎闪身躲避。

我纵声长笑。

“孩子，你何必如此，圣石的确是假的，但它在人们心中的偶像地位已如此神圣高大，你何苦打碎它呢？”“孩子，动摇别人的信仰是最不道德的行为。你这样做会使多少人心理失衡！”“孩子，真实并不比虚假更令人陶醉，假花和鲜花究竟谁会青春永驻谁会转瞬即逝？”“孩子，对人类真正的爱在于效果，而不是形式！”如果在一天前，我很可能还会对这番话给予认真的思考。可是现在——“您说过，我们的任务是揭示和捍卫真理，而不是去维护和诠释貌似真理的东西。”我面对百岁长老，略带微笑地给出了回答。

“既然你执迷不悟，就不要怪我们不客气了。”原来百岁长老的忍耐度也可丈量。

话音未落，四道激光射束便同时向我射来，我一个踉跄跌倒在地。长老们蜂拥而上，意欲将我就地正法，同时夺回“圣石”。

但我决不能让所谓“圣石”继续神圣下去了！

我估计自己已来时无多，但不要紧，整个过程都已被我随身携带的微型摄影机录制下来并通过卫星发送出去，全世界的人很快就都会知道一切了。我不会白死，随之而来的全球信仰危机会为整个世界带来新的曙光。

我挣扎而起，奋力爬起身来，迈步移向山崖。

让圣石和我一块摔得粉身碎骨吧，让圣石和我一起从这个世界消失吧！有时候，需要用生命换取一些真正神圣的东西。

我拖着疲惫已极的伤残之躯返回繁华的都市街衢，山崖边斜刺出来的松掌缓解了我的速降之势，只有在通往地狱的半路上返回的人才能真正相信这种传说。

而我神情恍惚，至今仍难相信传说已成事实。

摄影设备大概已被摔得粉碎，但我的手掌心里那块“圣石”却依然在握。

我不知道我是否还有必要向公众公开真相，我相信“圣石被劫”的录相早已家喻户晓。

只是，周围的世界似乎依旧平静，平静得出奇，平静得不合逻辑。

街头的大屏幕电视正播放着新闻，不用看就可以肯定都是对“圣石事件”的反应：“……至今尚未发现尸体和圣石碎块……”——不大可能发现了。

“……‘抵制运动’等组织蠢蠢欲动，惟恐天下不乱；其首领欲取代圣石守护长老统领天下……”——假如不是造谣中伤，那就只能说明都是一丘之貉。

“……圣石被劫固然可怕，但并不意味着世界从此就会失去秩序……”——那么又应该建立起一种什么样的新秩序呢？我仔细地逐条品味着这些消息的滋味，分析着可能导致的后果。

“据悉，目前隐居月球的第四代四十岁长老手中持有真正的圣石，不日内他将携石返地并主持朝圣工作；两小时前他已在月球接受圣装并宣誓就职。鉴于第四代长老本是物理学家，分析家们普遍认为守护长老的结构将会发生重大变化……”我伫立街头，感到声音从很远很远传来。

圣乐声中，我心静如水，无喜无忧；圣乐声中，我如遭浩劫，撕心裂肺。

画面切换，圣乐声中，我的导师转过身来，精神饱满，圣衣飘然；台下人潮如涌，欢声雷动。

“……行星秩序千秋万代……长治久安……全球人类安居乐业……永葆幸福……”解说员几次因激动而哽咽地说不下去。

如果他是为了维护某种信仰而欺骗我，使我成为这场骗局的牺牲者，我将愤怒不已；然而，他只是为了索回自己失去的权力，我不过充当了他们争权夺利的工具，我只有感到自己可笑。

现在只有一种方法才能排解我胸中的沉重郁闷，抚慰我心里的无尽悲凉，那就是——朝圣。

从天而降

我特别反感那种有几个小钱就故作慷慨地扔在业余研究上的科学迷，因为他们总是持有一种锲而不舍不达目的决不罢休的执着精神。黑框眼镜就是这样一个人，他固执地怀疑我是一个外星人已经长达一年之久了。

我是在登机之前才摆脱他的。不过我坚信，当我走出目的地城市的机场后，一定会发现他早已廉价雇好的拙劣侦探接替了他的任务，而他则会很快乘火车赶到。其实此前几次我乘机旅行时他都始终坚持如影随形地与我同行，好似我密不可分形影不离的保镖，莫非如今我已经帮他折腾光了他的钱袋？不过话说回来，作为一个外星考察员客居异乡也着实不易，且不说万里迢迢的往返旅途，单是在地球上的伪装就是一大问题。尽管由我们世界高水平的生物化学技术合成的人类身体维妙维肖，但这一角色实在太难扮演。在实战之前我曾受训良久，飞来的途中我每天的功课也莫不如是，倒是使漫长的里程显得短了许多。很显然我是一介高材生，现在从举止到装束与地球人

已几无二致，所以直到现在我也想不明白那小子究竟是怎么怀疑上我的。

在气流的影响下飞机微微一晃，几乎令人难以感觉出来。

然而就在这微小的晃动中，我蓦地发现一束恶毒的眼神在盯着我看。待我在人群中搜索时，这两道利剑般的强光却又倏然消失。

一种不安全感从我心中油然而生。

机长和几位航空小姐面带微笑出现在机舱里，不知为什么，我明显感到这众多的笑靥里仿佛隐藏着一声尖厉的警报声鸣。

不必等到我仔细分析这种莫名其妙的预感，紧接着出现的机组保安人员便证实了我的想法。

尽管机长非常友好地告诉大家这只是例行检查，但还是在乘客当中引起了一场不小的骚动。有几个人站起来提出抗议，因为并非什么机构都有权使用原子射线机检查别人。

不得已机长向大家道出了理由：根据一位妇女的电话，她丈夫昨晚在梦中反复诉说魔语，声称要炸毁自己乘坐的飞机，以此拯救人类云云；而今晨他临行前的神色又确与平日有异，于是这位富于正义感的妇女思前想后，终于拨通了机场保安部门的电话。

我仿佛感到舷窗已经被气流冲开，刚才的不安全感顿时化作冷汗淋漓而下。现在我明白了--为什么黑框眼镜不与我同机而往，也明白了那对怨毒的诅咒眼神的含义。

他们要把我炸死在这架飞机上！

--甚至专门高薪聘请了患有精神疾病的敢死队员！

--甚至不惜牺牲掉整架飞机里众多无辜的地球生灵！

之所以每个人都必须检查的道理是这样的，机长继续解释道，那名妇女还没来得及说出他先生的姓名电话就突然挂断，因此希望诸位理解合作；不过既然是一位先生，那么女士免检。

行动在说服工作结束之后紧接着就开始了，而且我想就是说服不了大家检查也会照样进行，这是没有什么商量余地的，何况大多数清白的乘客也不愿与火药桶为伍。男士们开始逐个接受检查。

俗话说人正不怕影斜，我身上自然没有危险品。可问题是我虽然外表衣冠楚楚酷似人类，可我那与人类迥然不同的内部组成一到原子射线机下就会原形毕露暴露无遗。这只能怨我们的科学家，我的伪装虽然能逃过大多数诸如机场X光的透视检查，却注定骗不了原子射线机。我们的科学家们大言不惭地声称等到下一批派遣人员时可以解决这一问题，可难道我们这批人的生命就是儿戏不成？原子射线机的原理再简单不过了，它不仅仅像X光一样能够穿透人体的衣衫、肌肉和骨骼，对活体内的各种生理与病理现象进行详细地观察，而且能细致地查实人体各部分的原子组成。说出来令人难以置信，前不久人类科学家刚刚研究出了一种能够与有机体体液相融合的低烈度液体炸药，用以治疗各种堵塞血管的血栓，可很快便传来消息说，一些极端分子居然利用同样的原理把烈性炸药注入人体，使这些亡命之徒成为文明社会中一枚枚会行走的活炸弹，只要一调整浓度就会在倾刻之间直接爆炸！看到这则报道时我认真地做了一番分析，认为对于恐怖分子来说这并不算困难，无外乎就是放大炸药的破坏倍数嘛。

看来黑框眼睛所雇佣的就是这样一枚炸弹！

不过，这种流动在人体血液中的物质在原子射线机必将纤毫毕见！

那恶毒的眼神再一次发射出来，这次我看清了，它是从一个眉宇间流露着愤世嫉俗的男子眼中发出的。这太合乎逻辑了，黑框眼镜所找的敢死队员必定是如此模样。

先下手为强，我必须实施自救。我想起来了，那名男子刚才从出租车上下来时我就注意过他，现在回想起来，透过车窗所看到的那名车内男子正是黑框眼镜。

炸药就在他身上！

我失声惊叫，机组保安人员顿时警觉地盯视住我。为了逃避检查，我顾不得多想，当众把这个消息举报给他们。

保安人员的注意力果然转移到了那个家伙身上，而他的态度果然也是暴跳如雷，不过还没跳起来就被保安人员按住了。

他肯定吞服了液体炸药！我声色俱厉，心中却不禁沾沾自喜。

如果没有呢？他矢口否认，并竭力狡辩。我还说你有呢。

为什么不先查你？我可以肯定炸药在你身上！我十分肯定。

为了加强这一指责的说服力，我亮出了一张特别调查局的证件。我有一百多种人类证件。

特别调查局的证件的确起了作用，保安人员盯视那人的目光已经是不容商量的了。

直盯得他像一滩泥一样瘫软下去，保安人员趁势做了检查。

好吧，那就先搜我。他的口气一下缓和了下来。要是搜不着可就要搜你了。

如果不在你身上就搜我。我虽然嘴上这么说，心里却在他冷冷的盯视下感到一阵发冷。不错，其实他已经把话说死，目的就是为了满足对我的搜查而使我无话可说。我害怕起来，要是炸弹没不在他体内呢？不过话说回来，这会儿谁心理素质强谁就能取胜。保安人员的行动迅速利落，颇有效率。他一脸平静，只有我冷汗淋漓。

照射很快结束，他体内没有炸药！

那滩泥又像水泥一样逐渐凝固坚挺起来，自信又弹回到了脸上。他的眼里带着快意的微笑，直勾勾地看着我。我蓦然清醒了过来，知道自己掉进了人家的圈套。

该检查你了。他说。该检查这个人了。他对保安人员说。

从他嘴角的一丝微笑中我终于如梦方醒，恍然大悟。他们的真正目的就是要让我赤身裸体地暴露在原子射线机下。

所有的面孔开始转向我，随着我背上的冷汗转移到了面孔，他们目光里的迷惑便改写成了怀疑。

我是外交官，本来有外交豁免权，可他们却把我逼到自觉受检的地步。

检查一下也无妨，他们和蔼地说，哪怕只是为了公正。

我没有反抗，但我在退却；我在退却当中思考。

你们是在逼我，我想，我体内虽然没有液体炸药，但我却有足够的能力杀死所有乘员，然后孤身驾机潜逃，继续我的调查员生涯。

但是，我能够忍心这样做吗？然而，我的身份也绝对不能暴露，我们的秘密比我们的生命更加重要。

保安人员在逼近，我在退却。我在退却中思考。

因此我便只剩一种方式可供选择了--有谁从飞机上掉下来过吗？那

么就来体验吧！

我想大多数乘客将来都会津津乐道于这段故事的描述，可实际上他们什么也没有看清。真实的印象只能有两个：一个是舱窗如雪崩般突然爆裂；一个是原在舱内的我已于转瞬之间如疾风般冲出窗外无影无踪。

当然，人体的力量撞碎机舱厚窗的几率自然很小，事实上在我身体接触玻璃之前的那一刹那已用激光束击穿了玻璃。这在他们看来一定会感到十分蹊跷。好在力拔山兮的大力士在地球上尚未消失。此举虽然令人震惊，但还并不足以暴露我的真实身份。

在我落地的那一瞬间，我身上的自燃装置将把我烧成灰烬。

其实黑框眼睛也挺聪明挺可爱的--假如他没有对我发生怀疑的话。

再见了，我所热爱的地球他乡！

再见了，我所热爱的人类同胞！

第十三张照片

我穿过阴森而漫长的走廊，敲响了走廊尽头那间局长办公室的房门。

采光严重不足的办公室里散发着一股亿万年前的霉气，整个空间阴郁而压抑。在目光稍微适应了黑暗之后，我辨认出局长那宽大得几乎可以打高尔夫球的办公桌；局长就坐在它后面。由于逆光，我看不清他的面部表情。

“辛苦了。”局长的声音表面上不带任何感情色彩，但完全可以感受到其中所蕴涵的深刻激动。在刚刚结束的任务当中，星河殉职了。作为在敌国拥有合法身份的外交官，我在此番回国向外交部述职之前有义务来向我真正的上司说清原委。

星河是我们局里最优秀的间谍。

“星河最后都说了些什么？”“他什么也没说。”我回答。“对方允许我去探望时他已经来时无多，而且无法张口了。”局长抬起面孔，尽管它在我眼里只是一个漆黑的轮廓，但他的目光却咄咄逼人，不容别人有丝毫谎言。

“他只是拿出一张照片反复地看。”我补充说。

“照片呢？”“对方不让我带走。”“你看了吗？”“那是他情人的照片。”我当然看了。

窗外一个房间大概开关了一下窗户，玻璃的反光使得局长办公室竟像划过一道闪电。借助这道稍纵即逝的光线，我似乎看到局长的眼里溢满泪水。也许他认为一个优秀的间谍在结束自己职业生涯的最后关头不该这般缠绵，也许，他认为这是人之常情。

“星河的任务完成得非常好，等你看了他拍摄的‘饭店’照片就知道了。”局长说。“饭店”是我们对对方一家谍报机构的内部称呼。“我们通过各种渠道找到了这些照片。这是我们近年来最有收获的一次谍报行动。”“我们对这些照片做了初步分析。”局长摊开他面前的那叠照片，开始给我一一讲解。

“第一张照片是用普通相机照的，星河此举只是为了察看一下‘饭店’门外的警卫制度是否严密。不幸的是，警卫显然收走了星河的相机。但后来这张照片被寄了回来。

星河把自己打扮成一个普通旅游者，并留下了我国国内伪装成旅行社的情报机构地址。

“第二张照片是用红外相机照的，从这张照片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饭店’里面岗哨密布，一团团白影都是从卫兵身上腾起的热气。星河把它留在了当地的秘密联络站，后来被辗转送回我的手中。

“第三张照片是X-光照片，‘饭店’里的钢筋骨架一览无余。

我们估计，由于从正常的渠道难以进入‘饭店’‘就餐’，因此星河便动起了其他脑筋。这张照片被星河交给了巡回联络员，并由他亲手交到了我的手里。

“第四张到第七张照片都是用微缩胶卷拍下的‘饭店’里的‘菜单’，也就是那份对我们来说极为重要的情报。星河完整而详尽地把它们都拍摄了下来。后来这些胶卷连同第九张一起，都被星河贴在信封上邮票的背面寄了回来。

“第九张照片也是‘菜单’的一部分，但对于星河来说它具有决定性的意义。包括你在内的所有人都不知道，此次行动并非真是针对‘菜单’，因为‘菜单’我们早就有了。我们只想证明一个猜测：局里出了一个叛徒。如果我通过正常途径进行调查，则难免不被叛徒本人察觉，因为我不能判定究竟应该相信谁而不相信谁，所以此次行动的真正目的只有我和星河清楚。而由于这最后一道‘菜’与我们手头的‘菜单’又严重不符，使得星河意识到了我们估计的正确。

“第十张照片是一个人背影的模糊远景，星河拍下了那个叛徒！本来星河的任务已经完成，但作为一个敬业精神很强的间谍，或者说一个很不安分守己从不严格执行命令的间谍，第二天晚上他擅自行动了。而且，他这次所带的相机是可以通过卫星直接传真的，它具有十分先进的功能，但在拍摄和传送的过程中也极易被对方的电子防护网所发现。至此我们可以看出，星河已经准备孤注一掷了。虽然我们无论怎样放大也不可能看清那个人的真实面目，但它至少告诉我们星河已经发现并确认了他。

“第十一张和第十二张照片都模糊不清，根据计算机的分析，它们都是在空中急速运动中被拍摄的。换句话说，此时星河一定已经被发现了，他不顾一切地想要照下叛徒的嘴脸，可照相机却被人从他手中打掉。而且我们估计，在拘捕星河的搏斗中，叛徒本人也参加了战斗。

“但是至此星河仍未弹尽粮绝，他还有关键的一招没有使用。

在他的眼底有一架照相机——难道你从没看出他的左眼是假的？在这架相机里只有一张胶卷，星河一定会等到最紧要的关头才会使用。因此我们有理由相信，这第十三张照片就是一张叛徒的大幅特写。”“遗憾的是，星河自己却无法把这张照片带回来。甚至可以说，没有一个人能够从对方严格的盘查下带走它。”门开门闭，秘书小姐送进来一份卷宗，局长从里面抽出材料。

他的面孔依旧漆黑，只剩下两只眼睛炯炯发光。秘书小姐的高跟鞋底冷酷无情地敲击着地面，我感到浑身燥热。

“这时星河想到了叛徒本人，只有他才能不受任何怀疑地带走这张照片。虽然那个叛徒绝对不会做这种傻事，但是要知道，星河最后所利用的技术是眼底相机对光学影像的强化型视觉暂留，因此他可以利用任何一种物体作为载体，通过凝视使眼底的光学影像附着其上。而载体只消另一个人看上一眼，

光信号又会立刻从载体上转移到视者的视网膜上。由于这一信号可以保留半年甚至更长的时间，那么我们只消等他回来，然后用一种特殊的光线照射一下他的眼睛，其中的图像就会自动被复制解构出来。”“等等，你是说……”一时间我惊恐万状。

“对，这最后一张照片上的人就是你！”局长拍案而起。“星河用他最后的一张胶卷拍下了你的嘴脸。你——就是犹大！”

多彩锦缎

有理由认为，萨拉星文明对自身星球的考察远远落后于他们的纺织工业。因为“萨拉”一词在萨拉语里的意思就是“锦缎”，萨拉人用最先发展起来的纺织产品命名了他们所居住的行星。

从表面上看起来，萨拉星与地球别无二致，距离恒星不远不近，温度适宜不高不低，总之诸如此类，具备了产生人类型智慧生物的各种条件。因此当星河第一次踏上萨拉星的时候，他觉得似乎回到了自己刚刚离别的家乡。

到处风景宜人，阳光灿烂，在繁华的都市街衢里，流溢着熙攘的人群，相互诉说着在整个星球普及推广已久的世界语——萨拉语。

但是很快，星河的这种认同感就被亲眼目睹的现实所打碎，因为他看到了萨拉星的水体。

红绿蓝黄五彩缤纷的湖泊，棕青橙紫五光十色的河流，以及各种颜色的雨水、雪花、冰凌、雾气……形形色色，不胜枚举。

最后，星河终于看到了萨拉星的大海。

这可真是一片名符其实的牛奶海。星河在心里思忖道。乳白色的液面在阳光的照射之下，反射着洁白耀眼的炫目光芒。

五颜六色的水体！

早在一个世纪以前，地球人类便与萨拉星文明取得了联系。

当所有的外交礼仪都彻底进行完毕之后，最后剩下的文化交流领域就只有自然科学研究了。

众所周知，两颗星球上的文明具有两种截然不同的科学体系。在星河看来，在表征物质结构和变化的化学方面，这一点尤为明显。

萨拉星几乎没有无色透明的水体，这已经是一个显而易见的事实。但是，没有任何理由证明，萨拉星上的水不是纯净水。

所有的分析都表明，“萨拉水”的组成也是双氢单氧，化学式绝对也是 H_2O ；此外还有许多与“地球水”完全一致的共性特征：水分子是非直线型的；由于氧原子的电负性大于氢原子，因此 $O-H$ 键是极性键，水分子对外显出极性；等等等等。但是，一个不争的事实是，这里的水就是会呈现出无数种多姿多彩的颜色。

萨拉自然科学家对此的解释是氧原子的种类不同。可是，按照地球化学家和物理学家的认真分析研究，认为这些氧原子没有丝毫不同。但是萨拉自然科学家不同意，他们认为其表面特征——颜色——就是区别。这时地球哲学家站出来帮忙辩解说，表面特征决定于内在本质，正因为生理结构的不一

同才决定了不同人种的肤色，比如我们人类。可思维方式决定着科学研究，萨拉社会科学家有力地反驳说，你们地球上每个人的脑构造都是相同的，可为什么产生的思想却不同呢？一百年来争吵不休。

现在，人类的使者星河来了。之所以派他来是因为他是目前全球最有希望荣获诺贝尔奖的物理学家，而他之所以有可能获此殊荣又正是因为他即将前往萨拉星进行科学考察。当然星河此行还有一个更重要的目的，那就是在揭示彩色水体结构的同时检验其纯洁性，如果获得满意的效果，将对地球大有裨益。

毋庸讳言，地球上的水体已污染严重。

于是，星河开始了漫长而艰巨的研究。光谱分析、物化分析、结构分析……经过一系列长时间的研究，星河终于得出了一个惊人的结论：在“萨拉水”氢与氧之间的共价键处，有一个极小的粒子。

星河发现，在氢氧原子共用的那两对电子当中，有一个反复游移不定的微小粒子，由于它的尺度极为微小，因此显示出的波动性远大于粒子性。而这种波又具有差异微小的频率，正是这种频率的差异决定了“萨拉水”不同的颜色。

这种粒子被星河理所当然地命名为“萨拉色子”。

萨拉色子总共有 256 种频率，也可以说是有 256 种微粒子。

它们成为宇宙这一方唯一存在的基本粒子。尽管它们不能单独构造物质，却能够在氢氧结合的状态下决定水体的各种颜色。

但是目前还没发现在其他共价键或离子键中发现这种粒子，也没有在非水的化合物中发现它们的存在。很显然，这种结合是极为特殊的，只有在双氧单氢结合成液态水的条件下才能结合到萨拉色子。也许，这还取决于水分子中两个 O—H 键之间那 104.5 度的键角。

事实上，整个自然界——或者严格地说，在萨拉星的自然界——不存在游离态乃至任何状态的萨拉色子物质。

但是这一结论的产生，至少可以证明宇宙并不是在任何地方构成物质的基本元素都相同。

遗憾的是，由于思维方式和科学体系的区别，萨拉人自己没有发现萨拉色子并得出上述结论。星河发现了萨拉人没能发现的东西。

同时星河证明，萨拉色子正在变得越来越稀少。它们形成起来如同钟乳石一般迟钝和缓慢，而且还必须有足够体积的不受污染的纯净水体赖以维持。换句话说，每完成一个萨拉色子的全部成长过程，都至少需要一个中等湖泊的纯净水体。

而萨拉色子的“死亡”速度似乎又过于快捷了一些，因为任何两种频率的萨拉色子都具有互补性。一般来说，我们理解的对立概念是正负、阴阳等等，但对于萨拉色子来说却是独特的两两对立。在水体相互融合时，任何两种萨拉色子都会湮灭，使水恢复原有的清澈。但是，与此同时，它所释放出的能量也造成了一道天然屏蔽，使得这一反应不会继续进行下去，从而保护了萨拉色子的其他兄弟姐妹免受融合灭顶之灾。而且，这一反应在一般情况下不可逆转。

这道因萨拉色子湮灭而形成的天然屏障——星河称之为“萨拉色子幕”——恰恰具有全方位阻碍水体继续被污染的作用。

当星河返回到阔别已久的地球时，他如愿以偿地获得了诺贝尔物理学

奖提名。但他并没有坐等授奖名单的最后公布，便急于着手将萨拉色子实用于地球。

然而这时他却被告知，地球上已经没有一处他所要求的面积的干净水域以供他进行培植萨拉色子的实验了。

接港

我左顾右盼地走进大厅。说实话，一位漂亮姑娘来到这里是惹人注目的，尤其是岁数还这么年轻。所有到这儿来接港的几乎都是清一色的老人。

本来我也可以坐在家里的电视电话前面等，如果那样的话只比亲自来接晚几分钟见到他。不过为了让他高兴，我宁愿亲自到这儿来。他是我的男朋友。

坐在我对面的是一位老妈妈，她眯起眼睛打量着我。我冲她友好地笑笑。

“姑娘，你也来接人？”我点点头，“您呢？”“我也来接人，来接我的儿子。”我看得出来，无论我回答与否她都会开口说话。

她现在和人谈话的欲望很强。“我儿子是太空航班驾驶员，一出港就是半年。”“您儿子也是太空航班驾驶员？”我脱口而出，“他是多少号？”“你说什么，姑娘？”老妈妈的听力显然已经不太好了，她小心翼翼地打开包，从里面摸出一副助听器戴上。在我坐下来之前她正在读一本书。

“我问您他的编号。”我又大声重复了一遍。

“我可记不住现在那些什么编号，我一直就管我的儿子叫菲菲。”这回老妈妈听清了，她不满地嘀咕道，“我们年轻的时候都叫名字，哪像现在这样一人一个号码。”“可您不记得他的编号，又怎么找他呢？”刚一问完我就后悔了，果然——“我可认得我的儿子，高高的个子，红头发，眼睫毛好长好长。难道我还会认错自己的儿子吗？”老妈妈固执而又激动地说。

是啊，我的妈妈不也从来不叫我的编号，而叫我君君吗？编号哪有名字有人情味呀。

我静静地陪在那里倾听。突然间我产生了一个想法：高高的个子？红头发？眼睫毛好长好长？这不是我的男朋友吗？一点也不差呀！难道说她竟是110108670709225的妈妈吗？也就是我未来的婆婆大人？“您真想不起您儿子的编号了吗？”我试探着问道。

“我从来就没搞清楚过。”老妈妈摇摇头，“不过他的船好象叫‘天什么号’，是地球—火星的定期航班。”说着她又叹了口气，“老了，什么都记不清了。可我早就算准了他回来的日子，今天一早就赶来了。什么都忘了我也没忘这个。”说到这儿老妈妈又恢复了神气。

没错，我在心里对自己说，110108670709225的船叫“天谭号”。

老妈妈按了按手里的包，又打开了话匣子：“这都是他小时候最爱吃的点心，我一种一种亲手烤出来的。姑娘你尝尝吗？”我摆摆手谢绝了，她也没再坚持，看来她想把点心都留给她的儿子。

“他说了，这次回来要带个女朋友来见我，他要真找个好女孩才叫我放

心哟，我这不成器的儿子！也不知那姑娘什么样，要能像你这样懂礼貌就好喽。现在的年轻人，唉——！”听到老妈妈说起我，我心跳得更紧张了，真想知道她已经了解了我多少情况。可就在这时候扩音器响了，大厅里回荡起电脑控制的合成语音：“由于检疫系统出现故障，自各天区来港的飞船需集中从备用检疫口检疫，可能会延长一些时间；请接港客人稍加等候。”接港厅里顿时骚动起来，这一情况多年以来还是第一次。

要知道在宇宙中航行时间很难把握，有很大的伸缩性，可进港时间从来都是非常准确的，连一分钟的误差都不能有。

老妈妈慌了起来，“怎么了姑娘，他们不允许我儿子进港吗？我儿子可什么病都没有，用不着检疫，我找他们负责人去。”说着她就要站起来。

我连忙按住她，“没事儿的，老妈妈。不是不让您儿子进港，也没说您儿子有病，只不过晚到一会儿罢了。”我虽然也有些不满，但我知道这也属正常。我费了很大力气给老妈妈解释清楚，检疫只是例行公事，过去检疫系统有许多入口，现在出了故障，就只剩一个入口了，时间当然要长一点，此外什么事也没有。

可她听过之后还是焦躁不安地难以稳定下来。

好在扩音器随时报告检疫情况，接港者可以估算出自己要接班次进港的大致时间。

“现在开始按航班所泊星座天区依次检疫。第一天区为双鱼座，双鱼座天区航班开始进港。以下天区依次为宝瓶座、摩羯座、人马座、天蝎座……。第一天区为双鱼座，双鱼座天区航班开始进港。”“我儿子什么时候进港啊？”老妈妈焦急地问我。

我告诉她泊在巨蟹座的“天谭号”将于第七号进港。老妈妈太关心她的儿子了，甚至忘了问一下我要接的船什么时候入港，但我丝毫不怪她，她还不知道我们俩要接的是一个人呢。

“第一天区航班进港完毕。现在第二天区航班准备进港。

第二天区为宝瓶座，宝瓶座天区航班开始进港。以下天区依次为摩羯座、人马座、天蝎座、天秤座……。第二天区为宝瓶座，宝瓶座天区航班开始进港。”老妈妈不知什么时候也已经站了起来，她站在我身边，紧张地看着我，似乎想从我脸上分析出什么来。根据第一天区的进港时间来看，我估计如果各天区来船数量差不多的话，那么至少要等三个小时我们才能见到110108670709225。我把这一消息告诉了老妈妈，她听后叹了一口气，把手中的包紧紧地压在胸前。

我们大约又等了两个半钟头，每次广播天区更替时老妈妈都要站起来翘首顾盼，尽管我每次都耐心地告诉她还有几个天区，但每次广播后她却都本能地要问：“下一个该到了吧？”而我只是安慰她说：“快了，就该‘天谭号’进港了。”“姑娘，你可不知我这心里有多激动。”老妈妈一手捂在心口兴奋地说。

“您是不是不舒服？”我注意到她的动作，关切地问。

“不碍事。我是高兴的。”她抬起手摇晃了两下。

终于轮到巨蟹座天区了，显示牌上依次打出进港的航班，“天谭号”也在其中。一群群乘客已抱怨着涌出出口。

我过去想搀起老妈妈，可已等候了半天的她却说：“姑娘，你帮我叫他过来好吗？”她有气无力地说道，声音相当衰弱，大概是激动和劳累过度了，

“我实在走不动了。记住，高高的个子，红头发，眼睫毛好长好长。”接着她像舍不得似地把那个包递给我，“你拿着这个包他准能认得。”“不用了，我能认出他来。”我没多想什么，飞也似地跑向出口。

高高的个子，红头发，眼睫毛好长好长，我的 110108670709225 迈着大步走了出来。他也是老妈妈的，我边冲他招手边想。

“知道谁来接你了吗？”我想叫他大惊喜一下。

“不是你吗？”他扑上来一把把我抱住。

“什么呀，你妈妈在外面等你。”我挣脱开他，对他心里只有我一个人一点也不满意。

“我妈妈？不可能！我的老妈妈住在月亮上。”“没错呀，”我有点犹豫，“她是说来接儿子，‘高高的个子，红头发，眼睫毛好长好长。’今天下午进港。”“那她说的准是 110199681332285，我们航班就我们两个是红头发，人家都说我们俩是双胞胎呢。”他旋即恍然，“我和他倒了班，他前天下午就到了。所以我昨天才从航班上打电报告诉你我今天到。”“前天？可他妈妈没见到他！”“嗨，那小子准又跑哪儿鬼混去了。”他很随便地说，“所有航班驾驶员一进港就都直奔宇航员俱乐部，更别说回到地球老家了。这是个不成文的习俗，没你之前我也这样。”我却很难接受这种说法。

“那小子跟我说起过，”他接着说，“他说他的老妈妈很爱唠叨，每次都做上他在整个半年休假期也吃不完的旧式甜点，他要是出去回来晚了还追三问四。所以他一定要先享受一下俱乐部的免费高级饮食和娱乐，反正和老妈妈在一起的时间长着呢。”看到我不满的神情，他息事宁人地拍拍我的肩膀，“好了好了，你先想法稳住老太太，我这就去把那家伙找来。反正老太太也不知道她儿子提前回来了，晚几分钟不会在乎的。”说完他便转身走了。

我返回接港大厅，这里已人去厅空，只剩老妈妈一人孤零零地独坐在角落里。

她闭着双眼，没发现我进来。我蹑手蹑脚地走过去，不想搅醒她的好梦。

一个小玻璃瓶从她的手心里滚落下来，在一瞬之间我看清了上面的字迹——“硝酸甘油片剂”。可这种药自从一个世纪以前就是用来控制突发性心绞痛的啊！我急忙上去推她，她却顺势倒在了我的怀里。老妈妈脸色发紫，周身无力；我把手伸到她的鼻孔下，手指没有遇到丝毫气息。

只有她的嘴边还残留着一丝甜甜的微笑。

千年侵权

既然开的是家专门经营电子出版物的文化公司，开业前老总就一心想找位名人给题个匾。可我们只不过是一家名不见经传的小店铺（当然这只是现在，以后肯定会红火的），既高攀不上什么名家，又不愿意出钱给七流书法家骗子，实在是急煞我这个具体办事的办公室主任。

我翻遍了通讯录，终于记起大学时代的同学肖歌酷爱书法。

于是迅速抓起电话，心里祈祷他的电话号码没变。谢天谢地，是他。

可他说他只是业余性爱好，并不认识什么书法家协会的名流。

你别忘了，我只是欣赏性酷爱，不能动笔。”他提醒我说。

“我记得你在学校的时候还时不时划拉两笔呢。”“我划拉的和你差不多。”这就属于谦虚了。“说不定还不如你呢。”“那这么多年您都欣赏什么了？”“至少我能看出来我的字不如王羲之，你能吗？”他这整个一个起哄。

不过他接着又声称，只要能收集起王、欧、虞、褚、颜、柳、赵诸家各体，他就能选出字来给我们“凑”个店名。

“这能行吗？”“怎么不行？文革期间好多单位想请伟大领袖题字，题不过来，还不都是从他老人家的诗句里摘的。”话说起来简单，但真要具体操作可就麻烦多了。比如说字帖上的字体有大有小，有的模糊不清，有的字还挺难找。你像“公司”这类词还可以勉强拼凑，“电子”的“电”字到古人诗句里就已经比较难找了，可老总非要叫“莎莎电子出版物公司”——这莎莎是她的名字。再说即使真能拼出来，整体结构也不统一呀。

好在肖歌已经部分摆脱了学生时代的书生气，现在早已不再一味地欣赏古人墨迹，还懂得玩玩“奔腾”，而且根据自己的爱好把所有圣贤墨客的真迹都扫进了电脑。肖歌刚对我说起这个消息时，我还不甚明白。

“傻瓜，我可以利用电脑分析每个人的书法特征，根据他们每个人的笔迹，重新抽象出有关数据，然后让电脑据此重写。”肖兄高见！

说干就干，电脑做事比人可利落多了。一根烟的功夫，它就完成了各种字体的甄别、抽象和重组工作。一支看不见的笔在软件的画板上勾勾画画，还真像那么回事儿。

电脑一连写了上述大家的诸体字迹，每体四幅，横竖各两幅，并指明其中搭配最合理的一幅。

当我把这一系列由喷墨打印机喷出来的横幅都交给老总的时候，她整个都傻了。

经过董事会的集思广议，以及老总本人的最后拍板，最后终于挑定了一幅——正是电脑指定的那幅。原来老总之流还真有点文化，并不是什么都不懂的纯商人。

这是一幅仿颜真卿的楷书，丰润朴茂，浑厚宽博，雄伟刚健，气势磅礴。

一有定论我立刻马不停蹄送到专事制作铭牌的店家，其老板对此也是津津乐道，着实把玩了一番。不过他说按照惯例，题字下面总应该有个落款。可是写谁呢？颜真卿？不对呀，怎么能挖出那么多年的古人给咱们写字！我急忙用抄起电话向老总请示。

“写肖歌。”老板毅然决定。

“可这……不算侵权吗？”我嗫嚅而言。

电话那一端无声无息。

桥殇

全市的立交桥接二连三地相继倒塌了！

除去极个别几个尚敢骑车从桥下疾驰而过的胆大包天者之外，几乎再也没人敢从那黢黑阴冷的桥洞下穿行了。其实这些人的胆量也未必真就那么大，只不过是心存侥幸罢了——那么多立交桥，凭什么就一定今天在今天砸在我身上呢？不过即便如此，他们在穿越孔洞时还是用惊惧的目光集体向头顶望去，仿佛假如那不幸真的发生在今天和该桥，那么众人的目光似乎能暂时托住这座行将灭顶的桥。

以至于谁也不曾注意到一个青中之交的男子居然坐在桥下从容不迫地悠闲抽烟。如果他们当中有谁看到了这一场面，那么一定会认为：这人如果不是傻瓜，那就一定是疯了。

上班时间一过，人流车队便明显地稀少下来。那男子看准一个桥下无人的时机，漫不经心地踩灭烟蒂，然后慢悠悠地走离桥洞。

在他身后，大桥“轰隆”一声坍塌了。

这个中年人决非都市立交灾难的始作俑者；他只是在做一个实验。

他是一个闲人，至少大家都这么叫他。

实验是在一个相当偶然的的机会里被开始的，因为有一天闲人在无意中发现，每当他置身于某座立交桥下的时候，那座桥就一定不会遭到浩劫。

和大多数人一样，起初他也认为这不过是一种巧合——每天都有那么多不信邪的人从桥下经过，结果桥也安然人也安然，凭什么单单认定你就那么特殊？这“合”简直连“巧”都不能算了。

可以后的多次事实证明，只要闲人在桥下，那么这桥就一定不会塌，绝无例外。看来这“合”还“巧”定了。

可这是为什么呢？就连闲人自己也不知道。

一天，他在摆弄一把各把钥匙都难以开启的锁时陷入了沉思，突然似乎有所顿悟，但当时却没能抓住这种感觉。当晚他又做了一个梦，白天那种转瞬即逝的感觉在梦中重又得以直观地复现。

醒来后他虽然忘记了具体的梦境，但梦中的一个词却象钉子一样牢牢地嵌进了他的脑海——桥穴！

不错，恰恰是闲人填补了桥穴下的真空。

没人能猜出闲人的能量从哪里来，就连他自己说不清；除了一日三餐和午晚两觉之外，他并不比别人有什么更多的额外补给。

他唯一的嗜好不过是一天半包中档的云南烤烟；他的烟瘾不大，两天一包足矣，而且没有也行。

第二天一早，闲人便有目的地来到上面提到过的那座桥下，开始了他那异于常人的独特研究。当人们纷纷惊恐地抬头仰视时，这座立交桥在闲人眼里已被赋予了新的形象和意义。

在他眼里，立交桥仿佛突然湮变成一种半液体的物质，好似一道将开未开汩汩作响的沸腾汤水；而转瞬之间又变成了一条扭曲的粉红色肉虫，在从天而降的过程中粗大的气孔纤毫毕见令人作呕发悸。就在这时，一张薄雾般的大网轻柔地飘了上去，娇黄碧绿，仿佛一股腾起的氯气，又好似一簇怒放的雏菊；但它一下就兜住了那只行将坠落的肉虫，如同一张兜住了婴儿的柔韧吊床。

不错，闲人很满意地想，梦里就是这样一番情景。

就在这壮观景象仍在持续的时候，闲人突然想起一个故事：那是说赵州桥刚建好的时候，八仙不服，仙人柴荣推着一座山走过，同时邀来倒骑毛

驴的张果老带上日月，企图把桥压塌，给造桥的工匠点厉害瞧瞧；眼瞅着桥往东边倾斜了，这时建筑史上有名的祖师爷鲁班从桥下走过，一抬手托起桥体，将二老顺利地送过桥去。

据说，直到现在还能在桥上看到小车的车辙和毛驴的蹄印；据说，直到现在还能在桥下找见鲁班爷那五个粗大的指印。

只有一点令闲人百思不得其解，那就是堂堂鲁班大人总不能一直呆在赵州桥下支撑吧，为什么桥到现在仍安然无恙呢？一想到这儿闲人便颇觉丧气，是以一见无人即刻便撒手不管，他可没功夫总擎着这座托不起的“阿斗桥”。

接着闲人便来到了一个单位里有计算机的朋友那里，请求不受任何打扰地占用机时十二小时。朋友没说什么就答应了，他们对闲人这种莫名其妙的要求早已见怪不怪了。

当晚闲人从那里出来时就自认为已胸有成竹了；他没有象那些结构专家们一样去疯狂地进行什么张力分析应力计算材料检测甚至绝望地去研究什么气象变化，尽管他本人原来也是学应力分析的。

他先是计算了桥穴形成的几率。从几率的意义上讲，各座立交桥形成桥穴进而坍塌的可能性机会均等；可具体到某一座桥时，这种概率就失去了其意义：桥要么百分之百地安然无恙，要么百分之百地一塌糊涂。

但在计算中他无意间注意到了桥的空间格局。

通过繁缛的大量计算，他得出这样一个结论，那就是“桥穴的形成与立交桥空间布局具有显著的相关”。而且基于对桥穴各种弹性曲线的计算，闲人还从纯数学的角度上推算出了它的幂次——六。但至于说六次桥穴与桥的空间布局具体具有什么样的关系，仅靠抽象计算恐怕还不能定量回答这一问题，因为计算机的能力不足以得出这一结论；或者换句话说，如果让计算机来完成这一任务，那它非累吐血不可。

那就只剩下一个办法了——用事实来回答。闲人迅速在脑子里开列出一张详细的清单。

闲人忙起来了，忙的不可开交。他开始了夜以继日的独自调查活动。闲人之所以坚持这样做，一是因为他素来不喜兴师动众，更重要的是他已经丢掉了不必要的虚荣。年轻时常咏诵些个“天下者天下人之天下”之类的豪言壮语，总想挺身而出做个英雄什么的；然而时过境迁，现在他对“城市的救世主”“桥下夺生数百人”之类的新闻标题早已不感兴趣。他只想踏踏实实地做点实事。

几乎就在闲人发现了桥毁原因的同时，那帮设计师们也发现了它。

那天在一座桥下，闲人从一开始承受桥重时就颇觉轻松，临到他撒网而去时，桥居然没塌！

闲人马不停蹄地又走了几座立交桥，终于发现了那座桥的与众不同之处，或者说是它不塌的秘密。

在那座桥下建筑师们无端地加了一根支撑，甚至有可能是一次错误的施工。可这一从力学意义上看来毫无意义的支撑恰恰破坏了六次桥穴的形成！

立交桥几乎塌光了，只剩下这最后的一座；但就在倒数第二座刚刚坍塌完毕的时候，一种新设计的立交桥动工上马了。这是人类不曾屈服于大自然的又一表现。尽管对塌桥的原因专家们仍众说纷纭各不相让，但却在无形

接近了那个真正的原因。据说新的设计避免了所有可能的祸因，而且为了纪念那座没踏的立交桥，因此一丝不苟地仿照了它的设计形式。

闲人又闲了。现在威胁没了，可大家仍没有功夫去看他，每个人都在想着如何去挣钱。但闲人对此却无所谓，自顾自地抽他的云烟。

生存空间

嘟嘟嘟嘟--我拿起电话。喂？昨天传过来的病毒有点眉目了。肖歌的声音从听筒传来。不过你也别抱太大希望。

先把机器打开。

我还抱希望？我都快绝望了。

那个病毒是我昨晚发现的。

我是一个以文字工作为主的人，电脑对于我来说主要就是文字处理器。昨天晚上，我刚一进入一篇即将完工的文章，就发觉有些不对头。

刚开始我还以为是自己眼花了呢，因为我居然看见光标自己在上下左右地游走。待我定睛细看时，才发现光标好好的没动，动的是别的东西。

那是一个字符--人。它就像一个在透明材料上描画的符号，在一个个汉字上面穿越而过，被穿越过的字符却丝毫不受影响。

真的不影响吗？不，我后来发现，凡是当它经过同样的人字时，原来的人就消失了。真的无影无踪了吗？不，后来我又发现，消失的人没多久便又重新出现了，而且，它居然也会移动了！真可谓物以类聚，'人'以群分。

我尝试着重新补上那些人字，但它们刚一就位就自动跳离岗位，随着先辈们一同游历。看来这些地方已受到了严重的核污染，不可能再养出正常的婴儿了。

这时我已清楚地意识到自己碰上了病毒。而且在我手头所有的杀毒软件均告失败之前，我就已经估计到，这个病毒是超然于这些软件之外的。

于是我马上给肖歌拨电话。肖歌是一名生物学家，但对电脑却玩得极其娴熟，我的电脑出了问题十有八九总要请教他。

我用的是普通电话，没敢使用网络，我不想把病毒传染给他。

可他说他不怕，让我把样品传过去看看。你杀不死它，只能说明你的刀不快！语气远比今天自信得多。

你的那些文件都有备份吗？话筒里的声音打断了我的沉思。

有。可我昨天试过，备份里也有病毒。这也是我绝望的原因之一。

先别管那个。你先打开一个有备份的文件，咱们一块看场好戏。

都什么时候了还看好戏呢。说着我打开一个文件。

那群人一如既往地流窜着寻找同志。我告诉肖歌我没觉得这是什么好戏，我相信一会儿功夫所有的演员就都会不见了。他让我先别急。好戏还在后头呢。

当文章中所有的人都被策反之后，我发现叛乱者们突然向某一个地区迅速集结。但是它们刚一碰头便分开了，如果不注意根本发现不了。

接着，令人震惊的事情发生了：人们继续飘荡，在其经过的地方，所

有的大字都消失又出现，并跟随人们一道前进。

它们组成了一个新词--大人。

怎么样，好玩吗？肖歌的声音传来。

我都快惊呆了。

然而大人们并没有停止它们发展新成员的游戏。

逐渐地，它们由大人变成了一个大人，接着又变成了在月球中的一个大人（天晓得他是怎么跑上去的！）。这令我想起了Windows下的一个游戏：当一条虫子吃到小果实之后，它的身体便随之逐渐加长。

看见啦？它们吃饱了之后不但会下崽儿，而且还会产生变异！肖歌的语气里充满了戏谑。它们甚至还有一定的智能呢，居然知道怎样组合才能成为有意义的词汇和短语。

停顿片刻他叹了口气。十年前国内就有人自己制造病毒，没想到现在居然研制出了能够侵入汉字系统的智能病毒。你注意没有？这些被'颠覆'的字符都是最常用的汉字--'月球'的'球'是个例外，它是为了起连接作用的。

删除文件好像没用。我试探着说道。它们在各个文件都有同党。

删除不行。我试验过。肖歌说。它们已经在各处播下了种子。

那怎么办？我有点不知所措。

鳃的堵不行，我们不妨试试禹的导嘛。

怎么导法？这会儿在屏幕上活动的已经是什么样的怪胎了？'本日我把在月球中的一个大人点着了'。嘿，已经成了一句完整的话了。

好，现在你退出这个文件，另建一个文件，整篇都打上这句话。

我按照他说的做了。利用软件中的复制功能，很快我便造出了一个满篇都是本日我把在月球中的一个大人点着了的文章。

现在干什么？我问道。

点根烟，等着。

富足的食物使这帮家伙们蜂涌而至，所有的毒虫纷纷赶来聚餐，不一会儿的功夫食物就所剩下无几了。不过由于没有其他字符，它们产生不了新的变体。

我有点明白你的意思了。我脱口而出。食物匮乏之后，就会.....不错，它们马上就会开始自吃了！肖歌残忍地预言道。

粮食刚一吃完，饥荒便开始了。屏幕上发生了混战，战士的数量以几何级数在减少，每隔一段时间数目就缩减一半。

战争结束后我的机器里就没病毒了吗？未必。首先你得再整体检查一下所有文件。现在各个文件中凡是已经生成了'大人'或'一个大人'之类的字符串都已经被吸引到这里了，而一旦没有其他字符它们就生不成新变体。但我们得想到，假如病毒的制造者事先给病毒的不是这个固定模式，而是一种智能规则，就有可能存在其他的组词方式，比如'一个日本人在月球'之类。如果已经生成了这样的词句，你就必须再如法炮制一回，直到最终消灭所有的入侵者。

这时屏幕上只剩下最后一条毒龙了，在空荡的文件上无力地挣扎。

这条怎么办？一会儿它就会自己饿死的。

多遗憾。我不禁生出惋惜。突然，我产生了一个奇异的想法。也许它们的这种自动连接能够写出一篇新东西呢，都让它们死掉太可惜了。我几乎边说边打算去打字--给它制造点新鲜食品。

你别犯傻了！肖歌似乎知道我想要干什么，严厉地制止了我。我已经试验过了，它们的连接前提是不得有重字！你写一篇没重字的文章给我看看！写不出 50 字，光是的、地、得着、了、过就得要了你的命。他接着说。再说你还以为它真有智能特性呢？刚才我那是高抬制造者了！病毒绝对不会自己组词，这句话肯定是事先设定好的模式，至少我研究时没发现有其他句子。

但我还是动了些恻隐之心。其实它们很像生物，具备生物的所有特征——捕食、繁殖、生存竞争以及……等等。由于刚才肖歌的打击，我把后面的以及智能和建设文明的本能一段咽了回去。至少你该留个标本。

这些特点所有的电脑病毒都有。还轮不到你给我研究的对象下定义呢！怎么样，那家伙饿死了吗？连魂都没了。屏幕上已是空空荡荡。感谢啊。

别客气，到时候我把单子给你寄去就是了。

什么单子？电话费！他笑着吼道。这个电话已经打了两个多小时了。说完他便挂上了电话。

这些生命消失了。我一边继续我的工作一边想着。它们被它们自己消灭了。可是——，我突然想到，这些生物如是，那么我们人类呢？随着文明的发展，人口会越来越多，而当我们的生存空间变得越来越狭小时，人类社会将会怎样呢？——尽管文明的人类社会与原始的生物群落之间有着本质的区别。

但是……我又点起了一支烟。

特别的生日礼物

我环绕着新月传输站徘徊漫步，伫立在人造雨中，让蒙蒙细雨毫无阻碍地穿过衣衫。透过淅沥的水幕，站前日期牌上的“5月19日”模糊不清。

上一站是冰冷的冥王星，下一站是酷热的水星。我的工作是管理和测定太阳系内无形光纤的轨迹，以开辟新的电子意识传输路线，为后来的旅行者设计更为波澜壮阔的旅程。在星际间电子道路上布满了我的足迹，有了我们的工作，才会使宇宙间熙攘喧嚣，星座中回荡歌声。我们浪迹天涯，从不对哪里流连忘返，或生出无端眷恋，一如现在我在月球上的中转停留。

雨过天晴，阳光洒泻。一群豆蔻年华的少女飘过我的身边，散发出一片青春芬芳。

“回地球吗？携带一下？”我马上理解了那抹晶莹目光中的意思。要年满 16 周岁才被允许使用电子意识做级别高于星内旅行的星际旅行，目前却必须由大人陪伴。她的同伴们已各自找好了顺路的携带对象，年长者或者分文不取，或者铁面无私，原因都是因为他们也有同样大小的儿女。若不是现在游人稀少，她们本不愿找我这种年轻人携带，因为往往要价不菲。我故意含笑不语。

“条件很高？”她笑问道。

我摇摇头。“只希望能参加你们的郊游。”我指指她的行囊。水星线路尚未开通，中转尚需几个小时才能办妥。我愿意利用这段时间，与她们一起去呼吸春风气息，沐浴春光色彩。

传输室开始象征性的加速，人类意识的正常运营就仰仗着这小小隔间的庇护。朦胧中指示牌上红色数据跳跃不停，被传送者仿佛一尊尊雕塑造型。

自从有了电子意识的数据性传输，人们的旅行能力就接近于无限，飘逸的意识四下飞驰，无处不在。假如你在月球生活，而每天需到火星工作，那么只要把自己的意识与电脑网络连通，就能保证每昼夜被“发射”一个来回。你那暂时失去了意识的身体仍然位于月球家中，而“意识”却在火星上指导工作。说是指导，是因为你无需动手也不可能动手，思维的指令将控制电脑从事工作，哪怕你的工作是最原始的种地或炼钢。当然，这一功能更美妙的用途还包括旅游，正像广告词中的吹嘘那样：既舒适又安全。众所周知，这一工程的技术基础，就是上个世纪开发的电脑网络“虚拟现实”。

我之所以想与她们随行，一方面是为了感受春意，一方面也想借机追忆似水年华，选一个特殊的视角回眸往昔的故乡。

自从外太空被开发成功，地球就成为一个被永久保护的文明古迹，所有的机构都移向别处，所有的居民都迁往他星，只留下极少数的研究者孤守阵地。以实体身份到回归故土被绝对禁止，因此电子旅行在地月系统最先得以风行。为了测定电子意识的传输路线，我曾在那片失去了现代技术设施的土地上穿梭跋涉，披荆斩棘。可以说地球上的每一个角落，都有我撕碎的青春颜色。那里硬涩的海风曾把我的心吹得腥咸，当初抛撒在海滩边的记忆肯定已被那潮汐不止的浪涛冲走。后来，它也曾如电影胶片般多次清晰地出现于我的梦境，每次我都固执地认为我已在梦中完整地书写了一篇构思奇特而主题伤感的散文，但由于疲乏的大脑难以贮存，我不得不在梦中反复地一一重复每一句具体的描述和讴歌，但醒来后脑海里依旧空白一片。

我的沉思被一次次中途停站打断，瞬间的传输显得如此悠悠漫长。

秀美的蔚蓝色行星啊，你是生命的源泉与摇篮，你是人类永恒的故乡。你曾被无数诗人所咏叹，可再美的词藻在你面前也会黯然失色。

山比以前更绿。浸染着墨绿色的落叶，用它们勃勃的生机，滤掉噪音，掩埋泥土。

初生于湖面冰凌破碎声中的小草，如今已开始茁壮。无名的小花，也成长为美丽的裙裾。然而，这里已看不到原来那错综复杂的机器群落，以及大小金属构件构成的城市街衢，高耸入云的楼宇大厦和飞架天穹的超级立交也如雨雾轻烟般消散殆尽。在宇宙浩瀚的画卷上，大自然永远是难以完工的舞台背景。我放眼寻觅，仿佛一名地道的他乡异客。

四周是土丘绿地，欢腾跳跃的小溪一边迎接致意一边欢快地奔向远方的湖泊。电子意识联通器告诉我，这里是著名的旅游胜地；无论是否有游人，它总是在这里默默流淌，声声歌唱，白天和阳光偎依相处，晚上与群星说话作伴。而她告诉我说，这里就是今天的目的地。

淡天薄暮，白雪冰封在远山之巔，山间小径依稀可辨。在如镜水面的背景下，几根芦苇迎风摇曳。湖畔悠舟，闲散恬静，宛如一幅洋溢着明快和谐的彩色画面。

我们一下午都被一种弥漫于周围世界的温馨牵引着，走过生机昂然的世界。融进浓郁的春色，倾听潺潺的溪语，采摘路边的花束。飘落的花蕊很静很静，但流水却告别的很急很急。

尽管也时时扬起风尘，但春风好温好柔，只在静水上刻下道道涟漪，更多的还是阳光和明媚。这是一处容纳清纯的角落。

我们席地而坐，同行的女孩纷纷拿出礼物，原来今天是她的生日。除了她和一名女友居住在月球，其他人分别来自火星、金星和土星与木星的卫星，约好在桂宫集合中转传输。因此她们的礼物也只是一些光学幻像。

“你送给我什么礼物？”她笑靥盈盈，我几乎是在一瞬之间便决定了我将馈赠的礼物。

“我事先没准备，给你讲个故事怎么样？”我微笑着开始讲述。“有一位电子意识传输管理员……”那梦幻般神奇的经历，很快便让我比听众更快地沉浸于它惊险的情节中间。可直到她们修养很好地听完之后，她才微笑着告诉我说，这个故事早已广为流传。

“我还以为只在我们传输管理员当中流传呢。”我十分尴尬，自嘲中露出了真实身份。

“你是电子意识传输管理员？”她十分惊讶。“这么说你有携带多人旅行的能力？”我不得不含笑承认。

“太棒了，今天咱们可以玩到很晚，用不着再赶在高峰期到传输站去求人！”她们顿感欢欣鼓舞，十分羡慕地传看我的管理员证章。我打开电子意识联通器，发信询问我的归期。

“你们就那么想获得星际旅行的能力吗？”“简直是梦寐以求。”她唇语呢哝，仿佛在咀嚼着期待。

“好像还应该有些实物礼品才对。”同行的一位少女抚摸着我的证章说道。

的确，她们的礼物在展示之后，都将通过漫长的星际邮路送到这位少女手中。没有人选择信息型的礼品，只为了在这个电子时代保持一份心底的真挚。

“你们觉得只有实物型的礼品才最有用处吗？”我不由发出疑问。

“不是有用处，而是有意义。”她们回答得异口同声。

“可是证章却不能做为礼品。”尽管我知道她们十分失望，但还是一语道破她们的心思。“我送你一支花吧。”“花可谁都可以摘到。”看着我从身旁的草丛中摘下一支美丽的鲜花，她说。

“你们说过，礼物只是为了具有意义。”电子意识联通器发出无声的震动，传达着我已可以动身的信息。我该走了。

“哎，你不能走呀，没人携带我们可回不去的。”“那你们就申请救援吧。根据身份号码上的居住地信息，救援人员肯定会把你们送回去的——顶多被家长骂上一顿。”恐怕没有任何语言能够描述她们此时的心情，我只听到一句“这个人可真坏。”我驻足回首，眺望远方迟迟不肯拥吻地平线的火球。我看过无数充满魅力的宇宙风光，没有一处能胜过地球黄昏这透过浓霾厚雾的血色夕阳。

我开动电子意识联通器，在她们眼前倏然消逝。我没必要前往传输站，上午我只是想体味一下普通游客的感觉。

当她们真的用自己的电子意识联通器申请救援时，网络中的控制员就会告诉她，她是有能力自己返回的。而对于其他人来说，她已经是拥有携带多人能力的成年人了。

作为一名电子意识传输管理员，我有提前赋予少年星际旅行的权利。而且我相信，她也具备这一能力。

这才是我真正的礼物。

而这次旅行，将做为一个美好的回忆保存在我的大脑皮层当中，永远不会被抹去。

但愿五年以后，我能参加她正式获得星际旅行权利的成人仪式。

同是天涯沦落人

星河我明显地意识到那扇一直紧闭的舱门即将开启，急忙闪身躲到一边。金属棍在我手中瑟瑟发抖，我知道现在只有孤注一掷才有生还的可能。自从三天前我被掳进这艘飞碟，现在是唯一的机会。

冷汗缓缓流下我的额角。

一种类似人类的冷笑声抢在发声者之前率先钻过门缝，我本来应该想到他在那边能用仪器看见我，然而直到他开门那一瞬间我才想到这一点。可惜，已经晚了。

很显然，我意欲偷袭的优势已荡然无存。

“不过你终于露面了。”我恨恨地说道。

“你们也习惯于把金属当作武器吗？”开始我还为飞碟内部的同声翻译系统隐藏得如此巧妙而钦佩不已，后来才注意到他手中的小黑盒子。不管怎么说他们比人类先进，已经研制出了万能翻译机，而且只通过一句话就学会了我的语言。

只是我从没见过这么丑陋的生物，更别说多少也还算智慧生物了。

他的嗓音粗糙而沙哑，即便是译成我的母语也留有明显的印迹。此外给我印象最深的便是他那一身粗陋的绿皮。

但我不得不与他交谈，因为我相信，对于一个智慧生物来说，通情达理是最起码的素质；也许我能说服他放我出去。

不过在我用最动听的语言为自己的自由而游说时，在我的脑海里却总浮现着一组人类生物学家捕捉标本的镜头。为此我深感惭愧，同时略带沮丧。

起初我还以为是翻译机出了毛病，要么就是他们星球的人只会鹦鹉学舌，因为他说的话和我几乎毫无二致。但慢慢我便听出了门道，而且象是心有灵犀似的，我们俩几乎同时叫了出来：“闹了半天你也不是这里的主人！”原来如此！

我不是这里的主人，他也不是这里的主人；我们都是被这艘飞船的主人搜集来的标本候选人。

那么，显而易见，我们的目标一致了。

我们将为一个共同的目的——一起斗争，那就是——出去！

最初我们非常疏忽大意地把那块水晶当做是这个巨大控制仪的一部分了。

为了更多地了解虎穴的结构，我和绿皮一起对这艘飞碟进行了一番巡视。当一进入这间机器设备超过三分之二空间的舱室时我马上认定这里就是控制室，并很快就这一点与绿皮达成了共识。飞碟里结构相近的各室使我担心一会儿会忘记这里，于是随手使用金属棍在机器上刻下“控制舱”的字样，以免以后费事。

也就在这时，那块水晶从体内放射出的彩色光芒蓦然给我们一种他是活物的感觉，他转身的动作就更证明了这一点。

我还没来得及做出反应，绿皮便已猛地抢走我手中的金属棒，使其划过一道弧线直奔那块宝石而去。这时候只能采取直接行动；在非常时期是要实行特别管制法的。

但我猛然抓住绿皮的手——或者说是爪子，使金属棒尖硬生生地停在了离宝石仅距一指之遥的地方，因而没能让那块宝石变成璀璨的碎片。原因很简单，他身上发出的紫光在舱壁上用我的母语打出了一句令我既吃惊又沮丧的话：“你们之中的哪一位是这里的主人？”假如绿皮还能被称之为智慧生物的话，那么这个水晶人就只能被叫做智能体了。因为我看不出它具有丝毫活体的特征。

而且他还不会发声，只能用文字表达自己的意思。所谓光芒，就是他无声的语言。

好在他具有文字翻译的非凡能力，同样也只靠我的寥寥几字便通晓并学会了我的文字意义；通过笔谈，我对他开始有所了解。

很显然，他也不过是一介俘虏。

有趣的是，绿皮只能发声而不会写字，而水晶则只会写字却不能发声。站在两位各有缺憾的残疾人面前，我颇为人类的本能感到骄傲。

站在两位各有千秋的翻译家面前，我颇为地球的科学感到惭愧。

现在是三个人在寻找出路了。

飞船并不大，但布局怪异，因此多少也让我们如入迷宫。

几个钟头下来，我们也没能得以拜谒这里的主人，几乎可以说是一无所获。最后我们决定相信技术，一致同意去研究一下刚才相逢处的控制机构。

我们之所以认定刚才水晶端坐的地方就是中心控制机构，那是因为无论从规模还是复杂程度来说飞船上都再也没有其他地方可以和这里相比了。

怪异的符号纷沓迭出，各种资料在一张象是屏幕的巨大光板上——显现，令人目不暇给，眼花缭乱。水晶逐句译介，但我仍似雾中，依然找不到一条可供逃生的出路。

“我们不要再徒劳了，这艘飞船的主人已经死了。”我似乎是突发奇想地说出和写下了这句话。

他们两位面面相觑，对我的话深表怀疑。

“你们看这部航行日志，请注意这个地方；”我边说边写，仔细分析。“我现在也来不及做具体解释，只是请你们注意，日志从这里开始有了明显的变化。在这之前，日志不但记录有航行的全部过程和捕猎的具体经过，而且还非常生动地记载了各地的星球景色，风土人情；而从这以后则记录的非常简单，仅仅是必不可少的技术说明和生物分类而已。我认为这是两种思想的手笔，它们的描绘者分别是飞碟上的智慧生物本身和被他们所制造出的电脑！现在智慧生物已经死了，虽然具体原因我们尚不能了解，但这一点恐怕是确凿无疑的。我们居然能无所顾忌地在这里摆弄什么控制仪器也可以作为佐证之一。”他们稍做思忖，顿感口服心服。

为此他们佩服得五体投地，用他们通过我的翻译而反复琢磨出来的词说，我这是具有“从表面现象了解本质的非凡能力”，一致认为这一能力较之他们的翻译能力不知要高出多少倍。

原来我还有点用。原来人类视为一般的分析能力却并不为每一种族所

具备，正如其他种族认为纯属平常的能力对于人类来说却高深莫测。

正向飞碟的主人一样，他们拥有了如此高的科技水平，能够将三个也算具有高级智慧的生物如探囊取物般地抓了来，而且还能让这种自动程序在自己死去很久之后自动运行下去，可却不懂得制造一个带有人情味的电脑，让它也把对自己所做的一切用带有感情色彩的语言记录下来。

如果宇宙中的各种族能够联合起来开发大自然，那情形又将会怎样呢？现在唯一的办法就是组织自救。

我建议调试电脑程序，以使航向适应我们的需要。

但很快我们就发现，虽然中心控制机构的输出部分是文字符号系统，但程序输入部分却是声控系统，这对于精通电脑工作原理的哑巴水晶人来说简直是一筹莫展；而唯一长于各种语言翻译的绿皮偏偏又对计算机语言一巧不通，我也几乎是个外行。

不过问题还是很快就得以解决了，以一种极为巧妙而简单的方式解决了。

首先由水晶提出与电脑对话的思路，然后他把这些想法写出来并用文字的形式译成我的母语，然后我再将它们念出来以传达给绿皮，最后由绿皮翻译并转达给电脑。

开始我们还互相不太适应，尤其是遇到专业用语时困难更大。但经过一段时间的磨合，我们之间便能得心应手地高效率协调工作了。

这真是一次宇宙间各种族之间的团结大协作！

我再一次产生一种强烈的冲动：假如宇宙中的各种族能够联合开发大自然……经过一番努力，问题终于被解决了。

接下来的问题是：先送谁？通过几轮的谈判，我们终于在友好的气氛中达成这样一个协议：先送离家最近的。

这个幸运者并不是我，因为根据勘测，现在飞碟早已远离太阳系。

本来我们还有一种选择方案，那就是先送老者。这一方案的提出是基于一种谁都不愿说出口的考虑——老人来日无多。

折合成各自星球的寿命，我最年轻，尚在青年的水晶位居其次，而绿皮则已年逾古稀。但是谁都知道宇宙航行耗时巨大，我们之间短暂的年龄差异未必就能起什么作用，是以我们最后决定选择这一原则——以保护最多的生命为原则。对此绿皮和水晶都表示完全同意。

漫长的旅途开始了；漫长的旅途到站了。

水晶人到家了，他欢欢喜喜地下了飞碟，并与我们依依惜别。

只剩我和绿皮了。

漫长的旅途开始了，漫长的旅途没有尽头。

本就苍老的绿皮日渐苍老，面对他越来越缓慢的新陈代谢我爱莫能助。

绿皮唯一的心愿就是在临死之前再看一眼故乡，但我却满足不了他的这一愿望，因为程序已经编好，就算我愿意表现出崇高的自我牺牲精神把先回家的机会让给他，可我们不懂得电脑语言就无法更改程序。虽然也可以试着重调，但我们却不敢轻易冒这个险。

绿皮躺在我的怀里，颜色渐渐变成了暗灰。他死了。

漫长的旅途在继续；漫长的旅途很孤独。

我感到四周空荡寂寥，百无聊赖；旅途遥远，终点无期，渐渐地，我似乎开始理解拥有如此高度科技的飞碟主人怎么会莫名奇妙地突然死去

了……——原载《科幻世界》1995年第4期

握别在左拳还原之前

我走进舞厅时的心情完全可以称之为忐忑不安。

刚刚偷窥到的情景令我心惊肉跳，余悸犹存。

我看见那位颇有姿色的少妇膨胀成了一个巨大的气球。

当时她昂首跪在地上，左手朝天仰张，一粒璀璨如珠宝般的红豆静卧掌中。随着她一声长叹，宝石开始长大，有如一个血红的气球被慢慢吹起；与此同时，她的身体也逐渐枯萎，好似因吹鼓气球而耗尽了所有的能量。

最后，整个气球胀如旭日，而少妇本人则干瘪如泥。

气球蹦跳了两下，仿佛在向窗外行礼致敬，同时猝然放射出无数道耀眼的光芒。一时间光晕一片，我感到浑身一阵灼麻，恰似正被置于一个巨大的电磁场中加压充电。

我没有足够的胆量把全剧看完。

山区的天黑得格外早，我前晚抵达这里时天色已漆黑如墨。

疲惫的旅行者对旅舍总有一种特殊的感情，然而店老板却以“客满”为由伤害了我的这种感情，任我晓之以理动之以情依旧拒我千里之外。最后老板娘出来了，身边跟着这位少妇；基于她们对一介落魄书生的恻隐之心，我被安排进这座三层小楼那冷清的顶层。其时二层业已被其他旅游者占满，男女杂陈，好不热闹。一层只有兼做舞场的餐厅。

昨天我便已觉出蹊跷，因为后我而到的宿客纷纷住进了“客满”的二层，而且虽说这些人声称彼此并不相识，但从空气中都能嗅出他们之间那种无声的默契。仅仅出于好奇，我常把耳朵贴在门上，倾听外面频繁上楼的跌宕脚步，是以在短短的一天我便对楼下诸君的足音了如指掌。

一小时前，我听见少妇开锁进了隔壁那间无人居住的空屋。

接着我便从房间隔墙上一道破陋的砖缝里目睹了那骇人的一幕。

舞厅里没人注意我的失魂落魄，大家都沉浸在沸腾的熙攘喧嚣声中。这是临行前的告别晚会。我敏感地觉出两道清澈的目光自人群中射出来，在我脸上柔柔拂过。注视我的小姐一身白衣素裙，迷人的微笑使她在一干舞人中犹显鹤立鸡群。她从一住进这里便格外醒目。

为了排遣心中的紧张，此时此刻我很想邀请她相携共舞，可我对自己的魅力却深表怀疑。

当我的勇气刚鼓到七成时，少妇精神焕发地现身门口。

“诸位，一会儿我们的晚会将要达到高潮，门外会出现一个大家意想不到的奇异景象，你们可不要惊慌哟！”她在兴高采烈之余朝一位英俊的男士眼波流动地送去一个媚眼，“到时候假如有什么意外情况发生，您敢不敢和我一起面对呀？”“责无旁贷，义不容辞！”那位两天来对少妇一直礼敬有加如影随形的绅士一扬头颅，一板一眼地答道，“我会挽着您走出门去的。”我想要是我还蒙在鼓里的话，也一样拒绝不了这样一种眼神。

“小伙子，别惊讶，她就喜欢故弄玄虚。”我的脸大概已惨白如纸，而偏巧又被那位颇善察颜观色的胖女士发现了。“一会儿门口顶多来个飞碟模

型，我早就知道了，她还当是什么秘密！”我也知道了——外星少妇临走打算抓一个实验品！而刚才的变形，正是为了与前来接应的飞碟取得联系！

“可她不是地球人！”我像抓住了救命草，呼吸急促，声音紧张。“我刚刚看到过她变形！”“你要当真就不好了。”胖女士非常不满我的态度，转身去拿酒杯。“她不过是想让大家高兴高兴罢了！”我顿时惊恐万状！

在她伸手去取饮料的时候，我瞥见她的左手心里也有一颗红珠！

我想起一个童话，说的是狼要吃羊，而羊却向狐狸求救。

我小心地从她背后溜走，挪到那位绅士身边。我只能尽力而为。

“您可千万不能跟她出去，一会儿要来的是飞碟！她是外星人！”我小声对他诉说。

那位绅士面无表情，无动于衷。

“无论发生什么我都会随她出去。”他说完便不再理我，抬手点燃嘴里的香烟，左掌心的红点赫然暴露在我的眼前！

这批游人都是外星来客！我分明是在狼群里寻找素食者。

他们甚至根本无意在我面前做出哪怕是些许的掩饰！

我装作要酒，一步步谨慎地踱到酒台前；老板娘正笑吟吟地立其后。

“您大概还不知道吧，您的小店已经成了外星气球的窝了！”即便是满不在乎的调侃语气也难以滤净我声调中的颤抖。

“看来这小伙子是真喝多了。”她利落地为我倒了一杯饮料，“来杯可乐解解酒吧。”我心中的恐惧陡然蜕变成为沮丧，老板娘左掌中的颜色已很难引起我的惊讶了。

不消说，她的先生——老板本人也必是“气球”无疑。

我退到舞池边缘，愁眉苦脸地将杯中物一饮而尽，然后一屁股跌坐在沙发上。这会儿酒精方显出效力，我感到脑袋发大，不想再管什么气球不气球了。小时候曾多次企盼拜谒外星智慧生物一面，现在想来当初纯属叶公好龙。

脸上又是一阵柔风拂过，我抬眼寻找那两道迷人的目光。

为了排遣心中的惶恐，此时此刻我很想邀请她相携共舞，可我对她的身份却深表怀疑。

“小伙子，乡下的风光怎么样啊？”问话使我注意到一位学者模样的老人坐在身边。

“棒极了！”我不由自主地脱口应答，一时几乎忘了自己身处红豆仓库。

“我还从没见过这么地道的湖光山色呢！”“那么这儿的人呢？”“也不错。”我一楞神，下意识地答道。

“不错，他们纯朴、善良，就像这里的山水一样从没受过外界的污染。”老人娓娓道来，似在分析一道课题，“就是看到咱们这些旅游者有些不可思议。”“对。”我由衷地附和道，“在这儿很少见着城里人。”“他们尤其不理解咱们远离大都市的繁华，跑到这儿来野炊照相，欢宴歌舞。”老人的话语里充满宽宏，同时也略含笑声。“不过我想他们也就是不理解罢了，总不至于惊恐万状或者沮丧不堪吧？”最后一句话被他说得煞有其事。

“您老玩笑了！”很少有人能够不被这一幽默所感染。

“哈哈哈哈哈——”老人纵声长笑，笑声中沙发扶手上的左掌平铺，里面的红球暗红发紫，上面沟沟回回，刻划着他一生的沧桑。

这一回我居然出其平静地接受了它。

我甚至猜想，对面那位一直紧握左拳的迷人小姐掌心里的红苞，一定是鲜红娇嫩，盈盈欲滴。

人家不过是宇宙中某个星球上的旅游团，对于这群过客地球的几十年也许仅仅是生命一瞬；现在假期行将结束，他们就要启程了。在漫长的岁月里，他们分别在旅游区里担当三教九流形形色色的诸多角色，这种旅游方式的确新奇而有趣。

现在，他们要走了，全体都按时来到了集合地点，准备回家了。

就和我一样，旅游结束之后是要走的，是要回到我城里的寓所中去的。

从大厅门口向外望去，一架粉红色的半球型飞碟悄然滑过，柔和的光线洒进大厅。

厅内欢声一片。

英俊绅士挽起姿色少妇，旅店老板与结发老妻双双高举酒杯，胖女士两手合于胸前，老学者忘情地站了起来。

一切都是那么感人肺腑，一切都是那么旖旎动人！在热烈的欢腾之后，大厅里静得仿佛被抽净了空气，时间也近乎凝结终止。

唯一的不和谐音发自那位迷人小姐的樱唇，就像六月天飘落了无数雪花冰凌。

“请诸位留步。”尽管那把手枪小巧可人，但握在这只指如葱根的小手里依旧十分碍眼。这只手本该去打字弹琴的。”如果有人反抗，它会让导弹把飞碟和旅馆炸得粉碎。”她缓缓张开那始终紧握的左拳，一只小巧的红色球形遥控器显现出来。“我想没人喜欢那样。”众人定格，包括我在内。

这会儿自然容不得我有暇做过多的深思，不过我至少可以肯定一点，那就是气球们因疏忽而犯了一个致命的错误：让地球异类混进了他们的队伍。

我还猜想，在迷人小姐的长筒袜里，一定塞有一张“地外文明特别调研局”核发的特工证；我还猜想，气球人之所以在变形之后还恋恋不舍地保留着那一抹红痕，绝非只是出于一种感情寄托的需要，肯定还有别的什么人类器官所无可替代的作用——比如情感的表达和感知？我还猜想，迷人小姐一定已误以为我也是外宾中的一员，而气球人们则会愤然认定我是她的帮凶——一个可耻的告密者！

我还猜想，……就在我走神遐思的片刻，少妇、绅士以及店主夫妇已经轮番向这位冷血美人进言游说，期冀从她那铁石肺腑中发掘出一段柔肠。不过从他们脸上的表情看来，“失败”二字被写得清清楚楚。

这时，那位白发苍苍的学者发了言：“孩子，按你们地球的年龄计算，我已经八十四岁了；即便按我们的年龄计算，我也已接近尾声了。”老人那只捏着一支快要烧到过滤嘴的香烟的手在微微颤抖。“从我的身体状况来看，我已经很难经得起几次变形了，本来我打算把这机会尽量留到故乡再用，好最后看一眼生我养我的地方。可现在我决定让这把老骨头留在这里，也许能够给你们做些研究。请小姐高抬贵手，放了我的同胞。”说话间，老人平静地张开左掌。

暗红色的血泡开始一点点胀大，并逐渐转为鲜红，里面的血脉沟壑纤毫毕见。随着珠粒体积的扩张，它的颜色时红时暗，闪烁不定，遍历着老人今生今世的坎坷路程；干瘪的肉躯越来越小。

当气球膨胀到最大的一刹那时，它突然变得遍体通红，仿佛集聚了老

人最后的全部力气。与此同时，抽搐的人形也萎缩到了极点，如瓜熟蒂落般地脱落了。

“黄昏夕阳”只是瞬间的美景，随着十秒辉煌的逝去，球体瘫软了下来，色泽也随之变暗发紫，终于像去了肉的葡萄皮一般摊在了地上。

全场无不动容。

只有一个例外。我本以为她眼里已泪花闪闪，过后思来当时一定是看错了，想必那只是隐形眼镜发出的反光。那无动于衷的表情分明在说：在下从不为情所动，一具死尸于鄙人丝毫无用。

眼下恐怕只有一个办法了。

有时候需要用生命换取生命。

责无旁贷，义不容辞！

我的劝说工作进行得也很艰难，除了向她陈明厉害关系和指出双方力量的对比之后，我还隐晦地透露出在座全体都备有自杀药物这一“秘密”，这才迫使她勉强同意谈判。

但谈判进行得很顺利：允许运走老人的遗骨；做为交换条件，我必须留下来。

撤离工作开始进行。从少妇开始，每个人都在出门前——化作鲜红的气球，此起彼伏，宛若一方正欲撑苞怒放的玫瑰花园。

两个红球跳跃着蹦向门口，中间是那摊暗紫的“球胆”——那是他们抬了老人的遗体在走。来向我行地球上的告别礼——握手。我感到他们手心里的红珠在轻柔地摩挲我的掌心，灼麻酥软，温柔可人，有如情侣的笑靥，好似慈母的泪滴——那是他们在向我述说敬意和别情。我相信他们永远也不会忘记，至少有一个地球人还是热情好客、珍视友谊的。

我和她并肩站在门口，目送飞碟远上云霄。

悠扬哀婉的舞曲从大厅里飘出门外，我诚恳地邀请她回屋共舞。现在我已无所顾忌。依她的脾气我自信已万难生还，不过我死而无憾。

对我的邀请她未置可否，也许是没有听见。

可答案还用说吗？

太空抢险

星河“你在干嘛？”我一爬起来就飘到“客厅”和“理事”打招呼，告诉它我已经醒了。“理事”是整个救援飞船的神经中枢，但我平时不允许它开启装在我卧室里的视觉探测器，就是电脑也应该明白人有隐私权。

“我在读书。”“理事”应声答道。它的语言能力和它的社会智能一样，只保持在5岁儿童的水平。“我知道你一起床就想接着玩《宇宙时代》的游戏。”我咧开嘴笑了，进厨房抄出一管食物，然后返回显示器前停下。我在与电脑对话时总喜欢面前有个形象具体的听众。

“那我是在哪儿打断你的？”问电脑“你正在读什么书”是没有意义的，因为它具备一目亿行的本领，因此问话中必须有一个准确的瞬时时间。就在我拿食物的这两分钟里，“理事”一定又多读了好几部著作。它制造于太空中，从未到过人类的老家，只能从书本和影像中汲取知识的养料。“理事”知道我

只要再做完一次救援就可以回地球休假，常常央求我带它也去看看；我答应了它，但也知道这其实很难。

"人类医学史。角膜移植。" "理事"还是给了我一个既概括又准确的答案。"过去，有很多人志愿在死后把角膜捐给那些失明的人。" "他们很高尚。" "我边吃早饭边心不在焉地应答着。

"你也觉得他们很高尚吗？" "理事"表示十分不解。"难道人在死后还需要角膜吗？" "这个道理可不是一两句话就能讲清的。" "至少我不能言简意赅地让电脑理解这些古代人类的禁忌。" "你还指望他们在活着的时候就献出自己的眼睛吗？" "我不明白你的意思。" "我的意思就是说，既然一时明白不了，为什么不换换脑子，先玩玩《宇宙时代》呢？" "听了这话，"理事"只得把它的困惑暂时埋进自己的存储器，在显示器上切换出游戏画面，按照我的指示操作起来。

但我知道，"理事"是不会忘记这件事的。

接到求救信号的时候，我正与游戏中的外星舰队杀得难解难分。我让"理事"向信号发出的地点全速前进，然后继续沉迷于我的游戏。那只是一个单调的例行求救信号，一定是乘员在出事前的最后关头匆忙发出的，不能反映任何具体情况。终日奔波于千篇一律的救援生活中，已经很难有*裁词虑榛崛梦腋械浇辜薄 粽藕图ざ 怨*"很抱歉打断你，但是情况很奇怪。"正当我奋战犹酣之际，"理事"再度汇报情况。"我们按照信号航行到了目的地，却看不到前方应该存在的飞船。" "本来我还目不转睛地盯着五彩缤纷的画面，听到"理事"的话后，我的上身猛然一挺，整个人僵在了那里。

终于摊到我头上了！

类似的情况早就听伙伴们说过：信号的方位坐标全对，可到地方后就是看不见求救的飞船，它就像是隐了身一样！所有的救援队员在讲述这一故事时，都使它带有一层恐怖和神秘的色彩。

于是技术专家们不得不出来做解释。辐射学家分析是宇宙射线的干扰效应（迄今为止，这是论据最为充分的一种假说），心理学家认为长年孤寂的生活使我们出现幻视，而司法部门则怀疑有太空罪犯故意捣乱破坏。于是"求救飞船隐身事件"的原因众说纷纭，莫衷一是，谁也不能给出真* 侠森慕饕停 崂 词钦饫喙质氩跃山佣 丶 缘 * "你也看不见？" "我伏在舷窗前，望着前方本该有一艘飞船的虚空间"理事"。

"是的。" "理事"老实地首肯。"虽说我的视觉系统在分辨率和观测距离等方面要高出人类许多倍，但它的机理却与人类的眼睛没多大区别。" "这我知道。目前的电脑都是按生物方式培植出来的，因此在这一困难面前，所有救援飞船上由电脑控制的大部分仪器都和人一样无能为力。"

"红外观测仪的情况怎么样？" "之所以说是"大部分仪器"，就是因为没包括红外观测设施在内。" "要是它能开恩显灵，咱们就还有一线生机。" "谁都知道，通过红外观测仪器看到的物体与肉眼观察到的几乎一样--至少外形如此。而现代技术让我们救援人员佩带的红外眼镜则更胜一筹，经它处理的红外图像不再是绿色的幻影，而与平常图像无异；其实就算它还是绿色的，我--或者"理事"--也可以据此进行救援和维修。"

"理事"告诉我，所有的红外仪器也都没能发挥出应有的威力来，原因很简单，那艘看不见的飞船几乎没有热量散发出来。动力装置想必早在它离开母星之后没多久就停工了，飞船完全是靠惯性作用在运行，它的终点站很

可能在其始发站就已确定；用来微调飞船方向的小发动机虽然一定* 倍
慷慨 哀诘嗑弦淮喂ふ夙奔涵匀灰丫 荒昧怨*"只能看见里面的乘客。"
在红外装置的显示下，我们发现他正平躺在地面上，也许已经奄奄一息了。
"已经反复呼叫多次，都没有得到回音。"如果他清醒的话事情还好办些，我
们可以询问他飞船的型号，由此得知飞船结构或舱门方向之类的信息，但是
现在却不行。

我感到一筹莫展。我不知道求救的飞船在哪里，我找不到也打不开它的
舱门，当然就更谈不上如何救人出来。我就像一只没头苍蝇，或者说是一个
瞎子。

瞎子？我的脑中突然划过一道亮光。"对，就是瞎子！"如果能有一个
瞎子来工作，那么就可以胜任这项工作了，因为他平时就不需要用眼睛嘛。

"你在想什么？"正当我旋即便开始为自己不切实际的想法沮丧时，"理事
"突然开口相询。

"没什么。""可我听见你在说'瞎子'？什么叫'瞎子'？""就是'盲人'，
也就是你刚才说的'失明的人'。在我们这个时代已经没有了。"我像是在给
一名儿童讲述一个陈旧的历史概念，随后我又道出了自己刚才的想法，以及
其不切实际之处。"首先现在没有瞎子--盲人。在我们这个时代，所有的盲
人都已经重见光明了，不管他是先天失明还是后天失明的--我们现在有比角
膜移植更为先进的技术。其次，就算现在真的找到一位盲人，也必须先受过
专门训练才能胜任此项工作。要知道，我们太空救援员都是用了整整两年半
的时间才出师的。""就不能睁着眼睛去感受看不见的物体吗？""理事"试探
着建议。"也许.....我可以试试。""我想不行。"我仍陷在自己的沉思里，没
有注意到"理事"的想法。"让一个视力健康的人按照盲人的思维方式去行动？
这恐怕很难，至少需要一段适应期才行。要知道人类在失去某种功能之后，
是不能很快调整好自己的行为方式的，当然这对你们电脑来说十分简单--"
说到这儿我的心底*蝗簧凉 柜瞿钊罚 蚁乱馐兜匕涯抗庾0 蚺允酒螯*"我
明白你的意思。""理事"一字一板地说道。

"噢不，我没有那个意思！"我此地无银地连声辩解，但在心里却不得
不承认这的确是一个好办法。

"这艘飞船对我们很重要吗？""理事"大概沉吟了片刻才又开口。

"不，它只是一艘十分普通的飞船，价值还不足你的三分之一。"我故
意把语气放缓。"但是，生命对于他来说却很重要。"我想"理事"一定是在数
亿分之一秒内便明白了我话中的"他"是指谁。

"我明白了。""有没有办法....."我突然觉得有些于心不忍。即使不采
取任何行动，单是探讨这样的问题也一样过于残酷。"有没有办法不损
害你的视觉系统，只是暂时关闭它？""不能。"我感到"理事"在说这话的
同时好像在笑。"那样的话效果就如同人类想闭眼但又总想睁开一样了，何况
我还根本闭不了眼。"随后我们俩足足沉默了一分钟，相对无语。

"我在失明之后，还能够再看见东西吗？"我不知道。但我知道，对于
一个生物电脑来说，培植是整体进行的，单独培育出来的视觉系统很难与之
相匹配。我想，那就是不能了。

"虽然你不说话，但我还是能理解你心里的意思。""理事"见我无语便
开始自说自话。"那就让我最后再看一眼这个世界吧。"用"一眼"这个词也许
并不准确。我听到飞船各处的视觉探测器同时被开启，并 zi (左"□"右"兹

) zi (左"口"右"兹")作响着来回转动。可凭心而论,在这个偏僻的宇宙角落又能够看到什么呢?只有黯淡得几乎无光的星空,只有熟悉得令人厌烦的飞船,以及--即将夺去它视力或者说光*鞞娜耍*我没有说话,我说不出话来。

"其实对于一个电脑来说,有没有眼睛是无所谓的。"听到这句自我安慰的独白时我实在忍不住了!"等等,也许咱们还有别的办法。""晚了,我已经切断了视觉系统。""理事"平静的声音仿佛从很远的地方传来。"就像你看到的,我没有丝毫痛苦。好了,现在我们开始吧。我们好像已经耽误了5分钟了。"是的,虽然只有5分钟的犹疑和动摇,但是对于一个电脑来说,却已经很长很长了。

从我的角度望去,飞船的外机械手在没有任何承接物的情况下被准确的操纵着,优美而准确。我曾见过视力健康的外科医生做开腹手术,其优雅而艺术的姿态与眼前的动作如出一辙,但我不知道假如真有一位盲医生进行手术是不是也会如此娴熟。我突然想到一个不恰当的比喻:就像是*餐缴

爸心橇礁盥 硬梅煊洗熠撒 淮壁诘幕@ 齟 啊5 液芸穀惆颜庵室敕
幽院V心Cイ 蛭N 揖醯谜馐转焯谏翡隆 4 耸贝丝踢 曳路鸱氏搅松倌畔贝

2 银 张宓仄菲雷趴莘么第 髻7 蚬麟火学三定律"的论述:第一定律:机器人不得伤害人类,也不得见人受到伤害而袖手旁观;第二定律:机器人必须服从人的命令,但不得违反第一定律;第三定律:机器人必须保护自己,但不得违反第一、第二定律。而现在,"理事"正在用实际行动实践着它们。

看不见的飞船舱门很快被切开,一名已进入昏迷状态的女子被护送过来。

"但愿还不太晚。""理事"一边实施初步抢救措施一边还很担心。"可别因为咱们刚才的商量时间太长耽误了她。""不会的,她很快就会醒过来。"我看着仪表上表征生命的各种指数保证道。其实不用我说"理事"也一清二楚,虽然它已经失去了"眼睛"--我几乎不敢正视这个事实。

"她很漂亮吗?""不错,她很美丽。""我很高兴。""理事"的声音依旧呆板而缺乏感情。"现在我们去哪儿?回家吗?""回家。"我顿时热泪盈眶,只是不必再偷偷地擦去。

不容分庭抗礼

星河我不知道别人对“疲惫”一词如何理解,反正我每逢其时总是限于思考,对外界事物所做出的反应异常迟钝。

当那只吊睛白额大虫从林中向我扑来时,我正处于这样一种状态。因此尽管我迅速转身,它还是逼到了我的面前。我不能打死它,这里是人类划定的一级自然保护区。不过我也相信它无法伤我毫发。

一支利箭比我反应更快,它狠狠地盯进了老虎的侧肋。趁老虎正茫然失措之际,第二支箭已呼啸追来。

受辱的大虫哀嚎一声,带着一腔怨愤调头离去。如今真正的野兽所剩

无几，早已失了往昔的凛然雄威。

我知道箭是谁射的，我此行的目的正是来找它的主人。尽管密林中漆黑一片，但我仍能瞄见三十米外枯木后的一团白羽。

找到他只是我此行目的的一半，另一半是杀死他。

称之为“他”显然太过抬举，因为“他”不属人类，而是一种新诞生出的种族——羽类。

自从上个世纪消除了战争，生态问题已成为 21 世纪的首恶痼疾。鸟类赖以栖息的森林面积一天天在缩小，根据达尔文进化理论，这些长翅膀的动物不得不走下树木，将稚嫩的双腿迈进沙漠——就像当初人类的祖先下树直立行走一样。不过鸟儿们的适应能力远不及生态破坏的速度为快，因此每年都有数以千计的鸟类名字被从现代鸟类学手册上抹掉，当然其他动物也是如此。然而，相当偶然的，一支侥幸遭受辐射（这显然也是人类的“功绩”）的顽强鸟种居然发生了基因突变，从而由鸵形目中分化出来，发展成为一种鸟属智慧生物——羽类。

我缓步向他靠近，小心地提防着可能射来的暗箭。

他从藏身处站起来，尖尖的鸟喙和洁白浓密的羽毛表征出明显的鸟类特征。然而他的双腿却异常粗壮，支撑着那酷似印第安人插满鸟羽的身躯。

“人，我们不能和平共处吗？”我知道他精通好几种人类语言，他是这场屠杀的唯一幸存者，因而也是最杰出的一个。

不过，给我的命令是杀死他，并未授权我代表人类与之谈判。

我们相对而立。他坦然地冲我摊开双掌，而我则对他抬起右臂。

他的行为是和平致意，而我的动作却是要置他于死地。

“人——朋友，难道我们就不能和平共处吗？”他恳切的话音未落，一道火舌便自我的右臂向他吻去。

值此一瞬之间，他就势一跃，以鸟类保持了数千万年的本能动作腾身而起；而与此同时，我感到双足一顿，被一张大网兜到空中。

原来他早已设好了机关。我无计可施，大网刚好限制住我意欲切断藤索的双手。

“人，你已经追杀了我好几个月，你们人类究竟为什么一定要置我们于死地呢？”他的目光已流露出愤怒，“开始的时候我们只有几千只，但辐射不但促进了我们的智力发展，也大大刺激了我们的生殖能力，仅仅一年时间，我们的数量就翻了几番。可现在，却只剩下了我自己！”这些我当然知道。所有的行动都是秘密进行的，不能让世界鸟类协会、世界野生动物组织、保护珍稀动物发展基金会以及羽类保护和研究中心知道。与我同期受训的同事们分散到羽类聚居区的各个角落，在他们试图建立文明之前将这群“新文明建设者”逐一绞杀。人类在地球上的主导地位不容分庭抗礼。

“你为什么不肯承认这样一个既成事实：羽类是由鸟类进化发展来的高级智慧生物，正如处于哺乳类峰巅的人类一样，已经成为地球的当然主人之一。人类与羽类为什么就不能平等以待友好相处呢？……人类在屠杀了大量的抹香鲸、大象、犀牛和大熊猫之后也曾表现出过有限的仁慈，但面对大量繁衍物多不贵并危及到人类自身的鼠类却撕破了自己伪善的面具大肆屠杀恨不得斩尽杀绝！……”我的思绪已相当混乱，世界上没有不需要能量的机器，连日来暗无天日的丛林生活已使我精疲力竭。前方的景像开始模糊，一群分解了的基本粒子在我眼前飞舞跳跃。我费力地挤出支言片语：“能量……阳

光……”“你怎么了？你感觉不舒服？”他俯身问道。

“阳光……能量……”我的发声已纯粹出于本能，轻得几乎难以听见。

“人类不是也以有机物为生吗？你为什么要求阳光？”他脸上腾起一团迷雾。

“阳光……”就整体而言，人类必胜无疑；然而从个体来讲，我恐怕即将惨败并输个精光。我已命在旦夕。

就在我的知觉行将消逝之际，我感到一只翼手挣断我身上的藤索，用鸟类特有的柔弱脊骨背负起我沉重的身躯。如果有谁曾将手指穿过鸟儿的羽衣抚摸它的肌体，那他一定能够体味这种柔软温润的感觉。此时此刻她的母性特征暴露无遗，我刚刚想起，“他”应该是“她”，在她的腹腔里还贮有十个已受精的“羽卵”，这也是我急于索她性命的原因之一。

我无力地伏在她的背上，在神智不清中几次清醒过来企图开枪行凶，都因力不从心而作罢。

这一带她很熟，很快就把我背到一条不为密林所遮掩的小河边。尽管我反复强调阳光，但她还是托着一叶清水送到我的唇边。

太阳能已足以使我恢复体力，我的双眼重又具备了正常的视觉功能。她关切地注视着我的变化。我从她看不见的身下抬起右臂，一个溅血的弹孔印在了她的胸前。

她倒下时没有闭眼，以至于给我一种她依旧死死地瞪视着天空的感觉。我担心她余息尚存，又朝要害部位补了两枪。

我将汽油浇到她的尸体和我的身上，然后打着了火。我的同事们在干掉了一定数量的羽类之后下场莫不如此，因为不允许有丝毫消息被泄露出去。为了人类的利益，请死者免开尊口。

两小时以后，我们将一同化为灰烬。尽管我只是个真人型机器人，但我身上还是有机成分居多。为了剿灭羽类，并没把刽子手装扮成羽类自身形象或者其他什么兽形，至少在这点上人类还算光明磊落。

之所以假手机器人，是因为人类自己绝对无法胜任屠杀一个这么善良种族的任务。

异域追踪

作者：星河引子凭我的感觉，远方那旋涡状的光点便是那团极为密集的星系——我的目的地。组成它的每一个光点，都是一颗灼热耀眼的恒星。

在这些恒星的身边，或多或少地都有一些围绕着它们旋转的行星。

而在这些行星的上面，或多或少地都孕育着一些有智慧的文明群体。

对此我毫不惊讶。

因为，我本身就是一名宇宙智慧考察员。我所见过的智慧和文明多得不可胜数。虽然我也拥有自己的故乡世界，但我一生的绝大部分时间，却都是在其他的智慧世界中度过的。

这就是我的工作。对于我来说，一切都十分寻常，一切都毫不新奇。

旋涡状的星系越来越近了，我从各个角度观察着它的形态。于是，它

一会儿变得迷乱散漫，一会儿变得形似纺锤，一会儿又恢复成了原来的旋涡形状。

我瞄准自己的目标，直朝向其中的一点飞掠而去。

在那里，有一颗放射着巨大光芒的火红恒星。

我知道，自己肯定已经是在用此地智慧形式的标准来观察这一切了，尽管至今为止我还不了解它们的具体情况。但我相信，每一片空间的智慧产物都有着它自己独特的审美观念，而我每次都能很快地接受它们。

在那颗火红星球的近旁，有一颗并不十分起眼的蓝色小星，斜躺着环绕火红恒星旋转。

我马上便十分敏锐地发现了它的特殊价值。我很有把握地猜想，即使没有事先的资料与描述，我也一眼就能够看出，在这颗蓝色的行星上面，肯定存在着拥有高度发达的智慧与文明。

何况，事先储存在我意识中的资料告诉我，它正是我此行的最后目的地所在。

这是一颗极为普通的星球，与它类似的“兄弟姐妹”在宇宙中多得不胜枚举，对于我来说就更属一般了。长期的工作经历早已使我见怪不怪，更不用说它只是一颗并不奇怪的寻常小星。

但是，它那明快的蔚蓝色蓦然间变得十分耀眼，突然使我的思绪感受到一阵决非平常的震动。我不知道这是怎么回事。难道说它具有一种特别的辐射？在我的意识深处，多少感受到些许恐慌。

通过遥距探测我才知道，这种“感受”缘自这个世界本身。在它上面的智慧种族，以及由他们所构造成型的文明模式，总是在不自觉地向外界发射着一种特殊物质状态，发射着由这些智慧本身所产生出的一种特殊的物质状态。

直到我在这个世界居住了很长一段时间之后我才知道，这种特殊的物质状态是我们这种智慧所不具备的，它被称之为“感情”。

我慢慢收敛了自己的思绪，开始进入具体工作状态。

我们的工作要求我们，每当进入一个新的考察地点时，总是以一种当地最为接近我们的物质形态为中介，先转化成它的形式，然后再进一步转化为当地的智慧形态，这样将便于我们进行工作。

根据我意识中所掌握的资料，在这种文明社会中，有一种被称为电脑的机器。它不是自然产生的，而是由这里的智慧生命所制造出的一种工具。而在这种被称为电脑的內部，驻扎着一种与电脑本身并不相容的物质形态——电脑病毒。

恰恰就是这种“电脑病毒”，与我们原本的智慧形态非常接近。它具有与我们十分相似的特征：能够在任何情况下自我复制；在电脑网络中随意游荡和驻留；时刻改变自己的属性以自我保护和抵御敌手；等等等等。而这些，恰恰是我们智慧的特征。

于是，我整理好自己以不可见光能量体存在的“身躯”，跻身进入到众多电脑中的一台当中。然后沿着覆盖全球的电脑网络，直奔我那十分具体的目的地而去。

而几乎与此同时，我便在一瞬之间，通过电脑网络了解了这一文明状态的所有情况。要知道，我是以光的速度学习和体味这一切的。

这颗星球被称为地球，这里的智慧被称为人类。

在宇宙当中，智慧被分为许多种，而其中相距甚远的两种是比较常见的，那就是生命形式和非生命形式。严格地说来，我们属于非生命形式的智慧，而这里的人类，则属于生命形式的智慧。

迄今为止，我还始终是以自己的直觉在行事。加之刚才的学习，可以说我对这个世界已经无所不知无所不晓。但是，当我要从事具体工作时，我就必须以这个世界的生命形态存在了。到那时候，唯一能够帮助我的，就只剩下我的智慧了。

我这次的任务相当重要。

在思绪的飘荡中，我的“电脑病毒”状态已到达了目的地，我就要出来了。虽然我的“电子身躯”似乎在一个看不见的障碍物上碰撞了几下，但我很快便调整好了自己的“位置”，越过那堵“墙”进入这里的子网络。

这是一所高等学府的一间普通电脑机房。当我到达的时候，正好有一名学生打开电脑后又短暂地离开。于是，我便潇洒地脱颖而出。

1 初来乍到我从电脑里“钻”出来的时候，明媚的阳光正透过建筑物的窗户，尽情地洒泻在这间宽大的房间里。因此没有任何人注意到，居然有一道光束从一台电脑的屏幕上飞射出来。

我以十分迅速的速度合成人类的形状。每当我们到达一处新的考察地点时，在第一次显形时，总是能利用临近空间的所有物质，进行一次完整而细致的复杂合成，并迅速将自己的意识“镶嵌”到这个合成身体里。从此以后，我的身体组成，便与当地的智慧状态一模一样了。

我所无意中来到，是这所大学的心理学系机房。从刚才电脑网络中的知识里得知，心理学就是研究了解人类心中所思所想的科学。

没有人干涉我离开这里，大家都把我当成一个合法人员了。

离开这座宏伟的心理系楼，我便携带着与我一同“射”离屏幕且迅速合成的皮箱，直接前往学校接待站，进行报到、住宿等一系列工作。这些都是在我到来之前，便由“我们世界”固化在我意识中的指令。

在其他世界考察的时候，我们总是把我们自己原来的故乡称之为“我们世界”。

我终于安顿好自己之后，才开始来到外面随意漫步。

这是一所著名的高等学府。

我所居住的宿舍就在我刚才出来的地方——心理系楼——的西边。心理系楼再往东则是面对学校正门的主楼，里面布满了包括中文系在内的各种学术机构；而我，就是以中文系博士研究生的身份在这里存在的。主楼以北则是这所高等学府的中心部分，有一片不算很大的广场，种植着各种美丽的花卉和草坪。再往北，则是这一中心部分所属的中心建筑——雄伟壮丽的图书馆。

从我第一眼看到这所建筑起，我便对它产生了一种从未经历过、同时又是难以忘怀的眷恋之情。

我相信，这一印象将使我永铭心际。

一圈转过之后，已经接近黄昏时分。这颗行星在有规律地围绕火红恒星——它叫太阳——旋转的同时，还有规律地围绕自己的中心轴自转，由此便产生了白昼和黑夜之分。其时正值两相交替之际，夕阳血色，景致动人，我的意识中仿佛沉淀了这一智慧种族的亿万年历史。

经过短暂的休息，我的思绪已经变得格外清晰，逐渐适应了新的环境。

于是，我开始思考我将如何开展工作。

我回到只居住有我一个人的博士研究生单人宿舍，打开自己的“行李”皮箱，搬出一台这个地球上随处可见的机器——电脑。刚才从电脑屏幕中飞出来的时候，几乎可以说是我的一部分的电脑也被合成并传送了出来。但它与我的区别在于，它与地球上其他任何一台电脑都毫无区别。

我与“我们世界”的联系就将通过这台电脑进行。本来在联系的时候，我完全可以重新恢复成为“电脑病毒”的形式，但那样做一来比较麻烦，二来容易影响我在地球上的情绪——这就需要我在电脑病毒状态与人类状态之间进行不停的转换。

由于这一地区近年来重视教育的结果，每间博士研究生的宿舍中都安装有电话，我利用它向学校提出了上网申请，结果很快就被批准了。通过电脑网络，我把自己那台电脑与心理系机房那台送我出来的电脑连通起来，然后让我本人的“电脑病毒”状态“流”了过来，栖息我这台私人电脑里。

从此，我就有了两个不同的形态——一个是电脑中的“电脑病毒”形态，它将是我与“我们世界”唯一的联系途径；另一个则是以人类形态出现的，也就是我现在的形象。对于后者，我称之为“人格化的我”——“人我”；而对于前者，则称？

一则报道

作者：星河

一个记载了其他文明的点

另一个点在哪里

数学家在困惑

宇宙学家如是说

本刊取得独家报导权很久很久以前有一个传说，讲得是有一天地球上突然来了一名外星人，自称只要通过手中的一根魔棒就能带走地球上所有的知识。地球人不信，于是外星人说道：我们假设地球上所有的知识都写在英文版的超级百科全书里，现在我给 26 个英文字母和 10 个阿拉伯数字编上号码——A 是 01，B 是 02，……，Z 是 26，a 是 27，……，0 是 90，1 是 91，……；再加上一些常用的标点和符号，比如“.”是 60，“\$”是 79，空格是 00，转行是 88，……，等等，那么百科全书上任何一段语句就都可以被看作是一串数字，例如“A quick brown fox jumps over the lazy dog.（一只伶俐的棕色狐狸跳过这只懒惰的狗。）”就可以被写作“01004347352937002844414940003241503647394245004148314400463431382752510030413360”；而整部百科全书则是一串长长的天文数字。但请注意，无论这个数字多长仍然有限，这时我只要在它前面加一个小数点，它就会成为一个小于 1 的纯小数。因此我只要把这个金属棒的长度看作 1，那么总能找到一个点，使它的坐标恰好是这个小数。地球人听罢不禁愕然。

在当时，这个故事被看作是一个笑话，因为谁都知道，要想找到这样一个点，需要比针尖还要细上无数倍的工具，这在工艺上是难以做到的。

但是，现在我们能够做到了。而且，这根魔棒来了。

在近一年的时间里，新闻界一直都在报导有关肖歌博士发回的小型无人飞船。关于博士当初如何因与人不和而飘然离去，关于飞船一定到过其他文明并利用了上面的能源，关于诸如此类的种种，一年间已经被新闻界炒得沸沸扬扬，本文不再赘述。

令人感兴趣的是上周科学家刚刚通过本报所披露的事实：那就是在船上两根起支撑作用的高分子树脂棒中完整的一根上，发现有一个显然是激光“雕刻”出来的点。

众所周知，利用激光技术在分子尺度上制造划痕，已经使古老的手工艺者的微雕技术黯然失色，后者惯于在米粒大小的象牙片上雕出一部《红楼梦》或《战争与和平》。而自从有了激光技术，就可以进行分子尺度上超微雕刻。激光造成的每一道划痕可以只有几个有机大分子甚至一个有机大分子的宽度，而对周边分子丝毫无损。

而根据以往的消息，肖歌博士的业余爱好恰恰是分子雕刻。

据当时发现这一消息的数学家郭威介绍，一年前他在利用特别的放大装置观察到这一发现时几乎激动得要昏厥过去，因为他突然意识到，博士的失踪之谜就要被揭开了，而这个“巨大”的小数必定书写着另一个文明的全部秘密。

然而，郭威穷其近一年的精力，也没能揭示这一小数所表示的意义。为了新闻稿件的准确性，我们不妨把最前面的 90 位数字在这里公开：0.017035090036039094032034099047000049051000047033000051000047035073094030000048048043043.....首先大家可以发现，博士使用的一定是一种 3 元组数字，因为通过电脑分析，0 这个数字在 3 的倍数位上出现得最多，如 001，018 等等；而在 3 的倍数位上其他数字仅出现过“1”和“2”两个。由此我们可以猜想，博士认为 100 个字符不足以描述对方文明的状况——也许他考虑到了英文字母的不同字体问题——而 1000 个显然又太多了，因为我们发现的最大数字是 249，没有发现比它更大的数字。看来描述对方文明的符号大约需要二百五。

现在问题出现了，如果按照上述规定，这串数字就成了“Qi0jm4fh9uwyugyui[4dvvqq”——什么意思也没有！

也许肖歌使用的不是上述划分系统，而是采用了 A—01，a—02，.....，Z—51，z—52 系统？显然不对，因为那样这个数字又变成了“IR0rT4pq9XYZXQZXR[4oxxVV”，还是没意思。郭威利用电脑遍历了各种排列方式，发现无论正反怎样排列，这串数字都毫无意义。事实上解读一部百科全书也许是困难的，但 26 个字母的代替方式却很少。

也许是肖歌利用了当地的文字？事实并非如此。因为从前 26 个字母的出现频率来看，他显然是使用了英文。

难道是肖歌操作上的失误？要知道激光超微技术可是失之毫厘，谬之千里。

莫非是.....不知道读者读到这里时会做何感想？总之郭威自然是不会止步，他本能地把目光注意到了另一根棒子上面。

两根棒子有什么特殊的意义吗？如果另一根棒子在同样位置上也有同样的分子标记，那么就可以认为是一种互相印证的保险措施。但当郭威检查完那根棒子的姊妹棒后，他否定了这种说法。因为无论从上下哪个方向算起，

那根棒子与此棒相对应的位置都处于未被损坏之列，上面没有刻点。

也许一个小数的长度过长，激光的精度达不到，因此需要分段记录在两个棒子上面？而其前半断正在那根被损坏的棒子上，刻点处在被损坏的位置？经过分析，郭威也很快否定了这种猜测。这是因为，即使小数的前半段记录在那根棒子上，它的后半段也应该如实地反应出真实的记录。比如上面那段数字，即便我们只得到了“0364739.....”一段，也仍旧能够译出它“跳过这只懒惰的狗”的意思，尽管在它的前面还有一个多余的“0”。

在整整一年的时间里，郭威始终没有停止他的破译工作。

计算能力快过人类无数倍的电脑在不停地进行着各种排列组合，而郭威则坐在一杯咖啡前对着各种输出的数据进行着创造性的苦思冥想。

现在郭威终于有了解释。

唯一的解释是，现有的这条数字串是一条整个数字串的奇数位部分。

也就是说，博士把字符串拆成了奇数位和偶数位两部分，并分别刻在了两根棒子上。

虽然这只是郭威无数猜想中的一个，但这却是无法用实验核实的。让我们姑且假定“0170350.....”是奇数串，那么在这串数字的每一个数字后面都跟有“1, 2,9, 0”十种可能。对于“0_1_7_0_3_5.....”来说，第一个空位我们需要试10次，而第二个空位针对第一个空位10次中的每一次又都要试上10次，.....，依以类推，单是试完前90位数字串，就需要试上10的90次方。如果要电脑真去挨个试验我们手头的那串数字，它非累吐血不可，前提还是它没有罢工意识——更不用说把它们组成有意义的词汇和句子了。

郭威利用电脑分析，越来越发现这种可能性极大。但是，他却一筹莫展。他所能做的只有提出一连串疑问：博士为什么要这样做？难道他的目的只是为了与这个曾经与他为难的人类社会开一个小玩笑吗？在我们采访的当天，郭威希望允许他的好朋友、宇宙文明学家兼科幻作家星河在场。星河显然是有备而来，因为他接下来便以一种猜测回答了困惑了郭威许久的问題：“我不能提出任何解决问题的方法，但在我们有了那么多的猜测之后，我们不妨再做一个猜测，那就是博士为什么要这样做？”下面就是星河所做的猜测：首先让我们做一些预备假设——我们假设，博士所到达的文明是一个与人类文明比较接近的一种文明；我们假设，博士与那里的智慧生物取得了沟通；我们假设，博士已取得了对方一定的信任，不再仅仅是对方的研究对象，而已成为代表人类的大使和对方文明的朋友了。所有这些预备假设，都是为了解释已经返回的博士的小型飞船。最后一个预备假设：尽管博士已经取得了对方相当的信任，但他的行动还是受到了一定的限制，这就解释了为什么仅是他的飞船回来而他本人却没有回来的原因。

有了这些预备假设，现在我们正式开始做关于他分段记录的假设。博士由于种种原因——诸如人类外交，接受研究，等等——不能离开那里，但他为了向自己的故乡报个平安，希望对方允许他将自己的飞船放回。对方原则上同意了博士的要求，但条件是飞船启动之前必须经过他们的严格检查。博士也同意了这一要求。

由于博士与对方的关系，使得博士曾经拥有那里的百科全书和使用电脑和激光发射器的权利，因此很容易就能完成对百科全书的翻译和记录。但教授想到了对方也是一个具有文明的种族，而懂文明的种族就一定懂得数

学，想当初美国研究太空文明的专家们向外太空传输电信息时就是利用了这一点。博士认为在对方细致入微的检查下，刻点很难不被对方发现并破译。

那么怎么办呢？这时也许博士发现了对方的一个缺陷。也许他们懂得数学，但对数论没有过多的研究。要知道数学最初往往来自直接而具体的生产实践，而数论则需要有一群思辩的头脑。也许对方过于忙于与大自然的斗争，而忽视了这方面的研究。于是，博士想到了这个方法。

“我这么说不是没有根据的。”星河向我们出示了一份打印出来的资料。

“这是我在电脑文献库里查到的一份有关激光超微雕刻记录资料的论文，它是博士年轻时写的。郭威之所以会仔细注意飞船上每一个细小的超微刻点，也是得益于这篇文章。在这篇论文中，博士详细论述了有关激光超微雕刻理论的工艺，现在请看文章的最后。”在这份文献的最后，博士以一种诙谐的玩笑语气写道：“假如我们到了一个不很友好的星球，不能随意利用当地的机器，以免暴露自己的身份；而且他们很聪明，发现了棒子上的刻痕就会想到我们的目的，那么我们怎么办呢？也许我们可以选择一种方法，比如不能利用一支棒子，可以分成两支，然后把这个有限的纯小数按照奇偶数位分成两个部分，变成两个纯小数，这样我们就可以从对方的眼皮底下把棒子带走了。”由此我们有理由相信，博士把他的小数分割了。遗憾的是，我们只见到了一根棒子。另一支棒子却被打断了。

“另一支棒子的损坏也许是星际陨石所造成的天灾，也许是对方文明的人为因素，我们很难判定。”星河继续他的解释。

“在检查时，对方发现了博士的两支棒子和上面的刻点。但是无论用什么样的方法，也没能发现它们的意义。于是外星人想出一个折衷的方案，发射飞船，但制造一次流星事件，把其中一支棒子击断。”当然星河自己也觉得这一解释难以自圆其说，因为对方完全可以把两支棒子都搞断，大可不必留下一个隐患。

“也许这是一次真的天灾，而人类命中注定就不该获得其他文明的秘密。”星河以这样的话结束了他的猜测。

当记者最后向郭威询问是否还有其他办法时，提出一个近乎无知的外行想法——“比如说在已经被损坏的棒子上直接确定那个小数。”对此郭威用调侃的语气回答道：“当然可以！”

只不过这是一个位于区间(0.3, 0.7)之间的小数，根据完整棒子告诉我们的数字精确度，我们可以知道这个小数长达数万亿位。换句直观些的话说，就是等待竞选的候选人有数万亿名，而最终入选者却只能有一个！”

张扬的间谍

作者：星河“您还别说，这演技还真够得上地道的好莱坞水平了！”“准确地说是应该是20世纪30年代的好莱坞。”一张张装饰墙砖般的屏幕拼贴出一整面彩色的墙壁，我和防卫总监一边泛泛检视一边信口评论。监视装置遍布整个旅游景点，所有的自然人文景观尽收眼底。

“你是怎么看这场演出的？”我扭过头去问防卫总监。“他们究竟是想转

移视线呢，还是故意在向我们挑衅？”“恐怕多半是前者。”防卫总监不屑地撇嘴摇头。“他们是不会有兴趣花冤枉钱来做无用功的。”此时此刻，屏幕上那位敬业精神极强的绅士正一丝不苟地完成着表演任务，以其高超精湛的出色演技博得我们发自内心的一声声喝彩。他身套黑西服，兜挂白手绢，嘴里叼着一根巨大得如同飞艇的古巴雪茄，道具俱全是应有尽有。遗憾的是在后来的整个故事当中，他便只成为其他观众的关注焦点而被我们专业人员所忽略。

这个所谓的公开景点其实是一个秘密基地，而我们“防卫司”则负责看守这一秘密。经过多年的打探，如今敌对方间谍的味道终于开始在这里弥漫。说实话这并不令我们惊奇，我们早就在等待着这一天。目前一个大型纪念活动行将举行，而这正是那帮号称“测绘队员”的喜欢阴雨天气的蟾蜍们期待已久的。

在观赏了黑西服精湛得体得几近虚假的表演之后，我和防卫总监共同认为，对方真正的间谍肯定位于一个隐蔽的暗处。

“比如说……”“比如说那个卖报的小贩。”2“奢侈呀！”屏幕上刚一显示出装饰得十分张扬的庆典外景，“测绘局”局长的脸上便流露出一抹难以掩饰的惊讶之色。“够得上阿房宫的水准了。”“但我们不会烧它。”操作员继续目不转睛地盯着屏幕，同时恰到好处地接过了上司的话头。“没必要费这根火柴。”不能只从字面意义上理解“测绘局操作员”的职能，因为他们不仅仅是在操作电脑，而且还要统领全局，并指挥整个行动，称之为“操纵员”也许更为准确。

“即使是在二战时期，皇家空军还用木头炸弹轰炸过纳粹德国的假机场呢。”局长不无调侃地引述经典。“难道我们还不如英国佬幽默？”“那也好，就让咱们的演员同志去和这座豪华宫殿周旋吧，报童自会对付隐藏在基地后面的那个基地。”操作员一边决策一边便真的操纵电脑发出了指令。这些电子指令由专事通讯的人员接收，再以相当传统的方式传达给那位专注于新闻传播事业的小贩。

自从确切地知道这个基地的存在之后，它在局长的心里便埋藏了整整3年，发誓要找到它的愿望也在同样的场所被埋藏了同样长的时间。经过多年的追寻和努力，生根的种子即将发芽，这一次他一定要马到成功。

“你刚才强调的是‘后面’吗？”局长突然问道。“我倒觉得应该是‘下面’呢。”“我刚才强调的是‘那个基地’。”说罢两人哈哈大笑。

3“如果说那个黑西服是伊恩·弗莱明塑造的詹姆斯·邦德，这个报童就是约翰·勒卡雷笔下的乔治·斯迈莱。”防卫总监时而对着那个勤劳的报童指指点点，时而又注视着他陷入沉思。

我看着他没有说话，等待他的进一步解释。

“在我们这个时代，一切具体的人工都很难让我相信。”他语重心长地对我阐述他的观点。

“你的意思是说：尽管他十分优秀，但充其量也还是个虚像？”我不知道自己是不是已经开始明白了他的意思。

“别以为黑西服真的只是一介群众演员，他登台的真正目的就是想让我们相信他是唯一的假象，而这个朴实的报童才是我们要找的目标。”防卫总监给出了他相当令人信服的解释。

“事实上报童也是一层烟幕？”我脱口接道。

“准确地说他是第二重加密。”防卫总监回答的十分肯定。

“那你觉得真正的魔鬼应该来自哪里？”其实我在说这话时可以说已经心中有数了。

“只有一个地方仍旧被忽视。”防卫总监说。“那就是——”“网络。”我们异口同声。

4“通过各种先进的手段，我们终于可以知道那座豪华皇宫的下面是空的了。”操作员在最后核实之后摆了一下头，向局长大人给予确认。

“一般来说，真正的基地往往在假基地的地下。”局长以一种戏谑的方式重复他此前的猜测。

“只是一般来说。”操作员应声说道。“一般来说构思巧妙的推理小说总是这样安排的。”“而他们却不是一群通俗文学的爱好者。”“显然不是。”“那么假基地的目的就在于……”局长看着下属，等待着他把自己的话说完。

“告诉人们它是唯一的伪劣假冒。”“那你觉得真货应该在哪儿？”局长出了下一道考题。

“它也许不是物理的，而是比特的。”操作员在叙述的同时调出了另外一堆资料。

局长用眼睛贪婪地咀嚼和消化着这些信息资料。

“你是说网络？”操作员与局长意味深长地对视了一眼。

5“没想到这儿还真的有不少黑客在折腾。”我在心中默数着被统计出来的非法访客的流量。

“我想我们真正的目标就在这些人当中。”防卫总监迅速调拨着资料，瞬时统计数字飞快地显现出来，与我心算的相差无几。

“他们真能进来吗？”我谨慎地向防卫总监提出疑问。对于现代科技我总是怀疑它的可靠性和有效性：前者令我担心我们的防卫，后者让我小觑对方的进攻。

“千万别低估这帮家伙的能力。”防卫总监冲我笑了一下，但是表情相当严肃。“他们就是靠这个吃饭的。”“他们好像已经攻破了一些地方！”我指着屏幕上闪烁的红色小方块惊呼。

“放心，这只是表示他们刚刚开始进入。不过我们必须马上反击！”防卫总监总是在那么镇静的同时又是那么的当机立断。

6“看来我们的估计没错，开始遇到抵抗了。”局长目睹着一个个黑客的进一步登录受阻，并没有表现出太多的愤懑。

“而且还不轻呢。”操作员笑笑，驾轻就熟地向那些黑色客人们发布着指令。这回是不需要任何一种传统的接头方式的，信息在发出的同时就为那些众多的行为者所接收到。他们在看不见的海岸线上一次次尝试着登陆，接下来便是抢滩、立足并发起冲锋。

“下面需要干些什么？”局长在操作员停止发送指令的间歇中问道。

“您是说我还是说您？”“先说你吧。”“对于我来说，需要继续协调他们的工作，不过也只是一些宏观上的把握而已。”操作员说的不错，因为对于黑客行动来说，无需也不可能向他们提供他们每一步具体步骤的实施计划。从这一点来说，他们永远都不是平庸的长期受雇者，而是领取计件工资的技能高手。

“那么我呢？”局长打了一个哈欠，疲惫地继续刚才的话题。

“您现在最需要的是休息。”操作员的脸上重复着数千年来下级对上级的

谄媚，尽管在信息时代其程度已经不似以往那么明显。

7“你知道‘三令五申’的典故吗？就是孙武替吴王操练宫女的那个故事吗？”“知道。那位著名的古代军事学家在两个飘飘美眉头上大开杀戒。”防卫总监笑着对我说道。“你是想借此给我讲讲纪律严明的故事，用来敲打一下我今天上班晚到了5分钟？”“你多心了，我不是这个意思。你转述的是这个故事千百年来一直表现出来的话语含意，但是现在我要就这件事说句别的。”我喝了一口水，翻看着打印出来的数据。“我想说的是：即便是后来孩子们确实害怕了，纪律严明了，队伍整齐了，步调也一致了，但是一群女娃娃使枪终究还是显得那么的虚假和做作。”我说到最后的时候，用手指点着屏幕上的数据。防卫总监立刻就明白了我的意思。

“没错，这哪是强行登录呀，一波一波地好像是在冲浪。”“他们没把最优秀的人才投放在这里——或者说是最大的精力。”我说出了我的看法。

“我觉得他们只不过是起哄。”“他们投放在这里的是最优秀的诱饵。”防卫总监不禁笑道。“那又是谁在干实事呢？”“我们要找的就是这个人。”

8“他们真的被迷惑了。”当局长再次返回电脑前时，操作员笑容满面地向他炫耀。“您看呀，统计显示基地大多数力量都被牵制到这儿来了。”“我担心他们很快就会改弦更张的。”局长保持着固有的清醒，不无担忧地说道。“我和他们打了这么多年交道，太了解他们了。”“您的意思是……哎呀真的，防卫的动作好像不大积极呢。”操作员适时地大惊小怪起来。

“要是光是不积极倒还好说了。”局长也觉得操作员的说法人情味过浓——对于网络防卫来说，还有什么积极不积极的。“他们好像是在欲擒故纵。”

“我明白您的意思。”操作员附和道。“他们故意诱惑我们进去，可是真到了里面却发现也没设什么圈套，只是总有什么东西在阻挡我们。”“实际上他们是想拖住我们。”局长的牙间流露着摩擦出来的响声。

“拖住我们的注意力。”操作员准确地补充道。

“必须马上实施下一套计划。”局长多少有些气急败坏。“这边不要撤，让他们认为我们的注意力确实被拖住了。”9“我们还忽视了哪些地方？”我几乎是有些小心地问道。“我觉得他们可能已经越来越接近真正的目标了。”

“我们也越来越接近真正的目标了。”防卫总监胸有成竹。“别担心，他们没剩下几招可用了。”“那么究竟还剩下哪几招呢？”我一定要问出个究竟才能心安。

“比如一些特别传统的和特别经典的。”防卫总监的语气有些呜噜呜噜，同时他开始调看一些网络以外的例行监视参数。“放心，不会有什么更为先进的方法了，他们的技术已经到头了。”可我还是不太明白，默默地在脑中复习着间谍这一行当的必修历史。

“亏他们想的出来。”防卫总监在进行了一系列的调研工作之后终于爆发出一阵愉快的笑声。“原来是非常经典的声波震荡，正在对我们的地下室进行巡回考察呢。”“传统的有如诸葛先生的木牛流马。”我在一瞬之间明白了对方的企图，差点也笑出声来。

不过具体原理我已经不记得了。好像是通过远距离的激光技术，记录会议室玻璃——更尖端的技术应该是记录屋顶和墙壁——的微弱振动，捕获与会者发言的声波数据，最后再经电脑还原成人声。这的确是一个相当古老的方法。

“对付这么古老的小偷，我们可还有相应的旧式警察？”说实话我还真

有几分担心呢。

“我们保留了一些——各门各类的都有。”防卫总监语气肯定地向我保证。“还没有全部退休。”接着，一束束频率不同方向各异的干扰波束便左右开弓上下跳跃着扑向位于地下的各个房间——当然也包括真的会议大厅。这些房间本来都是具有各类防范设施的，诸如防止网络窃听和干扰之类，一向戒备森严，现在我们要做的无非是让它们恢复自己的自信。

当然，测绘工作者们的传统招术并不止这一项。于是接下来，他们便向考古学家一样一次次试验着历史上的著名方法，然后一次次重演着失败的结局。

10“我们的企图好像被发现了。”操作员第一次有些紧张，也许局势的发展有些出乎他的预料？局长马上俯身过来，注视着屏幕上显示出的数据。

“他们有警觉了？”“不光是警觉，好像已经开始有所防卫了。”“这可是最后一层裹尸布了。”局长喃喃自语。

“您的意思是说……，”操作员奇怪地看着局长，没想到原来局长还瞒着他另有安排。

“它还只是裹尸布而已？”“不错，尽管我真正派出的间谍十分出色，但我还是需要谨慎再谨慎，小心又小心。”局长在为他的秘密部署做出解释之后，顿时感到有许多话要说。“现在，他恐怕只能自己面对了。”局长挤开操作员，亲自操纵起电脑来。于是画面终于让位给了那位真正的主角。镜头被逐渐推进，由远而近，直至放大成为定格的特写。

11 与此同时，在我们这一边的屏幕上，这位演员也经历了同样的变化。在经过了多次的甄别和复查之后，我们终于得到了这一十分古老的最新情报。监视装置追随着他矫健的身影——从他发现了地下基地的入口开始，直到他拿到所需物品后准备返回地面——潇洒得一如传统影片中的经典英雄。地下世界虽有屏蔽，但他肯定还是有办法发射一些文字和图像信息的，不过看起来他的本来目的是冲着基地的研究实物去的。在他迅捷而简约的整个行动过程中，我和防卫总监自始至终都惊讶地悄然息声。

从开始到结束，一系列行动可谓迅雷不及掩耳。防卫总监不得不无奈地认可了这一事实：“他终于露面了。”我没有作声，心里也很不是滋味。

“脚上趿拉着双铁鞋费了大半天功夫，没想到到底还是折在他手里了。”防卫总监十分感慨。

听到这话，我反而冷静了下来，语调平静：“看来这时候咱们好人这一边也需要一位主角上场了。”“那叫正面人物。”防卫总监纠正道。“是谁？”“我。”12 我进入通道的身影很快便投射到测绘局的电脑屏幕上。

“天哪，那是防卫司的反谍报人员星河！”局长失态地惊叫起来。

“必须赶快通知演员！”虽然局长已经重新定义了那位演员的身份，但操作员还是习惯于以前的称谓。与此同时，他迅速开启了各种通讯联络装置。

“第一，没有这个必要——我相信他的应对能力；第二，即使有必要——”局长沉吟片刻，“现在也来不及了。”屏幕上，我已与对方短兵相接。

基地入口处，一阵枪林弹雨。

13“您真出色。”激战方止，我便发出由衷地佩服和赞许。

我撕开衬衫，包扎好胳膊上仍在汩汩流血的伤口。他显然也受了伤，枪不知飞到哪里去了，好莱坞戏装已经脏的不成样子，但气度依旧。他偷窃的样品被我用枪击的粉碎，目前我唯一的优势就是手里还有武器可以指着

他。

“一般出色。”他冲我笑笑。

“不过告诉你，在如今这个电子与网络决定一切的时代，没有英雄。你失败了。”“那最后干嘛还需要你我在这里喝茶？”他夹杂着喘息的话语虚弱无力，但仍不忘调侃。“您不得不承认，最后还得指靠真人吧。”“您能带走什么？”我用下巴指了指旁边的样品碎片。

“胶卷已经转交给了我们的交通员。”他丝毫不掩盖自己洋洋得意的神情。“‘交通员’这个词‘在如今这个电子与网络决定一切的时代’是不是显得陈旧了一点。”“一般陈旧。”我尽量保持冷静，小心地退后一步，以免在受骗的恍惚中被他夺了枪去。“交接地点在哪儿？你该不会告诉我是通风口吧。”说实话，刚才前来与他交锋的路上，我便突然想到了这个科幻作品中永远被言说的漏洞。

“正是。”“那么您放心，那位报纸传销员目前也在我们的掌握之中。”我也同样抑制不住沾沾自喜。“不过他和您一样最终都是会被释放的。”“那是因为贵司和局里有协议：互相不扣留对方的人。”他的语气中没有沮丧。“并不是因为你们多么仁慈和宽宏。”是的，经过千百年来对峙，目前间谍行业已经有了行会的性质。我们各为其主，因而需要互相帮助。

但是他应该沮丧才对。

14 就在我们即将分手的那一瞬间，对方的普通呼机开始了难以觉察的震动，但还是被我受过良好训练的耳朵捕捉到了。行动已经结束，一切都可以公开了。

他先是自己瞄了一眼，然后出示给我看，不过依旧没有喜形于色。

上面显示着如下字样：“来自测绘局长：刚获上级部门指令：已通过网络成功劫获样品的部分数据，可参考价值待分析。你部的一切掩护工作已告完成。”“你事先知道？”这就是他没有沮丧的原因？他摇摇头。“但是我知道，在这个电子与网络决定一切的时代，我们真人的用处从来就是佯攻。”“那最后干嘛还需要你我在这里喝茶？”我说这话的目的只是不想看他苦笑。也许，也是为了使我自己的职业自豪感不受伤害？“您的呼机也来信息了。”我知道。”我目光直视着他。“可我的指令需要保密。”他点头笑笑，表示理解，然后与我告别分手。

我查看呼机上的信息。那是总监大人的叹息。

“来自防卫总监：刚获上级部门指令：网络已成功阻止有关样品的全部情报失密，部分失窃信息所造成的损失待分析。你部的一切防卫工作已告完成。”如果这是一纸消息，我还可以把它撕得粉碎，然后让碎片在风中飘逸。可是现在，我总不能把呼机摔了扔掉。

讯问后等待裁决

作者：星河“在正式开始之前，我能不能先提一个请求？”望着对方逼真大脸上那纤毫毕现的毛孔，我打心底里感到一阵恶心。我绝少与人面对面打交道的经历，更不用说是警察了——尽管他们并未荷枪实弹。于是我不得不鼓起勇气，忐忑不安地向他提出了我的请求。

“说吧。”对方没带什么感情色彩的语气使我稍稍放下心来。

“咱们能不能不采取这种面对面的方式？”我开始提出自己的建议。“就算按照法律程序不能采用网络对话的方式，也可以通过单向玻璃和易声话筒进行审讯——我在以前的电影里见过。”“可咱们现在不是审讯，只是正常的讯问。”对方的态度变得更加和蔼，而我却开始变得更加恐怖。

“可我更习惯于那样。”这的确是我的真实想法。

“规矩是不能改变的。”对方语气和缓，但态度坚决。“那样的话我们就违法了。”“那……好吧。”看来我只有接受这种方式了。

“那么我们现在开始。”在他说话的同时，另外一名警察打开了录音装置。与此同时，他的话通过话筒变成了储存在电脑中的声音资料，并在旁边的屏幕上迅速转化为一行行文字。

“首先需要告诉你的是，你有权与你的律师取得联系。”我思忖了一下，回绝道：“不必了。”我没有必要为一次例行讯问多做破费，现在的法律消费水平高得吓人。

“姓名？”“星河。”以下是一系列民族年龄职业婚姻状况等等，我都属正常，无奇可有。

“大前天夜里，准确地说是7月8日晚上到7月9日凌晨，你在什么地方？”“家里。”我回答的毫不费力，同时开始变得平静。“准确地说是蔷薇街92号，坐标(T05,Y19)。”“可是根据我们掌握的情况，当时你不在家里？”他以一种工业化的快捷方式推进着讯问的进度。

“证据？”我了解法律程序，因此懒得做过多的辩白。“我们先来看这个问题。”他没有理睬我的反诘。“当时你在家做什么？”“使用电脑，或者睡觉。”“你使用电脑干什么？”“创作，上网，游戏。还能干什么？”我是个艺术工作者，利用电脑给大众制造愉悦，并挣钱为自己创造愉悦。

“首先那天晚上你没有上网。”他开始使用在数学上和法律上都很著名的排除法。“我们通过对你所属的网络入口服务器进行了追踪调查，发现你在7月8日22:12离开网络，在7月9日17:03登录上网，在中间的时间段里你不在网上。”“我刚才只不过是举个例子，要知道上网是我经常做的事情之一。”其实我也的确不记得那天晚上我是不是在网上。“我没有肯定我当时就在网上。”“我明白。这不要紧。”他保持着司法人员素有的冷静。“那么当时你在干什么？”“我刚才说了，我也许是在游戏——对我来说打电脑游戏和上网一样有意思，当然更可能是在创作——当时我有一段剧本对话已经拖期了。”“应该也没有。”他再次否定了我的说法。“昨天下午与你签约的导演给你打过一个电话，问你要作品2022号中第19段到第67段的剧本对话，可你说这两天你的几个信箱都出了问题，无法进行传送，也许问题的症结出在你所属的电子邮件服务系统上；而导演反驳说，当你这么说时其实就说明这两天你什么都没写——你没东西可传。”“是吗？”我感觉自己正在逐渐地变成裸体。“我忘了。也许当时我只是故意敷衍他，有时候为了迫使他提高稿酬我也常这么说。”“我们了解你这个习惯。但是那天晚上你确实什么都没有写。”接下来他详细地告诉了我一些有关我的日常习惯。“根据你的习惯，你在周末是从来不工作的。这不仅仅是推断，因为我们发现，你一直将系统中的‘创作器’在这个时间段中设为自动状态，以便让电脑自动纠正一些资料或语句方面的错误。根据我们的调查，这一自动状态一直保持到了前天晚上17:32。”“应该是这样吧？”我不得不承认我的这个习惯，因为我的确有这

么个习惯，而且保持了很多年。“我没写作品，但是可能在写日记，或者其他什么小东西——日记这类文件是可以不使用‘创作器’的。”“遗憾的是也没有，你的日记总是在凌晨 4:00——也就是你上床入睡之前——才写。”他耐心地给我解释。

“您是怎么知道这么多的？”我似乎表示出了极大的兴趣。“是职业特权吗？”“这里有关于你起居习惯的完整程序，我们通过网络可以在你的电脑上做任何合法的检查。”他正色道。“关于这些——还有刚才那些——我们都有足够的证据材料，要不要现在就在屏幕上出示给你？”“算了，先不急？”

BBS 你绛紫的温柔

作者：星河

你可以简单地把这看作是一个通俗的爱情故事，因为在终场谢幕之后，它被网虫们以通俗的方式谈论了很久。故事发端于一场网上游戏般的婚礼庆典，却终止于一起现实中的流血事件。当然最后的高潮我也没能亲眼目睹，按照传统的理解甚至可以认为全部剧情我都是道听途说。

但是举行婚礼的那个晚上我却亲临了现场。那天我像通常一样开机上网，迫不急待地投入网络的怀抱。很多人都喜欢说网络是一种文化，其实更贴切的说法应该是它构成了我们另外一种生活。在此之前我极不理解那些嗜网如命的网虫，正如不曾吸毒的人从来不相信毒瘾难戒一样。难以抑制的上网冲动催促着我的动作，作为一个操作娴熟的使用者，我的速度总是比电脑更为敏捷。我开启电源，打开主机、显示器以及一应附属设备，再像弹钢琴一般胡噜完键盘指令，就开始在终端台上摸索香烟，一般来说总是要烧完半根之后才能正式连入网络。从调制解调器中传来的握手声嘈杂虚幻，我仿佛真切地体味到一种神游体外的感觉。

我做的第一件事是打开电子邮箱，在大量的商业广告中我没有发现一封有意义的私人信件，于是一古脑把它们删除干净。

与此同时我用网络姓名和密码登录着一所著名高校的 BBS。所谓 BBS 是“电子公告板”一词的英文缩写，它们像一个个瘤子一样衍生在因特网上。进站之后我粗略地浏览了一遍本日十大新闻，抗洪抢险依旧如火如荼，我本想认真阅读一下这些最新的文章，这时我看到了聊天室即将举行婚礼的消息。

聊天室里熙熙攘攘，大家都在为婚礼四下奔忙。从没上过网的朋友可能会认为我的叙述过于科幻，但是只要对 BBS 稍有了解的人就会知道这些动作、声音和场景是多么的真实。

婚礼尚处于筹备阶段。我印象以前在国外真有人搞过这种哗众取宠的网上婚礼，而眼下只不过是清华 GG 和北大 MM 的一起喜剧闹剧。我兴奋地到处游走，左顾右盼，好像一个初涉婚礼场面的孩子。但是由于宾客太多，线路慢的出奇，我几次打字给新人送上一连串祝福，都需要经过一个漫长的等待才会看见它们缓慢地出现在屏幕上，让我感觉自己正处于一种说不出话的激动之中。

通过查询，我在人群中发现了正在负责大厅警卫工作的钟情，于是友

好地与他握手招呼。钟情在 BBS 上有一个很长的全名——“钟情的男孩”，为了称呼简便大多人都擅自去掉了后面的部分。钟情身在遥远的外地，是一个打算报考他们本校研究生的大四本科。我知道这里的许多宾客也都来自五洲四海，为了赶来起哄他们轻松地远涉重洋，网络大大地缩短了人际间的空间距离。当时钟情有可能过于忙碌，没有回应我的招呼，但是我认为他再忙也没有理由把我一脚踢出婚礼大厅。

我被踢回聊天广场后自己又开了个房间独自悻悻，这时钟情追进来与我打了个招呼，随后便忙不迭地连声道歉。他说刚才大厅里已人满为患，在如此拥挤的情况下婚礼根本不可能进行，与其得罪别人还不如就踢自家熟人呢。我宽容地表示谅解，然后问他仪式为什么至今还不开始，如果不是为了把酒席等凉，就是有什么重要人物一时连不进来吧。他告诉我说上不来的人的确十分重要，因为她是新娘本人。

我坐在电脑前乐不可支，看来这就是信息高速公路塞车的恶果，与生活中的接新车队半途遇堵有着异曲同工的妙不可言。

我们有说有笑连踢带打地在大厅门口守候，等待着绝望的新娘一次次登录又失败。随着时间的推移我们的耐心正在一点点失去，钟情的考研活动正在成为我们新的话题。这时，一个名叫刘芸的美眉进来了。

按理说给一个抽象的符号定义性别是没有道理的，因为网上为数众多的女性化名字都属于应被打假之列。我之所以认定她是一个女孩，是因为我看过她在 BBS 档案中的自我介绍，充斥了诸如什么“我有一帘幽梦梦里有你相共你的眼神你的笑与我紧紧相拥”之类酸不溜秋的前朝古韵。以前我也见过她与别人聊天，说话时向来都是一副娇滴滴的模样和口吻。

她与钟情好像有过一面之交，与我打了个礼仪性的招呼后两人便开始谈论一个我不熟悉的话题，于是言情小说的故事正式开场：一对似曾相识的男女在别人的婚礼上相遇了，相识了，然后不可避免地，相爱了。

我们不必再追述他们在网络上发展的每一个具体步骤，总之与生活中的所谓爱情日志没有什么太大的区别。在网上冲浪的时候一般我都开有几个窗口，驰心旁骛地在网络的其他部分随意遨游，可等我再度回头注视房间时，惊讶地发现他们已经“天对地，雨对风，大陆对长空”地对起对子来了。不过两人显然是脱了俗套的，出的都是类似“因何（荷）而得偶（藕），有幸（杏）不须媒（梅）”之类的佳句，令我们这些大学语文不及格的理科生自愧弗如。正当我开始寻思是不是应该知趣地主动走开，钟情已匆忙地将房间锁上，估计也关掉了自己的呼叫器——所幸这回没有踢我。

于是我礼貌地向他们道别，甚至没等钟情回音就悄然告退。

夜间的网上空空荡荡，寂静无声，所谓“网虫都是夜猫子”只是外行人们一个无根据的推测和传说。事实上由于国情所限，大部分网虫都是利用公家的帐号上网，除了那些夜间蜷栖在教研室或实验室的学生，很少有人会像我这样自费来聊天。说句公道话，公费上网对于中国的网络发展功不可没。

我查看了一下在线名单，发现钟情仍在聊天室里，但我在聊天广场的人物列表中却找寻不到他的身影。看来他所采取的措施已不仅仅是锁门关机，还把聊天室本身也设成了秘密状态，以使别人不知他的具体所在。看到屏幕向我显示“2人在秘密聊天室”，我不禁暗自微笑。

接下来我也与一名叫可可的美眉不期而遇，将其认作女孩的理由基本同上。其时婚礼刚散，来宾们像飞机撒种一般流落进各个独立的聊天室中。

我向她询问婚礼的情况，她答非所问地介绍起新娘那边的线路如何出了问题，而她又是如何遗憾地失去了本该负责的婚礼录音工作，等等等等。从她打字的速度可以看出她性格中急躁的一面，在我的眼前仿佛呈现出一个喋喋不休的性急女孩的姣好面容。在她罗嗦的解释中出现了无数的错字别字，我不得不费力地理解着打字者原本想要表达的意思。不过这种错误在网上已被公众默许，迅速的信息传递使传递者们无暇关注细节。

有一点几乎可以肯定，不必说国家语委的工作人员，就是一个稍显保守的中学语文教师来到这里，也会为这些网虫们自制的通假气得晕眩。我终于在她喘气的空档插进一句早就能推测出来的结论——“结果婚礼就延期了对吗”，才使她最终结束了这串无谓的多余解释。

“就酱子。”

“什么？——您能用标准的国语再说一遍吗？”我上网时间不长，虽对“美眉”一类通用语早已不觉奇怪，但这句话见过多次却依旧不能理解。

“就这样子——你连着念一遍，笨蛋。这是BBS上的通用语。”

“咱孤陋了。不过这俩字一点美感都没有，要是用‘绛紫’多好”。

“上BBS还没几天，就开始想改规矩了？”

我惊异于她如何知道我是BBS上的新人，她承认刚刚去查了我的档案，根据那里的自动记载，说明我的上站次数和发文篇目都还处于一个低能儿的水平。我好奇地问她身在聊天室中如何能兼做这种查询，屏幕上显示出她做了一个微小的动作，跟着又是粲然一笑。

“你需要学习的东西还很多。”

接着，她便把我的个人情况、上网所使用的网络服务器来源等一应资料全都贴上了屏幕，与一个淘气的女孩子在生活中所做的如出一辙，一时间竟让我产生了一种裸体的感觉。

我突然发现在网络中我需要更小心地做人，因为在这里比在现实中更加无处藏身。

我与她谈了整整一夜。

当我听着很少能够听到的清晨鸟鸣去吃早饭时，我深切地感到终日沉湎于网络已使我心力憔悴。有时候我几乎不能分清，究竟哪一个是为更真实的世界。

作为一名留校的青年教师，虽然我依旧住在校园，却正在日益远离原来的学生生活。我餐餐购买昂贵的饭菜，匆匆前往又匆匆离去，使我的食堂生活徒有其表；一年多来我再也没有去过一次图书馆，甚至不曾在一层大厅小憩片刻——网上的图书应有尽有，全而又全，盗版光盘上几乎麇集了古今中外所有大师的全部作品。

如果说在信息方面我已经超前，那么从身心的另外一面，我发现我却正在变得衰老。与摇滚相比，我开始更加喜欢民歌，甚至对京剧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不错，上帝赐予了我一张永远年轻的脸，可是我的心却日益衰老，甚至连那种恩惠也正在慢慢地逝去。

周围的环境十分模糊，我急切地盼着返回电脑前面。看着眼前走过的女生我兴味所然，我只是依稀记得，朋友们似乎告诉过我，我喜欢一袭白裙的少女。

我一觉睡到中午。

从后来得到的消息看，当天夜里钟情与刘芸聊天的时间比我们要更长，他们很可能一直坚持到了第二天接近中午的时候。

假如他们位于同一座城市，应该已经发展到可以共进午餐的地步。不过当夜以及此后的一系列聊天无疑对钟情的未来产生了十分重大的影响，最终使他决定改变初衷，准备报考刘芸所在的这所在全国以致全球都很有名的北京高校。

告诉我上述消息的是胡图。他是这个 BBS 上元老一级的网虫，在这里担任一个讨论版的版主，掌握着整理删文的生杀大权，我和钟情都是他所在版区的常客，由于后来我也屡屡发文，与胡图、钟情一起获得了“三剑客”的美名。

胡图的真实身份是这所大学所属公司的职员，负责给一些有钱人讲授网络的原理和使用，能够这样终日泡在网上是成为一个讨论区版主的先决条件。在婚礼夭折后的一段日子里，胡图经常与钟情进行联系，并向我通报了钟情从复习考试到来京日期的各种消息，自然也少不了他与刘芸那通宵达旦的绵绵情意。

当钟情如愿地考入了这所高校之后，便自行将报到日期提前了整整一个月，当然他如此匆忙前来想见的自然不是我们。

但也许是联系上的偏差，也许他想给刘芸一个惊喜，结果那位刘姑娘刚好在他到来的当天早晨离校回家了，只在他的信箱中留下了一封短信。直到这时钟情才想起他在 BBS 上还有别的朋友，多少扫荡了他因女友不在而带来的不快。于是在一个阳光洒泻的午后，“三剑客”终于实现了第一次网络以外的真实会面。

我们坐在校园里的一家露天饭馆，兴奋地挖掘和搜寻历史上的支言片语，重温着网络中的一起起重大事件，然后一次次地干空酒杯，整个过程友好而温馨。唯一令我遗憾的是钟情与我想象中的形象大相径庭，从聊天室的话语习惯和讨论版上的文章风格来看，我觉得他应该是一个性情开朗、待人平和的北方大汉，而生活中的钟情在体态特征方面并不十分出色，他身材虽高却显得有些瘦弱，对许多理应通晓的人情世故显得模糊和陌生，性格中也带有一种淡淡的忧郁。以至于当阳光透过塑料屋顶分割着他那棱角分明的面庞时，给我的感觉不是刚毅而是滑稽。当时我虽然有些失望，但毕竟不可能由此就推想出后来的一系列变故，因为回想起我初见胡图的时候，也没有想到一个狂热的摇滚爱好者居然是如此的朴实与平和。

问题出在开学之后，早已返校的刘芸一直操着“网络交往可以增加神秘感”之类毫无说服力的理由，迟迟不肯与钟情见面。每个人都可以想象这是怎样一种令人心焦的情形，我猜想那些天钟情一定与之进行了艰苦卓绝的网上谈判。最后钟情不得不假装严厉地发出了最后通牒，声称刘芸继续拒见将使他重新考虑两人的关系，并且真的不再回复刘芸来自网络的任何信息。按照钟情给我们的说法：“就算她长的特别丑，也总该让公婆的儿子先见上一眼吧。”看罢此言我善意的哈哈大笑。我知道钟情其实决不是一个看重相貌的人，我已经在幻想这对情侣见面时的疯狂与热烈了。尽管这个世界正在日益变得物欲横流，但这种痴情的场面在大学里依旧司空见惯。

下面要披露的消息就令人觉得比较难受了，至少在开始的时候我自己是无论如何也不敢相信的。由于事后这两名当事人都没有了再上 BBS 的可能，因而自始至终也没有一个统一的说法。但结论是简单而确凿的：生活中

的刘芸其实是个男的。

我获悉这一点后半天都没醒过味来，真像是头上挨了一棍子一样惊讶万分。不过我很快想到的还是钟情本人，为了这个神圣的目的他曾拼杀考场千里迢迢，我不知道他是如何承受这样一个巨大变故的。据说在他们第一次约会的时候，刚刚得知真相的钟情还故作潇洒，大笑着表示“真有意思”，可就连刘芸本人都能听出他笑声中的尴尬。这些消息的来源仍是胡图，钟情在震惊尚未平缓之际向胡图报告了他最后的消息。

在初次约会之后的一个星期里钟情依旧频繁上网，但是始终拒绝与我们聊天交流，我们自然不便多问，消极地等待着他的伤口自行愈合，我甚至怀疑他是在借网消愁。据说后来他与刘芸又有过几次接触，当然都是那个刘芸来找他的。而且这位刘芸的声明已经发生了性质上的变化，如果说原来还只是在隐瞒自己的性别身份，那么现在就已经在向钟情公开了自己的性倾向。

我产生了一种无端的烦躁，每次一有与胡图单独聊天的机会我就肆无忌惮地大骂 BBS，痛斥网络简直就是一个骗子横行的世界，我怎么会接受了这样一种所谓的后现代文化工具。

然而胡图平静地向我指出，这并不是网络本身的问题，因为每一个网虫都没有义务向公众提供自己的真实身份，甚至有权故意隐瞒。接着他又善意地提醒我复习一下我自己曾张贴在诗歌版的泰格尔名句：“我们把这个世界看错了，反说世界欺骗了我们。”

“再说利用网络来伪装也只是一个技术问题，从理论上说与写信欺骗的性质完全相同。”

不错，问题在于我们自己过于相信这个把生活模拟得出奇相似的网络了，我们不知道像过去一样向对方索要照片，试通电话，以及看这查那，这才出现了如今这种尴尬的亮相。对此我无言以对。

当天夜里，我漫无目的地在 BBS 上孤独游荡。我不知道在这些熟悉的名字后面，隐藏着多少张已遗忘了数年的故人面孔，隔离了多少个每天都在见面的身边熟人。在这里他们与我和颜悦色，插科打诨，谁知道哪个就是我当年班上的情敌，哪个就是我如今单位的对手。

网上的女性十有八九都值得怀疑，这本是一个不争的事实。

他们为了收到更多的信件，为了能与更多的人愉快地聊天，故意起些中性化或者女性化的名字，乔装打扮，混迹人群，让一些盲目的网虫轻易上当。

如果只是偶一为之也并不为过，因为大多数网虫们都有不止一个身份，以体味现实生活中难以实现的多重人格。为了发表偏激的观点，我们谁没有几个隐蔽的身份呢？但当一个人长期地扮演一个女性角色，并始终以女性的口吻待人接物发表观点，就很难使人相信他的心态能够丝毫不受影响。当然这里还存在着另外一种人，那就是真正的同性恋者。由于上站的人数庞大，这两种人每天都以动态的模式变化着自己的数量，而钟情所遇到的，正是后者中的一员。

我退出 BBS，利用查询工具找出数以百万计的国外黄色站点。这些经营机构时常用一些十分诱惑的宣传品塞满我的信箱，以指导我在心情烦躁时如何去翻看它们的主页。事实上大量的信息刺激根本没有能力使人产生任何犯罪感的冲动，我们往往戏谑地将它们称为净化灵魂的工具并聚众品评。可是

没想到这天我刚链接到第二个站点便惊讶地发现，我中学期间一直暗恋的班花，竟然一丝不挂地昂首挺立在色情站点的主页上面。一时间我几乎真的流下了眼泪。

我返回国内的一家体育站点的聊天室。这里不像 BBS 管理严格，想要加入谈话者无须任何身份认证，而且登录之后既不能单开房间也没有管理员，换句话说这里的每个人都可以不负责任地乱说乱动。我突然产生出一个相当卓越的想法，顿时为自己的发现兴奋不已。我迅速地变更了身份，同时也脱去了正人君子的外衣。我开始对每一个刚刚进入房间的人呸呸呸地吐着唾沫，同时给所有看似女性的谈话者送去一束束鲜花，最后我干脆冒充起一些有名的常客，用与他们相似的姓名登录，并以他们的口吻问好、交谈和道谢。此举显然给聊天室造成了极大的混乱，但每一名深感气愤的谈话者都毫无办法。

肆意的捣乱使我的心情变得稍微好了一些，我乐此不疲地坚持了一个又一个小时。当我疲惫地关机并拔掉最后一个电源插座时，窗外已是一片阳光灿烂。

我厌烦地把床上的报纸和书籍推到一边，发现根本没必要再去读它们。网上无限的资源每个小时都会使我的新闻消息得到迅速更新，我觉得自己已经从生理角度对任何纸质的印刷品产生了过敏反应。

过度的兴奋使我根本无法入睡，因此我决定回家。我已经有两个月没回家了，应该有一些纸制的信件到来。

走在路上，我感觉周围的景色是“绛紫”的虚假，人们的容貌是“绛紫”的丑陋，甚至包括我一向喜爱的少女和儿童。

事实上少女在我眼里已经不复存在，我能看到的只有少妇和女童，而这两者又都已归入难以忍受的行列。极少数实在无法上下挂靠的年龄段者，要么恐怖的令我作呕，要么标致的让我只剩下冲动——没有任何诗意般的美丽存在。

我有气无力地告诉司机我要去的地方，我似乎已经厌倦了用语音表达信息的方式。

车窗外掠过一张张不真实的面孔，我无论如何不能认为他们比刚才的符号更为真实。突然间我在人海中发现了我的父亲，两个月的时间竟使他变得如此苍老。我看着他艰难地从车堆中推出自己的旧车，感到他竟然如此地遥远和陌生，陌生得就像是一个熟人。

我得知钟情出事的时候天还不算太晚，我被寻呼机的复台信息震醒时正值黄昏。我打电话的同时开启电脑，向呼台问清胡图的留言后便匆忙连入网络。食堂早已关门，我抓起昨天咬过一口的汉堡。

聊天室里，胡图正语气平和地与钟情说话，从他看似漫无边际的闲谈中，我能够真切地感觉到他那良苦的用心。我一进去就给了钟情一个热情的拥抱，并尽量小心地避免提起那个敏感话题。这时胡图发过来一条只有我能看到的信息：“钟情的精神状态很不稳定。”

我本想回信息询问详情，可一看到屏幕胡图邀请钟情出来一起吃点东西的字句，马上附议表示赞同。钟情的反应十分冷淡，一时间我悲哀地意识以前那种良好的关系可能再也不会重现。

“别呀，自从上次吃过饭，这些日子咱们可一直就在网上见面了。”

虽说我的本意十分真诚，但这行字一上屏幕我还是立即感到后悔。因

为这正戳到了钟情的痛处，网友的真实见面对他来说恐怕已经成为一个一触即痛的禁忌。

如果这时不发生刘芸上网并呼叫钟情的事也许就不会有后面的灾难性后果了，我们很有可能最终说服钟情与我们一起去吃饭，大不了烂醉如泥的钟情由我们两人负责扛回宿舍。然而从钟情突然加快的话语中我们不但得知刘芸又对他发出了聊天的邀请，还从他一行行平淡的字迹中感受到一种十足的愤怒和绝望，也许这些天来对方一直对他纠缠不休。这时胡图忍不住使用了激烈的语气，让钟情“不要理他！把呼机关掉！”，而我却手足无措，不知现在自己应该扮演一个什么样的角色。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钟情都保持着沉默，我们猜他一定正在与刘芸互通信息，接着他突然开口，语气严厉：“长痛不如短痛，这回和他说清楚了可能更好，一劳永逸一了百了！”我们还没来得及对钟情的说法给出意见和评价，系统就显示他已经掉线。

不得不承认当时我们的确有些慌乱，我问胡图能不能查到钟情当前的位置，胡图说他只能试试看。我知道胡图已经下班，在家里上网软件工具也许不够。我语无伦次地写到“在如今这个时代不会有什么问题”，胡图忙里偷闲地回答说“问题是钟情本来就有点问题！”随后胡图便不再说话，而我拿烟的手则不停地轻微乱抖。

直到胡图终于查出钟情的地址之后我才意识到我们犯了一个错误，真正需要查找的应该是刘芸而不是钟情了，于是忙乱再次被重复。

当我打车赶到那所高校的东门时，胡图已经等在那里了。

我们一起冲向那高大的台阶。这里我以前来过，它拥有一个历史博物馆般巨大的半包围连体结构，前方是一片半月形的草坪，四周苍松翠柏。我曾经在一个忙碌的早晨，坐在这里的石阶上等人。

二层通往封闭实验室的路口已经被人守住，一些看起来是医护人员的人频繁进出，忙忙碌碌。一名保卫人员伸手拦住我们，然后把我们带进旁边的一个房间。我们问里面是不是发生了什么事，他反问我们说你们是否认识张国平和刘军，我们陌生地听着后面那个名字，同时对前一个名字也几乎同样陌生。

尽管那次吃饭时我们各自向对方介绍了自己，但我们仍然更习惯以钟情而不是什么张国平相称，这正如我从来不管胡图叫杨平而他也从来不管我叫郭威一样。但我们很快便同时意识到，所谓刘军就是那个男性的刘芸。

我们费了好大劲才向他解释清楚，我们和钟情的关系属于网上的朋友。

负责对我们讯问的是一位中年警察，在整个过程中，我发现他不但善良和蔼，而且决不是那种看不起知识看不起网络的前朝老朽，但他还是对我们的许多回答如听天书。

后来不得不找了一个年轻的专业警察来问我们，他的态度明显不如前者。

关于当晚的许多具体细节我都是后来从网络上知道的，那些无孔不入的网虫们一个个好像比亲历者还要清楚。比如对于我们接受警察讯问一节的描述就十分详细，连我们当时的表情都渲染得活灵活现，而对此我和胡图在BBS上却讳莫如深，从来不曾提起。自从事件发生之后，我们就不敢再用原来的网上姓名，以避免好事者们的不停骚扰。我们各自换了新名，彼此心照不宣，冷眼翻看着有关此事的一切信息。

BBS上有关实验室血案的介绍就更为具体了，我一直奇怪这些人为什么

没有报考电影学院的影视编剧专业。各类长短文章众说纷纭，莫衷一是，充分体现出网络这个制造和传播谣言的电子咖啡馆的明显特征。不过我记得胡图曾对我说过，给受众一堆纷杂零乱色彩斑斓的信息，总比什么信息都不给他们要强，要相信读者和听众是有足够的能力做出自己的正确判断的。

按照那些报道的描述，钟情在与我们告辞之后便直奔刘芸所在的机房，他的突然出现使那位“刘芸小姐”——刘军不知是惊是喜，他下意识地伸出左手，但是伸到半截又不知自己究竟想要做些什么。愤怒的钟情一把打掉那只举止暧昧的手臂，质问他为什么要玩这种无聊的游戏。而刘芸——我们还是叫他刘芸吧——则“含情脉脉”“柔情百转”地诉说自己是如何如何真的喜欢钟情。毋庸置疑，对于这种现场感很强的描写，几乎所有作者都众口一辞地带有极大轻蔑，只有极少数网虫坚持客观地认为，可以谴责刘军的欺骗，但是没有权利谴责他的生活观。但无论怎样，在当时钟情还是感到受了很大的侮辱，因为他已经不可避免地背负上了双重的包袱：一个来自他隐藏在心底的伤痛，一个是被不知情者归入同性恋行列的名誉伤害——钟情在导师和同学面前已经感到无地自容了。不同的观念使两人在争吵中都开始变得不冷静起来，语气也越来越激烈，一步步朝着动手的方向发展。根据当时唯一在场的女生证实，在争吵的后期她曾试图过来劝说，但钟情雄狮般的暴怒眼神使她打消了这个念头，改为打电话报警这一比较间接的方式。但当她打完电话返回门边想再偷看一眼时，发现她的同学刘军已经倒在地上，暗黑色的液体正朝着她的脚下迅速流淌。那名女生抽搐着大声惊叫，幸而尚未昏厥过去，当保安人员赶到时，她正哆嗦着躲在一层女厕所的门后。

据钟情后来交待，是他首先在暴怒之下给了对方一个嘴巴，而刘芸委屈的还手更激起了他的暴力冲动，于是两人刚刚进入扭打阶段便飞快地走向结束，失去理智的钟情抄起一把椅子砸中了刘芸的头部。

由于事后被警告不要继续传播和打听这件事，我和胡图也就没有以任何方式再追问这一事件的详情，任凭其他人传的沸沸扬扬，我们在 BBS 上始终保持着无言的缄默。而且就在此事发生不久，由于其他原因 BBS 被暂时关闭，于是我们也就无从知道后来的细节了。接着我因公去了一趟南方，被强制性地与网络隔离开来。后来我一直在想，如果不是由于这一巧合，我会不会因此自觉地远离网络。然而回来后嗜网常态的恢复促使我不再相信这种传说，如果 BBS 不曾关闭我也没有外出，这件不愉快的事也许只会使我难过几天，但这种难过终究还是无力阻止我对网络的迷恋。

等我从外地回来后才发现，BBS 上关于这件事的讨论终于因其他话题的迅速冲刷而日趋平淡。在一个到处都充斥了信息的时代，网络的刷新随时都在进行，没有任何事能够成为永久的话题，也没有任何人敢于产生这种奢望。

我与胡图最后一次聊起这件事是在一个接近年底的中午，低温的天气和清醒的头脑使其中理性的成份显得更多更强，不会再像夏日夜晚那样充满了焦虑和不安。之所以引出这个话题是因为我们突然发现对方又恢复了原有的名字，这说明那件事已经彻底地被人们所遗忘。

其实我们真正聊的内容很少，大部分时间都在沉默，因为谁也想不起还有什么新鲜话题可以再说了。我不知道午饭中的胡图还在干些别的什么，总之我又登录了另外一个名字，在笑话版逐条翻看着精华区里的陈年旧货，在开怀大笑的空隙间或往聊天室打上一两行字迹。

胡图的话一样很少，当我再次无聊地讨论起网虫的真实身份问题时，

他告诉我说网上的了解本来就是不真实的。而我突然担心地想起，我与可可的关系好像也已经过于暧昧，只不过由于我的消失这种关系暂停了发展。可是万万没有想到的是，当我正向胡图吐露这一担忧时，屏幕上突然显示出一个来自室外的呼叫信息，可可追问我这几天都到哪里去了，轻松的话语里掺杂着淘气的嘻皮笑脸。我大惊失色，一连打错了好几个字。

“不好了，他来了！”

“不要傻乎乎的好不好？”胡图批评我。“网络上还是有真美眉的。”

胡图的劝说并不能够说服我，我不及告辞便逃离聊天室返回主菜单，然后仓促地离开这里。而且我坚信，有本事的可可不会只发现这一个我重现江湖，从服务器的来源她一定能够查出我所有的名字。

当天晚上，我再次在那家体育聊天室登录上站，故技重施，渲泄着旧事重提与无处聊天的双重烦躁。可我没有料到的是这次有一个人的态度十分强硬，严厉地警告我说再坚持下去不会有什么良好结果。我自恃这里没有管理员，对此置若罔闻，继续流氓滋事，结果我突然在一瞬之间被踢出了网络的界面，整台电脑陷入死机状态。我怒不可遏，知道他是专门来与我过不去的，重新启动再次进入，迅速地制定了一个疯狂报复的计划。

由于我对电脑基本上是外行，所谓的报复也不过就是些让人头疼的小打小闹。但还没等我再次举事，就第二次被踢成死机状态。当我第三次试图进入的时候，我发现那个管理员正在与其他人道别，他留下的最后一句话是：“告诉那个家伙，他要是再被我踢几次，他的机器就会有麻烦了。”

我思忖再三，决定不再意气用事。于是我停止捣乱行为，回到舒适的床上。

当夜我睡的十分香甜。

潮啸如枪

作者：星河

部落长面无表情地注视着遥远雾霭中游龙般奔腾起伏的巨浪，竭力捕捉着那来自远方但仍能感到极为尖厉刺耳的啸声——那是由于浪头过大而造成的高频振动。

就要来了。一个声音在部落长的心中不停地反复回荡。大潮就要来了。

—— 1 ——

大立法院。大会议厅。

仿佛是故意无视危险的迫近，马拉松式的冗长会议仍不屈不挠地进行。讨论的议题无外乎大潮发生的原因、周期和条件，以及如何预防大潮、逃避灾祸和重建文明。发言者铿锵有力的宣言在台下嘈杂无章的议论声中时隐时现，佶屈聱牙的残缺语句仿佛受到干扰的无线电信号一样在会场污浊的空气中徘徊徜徉。

“……”

“难道即将举行的人类抵达本星系的第二个千年纪元庆典，又要被无情

的大潮洗礼所取代吗？”

“我们应该再次认真探讨一下这颗星球毁灭文明的周期性大潮产生的真正原因。”

“据说在故乡地球文明的早期历史上，也曾发生过无数次灾难性的大潮。”

“……”

部落长拨开看不见的沉闷和压抑走上主席台，全体与会者的目光都安静地追随着他的一举一动。他毕竟是整个部落的领袖。正在发言的“规划与灾难处理”部长暂停了翻动讲稿的动作，他经常被人称作“眼镜”，一副十分宽大的黑框眼镜永远遮在他的大半张脸上。

部落长一把扯过“眼镜”的讲稿，两指一捋把它做成一个“”形立在桌上，然后挥动双手开始比比划划。

“这是堤坝。”部落长右手指着那座“纸坝”，然后又用左手在距它不远的桌面处使劲一点。“潮水已经涌到这儿了。”

整个会场顿时变得鸦雀无声。

“不等诸位的诗歌和哲学、历史论文念完，这里就会变成一间宽敞的浴室。”

部落长简短的劝说一经完成，仅停顿了一个相当短暂的时间，马上便起到了应有的作用，与会者在制造出一阵短时间的嗡嗡声后决定立即采取行动。

“等一下。”部落长在大家进行民主酝酿的当而已经率先拦在了门口。“在现在这样一个非常时期，我要求被授予全权。”

“有……这个必要吗？”“眼镜”扶着巨大的眼镜嗫嚅而言。

“有。”部落长坚定地答道。“我已经大致找到了保存文明的完整方法。”

“根据？”人群中有声音提问。他问的显然是授予指挥者全权的依据，而不是保存文明火种的方法，因为他十分清楚，后者肯定不是三言两语就能解释明白的。

“宪法。”部落长不动声色地回答道。

宪法第5章第19款：在非常时期——特指大潮到来的前夕、中间和之后，部落长有权要求被大立法院授予全权。

现在，正是大潮即将到来的所谓“非常时期”。

—— 2 ——

部落长和“眼镜”站在巨大的防潮堤腰，俯瞰着下面的壮观场面。由各种先进的机械和落后的人力所组成抗潮大军，正有条不紊地共同加高着堤坝那已然十分臃肿的身躯。远处，则是正铺天盖地赶来凑热闹的潮水。

“得加快筑堤速度！”“眼镜”下意识地大喊。

“来不及了。”部落长仿佛很不情愿地摇摇头。“准备疏散吧。”

“要是我们部落放弃了第一道堤坝，”“眼镜”盯着部落长看了半天才开口说话。“后面三个部落的堤坝就会发生连锁反应。”

“没有办法。我们所处的地理位置不是我们第一个被毁灭的理由。”部落长重申他在无潮时期的观点。“我们不能总是成为整个种族的肋骨。”

是的，我们不是种族的脊梁，只不过是微不足道的肋骨。可是，每次在与野兽或同类交手的时候，肋骨总是被最先打断。

“你在下一届部落联席会议上也准备这么说吗？”“眼镜”的意思显而易

见。因为在无潮时期这种观点只是一种纯理论上的探讨，而不执行部落联席会议的决定则要受到其他三个部落的孤立甚至敌对。

“你估计什么时候会再次召开部落联席会议？”部落长的嘴角边挂满了嘲讽，因为谁都知道即将到来的大潮马上就会毁灭这一期的文明，在本期文明内根本没有可能召开新一轮的部落联席会议了。“快去办吧，命令大家撤离堤坝，同时分发营养面罩！”

“要营养面罩有什么用！”这也是以前“眼镜”与部落长旷日持久地争论的问题之一。

营养面罩不但能够提供氧气，还能通过生化方法提高人体内的血糖浓度，在关键时刻对使用者起到一定程度上的养护和救生作用。但是除了部落长本人，一直没有人意识到它在大潮来临之际的意义。“现在最关键的行动是快上平台！”

“有备无患嘛！”部落长已经在不知不觉中开始变得有些急躁。“没时间讨论了，快去办吧。”

部落长边说边迈步走向重兵把守的库房，“眼镜”仍追在后面喋喋不休。

“可是营养面罩根本就不够人手一个。”其实这一点谁都清楚，正是无潮时期大立法院的短视造成了抗潮物资的极度匮乏。“我看还是照老办法，按身份号标签抽签吧！”

“抽什么签！”部落长猛然转过头来，一字一板地怒吼。“发到谁谁就活下来，没轮上的就死掉！”与此同时，他当仁不让地顺手抄起一个营养面罩，随后扭头就走。

“特权，不公平……”“眼镜”没有嘟囔完，因为他发现部落长已经将一把手枪对准了他的脑袋。

“我不但有享用营养面罩的特权，而且还有随意杀人的特权。”部落长的语气与刚才同样严厉。“要不要检查一下我的特别授权书，或者查阅一下有关法律条文？”

“啊……没必要了，反正我觉得营养面罩也没什么用。”“眼镜”觉得自己已经部分地保住了面子，随后慌不择路地去安排分发营养面罩的事宜。

难道我还不知道这是不公平的吗？部落长望着“眼镜”的背影，异常难过地想到。可从这里的历史一开始，不公平的种子就已经埋下了。

—— 3 ——

在将近 2000 年之前，所有部落民的祖先们来到了这个太阳的身边。

这是一个大小适中的恒星系统，行星的数目虽然与太阳系不尽相同，但也差不了多少。

部落长和“眼镜”他们所居住的这颗星球的环境恰好又与早期地球极为相似，因此理所当然地被选定为本次计划的“拓荒地”和“实验田”。

事实上在运输飞船尚距这一星球数年之遥的地方，这些资料就已经被探查、被确认、被分析。换句话说，早在这些部落民的祖先“诞生”的数日之前，他们以及他们后代的命运就已经被电脑所决定了。当运输飞船刚刚发现这颗天体没多久，第一批克隆胚胎就开始被培养。

这公平吗？部落长望着正在逼近的潮水想到。有人征求过我们这些实验者的意见吗？

自从地球公元纪年 1997 年人类第一次克隆出一个完整的动物开始，有

关这一技术的争论就开始变得频繁起来，但是沸沸扬扬的争论焦点似乎已经不再是技术操作本身，而是由此引发的一系列社会伦理道德问题。事实上科技的发展总是与道德相伴的，而以往太多的科技违背道德的事例——最明显的例子莫过于原子武器——使得人们再也不敢轻易打开这只潘多拉的保险柜了。

讨论的结果是各国均以法律形式禁止国库向这一怪胎项目投资。不过禁止投资并不等于禁止实验，国家不给钱自有私人企业家自己掏腰包花银子让科学家玩这种有趣的游戏，最终克隆人的计划终于还是在理论上变得可以被实施了。

第一个克隆婴儿是在月神的庇护下诞生的，并成功地成长于月海基地当中。因为就在窗户纸即将被点破的那一刹那，全球性的法律也同时被通过：禁止——这次可是明令“禁止”，而不再是单纯的“禁止投资”了——在地球的任何地方进行有关克隆人的实验，同时也不接纳任何以克隆方式“出生”的人。换言之，那位“诞生”于桂宫蟾房的孩子将终生不得返回他做为种族原籍的地球故乡。这一法律在通过之后的一段时间里，造成了大批生物学家纷纷追随嫦娥而去的荒诞景观。

可惜好景不长，月球近邻很快就步地球之后尘，也强行通过了“禁研禁克”的有关法律。当然了，对于第一个成功的克隆人并不予驱赶——本来嘛，法律从来都是既往不咎的。

科学家要搞研究，而社会学家则要讲伦理，公婆各有其理。就在双方剑拔弩张之际，天文学家杨站出来说话了。于是，我们的悲惨命运也就开始了。

这位年轻时曾在地球亚洲东部一所综合性高等学府受过良好教育的著名天文学家认为，其实问题十分简单：既然地月系统甚至整个太阳系都不允许克隆人的存在，那么就让他们前往遥远的外太空好了；每一个生命都由生存的权利，被某些智慧制造出来的当然更是如此，说不定人类当初就是所谓“上帝”们的克隆产物呢；完全可以任他们去建立文明，任他们自生自灭。

这一观点就是后来被迅速发展和完善，也就是著名的“星际绿化”计划。

—— 4 ——

“现在开始疏散！现在开始疏散！”

单调而威严的声音在整个部落的上空回荡，提醒着人们大潮的即将到来。

本来正在工作的人群迅速地从堤坝上蜂拥下来，仿佛一群溃败的散兵。每个人都争相冲向临近的制高点，每个人都在为自己生命的延续提高着保险系数。

部落长站在远处，默默地注视着狼奔豕突的人群。他能够明显地看出，在这种混乱的背后，隐藏着一种内在的有条不紊。所有的人都没有只顾自己，而是在互帮互助。不过在这种关怀的背后，好像总让人感觉到某种强加予的东西。

人群的目标是部落长后方的巨大平台。

这是一个高度极高面积极大的金属平台。从它的侧面可以看出，它曾被几经修葺。这是数次大潮的结果。每次大潮到来之际，人们首先想到的就是它。它已经成为一个拯救人们于水火的象征。

虽说平时它只是一种图腾般的摆设，但在大潮真的来临之际，则立即成为一处行之有效的救援避难所。

溃退的速度是极为敏捷的，刚才还在视野远处指挥疏散的“眼镜”已经突然出现在了部落长的身边。不容部落长分说，他便被“眼镜”一把拉住，脚步不稳地卷入了奔向平台的人流。部落长本不想随行，但是没有办法，大潮的“先头部队”已经涌过来了，只有身不由己地继续被人潮所裹挟。在撤退的图中，“眼镜”依旧尽职尽责地带领压阵部队搜索残存的部落民。

在平台脚下，部落长的到来让大家让出一条道路，但当他开始向上运动时，就只有像普通部落民那样费力地攀登了。部落长喘息着爬到顶部，接住了上面伸出的援手。

“都搜索完了？”部落长的呼吸刚开始变得匀称，就看到“眼镜”的头也从平台边缘露了出来。部落长向他伸出手去。

“我这一队完了，估计下面至少还有 500 人。”“眼镜”费力地爬上来，从他的脸上可以看出他已经十分疲惫。“但是……我在这上面还有责任。”

部落长摇了摇头。“我不是在质问你。”

已经直立起来的“眼镜”顺着部落长的目光看去，大批大批的部落民正在继续跑向平台。

“至少还有 500 人……”部落长几乎不出声地念叨着。

其时平台已摇摇欲坠，但“至少还有 500 人”继续涌向这里。他们争相攀爬，而且上面的居民还在不停地伸出援手，无私地拉扯着他们的命运。

“全体都上来会完蛋的！”部落长喃喃自语。一幕幕幼年曾在电脑中看到过的景象在他的脑海中浮现。

那是根据上几次大潮的残存记录复原出的图像。在大潮到来之际，大家一起涌向平台，然后……

“那你说该怎么办？”“眼镜”似乎是以一种不怀好意的口吻明知故问。

这又涉及到一个道德与文明的冲突问题。其实与其同舟共济，还不如各自逃生。

部落长突然想起一个著名的故事，那是他在呀呀学语的成长期中从电脑那里听来的。现在，那个深沉的声音再度响起，反复地在他耳边回荡：

“泉涸，鱼相与处于陆，相响以湿，相濡以沫，不如相忘于江湖。”

这是《庄子·大宗师》或者《庄子·天运》里的话，它的意思是说，当泉水干涸的时候，鱼儿们在水份正在日趋减少的淤泥中苟且偷生，它们互相呵着气以滋护对方，互相吐着唾沫湿润对方，与其如此，还不如相忘于水源充足的大江大湖之中。

是的，不如相忘于江湖。

部落长挥了一下手，动作幅度很小，但却十分有力。

“愿意另谋生路的，跟我走。”

—— 5 ——

与其说是由于这些人认识到了平台的危险性，还不如说是因为部落长的威望起到了一定的作用。但只有部落长自己清楚，其实他也还没有一个十分完善的新方法。

幸好部落长良好的记忆帮助了他，在与下一个部落交界的地方果然还有一座废弃了多年的高塔。塔壁上已经布满了各种贝壳的痕迹。从塔上方的界面来看，这座建筑也是经过多次补充修筑的。

“我怎么不知道这里？”“眼镜”好奇地抚摸着那粗糙的塔壁。虽然他极不乐意，但最终还是跟来了。

短暂的文明总是让我们来不及清算前辈的遗产。部落长在心中抒发感慨。但是现在他没时间回答“眼镜”的问题，而是眺望着远方。

“我们的世界从来都是靠团结和互助度过难关的。”“眼镜”仍在嘟囔。

“但每次也都因此踩熄了文明的火种。”这次部落长应答得却十分干脆。

部落长的这种想法来自安定的无潮时期。他在考察了历次文明被大潮浇灭的历史后发现，每次人们总是想大而全地解决所有人的民生问题，但每次大家都无一例外地一起殉道。

正当部落长打算提出一个新的解决方案时，这一期的大潮提前到来了。

也许必须放弃所谓的互助原则，恢复到最原始的本能状态？部落长不敢继续想下去。可是在一个极端恶劣的环境下，又怎么能够做到全体一致呢？难道就不需要保留下文明的火种吗？

远方，在部落长目力所及之处，高大的平台轰然倒塌。其实大潮刚刚淹没了它的底层，它的沦陷完全是因为其承重能力已达到了极限。

绝大部分人都被砸死和摔伤，幸存者从泥浆中艰难地爬起来，漫无目的地四散开来。

有的人正在无意中接近着高塔。

大家面面相觑地望着部落长。

“是不是需要准备好武器。”“眼镜”已经不动声色到了恶毒的程度。

“不必了。”部落长叹了一口气。“他们根本来不及跑到这里。”

在那些活下来的四散奔逃的人群后面，排山倒海的巨浪已经凶猛地压砸了过来。

高塔上的个别人压制不住自己的感情，失声痛哭，涕泗滂沱。他们也许是庆幸自己追随部落长的正确，也许是被眼前的悲惨情景触动了内心世界。但是部落长却来不及为自己的先见之明沾沾自喜。他还有更重要的事情要做。

他需要安抚这些受伤的心。

——用另外一种方式来安抚。

—— 6 ——

纸烟已经受潮，点了半天才着。

与其说部落长是在讲述，还不如说是在自己的脑海中挖掘和追忆。因为有好几次，他的叙述都被超前于语言的沉思所打断。

“‘星际绿化’计划开始于近万年前……”

“‘星际绿化’计划开始于近万年前，天文学家杨参与了这个计划。

这个计划是这样的：

我们的宇宙应该是一个充满生机的宇宙，但人类却至今没有寻觅到自己的知音。为了找寻远方的朋友，或者说是为了拓展人类的边疆，就需要有实体性的联系人，而不能仅仅依靠无线电波。

这就需要人选。而且，入选者还必须能够在自我封闭的系统下无限绵延。按照早期科学家的设想，在这个系统中不但生命给养系统是自我封闭的，而且生命延续系统也是自我封闭的。这也就是说，宇航员们要在这里生儿育女，繁衍生命；为了避免近亲繁殖，就需要携带足够多的父本和母本，而这就意味着需要足够大的生命维持系统。最远离所谓人性的一点是，为了保

证近亲相恋的麻烦不致出现，每一对伴侣的选择必须由电脑来排定。

事实上，这艘飞船就是一个漂泊在宇宙中的小型行星系统。

首先入选的条件十分苛刻，而且还需要是志愿者，因为除去各种困难，他们还将终生不能再返回地球。此外，人们当时也很难建造一个能够解决那么多人温饱的生命系统。

而如今有了克隆技术，一切问题就都迎刃而解了。

开始只需要很少的父本和母本，由他们提供体细胞以做为“星际绿化”计划的种子。飞船开始被“流放”之后，电脑就会自动寻找与地球环境相当或适于人类居住的行星，一经确定，就开始实施克隆人的培植工作。最后，运输飞船将这些克隆胚胎以及固化了几乎人类所有知识的电脑芯片播洒在那里。剩下的工作，就要由这些即将成长的人类后代以及保留了人类历代知识的电脑来完成了。

于是，他们分成诸多部落。

于是，他们采集浆果，建造房屋，凭空建立起一个先进的文明。

于是，他们制定了宪法。

于是，不可避免的，大潮来临了。

“所谓‘星际绿化’计划，就是要让人类的后代在有人类知识帮助的情况下，自己独立发展起新的文明来。”部落长结束了他的讲述。“当然这种文明的发展，比自发的要快许多倍。”

把我们放下之后，运输飞船依旧继续前行，任我们自生自灭。部落长说罢又陷入沉思。

没有人对这一计划提出异议和抗议，我们也无处申诉。

—— 7 ——

“根据电脑的记载，一般的实验星球编号都是一个四字组，比如 0519。”部落长在沉默了很长时间之后，突然介绍了这样一个细节。“而我们星球的编号却是 0709A。”

“0709A？那么 0709B 在哪里？”“眼镜”没头没脑地问道。

“0709B 就在我们的对面。”部落长向上一扬脑袋。“这是一个双星系统。”

“这么说不准确，只有恒星才能构成双星系统。”“眼镜”认真地做了纠正。“那只是我们星球的一个卫星。”

“对，按照天文学上的划分是这样。”部落长表示同意。“不过你又怎么能够把一个与行星本身质量和体积都相当的天体称为它的卫星呢。我甚至觉得这简直就像是一个人为的奇迹。”

不管是不是卫星，但两星之间的潮汐力却确实存在。因而每次大潮，其实都是这对孪生兄弟相互接近时所产生出的巨大潮汐力造成的。

“两星之间的潮汐力非常巨大，因此大潮也会足够巨大。”部落长的脑海里浮现出高潮迭起的想象，同时闪过一丝忧虑。

“能够大到令人难以置信的程度。”“眼镜”对此不持异议。

“所以我们必须离开这里。”部落长终于道出了自己的结论。“那么多次，人们相信了只要高就能得救。”说到这儿他看了“眼镜”一眼。“就像相信只要团结互助就能度过难关一样。可我们再高也高不过大潮的巨浪，再团结也抵御不了自然界的力量！”

“眼镜”无言。

“与其在这里等待，还不如去封闭的地下掩体！”部落长挥手做出了决定。

“你的根据到底是什么？”“眼镜”跟在后面追问不止。

“你知道，我应该算是一个自然科学家。”部落长这次耐心地回过头来，与“眼镜”并肩而行。“对于天文学的有些问题我比你懂得稍微多一些。”

看到“眼镜”还在等待进一步的说明，部落长把两个拳头握紧并举到了胸前。

“这是双星的两颗子星——如果你非要纠字眼的话，我们就把它们称为双行星的两颗子行星，它们的轨道是以其质量中心为公共焦点的两个相似的椭圆。既然这两个椭圆是互相嵌套的，两颗子行星就会有最近距离和最远距离的位置之分。最远距离对我们的影响不是很大，但当他们处于最近距离的时候——”

说到这儿部落长停下来看了看“眼镜”，“眼镜”仍安静地洗耳恭听。

“两颗行星之间的万有引力就会引起巨大的潮汐变化，使得潮水集中在星球的两处表面。于是，全球性的大潮就来临了，这是根本避免不了的。”

“这些……我也知道一点，”从“眼镜”脸上的表情可以看出来，其实他并没有完全听懂，但显然结论他是早就知道的。“但这还是不能说明你现在这样做的原因。”

“只要稍微计算一下就能知道，这种巨大潮汐力造成的大潮可以达到足够高的地步，既使有再高的高塔也是没有用的。”

“既然只是‘足够高’而不是‘无限高’，就不是不能造一座‘足够高’的高塔。”“眼镜”继续坚持自己的观点。“它到底需要多高？”

部落长皱着眉摇摇头。

“我不敢相信我的计算结果。”

—— 8 ——

天色已经黑了，月光下一小队黑点缓慢地在塔壁上蠕动。在两次潮峰的短暂间隙，在更大一次潮峰到来之前，这些幸存者正小心翼翼地退下高塔。

站在高塔之下，部落长深情地凝视着那轮巨大的明月。

正是由于它的存在，才会出现周期性的大潮。而周期性的大潮，则周期性地毁灭着已经屡屡发展起来的一次又一次文明。

现在，那巨大的浪头又开始追逐起逃亡着的人们了！

天上暴雨倾盆，在朝地下掩体奔跑的过程中，部落长满脸都往下流淌着肮脏的液体，根本分不清是雨水还是泪水。泥泞的道路崎岖难行，部落长脚下一个趔趄，一下子跌倒在地，这一瞬间他几乎陷入了一种彻底的绝望。

“眼镜”赶上前来将他扶起。

就在“眼镜”扶起部落长的那一瞬间，半躺着的部落长突然仰头望天。

天哪，他看到了怎样的一种景色——

一根巨大的水柱蛇扭着冲天而起，仿佛平地筑起的一座巨大烟囱。但是没有人能够看到它的顶部，它的顶部仿佛在无尽的天边！

巨大的潮汐力正在使两颗星球的潮柱相接近着，它们就要连起来了！

如果这里的文明来得及发展起航天事业并发射有气象观测卫星，如果这时有远方的观察者正在朝这一星系驶近，那么他们会记录和看到一个怎样壮观的场景呀！

在两颗正在接近的天体之间，分别伸展出一条晶莹的锥体，并缓慢地接近着。

近了！
更近了！
非常近了！
终于连接起来了！

但是也有气象卫星和远方来客看不到的东西。他们看不到，那从远方看似平静的锥体，是多么的汹涌澎湃，是多么的肆无忌惮！而那组成锥体的材料，本来又是多么的柔弱乏力毫无刚性的液体！

这是不可能的。令部落长百思不解的是，为什么两颗天体上的物质已经进行得以自由地交换，而星球本身却没有被巨大的潮汐力撕裂。

所有的人都惊呆了，以致暂时忘记了他们正身处危险之中。

“快走，下一波潮峰就要冲上来了！”部落长窜身爬起，带领一行人飞快地冲向地下掩体的入口。

等待聚集并试图冲天而起的第二波大潮正在汹涌扑来。

—— 9 ——

地下掩体潮湿阴冷，散发着亿万年间霉气。但这无疑又是部落长的一个好主意。

这里有食品，有净水，最重要的是，有连接着中心氧气发生装置的管道。

整个地下掩体都是在部落长的关注下建设和维护的。现在，这套曾被包括“眼镜”在内的大立法院委员们非议的救援措施终于派上的用场。

部落长始终是大潮仍将来临的主张者。他早就预料到了这一点，可是没有想到，这一期大潮提前来临了。

可是大潮出现以后呢？

会不会又像以前一样，宗教将再度繁荣和兴盛？部落长考虑着这个令他最为头疼的问题。这是很有可能的，每当哲学的思辩超越了技术的发展极限时，宗教等反科学的东西就会泛滥兴起，茁壮成长。而在科学不能解释的地方，宗教的触角就会自然而然地伸展过来；尽管它也不能解释或解决什么，但是它可以告诫人们等待幸福，顺从命运。

也许……不会很快。部落长在心里继续想到。海潮退去之后，首先面临的是重建家园，随后是安顿自己，在最基本的物质条件都难以保证的前提下，等待是不受欢迎的。等到一切都被安排好了之后，人们才会坐下来思考命运这类抽象的课题。于是，有关不再出现灾难的盼望将会产生，宗教开始得势。

部落长慈爱地看着眼前的人们。

这些孩子们！他们的父母都曾经历了一个巨变的时代。而在这些后代们成长的幼年期，又发生过许多震撼人心的历史事件，上次大潮的到来也正是在那个时候。当年轻的部落长追随着前辈们抛洒青春轰轰烈烈时，这些孩子还在襁褓中嗷嗷待哺。那些故事对于他们来说，恐怕已经是非常遥远而模糊的历史事件了。

由于所有的部落民都是同一个电脑的学生，接受的教育几无二致，因此受环境的影响就格外重了。这些孩子肯定将以一种不同于部落长一代的全新视角来关注未来的发展。也许正是由于父辈们在历经磨难理想殒灭之后的世故，反而给了子一代新锐们一种理想主义的反弹？本来在上次灾难之后，部落长好不容易才脱胎换骨，克制住自己的理想主义冲动，使自己的思想观

念适应了新的现实形势，莫非现在又不得不再次重新披挂上阵？

这究竟是一次简单的重复，还是一次新理想主义的到来？

这是一个必须搞清楚的问题，因为答案将决定今后的工作方向。

部落长还不知道，自己的克隆母体在地球就是一名出色的管理者，或者说是一名运筹帷幄的政治家。

看来只有这样了。部落长终于在心中做出了决定。为了大局的稳定，我只有再蜕一次皮。也许，自己以前的思想残余还可以与这些年轻人现在的思想更为接近？

部落长是上次大潮袭来又退去后的唯一幸存者。而在其他部落，与部落长同时代的人现在都已升到了导师的地位。

一般来说，在上一场灾难中唯一的幸存者总是能够成为下一次战斗的精神领袖。

—— 1 0 ——

在地下掩体内部，到处弥漫着一种威胁和恐惧的气氛。

从模糊的天窗上已经看不到墨色的星空，取而代之的是污浊浑黑的水体。聚集的潮锥底面已经越来越大，地下掩体正处在它的下方。

部落长的大脑十分疲惫。虽然眼前出现的情况都在他预料之中，但他还是觉得这件事有些不可思议。尽管地下掩体结构的强度十分高，甚至天窗也是由高强度的石英材料制成的，但如果它正好位于潮汐力作用的底部，似乎还是不应该如此安然无恙。不过有一点是无可争议的，那就是这里的文明在材料科学方面比之地球要高出许多，当然这完全是环境条件所造就的。

正当部落长考虑炎夏的处境时，突然感到脚下变得湿漉漉的，他像一只受惊的牝鹿一样警觉了起来。

水正在从结构接缝处中渗进来，许多人都发现了这一点。女人们开始尖叫，豆大的汗珠在部落长的脸颊上流淌。“我们肯定没救了！”“眼镜”绝望地狂呼滥叫。“我们只能成为进化中的一环！”

在经历了那么久的压抑之后，“眼镜”终于变得歇斯底里了。

部落长自己也感到极度的沮丧。为什么一切文明开始的时候都要遭遇大潮？

“我们肯定能摆脱的，潮水总会有退的时候。”部落长镇定地喝止人们的骚动。“不要涣散军心！”

其实部落长根本不相信自己的鼓动。

“别开玩笑，如果真的发生过覆盖全球的大潮，它能退到哪里去呢？”“眼镜”声嘶力竭。“它根本就无处可退！”

“眼镜”说的不无道理。根据不同部落残留下来的记载，以及众多的神话和传说，都足以证明大潮是全球性的。在人类来到这里的两千年间，凡是被保留下来的坚固些的人类建筑或人工制品，都刻画着曾被潮水淹没过的痕迹。

“不一定。只要三分之一以上的地区被淹没后，就会给人一种全球都被淹没的感觉。”部落长顽固地支撑着大家的信念，同时也在支撑着自己。“当人们被迫向更高的地区迁移时，就会带去大潮的故事，因此绝大多数的文化中都会有一些关于大潮的故事或传说。这是没有什么可奇怪的，大潮确实曾多次发生——但决不是全球性的！”

尽管渗透的速度很慢，但地下掩体中的水已经越积越多。在部落长多

次宣布“安静”之后，没有人再歇斯底里，但空气中那令人窒息的恐惧浓度却在不断增长。

“我感到……喘不上气来。”“眼镜”有些夸张地呻吟着。

部落长也有同感，他敏感地认识到心理作用是不足以使“眼镜”变成这样的。直到所有的人都意识到这并不是心理作用时，才发现确实有了新的情况。

“供氧设备已经不能全功率工作了。”负责机械的小伙子跑来报告。“渗进来的潮水已经把地下掩体的电脑控制室完全淹没了！”

“有营养装置的，准备使用吧。”部落长有气无力地提出建议。他心里知道，在这里并不是每个人都有营养装置。

一片混乱，许多人开始虎视眈眈地瞪视着别人手里的救命装置。

—— 1 1 ——

“这是您的主意。”“眼镜”注意到了部落长的目光。

“电脑的模糊判断已经到了足以判断人类的哪些行为应该受到惩处。”部落长冷冰冰地答非所问。他指的是地下掩体的电脑管理。根据有关原则，电脑有权对违反规则的部落民予以惩处。

“我荣幸地通知您，电脑现在已经不能工作了。”“噢，是吗？”星河旋即转身面对大家。“那好，现在有执法权的部落民请注意，请务必执行好自己的职责。”所谓执法者，就是那些带枪的人。这些人都是有营养装置的。部落长面对已经蠢蠢欲动的人群说完这句话后，把脸重新转向“眼镜”。

“我也不跟你说什么‘现在不是追究责任的时候’，我就问你一句话：如果不是通过强制，而是通过抽签，那些没有拿到营养装置的人就心甘情愿地等死了吗！”部落长的声音越说越大，最后几乎达到了吼叫的地步。“别虚伪了！”

“眼镜”害怕地看着部落长。

“你肯定正在心里说我疯了。但是我要告诉你，在危急时刻任何所谓的民主，都是他妈的扯淡！”部落长戴上营养装置，调动语音输出开关，同时放缓语气。“你的营养装置呢？”

“我没有。”

“嗯？”

“你当时说过，发到谁就是谁，没有的就倒霉。”“眼镜”一字一板地重复着部落长当时的指令。“在分发完之前，我并没有给自己预留。”

“你以为我会感动吗？你以为你不使用这个权力就高尚了吗？”部落长语气冰冷。“如果你的生命得不到保障，还怎么指挥别人？你的行为应该受到指责和处分！”

说完部落长便转过头去不再理“眼镜”。

—— 1 2 ——

有些没有营养装置的人已经奄奄一息了，但执法者们依旧严阵以待。部落长看着旁边脸色铁青的“眼镜”，似乎想要说点什么。

“我可以把我的面罩给别人用一会儿吗？”一个小姑娘突然开口说话。

她身边的执法者向部落长这边看了一眼。

部落长皱着眉头犹豫了片刻，然后回答说：

“不行！”

“为什么？”小姑娘不解。“妈妈说人与人之间应该互相帮助。”

部落长注意到她的身边并没有妈妈。大概已经被大潮吞没了。部落长难过地想到。她可能还不知道。可是面对这张稚嫩的小脸，部落长无法说出他的理由。

“你这个禽兽不如的家伙，连一个孩子都不如！”“眼镜”突然咆哮起来。“孩子，你可以把面罩给别人用一会儿！叔叔告诉你可以！”

小女孩又朝部落长这里看了一眼，才怯生生地把营养面罩递给离她最近的一只手。然而不等小女孩的手缩回来，无数只手臂便同时伸了过来。小女孩被推搡着挤到了一边，哭泣起来，许多没有营养面罩的人泥浆飞溅地混战成一团。

部落长不动声色地注视着这一幕。他没有说话，因为还不到时候。

营养面罩最终被一个在人缝中摸索的老年人抢到，可没等他吸上两口，就被旁边一名中年妇女一把抢过。争夺并没有停止，面罩一次次易手，最后在一个身强力壮的小伙子手里停留了较长的时间。执法者们无声地默许着这一切。

“眼镜”摇头看着这一切，这并不是他的初衷。但部落长还是没有说话。

又过了一段时间。

小女孩的哭声渐消，也许她意识到这需要消耗过多的氧气。她把手从脸上拿下来，向人群中张望。

“该把面罩还给我了吧？”

没有人理睬她。

其实营养面罩并没有走远，就在附近的一个人手中。

“叔叔，该把面罩还给我了吧？”

那个人无动于衷。

“叔叔，我头晕的很，先把面罩给我用一会儿，就一小会儿。”

那人朝她看了一眼，还没有张口说话，面罩就被旁边的一个人一把抢过。

“看见了吗，你的道德培训好像还不太完善。”部落长嘲弄地看着“眼镜”。

部落长缓缓地站起身来，把自己的营养装置摘下来按到小女孩的脸上。然后他对手持抢来的营养装置的人喝道。

“把营养装置交出来！”

那人惊恐地望着部落长，没有作声。

部落长把枪掏出来，指点着他。

“交出来！”

那人十分不情愿地把营养装置递了过来。

部落长接过营养装置，在经过小女孩的身边时，把她抱回到自己原来坐的地方。“眼镜”正闭着眼躺在那里。部落长把小女孩放下，然后把营养装置按在了“眼镜”的鼻子上。

“道德必须建立在公众素养整个提高的基础上。记住吧我的规划与灾难处理部长大人！”

“眼镜”没有拒绝部落长的帮助，贪婪地吸着营养装置里的营养。

—— 1 3 ——

部落长闭目靠在石壁上，没有营养面罩的滋味实在是难受。正在这时，他突然感到一股清香涌入鼻腔。他睁开眼，发现“眼镜”把营养装置又按回到自己的鼻子上。

旁边的小女孩正一边吸氧，一边无声地看着部落长。部落长冲她笑笑，可是小女孩却没有笑。她仿佛在与部落长进行一场心灵的对话：

“那以后我还应该不应该帮助别人呢？”

“刚才的情况你不是都看见了吗。”

“那你为什么还要帮助这个叔叔呢？”小女孩的眼睛清澈见底。“你们为什么还要互相帮助？”

部落长回避了半天她的目光，最后还是用目光告诉她：

“那就帮吧。”

部落长又把面罩给了“眼镜”。

“谢谢。”“眼镜”发自肺腑地道谢。

部落长摇摇头。“营养装置只够用6个小时。”

“你没有计算过每次大潮经历的时间？”隔了一会儿，“眼镜”试探着问道。

“计算过，按照我的计算，现在就应该退了。可是你看，”部落长伸手向天窗一指。

“还是一片汪洋。”

“可是已经比以前清楚多了。”“眼镜”也抬头向上观望。

“谁知道是不是因为天快亮了的原因？”

“反正我觉得应该试试。”经过了那么的挫折，“眼镜”似乎已经不再敢坚持自己的意见了。“我们何必……等死？”

“那——好吧。”说话间部落长注意到，有些人已经不行了。地下掩体的密封阀门被大家合力打开。

可就在打开阀门的那一刹那，部落长感到十分后悔。

潮水一下子涌了进来！

最后的希望破灭了。

在被潮水覆盖前的最后一刻，部落长突然想起了这样一种说法：在战争中的最后一场战役中被最后一颗子弹打中的最后一名士兵是十分不幸的。

不过现在被打中的至少是一个排。这是部落长准备在水中挣扎前的最后的一个想法。

然而刚才还狂暴的水流却渐渐地停了下来，平静下来之后大家才发现水不过只淹到了自己的胸部。原来这是地下掩体入口处的积水，由于障碍的阻挡，它们没有随同“大部队”一起退去。

大家相对狂呼，紧紧地拥抱在一起。

潮水正在退去，黎明就要来临。

小女孩兴奋地向前跑去，一个趔趄几乎摔倒。部落长连忙上去拉住她，结果自己却摔倒在地。小女孩大笑起来。

部落长笑着从泥浆中疲惫地坐起来，激动地眺望着远方的地平线。

前面泥浆里的一个什么东西在闪光，部落长走过去把它捡起来。那是一个相邻部落的身份号标签。

后来他们才知道，那个部落也意识到了平台承载能力的问题，因此在决定谁上平台时采用了抽签的方式，结果在大潮到来时全军覆没。

智慧的闪光只闪了一下就熄灭了。部落长在心里感叹到。不过即使他们决出了人选，很可能还是会全体罹难的。因为向上的方式毕竟是传统的思维方式。

不过不管怎么说，有闪光总是好的。
部落长抬头远眺，眼中是一片正在向后退去的蔚蓝色世界。
文明将重新开始。部落长在心里对自己说道。
是的，文明将重新开始。

关于星河

姓名 星河
原名 忘了（不是姓“忘”名“了”，是“忘记了”——也不是姓“忘”名“记”了”，而是……）
性别 男
年龄 保密（面对记者，谭永麟曾连续 10 年面不改色地称自己“今年 25 岁”）
生日 高考最后一天（具体时间是 20:22，所以一出世便发现天空正在变黑，因而大哭——那你们当时都是为什么哭的？）
星座 一直自以为是只威风凛凛的狮子，后来才知道原来不过是一只大螃蟹——横行霸道
血型 O 型（特纯粹的那种）
职业 专职：职业大学生；兼职：北京作家协会合同制专业作家
收入 所有作品的稿酬（连续数年唯一的收入来源）
最喜欢 女孩（不需要任何注释）
最厌恶 战争（电脑游戏里的除外）
迄今为止生命中最幸福的事 作品获得了最高奖励：读者的喜爱
迄今为止生命中最不幸的事 这种奖励似乎没能蝉联
生活中最尊敬的人 导师吴岩
生活中最向往的地方 《科幻世界》编辑部
生活中最不屑一顾的事件 1999 年世界末日
目前最希望 有自己的房子
目前最不希望 过下一个生日
已出版发表的最满意作品 长篇《残缺的磁痕》
中篇《决斗在网络》
短篇《握别在左拳还原之前》
地址 （100083）北京航空航天大学 303—506 信箱（来信肯定能收到）
电话 1381026783（但经常不开机）
寻呼 （010）68327799 呼……算了，还是给我写信吧
小花絮
春色蓉城

1995年星河前来成都领奖，一到之后其他获奖作者纷纷四处观光游览，而星河则行走街头逐家饭馆去品尝川味小吃，站在报刊摊前默默地注视登有自己作品的《科幻世界》自我陶醉，坐在华西医科大学食堂前的食摊前看漂亮女孩子，最后晚上又来到现已并入四川联合大学的原成都科技大学，该校“学生活动中心”的舞厅曾给星河留下了深刻的印象。1993盛夏星河受《科幻世界》之邀到成都笔会，后来毕业于此的何宏伟（《平行》、《本原》等多篇作品作者）曾写信“强烈抗议”星河93年夏在此“偷心一晚”，而星河则回信称：“偷心岂止一晚，请将抗议乘三”。

真假难辨

北京科幻迷在杨平家小聚之后出来吃饭，星河在花摊前流连忘返。江渐离悄声说：“这里的玫瑰都是假的，全是月季冒充的。”星河不解：同为蔷薇科的玫瑰和月季还有什么区别吗？非要江渐离说清楚不可。江渐离犹豫道：“在这儿说砸人家牌子……”星河旋称：“没事，咱们用代号，真玫瑰咱叫克拉克，假冒伪劣的咱叫星河。”于是江渐离指点着花束放胆说道：“这是星河！这是星河！这也是星河！这里全都是星河，就没有克拉克！”

电话骗局

许多人反应，从电话里听星河与吴岩老师的声音极为相似；按照中少社少儿室温航女士的说法，星河的声音“几乎到了可以乱真的地步”。既然如此，星河每次给李翔打电话时便自报家门——“喂！吴岩。”而对方马上便应答道：“吴老师您好！”接着便絮絮叨叨地说个不停，直到电话线这边的星河嘻嘻笑道：“你又上当了！”于是李翔宣称：“以后不管谁来电话，只要对方自报‘吴岩’，我上来就先骂上一通。”星河大笑，从此不再给李翔打电话。不过星河准备就“声音相似”问题做一项广泛的调查，特此提醒广大科幻迷注意不要上当受骗。后来果然有一次，吴岩真的给杨平打电话，自报家门“我是吴岩”，而杨平冷笑一声：“不对，你是星河吧。”尽管经吴岩坚持杨平表示相信，但自始至终语气依旧充斥了嘻嘻哈哈，而平时大家对吴岩老师都是十分尊敬和客气的。

自做多情

星河目前自己租了房子在住。一次与一个女孩谈到之所以要住在学校里的原因，是因为可以在食堂吃饭。“因为我自己不会做饭。”这句看似平常的话里充满了“恶毒”的暗示。星河认为，按照过去的理解，这个女孩心里一下便会生出这样一种想法：“他自己不会做饭，如果我和他在一起，就可以帮他做饭，照顾他……”可是没想到那女孩听罢星河的话后没做任何犹豫，马上露出一脸同情的神态，惋惜道：“那你以后结了婚可怎么办呀？”

得不偿失

北京邮电大学的陈兰小姐（《猫捉老鼠的游戏》作者）今年毕业，星河早就许诺毕业前宴请她们宿舍全体女生。后来得知与她同宿舍的女生除2名留京工作外，其余6名均考上了本校研究生。也属理工科出身的星河不禁羡慕，声称：“要不我也考你们学校研究生吧，不过这样我就成你师弟了。”陈兰笑道：“好啊，考吧，有这么多师姐呢。”

离群索居

作者：星河

编者按：我们总是相信，团结就是力量，遵守规则和秩序就是生命的保障。但是，当灾难降临的时刻，在一个失去了任何约束的地方，我们是否真的能够继续按照上述原则生存？

当然，在大意义上我们必须反对任何形式的自以为是和刚愎自用，我们必须持续不懈地鞭笞这些行为。但是，假如一个正确的意见得不到或者不可能得到公认，而这时局势又十分危急而时间又相当紧迫呢？从某种意义上说，有时候所谓“民主”就意味着一大群傻瓜否定了——一个精英所陈述的真理。

再者，当人们试图坚守文中所引法国思想家孟德斯鸠的那句名言（“对一个人的不公就是对所有人的威胁”）时，是否能够真正完美地确保这一点呢？事实上，我们究竟应该怎样做才能在维护某一个人的利益的同时也能保障大家的利益，或者我们换一种提问的方式，我们究竟应该怎样做才能在满足大家的利益的同时也不伤害某一个人的利益？

这篇文章并不能给你这些问题的答案，也只是提出了这些问题。但是在有些时候，只要提出了问题，我们也就有了回答这些问题的可能。

—— 1 ——

我像眺望节日焰火一般有滋有味地欣赏完整艘飞船的壮观爆炸，直看到它那旅行社的醒目标志在炫丽的烈焰中疯狂地舞蹈一番之后，整个残骸烧得只剩下了焦黑的骨头，这才掉头漫步向山顶走去。

自从这艘旅行飞船以“搁浅”的方式“着陆”后起火爆炸的那一瞬间，我就决定与同行的玩伴儿们分道扬镳了。在紧急状态下电脑即刻宣布撤离，一时间自动舱门豁然洞开，大家纷纷抱头鼠窜，结果我跑的距离比诸位稍微远了一点儿，一口气跑到了连绵起伏的山丘腰部。

他们喊叫了我几声后便无声无息了，于是我大着胆独自向黑暗中缓缓隐去。由于当时天黑，他们也许认为我已经被烧死在里面了，可能还在筹备一个小型追悼会，并“化悲痛为力量”云云。我相信任何动人的词句都会被言说，只是不会有任何形式的具体救助行为。我并不埋怨他们，因为当一个伸手不见五指的夜晚与一个完全陌生的环境相并存的时候，即使道义上的责任依然存在也缺乏实际操作的可能。走到山间深处，我从背上退下自己那形影不离的背包。飞船上公共的备用食品我都没有带来，尽管当时它们就在我的手边。其实出于生存的本能，在动身的时候我本来是顺手把它们抄出来了，但在继续奔跑之前又顺手扔回到了飞船的旁边。我想在灾难来临的时候我们每个人都应该是平等的，既然我决定单干就不该再蹭供销社的集体口粮，也省得以后大家对我的自私说三道四。我知道在骨子里我有极强的均权思想，不过这并不影响我做出我的非集体主义决定。我从包里取出我个人的那份食品，胃口很好地吃罢夜宵，总共消灭了三分之一的储备存粮。然后我躺在地上，针对我的行为开始了迟到的思考。

说实话，我从来就没有看出过团结的力量，当然前提必须是指一群乌合之众，有强制性的军事性组织不在此例。而这是一个旅游团，如上所述大家只是一群“玩伴儿”。而现在，既然交通工具爆炸了，契约也就即时宣告解除。能谈的只是大家一块儿回家的问题，有关共同修理的计划想必是根本无从谈起的，而且根据我多年的经验，在这种情况下大家只会吵得沸反盈天。

一般来说，集体的力量只在于歌舞，而不需要用这种方式来加强我的心理承受能力。

当然，此外这种群居状态还有另一个作用，那就是只在于浪漫地做一周汤姆·索亚然后以鲁宾逊的方式无奈地拖延一年最后再以重复《蝇王》中自相残杀的悲剧而告终。

而我自信我自己是一个干实事的人。

现在要做的最大的实事当然就是解决这样一个实际问题：如何返回地球？

我忘记说了，这是一颗彗星。

—— 2 ——

我们来这里的本来目的是野营，一群自以为潇洒的、原本相互陌生的小知识分子集合起来到这个绿色彗星来野炊。

众所周知，我们的世纪是一个天马行空的世纪。随着星际道路的进一步拓展，火星、金星之流终于正式对普通游客无限制开放，据说这两个地方每天都人涌如潮，而月球早已像是自家门口的小公园一样没人去逛了。公司白领们喜欢去火、金度假村并不奇怪，因为他们总觉得在金星的游泳池中（其实是严格室内的！）和伴侣游泳比较罗曼蒂克，在火星的红色背景下与故知喝酒品茗比较深沉，可咱们有点层次的在网大学生也跟着挤那些所谓胜地我觉得就没意思了。我认为早在半个世纪之前“旅游”这一概念就已经被大众传媒所异化，它本该是在一个地方闲散并相对稳定地休息一个漫长的假期，而不该是在一个地方拍摄完旅行录像后再匆匆地赶往另外一个地方拍摄旅行录像。

基于这一观念，我在网上找到了一家小型旅行社。按照广告上的介绍，他们可以提供前往各个景点的航班——而且距离较近的行程还可以考虑以自动驾驶的方式整船包租。我之所以选择小型公司，就是因为它不会因为人少而取消航班，甚至听说到期时就算只有一个人也照飞不误。可没想到与我志同道合的报名者还真有几位，于是我们就真的决定包租整艘飞船和整片旅游地了，还在这并不漫长的路上迅速地变成了朋友。现在想来，假如那时允许其他旅行团体前来情况也许会更好些，我们可以搭乘他们的飞船返回，至少可以利用他们的通讯器材进行呼救性联系，可惜这颗彗星最终还是被我们“包间”了。我十分奇怪为什么当初我们谁都没有想到这一点，而如此近便的旅游点也为大多数旅游者轻易地视为无聊而放弃。

其实这颗所谓“绿色彗星”（编号我实在是忘了，应该是一个年份加一个显示其在该年序号的罗马数字）自有它的独到之处，它与它那些“脏雪球”型的兄弟姐妹有着大大的不同，换句话说，它决不是一个冰雪与尘埃简单地冻结在一起的不规则团块。对于普通彗星的组成和结构我还略知一二，一般来说，彗头的里面有个由碳质球粒陨石构成的固态核，中间的幔主要是液态水或结晶的冰雪，当然还有干冰和硅酸盐尘埃什么的，而最外面则附着着一个因太阳使冰升华而形成的冰粒之“壳”。

这位“绿衣姑娘”对我们而言最有意义的就在于它的这一层气态“壳”，因为在它的表层凝结着厚厚的液态氧气。而随着这位远方来客与太阳间的距离越来越短，液氧逐渐开始沸腾，氧气逐渐开始弥漫；而由于它显然不是一个娇小苗条的姑娘，直径不是通常的5千米左右，而是达到了20千米上下，因而它的质量也足以跻身应予减肥之列，这就使它上面的气态物质不至于像它的伙伴那样弃它而去，而是被牢牢地吸引住了，并均匀地附着在它的周围——也许在它的内部存在着一个相当重的重金属核，而这便是它那强大引力

的来源？不管原因如何，总之在我们到来的阶段，它那稀薄的大气层正处于一个相对稳定的时期——换一种说法，维持生命的氧气有了。

不过对于我们人类来说问题也不是没有，因为在临近太阳的阶段，这上面的气候肯定会变得越来越热。因此我首先必须找到一个比较深的山洞，而且这一点对我来说实在是迫在眉睫。

我比他们先想到这一点并先下了手，因此我得比他们先找到。

—— 3 ——

微弱的自转造就了漫长的白天黑夜，这是一个资源毫不匮乏的世界。

从旅行社的介绍材料来看，这颗“扫帚头”的组成成分并不怪异复杂，依然包括氢、碳、氧、硫这些流浪天体通常都会有的单质元素，以及诸如碳氢基、氨基、羟基氰基之类的有机基团，诸如此类，等等等等；而在彗尾部分自然也是离子态物质居多，都是些丢三落四少了些什么的不完备电离分子，这被称作“自由基”——这些分子如果“生活”在地球上，是很容易俘获一个或数个原子而成为稳定分子的。那么，当彗发、彗尾的气体稀薄、而压力又很低、且含有大量的有机分子时，也就有了出现生命的可能。

更令人欣慰的是，这是一颗木星族彗星，其实这一点从它的短周期上就能猜个八九不离十。

旅游手册就在我的手边，那上面原来根本无人查阅的“旅游地点的天文属性”一节这下可派上了用场：“在已经发现的数百颗彗星当中，有一半以上的彗星周期不大于13年，远日点小于7个天文单位，与木星轨道的半长径5.2个天文单位接近，轨道面与黄道面的倾角也都十分保守，几乎都在12度以内。”

按照我的理解，它被俘获的原理自然十分简单，这些远方访客的轨道本来是地道的双曲或者抛物，结果由于那位木星大哥哥过于好客，或者说那位木星大哥哥那巨大的引力场过于好客，结果使它们的轨道都无一例外地变成了椭圆。

估计它的一年本来很长，而自从被木星俘获之后，这一周期就大大地缩短了。而我相信，在它原本数千年的太阳周期年当中，冷藏于天然冰柜中的植物种子在经过漫长的严冬之后，会在接近太阳的时候慢慢地发芽、生长；而现在，它们终于开花、结果了。

而这，就是我们的食品。

从外表和味道看起来它很像是香蕉，甚至连收集工作都十分类似——只要从它那小巧的主枝干上掰下来就行了，根本没有必要大规模集约化生产。在粮食问题方面还有一个有利的特征就是资源丰富，这种准“香蕉”几乎遍布整个彗星，不存在不同种族之间势不两立的相互竞争。

在采摘口粮和储备存粮的过程中，我果然如愿地找到了一个相当深邃的山洞。这下好了，接下来我就可以在这个世界自转的夜间，开始考虑实施我的一个计划了。

其实我也没有什么太大的雄心壮志。下一步嘛，我打算自己建设一艘宇宙飞船。

—— 4 ——

幸亏我没有读过宇航学方面的博士，否则我就会嘲弄地看着自己了。因为我的这一想法，就如同一个刚会用某种液体和泥的小朋友想要盖一座高楼大厦一样。

不过这位小朋友也的确有他自己独到的想法和见解。

前面说过，这颗彗星属于木星族彗星，大概是在数百年前为木星所俘获的。由于其周期的缘故，在它访问太阳的过程中将有两个近日点，同时也十分巧合地有两次与地球的轨道相交。

我们本来就打算利用第一次近地点到达这里，并利用第二次近地点返回故乡，就像乘坐一趟固定时刻的班车一样。这是这一计划在空间上的可能。

从物理学的角度来考虑，它的引力场对于氧气已经足够严厉了，但在约束所有的固态物质方面却并不十分成功——难怪这里的“香蕉”树长得又高又大。就拿我本人来说，如果不穿加重靴，只要一个弹跳就能窜上太空——当然我不会那么做，但是我可以利用一些机械上的方法有效地“放大”这种力量，使它能够满足“飞船”的第二宇宙速度。地球那一头则不必考虑，近地点的加速正好可以加以利用，而且救援系统十分完善，职业救护队是不会看着手足同胞即将被大气层烧着了还无动于衷袖手旁观的。由此可见载体本身并不十分重要，能禁得住我本人和附属设施就成。这是这一计划在工具上的可能。

空间距离和运载工具的困难解决之后，下面就是氧气和饮食等供给问题了。再退一步来说，后者甚至也可以利用忍耐来省略，而前者却绝对不行。我们可以忍饥挨饿，但决不能“忍气吞声”。呼吸是一个方面，此外还有暴露在真空中的致命危险。

我需要想出一个携带氧气的办法。

首选的方案是携带植物活体。我们知道太空中微弱的阳光可以产生光合作用，而不管这种作用其实真的是多么的微弱。

不过为了预防万一，还需要一个专用的氧气储备舱。这就涉及到一个根本的问题了——材料！

这才是整个计划的关键所在。

我不知道究竟是命运总是对我——或者说对我们人类——有所垂青，还是自然界就是这样的完美和谐。经过一番考察的结果，我十分信赖地选中了“香蕉”的树干。

首先它的重量奇轻，这对于宇宙飞船来说是具有相当重要的意义的。假如飞船太重的话，它就会被自己的自重压弯了。

“香蕉木”还有一个重要的特点，那就是在它刚一脱离母体的时候十分新鲜，刚刚被折断后会分泌出一种特殊的粘液，两个断口一经合并，严丝和缝，坚不可摧，不单足以完成氧气储备舱的任务，对于整体的密封性也做出了极大的贡献。这简直就是一个奇迹，假如不是这样，也许我还需要研究一下冶炼金属的技术，而这门课程在这个短短的小学期之内肯定是修不完的。

有了如此之多的可能，还有什么是我们所不能做的呢？

因此我制造了一个巨大的大型空腔，在里面又加了一个并不太小的中小型空腔。小房间是我的氧气罐，大厅则是我的起居室、食物储存库兼氧气制造工厂。

这个空腔可以容纳下很多人——不过绝对容纳不下全部旅游者。

怎么样，越来越像一艘真正的宇宙飞船了吧？——前提是我们不谈形式，只看效果。

接下来我就开始准备食物。用于备用氧气的活体“香蕉”自然不能算做食品储备，为了节省空间和重量最好再准备一些方便食品。经过一番严肃

认真的思考，我认为将“香蕉”晒成干的方法值得考虑。

于是我开始疯狂地采摘和晒制。不过最好不要留下过多的采摘痕迹，晒制的面积也不能太大，尽管四周渺无人烟，但我还要提防我的那些朋友们。

—— 5 ——

不错，我的确是想到了我的那些朋友们。这时候我突然产生了一种想要关心一下他们的强烈愿望。

果然不出我所料，他们在修补那块已被烧焦的金属排骨。

思维定式让他们努力地朝着错误的方向操劳着，我猜想就连他们自己对结果也没有真的抱有多大的信心。

在连续数日的篝火之后，他们终于开始了辛勤的劳作。说句老实话，他们当时的嘹亮歌声实在曾令我心痒难熬，脑中想象着顺风飘到耳边的远方歌舞，我心中一阵阵冲动，真想还不如出去和他们一起醉生梦死算了。幸亏我当时忍住了，这才有了今天的倒置。随着对方歌声中逐渐出现了哀伤的成份，我的飞船也在一天天地变得完善。

他们的确很辛苦，但是也的确很无知。我甚至怀疑他们并没有一个完善的计划，因为我看到飞船被装了拆拆了装的搞了好久。

根据他们正将一株株小型“香蕉”进行“盆栽”实验这一现象，我估计他们也考虑到了这种可以作为食物的植物能够提供氧气，但是缺乏光合作用时的情况他们可能未加考虑。

我很为他们担心。

我有心提醒他们一下，但是不知道他们是否了解或接受我未曾死亡这一事实。我相信这一现状并不会吓着他们，但是我肯定不得不罗嗦地解释上半天。最重要的是，现在我不希望我的工作受到来自任何方面的干扰。

自从这一天起，我每天都要抽空观察一下他们的工作。我一直怀疑他们还是猜到了我的存在，我从他们的表情中能够明显地看出来。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他们尽管满脸的疲惫，但依然半心半意地唱着战歌。我想这是为了向我传达某种信息，告诉我说“集体劳动比个体劳动的优越之处就在于劳动的时候可以‘吭哟吭哟’地喊出号子来”。对于这种不带明显恶意的挑衅，我只是报以同样毫无恶意的微笑。

然而在我例行观察的第八天清晨，他们的飞船坏了。

—— 6 ——

其实他们的飞船从来就没有真正修好过，所谓“坏了”只是说他们的拼凑之作发生了令人难堪的变化，而这一变化显然是外界力量所为。

这一点我是通过他们在大地上给我的留言中知道的。

我看到了大地上由小石头群构成的巨大字迹，那是对我的警告：如果再破坏的话，我们将不会再客气！

他们果然了解到了我的存在。

整个白天我都压抑住了自己的冲动，坚持没有出去。我不知道这是为了什么。也许是怕孤身一人口拙难辨，也许担心这只是一个并不友善的阴谋，也许，我只是为了保持一种已经养成的固有习惯。

入夜，我才潜伏着摸到那行巨大的字迹旁边，决定在它的下方书写如下字句：请找到证据看来在书写巨大的标语时，集体的确比个体要强，我费了好大劲，才勉强摆好“请找到”三个字，为了简化起见，后面的“证据”被我摆成了“正居”。即便如此我还是感到十分劳累。

回到我的临时居住处所之后，我开始在心中遍数所有的可能。

我怀疑这里还有动物。其实当时我所晒制的“香蕉”经常发生失窃事件时我就想到这一点了，可是直到如今猜测才得以确切证实。估计他们遭受了不只一次的嘲弄，在“破坏”前面加“再”也许表征了这一含意。

这一点很令人头疼，如果真有动物的话，有危险的就不仅是他们的飞船了，应该还包括我的生命。也许它们害怕群威群胆聚啸成群的部落，但是却觊觎着离群索居的个人。我突然想起了我们的祖先，他们之所以能够在巨兽猛禽之间顽强地生存下来，一方面是由于使用了普罗米修斯送给他们的赃物，另外一个方面就是因为坚持群居。

想到这里，我不禁瞄了一眼新堵在洞口的岩石。这是我今天才开始这样做的，可我还是不能放心。

假如他们根据我的回答也能想到这一点的话，也许就可以安排轮流守夜的值日表了。

—— 7 ——

我决定加快我的行动。而且，我决定正式与他们接触。

我甚至没有时间与他们研究所谓“破坏”或者“再破坏”的责任问题。我很想对他们说，你们尽管这样认为好了，但我有更重要的事情要与你们商量。只是我没有想到，这其实才是一个十分关键的问题。

我知道，我的“宇宙飞船”能够乘坐足够的人。因此我决定在临走的时候邀请他们。

我从动工之初就考虑到了这一点，我的设计正是按照“能够容纳最多的人数”这一原则来计算和制定的，我愿意尽最大可能来救助我的同胞。但是说实话我不相信别人，我宁愿事必躬亲也不愿放手合作。我知道这不是优点，但是我坚持认为，让精英与弱智者合作就还不如干脆单干。做为一个理工科的优等生，你能指望我给那些学习诗歌的人讲清牛顿第二定律吗？

好的，可以不给他们讲，但是能给那些学习哲学的人讲清旨在尽可能优先施救的“治疗类选法”原则吗？这就不太好办了；甚至我不能说服那位循规蹈矩的天文专业科班出身的朋友：我们其实是可以冒险创造奇迹的。

现在最大的问题就是我的这场盛宴准备的并非完美无缺，因为我不可能将他们全部邀请入席。恐怕只有我自己相信此举绝非故意，因为容纳更多人的容器实在是超出了我的技术能力。

根据计算，将有三个人不能乘坐我的座驾，而这除了令我深表遗憾之外，别无任何更为妥善的方法。

我仍旧采取了简约文字的方式给他们送去谈判的消息，我告诉他们“有返回可能但人数限定 18”。明眼人一望便知那其实只是一个通知。没办法，这是我的飞船，所以由我说了算，没有什么“谈判协商”之类的说法。

回信很快被摆了出来，同时告诉我有两名乘员已经死去。

由于回信的简单，我不知道他们的死因。我猜想最大的可能是不慎失足，而不会是由于饥饿。照例说在一个友善的团体当中，是不会发生某一两个个体先行饿死的惨剧——要么要饭同吃，要么共享饥饿。不过也有可能是由于他们违反了规矩而被处决，因为在一接到通知时我便本能地感觉到死者是那对年轻的夫妻。

说实话我倒宁愿情况是后者，因为在有了一次未必公正的执法之后，所有的人都会减轻再次抛弃同行者生命的痛苦——他们肯定可以找到一个合

理合法的理由！

—— 8 ——

我们双方谈判的地点被安排在山谷。据说这是一种妥协，因为那里正好位于我们两方的中间地带——看来他们早已侦知了我赖以栖息的洞穴。

绿色彗星风光依旧，景色宜人。在即将离开的时刻，我没有丝毫的留恋和伤感，这些工作让那些不愿意离开此地的诗人们去做吧，我要回家。

沿途的优美景色没有阻止我大脑的思维运动，一路上我都在紧张地营造着谈判有可能出现的场景——

就是这样。你们挑选那个不幸的人好了。

多一个人就不行……多一个人都不行！

没有商量的余地，这是铁一般的物理定律决定的，而不是我的同情所能改变的。不要再在这点上纠缠了，我们没有时间。

那我们不上。对一个人的不公就是对所有人的威胁。我们一直同甘共苦，决不能随便抛弃哪一个兄弟姐妹。

那我就没有办法了。我走了。

等一等，也许你可以告诉我们你的方法？

当然可以。不过这颗彗星却没有第二个近地点了。

你……显然是故意这时候才来找我们的，而且当初故意制造了一个少容纳三个人的飞船。

您这么说毫无意义，我一直工作到谈判前夕才完工。而且，我的技术能力和精力体力不允许我制造更大的飞船了，时间也不允许。我的话您能理解吗？

那你当初为什么不与集体在一起？我们一起工作肯定能够想出办法来，至少可以造出两艘飞船来！

请不要激动。恕我直言，那样的话我就想不出这个绝妙的方法来了——你们不是一直在歌舞吗？本来我不想提这个，但是那样的方式的确会影响我们的思考与决策。我们不讨论这个了好吗，没有时间了，我们该上飞船了。

接下来他们就只有两个选择了：或者残酷地抛弃掉一个人的生命，或者坚持苍白的公正原则。我坚信只有前者会发生，在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会有许多人发生动摇——而且决不会发生混乱的争斗，这些人的关系有疏有密，最后被剩下的人几乎可以事先认定。我的心中没有狞笑，我不想这样残酷！要知道我与他们本就无冤无仇！

—— 9 ——

但是事先约定的地点什么都没有。没有争论，没有表决，甚至没有一个谈判对手。整个山谷寂静无声，黄绿相间的植被把我的眼睛刺得生疼。

这时我才第一次有机会欣赏这里的风景。凭心而论，这里还是很美的。他们的工作之所以迟迟没有开展，一定是在到来之初有一种情绪被流露和蔓延：留在这里也没有什么不好。

可是凭心而论，在如今这样一个文明已如此进步的时代，鲁宾逊的世外桃源终究不是长久之策，至少我出不了三天就会回忆起火腿肠、棕榈海滩以及电脑网络游戏的。

我突然意识到情况不对！

我急忙折转身向来路猛跑，相对平缓的山坡却让我连连跌倒。我顾不得身体上的一处处划伤，拼命地朝我的救命飞船飞奔。一路上我后悔不迭，

我怎么居然会弱智到了离开我的飞船？既然他们能够查得我的住址，又怎么会放弃查找我的工作单位？

越是行动上的紧张越会使人浮想联翩，因为体力已经达到了极限，剩下能够活动的就只有脑子了。我分析自己此举的疏漏完全源于对文明社会中规则与秩序的迷信，可惜这种约束在这个缺乏保障机制的绿色世界里可笑得一钱不值。与此同时推演出的一项结论更加独特，我突然感到千百年来我们一直信奉的一个原则其实根本不对：独裁和暴政决不是衍生出阴谋的温床，而且恰恰相反——只有反对独裁者才会使用这类伎俩。不过完了，这项科研成果眼下已经没用了。

我已经远远地看到了我的飞船，我的方舟！我最担心的情况已经出现：人群正鱼贯而入，对于陌生的装置他们的身手还稍显生涩和笨拙。不过我猜想他们早就做了细致入微的观察，一知道人数有限他们就没再闲着。

我几乎已经虚脱，因为一路上我的心中没有产生一点儿以前参加马拉松比赛时的心理——“不行就算了”。我知道这是生死之搏，敌人除了客观规律还有我原来的好友。我近乎疯狂的捣动双腿，在咬紧牙关的同时闭上了双眼，但又不得不一次次强迫自己睁开眼来目视飞船，以免盲目前进方向有误差耽搁了宝贵的时间。为了进一步提高自己的速度，一只加重靴已经被我甩掉，我的动作几乎就是在飞，然而重心的偏移却使我踉跄屡屡趑趄不断，与此同时，泪水开始在鼻梁两侧不自觉地缓缓流淌。

我感觉已经有人看见我了，但我很难判断他们是否正在惊慌。我幻想着可以与他们讲清原委和解如初，对于“就差一人”的冷酷逻辑则暂时忘记——如果不小心想起了，我也会幻想那个多余的人已经在前来的过程中不慎失足。我突然发觉在事实面前一切文学情节和哲学思考都是空谈，没有生命就没有了一切。

距离只剩下数十米了，如果我侥幸得救将潇洒地将这段距离命名为“最长的50米”。

事实上在我的脑中已经清晰地浮现出我们在舱中分享“香蕉”的和睦场景了，尽管也不时冒出因食物不够而再起纷争的镜头。

一声我从来没有真正听过的凄厉而陌生的呼啸……

我不知道枪是谁开的——事实上我根本不知道他们手里有枪。但是在飞船例行弹跳的那一瞬间，我似乎看到了一张张快意的笑脸……其实我是看不见的，因为起飞的时候整个飞船都是密封的。

其实这才是唯一的办法。这才是对我所做一切的最佳报答和最高奖赏。
绿水青山，天空蔚蓝。

意义

作者：星河

.....

一个假说。宇宙源自爆炸，最终将重新收缩。
漫长的岁月里，收缩竭尽，一切又坍塌进一个原子。
巨大的爆炸，宇宙诞生。
漫长的岁月里，恒星生成，人类产生。
开始思考宇宙。
一个假说。宇宙源自爆炸，最终将重新收缩。
漫长的岁月里，收缩竭尽，一切又坍塌进一个原子。
巨大的爆炸，宇宙诞生。
漫长的岁月里，恒星生成，人类产生。
开始思考宇宙。

.....

——

--

张扬的间谍

作者：星河

—— 1 ——

“您还别说，这演技还真够得上地道的好莱坞水平了！”

“准确地说应该是 20 世纪 30 年代的好莱坞。”

一张张装饰墙砖般的屏幕拼贴出一整面彩色的墙壁，我和防卫总监一边泛泛检视一边信口评论。监视装置遍布整个旅游景点，所有的自然人文景观尽收眼底。

“你是怎么看这场演出的？”我扭过头去问防卫总监。“他们究竟是想转移视线呢，还是故意在向我们挑衅？”

“恐怕多半是前者。”防卫总监不屑地撇嘴摇头。“他们是不会有兴趣花冤枉钱来做无用功的。”

此时此刻，屏幕上那位敬业精神极强的绅士正一丝不苟地完成着表演任务，以其高超精湛的出色演技博得我们发自内心的一声声喝彩。他身套黑西服，兜挂白手绢，嘴里叼着一根巨大得如同飞艇的古巴雪茄，道具俱全是应有尽有。遗憾的是在后来的整个故事当中，他便只成为其他观众的关注焦点而被我们专业人员所忽略。

这个所谓的公开景点其实是一个秘密基地，而我们“防卫司”则负责看守这一秘密。经过多年的打探，如今敌对方间谍的味道终于开始在这里弥漫。说实话这并不令我们惊奇，我们早就在等待着这一天。目前一个大型纪念活动行将举行，而这正是那帮号称“测绘队员”的喜欢阴雨天气的蟾蜍们期待已久的。

在观赏了黑西服精湛得体得几近虚假的表演之后，我和防卫总监共同认为，对方真正的间谍肯定位于一个隐蔽的暗处。

“比如说……”

“比如说那个卖报的小贩。”

—— 2 ——

“奢侈呀！”屏幕上刚一显示出装饰得十分张扬的庆典外景，“测绘局”局长的脸上便流露出一抹难以掩饰的惊讶之色。“够得上阿房宫的水准了。”

“但我们不会烧它。”操作员继续目不转睛地盯着屏幕，同时恰到好处地接过了上司的话头。“没必要费这根火柴。”

不能只从字面意义上理解“测绘局操作员”的职能，因为他们并不仅仅是在操作电脑，而且还要统领全局，并指挥整个行动，称之为“操纵员”也许更为准确。

“即使是在二战时期，皇家空军还用木头炸弹轰炸过纳粹德国的假机场呢。”局长不无调侃地引述经典。“难道我们还不如英国佬幽默？”

“那也好，就让咱们的演员同志去和这座豪华宫殿周旋吧，报童自会对付隐藏在基地后面的那个基地。”操作员一边决策一边便真的操纵电脑发出了指令。这些电子指令由专事通讯的人员接收，再以相当传统的方式传达给那位专注于新闻传播事业的小贩。

自从确切地知道这个基地的存在之后，它在局长的心里便埋藏了整整 3 年，发誓要找到它的愿望也在同样的场所被埋藏了同样长的时间。经过多年的追寻和努力，生根的种子即将发芽，这一次他一定要马到成功。

“你刚才强调的是‘后面’吗？”局长突然问道。“我倒觉得应该是‘下面’呢。”

“我刚才强调的是‘那个基地’。”

说罢两人哈哈大笑。

—— 3 ——

“如果说那个黑西服是伊恩·弗莱明塑造的詹姆斯·邦德，这个报童就是约翰·勒卡雷笔下的乔治·斯迈莱。”防卫总监时而对着那个勤劳的报童指指点点，时而又注视着陷入沉思。

我看着他沒有说话，等待他的进一步解释。

“在我们这个时代，一切具体的人工都很难让我相信。”他语重心长地对我阐述他的观点。

“你的意思是说：尽管他十分优秀，但充其量也还是个虚像？”我不知道自己是不是已经开始明白了他的意思。

“别以为黑西服真的只是一介群众演员，他登台的真正目的就是想让我们相信他是唯一的假象，而这个朴实的报童才是我们要找的目标。”防卫总监给出了他相当令人信服的解释。

“事实上报童也是一层烟幕？”我脱口接道。

“准确地说他是第二重加密。”防卫总监回答的十分肯定。

“那你觉得真正的魔鬼应该来自哪里？”其实我在说这话时可以说已经心中有数了。

“只有一个地方仍旧被忽视。”防卫总监说。“那就是——”

“网络。”我们异口同声。

—— 4 ——

“通过各种先进的手段，我们终于可以知道那座豪华皇宫的下面是空的了。”操作员在最后核实之后摆了一下头，向局长大人给予确认。

“一般来说，真正的基地往往在假基地的地下。”局长以一种戏谑的方式重复他此前的猜测。

“只是一般来说。”操作员应声说道。“一般来说构思巧妙的推理小说总是这样安排的。”

“而他们却不是一群通俗文学的爱好者。”

“显然不是。”

“那么假基地的目的就在于……”局长看着下属，等待着他把自己的话说完。

“告诉人们它是唯一的伪劣假冒。”

“那你觉得真货应该在哪儿？”局长出了下一道考题。

“它也许不是物理的，而是比特的。”操作员在叙述的同时调出了另外一堆资料。

局长用眼睛贪婪地咀嚼和消化着这些信息资料。

“你是说网络？”

操作员与局长意味深长地对视了一眼。

—— 5 ——

“没想到这儿还真的有不少黑客在折腾。”我在心中默数着被统计出来的非法访客的流量。

“我想我们真正的目标就在这些人当中。”防卫总监迅速调拨着资料，瞬时统计数字飞快地显现出来，与我心算的相差无几。

“他们真能进来吗？”我谨慎地向防卫总监提出疑问。对于现代科技我总是怀疑它的可靠性和有效性：前者令我担心我们的防卫，后者让我小觑对方的进攻。

“千万别低估这帮家伙的能力。”防卫总监冲我笑了一下，但是表情相当严肃。“他们就是靠这个吃饭的。”

“他们好像已经攻破了一些地方！”我指着屏幕上闪烁的红色小方块惊呼。

“放心，这只是表示他们刚刚开始进入。不过我们必须马上反击！”防卫总监总是在那么镇静的同时又是那么的当机立断。

—— 6 ——

“看来我们的估计没错，开始遇到抵抗了。”局长目睹着一个个黑客的进一步登录受阻，并没有表现出太多的愤懑。

“而且还不轻呢。”操作员笑笑，驾轻就熟地向那些黑色客人们发布着指令。这回是不需要任何一种传统的接头方式的，信息在发出的同时就为那些众多的行为者所接收到。他们在看不见的海岸线上一次次尝试着登陆，接下来便是抢滩、立足并发起冲锋。

“下面需要干些什么？”局长在操作员停止发送指令的间歇中问道。

“您是说我还是说您？”

“先说你吧。”

“对于我来说，需要继续协调他们的工作，不过也只是一些宏观上的把握而已。”

操作员说的不错，因为对于黑客行动来说，无需也不可能向他们提供

他们每一步具体步骤的实施计划。从这一点来说，他们永远都不是平庸的长期受雇者，而是领取计件工资的技能高手。

“那么我呢？”局长打了一个哈欠，疲惫地继续刚才的话题。

“您现在最需要的是休息。”操作员的脸上重复着数千年来下级对上级的谄媚，尽管在信息时代其程度已经不似以往那么明显。

—— 7 ——

“你知道‘三令五申’的典故吗？就是孙武替吴王操练宫女的那个故事吗？”

“知道。那位著名的古代军事学家在两个飘飘美眉头上大开杀戒。”防卫总监笑着对我说道。“你是想借此给我讲讲纪律严明的故事，用来敲打一下我今天上班晚到了5分钟？”

“你多心了，我不是这个意思。你转述的是这个故事千百年来一直表现出来的话语含意，但是现在我要就这件事说句别的。”我喝了一口水，翻看着打印出来的数据。“我想说的是：即便是后来孩子们确实害怕了，纪律严明了，队伍整齐了，步调也一致了，但是一群女娃娃使枪终究还是显得那么的虚假和做作。”

我说到最后的时候，用手指点着屏幕上的数据。防卫总监立刻就明白了我的意思。

“没错，这哪是强行登录呀，一波一波地好像是在冲浪。”

“他们没把最优秀的人才投放在这里——或者说是最大的精力。”我说出了我的看法。

“我觉得他们只不过是在起哄。”

“他们投放在这里的是最优秀的诱饵。”防卫总监不禁笑道。“那又是谁在干实事呢？”

“我们要找的就是这个人。”

—— 8 ——

“他们真的被迷惑了。”当局长再次返回电脑前时，操作员笑容满面地向他炫耀。“您看呀，统计显示基地大多数力量都被牵制到这儿来了。”

“我担心他们很快就会改弦更张的。”局长保持着固有的清醒，不无担忧地说道。“我和他们打了这么多年交道，太了解他们了。”

“您的意思是……哎呀真的，防卫的动作好像不大积极呢。”操作员适时地大惊小怪起来。

“要是光是不积极倒还好说了。”局长也觉得操作员的说法人情味过浓——对于网络防卫来说，还有什么积极不积极的。“他们好像是在欲擒故纵。”

“我明白您的意思。”操作员附和道。“他们故意诱惑我们进去，可是真到了里面却发现也没设什么圈套，只是总有什么东西在阻挡我们。”

“实际上他们是想拖住我们。”局长的牙间流露着摩擦出来的响声。

“拖住我们的注意力。”操作员准确地补充道。

“必须马上实施下一套计划。”局长多少有些气急败坏。“这边不要撤，让他们认为我们的注意力确实被拖住了。”

—— 9 ——

“我们还忽视了哪些地方？”我几乎是有些小心地问道。“我觉得他们可能已经越来越接近真正的目标了。”

“我们也越来越接近真正的目标了。”防卫总监胸有成竹。“别担心，他

们没剩下几招可用了。”

“那么究竟还剩下哪几招呢？”我一定要问出个究竟才能心安。

“比如一些特别传统的和特别经典的。”防卫总监的语气有些呜噜呜噜，同时他开始调看一些网络以外的例行监视参数。“放心，不会有什么更为先进的方法了，他们的技术已经到头了。”

可我还是不太明白，默默地在脑中复习着间谍这一行当的必修历史。

“亏他们想的出来。”防卫总监在进行了一系列的调研工作之后终于爆发出一阵愉快的笑声。“原来是非常经典的声波震荡，正在对我们的地下室进行巡回考察呢。”

“传统的有如诸葛先生的木牛流马。”我在一瞬之间明白了对方的企图，差点也笑出声来。

不过具体原理我已经不记得了。好像是通过远距离的激光技术，记录会议室玻璃——更尖端的技术应该是记录屋顶和墙壁——的微弱振动，捕获与会者发言的声波数据，最后再经电脑还原成人声。这的确是一个相当古老的方法。

“对付这么古老的小偷，我们可还有相应的旧式警察？”说实话我还真有几分担心呢。

“我们保留了一些——各门各类的都有。”防卫总监语气肯定地向我保证。“还没有全部退休。”

接着，一束束频率不同方向各异的干扰波束便左右开弓上下跳跃着扑向位于地下的各个房间——当然也包括真的会议大厅。这些房间本来都是具有各类防范设施的，诸如防止网络窃听和干扰之类，一向戒备森严，现在我们要做的无非是让它们恢复自己的自信。

当然，测绘工作者们的传统招术并不止这一项。于是接下来，他们便向考古学家一样一次次试验着历史上的著名方法，然后一次次重演着失败的结局。

—— 1 0 ——

“我们的企图好像被发现了。”操作员第一次有些紧张，也许局势的发展有些出乎他的预料？

局长马上俯身过来，注视着屏幕上显示出的数据。

“他们有警觉了？”

“不光是警觉，好像已经开始有所防卫了。”

“这可是最后一层裹尸布了。”局长喃喃自语。

“您的意思是说……，”操作员奇怪地看着局长，没想到原来局长还瞒着他另有安排。

“它还只是裹尸布而已？”

“不错，尽管我真正派出的间谍十分出色，但我还是需要谨慎再谨慎，小心又小心。”局长在为他的秘密部署做出解释之后，顿时感到有许多话要说。“现在，他恐怕只能自己面对了。”

局长挤开操作员，亲自操纵起电脑来。于是画面终于让位给了那位真正的主角。镜头被逐渐推进，由远而近，直至放大成为定格的特写。

—— 1 1 ——

与此同时，在我们这一边的屏幕上，这位演员也经历了同样的变化。在经过了几次的甄别和复查之后，我们终于得到了这一十分古老的最新情

报。监视装置追随着他矫健的身影——从他发现了地下基地的入口开始，直到他拿到所需物品后准备返回地面——潇洒得一如传统影片中的经典英雄。地下世界虽有屏蔽，但他肯定还是有办法发射一些文字和图像信息的，不过看起来他的本来目的是冲着基地的研究实物去的。在他迅捷而简约的整个行动过程中，我和防卫总监自始至终都惊讶地悄然息声。

从开始到结束，一系列行动可谓迅雷不及掩耳。防卫总监不得不无奈地认可了这一事实：

“他终于露面了。”

我没有作声，心里也很不是滋味。

“脚上趿拉着双铁鞋费了大半天功夫，没想到到底还是折在他手里了。”

防卫总监十分感慨。

听到这话，我反而冷静了下来，语调平静：

“看来这时候咱们好人这一边也需要一位主角上场了。”

“那叫正面人物。”防卫总监纠正道。“是谁？”

“我。”

—— 1 2 ——

我进入通道的身影很快便投射到测绘局的电脑屏幕上。

“天哪，那是防卫司的反谍报人员星河！”局长失态地惊叫起来。

“必须赶快通知演员！”虽然局长已经重新定义了那位演员的身份，但操作员还是习惯于以前的称谓。与此同时，他迅速开启了各种通讯联络装置。

“第一，没有这个必要——我相信他的应对能力；第二，即使有必要——”局长沉吟片刻，“现在也来不及了。”

屏幕上，我已与对方短兵相接。

基地入口处，一阵枪林弹雨。

—— 1 3 ——

“您真出色。”激战方止，我便发出由衷地佩服和赞许。

我撕开衬衫，包扎好胳膊上仍在汩汩流血的伤口。他显然也受了伤，枪不知飞到哪里去了，好莱坞戏装已经脏的不成样子，但气度依旧。他偷窃的样品被我用枪击的粉碎，目前我唯一的优势就是手里还有武器可以指着他。

“一般出色。”他冲我笑笑。

“不过告诉你，在如今这个电子与网络决定一切的时代，没有英雄。你失败了。”

“那最后干嘛还需要你我在这里喝茶？”他夹杂着喘息的话语虚弱无力，但仍不忘调侃。“您不得不承认，最后还得指靠真人吧。”

“您能带走什么？”我用下巴指了指旁边的样品碎片。

“胶卷已经转交给了我们的交通员。”他丝毫不掩盖自己洋洋得意的神情。“‘交通员’这个词‘在如今这个电子与网络决定一切的时代’是不是显得陈旧了一点。”

“一般陈旧。”我尽量保持冷静，小心地退后一步，以免在受骗的恍惚中被他夺了枪去。“交接地点在哪儿？你该不会告诉我是通风口吧。”

说实话，刚才前来与他交锋的路上，我便突然想到了这个科幻作品中永远被言说的漏洞。

“正是。”

“那么您放心，那位报纸传销员目前也在我们的掌握之中。”我也同样抑制不住沾沾自喜。“不过他和您一样最终都是会被释放的。”

“那是因为贵司和局里有协议：互相不扣留对方的人。”他的语气中没有沮丧。“并不是因为你们多么仁慈和宽宏。”

是的，经过千百年来对峙，目前间谍行业已经有了行会的性质。我们各为其主，因而需要互相帮助。

但是他应该沮丧才对。

—— 1 4 ——

就在我们即将分手的那一瞬间，对方的普通呼机开始了难以觉察的震动，但还是被我受过良好训练的耳朵捕捉到了。行动已经结束，一切都可以公开了。

他先是自己瞄了一眼，然后出示给我看，不过依旧没有喜形于色。

上面显示着如下字样：

“来自测绘局长：刚获上级部门指令：已通过网络成功劫获样品的部分数据，可参考价值待分析。你部的一切掩护工作已告完成。”

“你事先知道？”这就是他没有沮丧的原因？

他摇摇头。“但是我知道，在这个电子与网络决定一切的时代，我们真人的用处从来就是佯攻。”

“那最后干嘛还需要你我在这里喝茶？”我说这话的目的只是不想看他苦笑。也许，也是为了使我自己的职业自豪感不受伤害？

“您的呼机也来信息了。”

“我知道。”我目光直视着他。“可我的指令需要保密。”

他点头笑笑，表示理解，然后与我告别分手。

我查看呼机上的信息。那是总监大人的叹息。

“来自防卫总监：刚获上级部门指令：网络已成功阻止有关样品的全部情报失密，部分失窃信息所造成的损失待分析。你部的一切防卫工作已告完成。”

如果这是一纸消息，我还可以把它撕得粉碎，然后让碎片在风中飘逸。可是现在，我总不能把呼机摔了扔掉。

时间足够你爱

——欧美科幻小说述评作者：星河内容提要：在欧美国家，近代科幻小说的历史不过 180 年的历史，其发展历程大致可划分为四个时期 早期科幻在艺术手法上略显粗糙，许多作家亦属客串，思想内涵更是失之浅薄 在黄金时代，作家与读者就科幻的认识达成了共识，并产生了一个科幻作品的固定模式 新浪潮时期的作品以意象性、隐喻性和心理性为主，对人心理的重视超过对科技发展的重视 “塞伯朋克”时期的科幻小说从新浪潮向硬科幻回归；在文化价值观点上具有反传统性我们所谓的科学幻想小说（简称“科幻小说”）是指 ScienceFiction，与西方文学中的幻想小说（Fantasy）和恐怖小说（Horror）是有很大区别的。从字面上看 Science Fiction 本来

没有“幻想”的意思，直译为“科学小说”，“科学幻想小说”来自俄语的转译，此后几十年便约定俗成了。

说到科幻小说产生的原因，无外乎以下几个：首先，它来源于人类本身所具有的幻想天性——这是不言而喻的，因为想象是人类生存、发展和创造文明的需要。其次，无论在东西方文学中都存在着强烈的幻想传统——西方文学源自神话，继而是悲剧和史诗，此后在幻想领域产生了四个分支：宗教文学（最著名的莫过于《圣经》）、乌托邦文学（如柏拉图的《理想国》、托马斯·莫尔的《乌托邦》、康帕内拉的《太阳城》和弗朗西斯·培根的《新大西岛》等）、假旅游小说（不胜枚举，比较著名的有卢西恩的《真实的故事》，塞万提斯的《奇情异想的书——唐·吉珂德·德·拉曼彻》、开普勒的《梦》、希拉诺《日月——两个世界的旅行》、笛福的《鲁滨逊漂流记》、斯威夫特的《格列夫游记》和伏尔泰的《麦克·罗梅嘉》等），以及科幻小说。

在欧美国家，近代科幻小说的历史不过 180 年的历史，其发展历程大致可划分为四个时期：萌芽与草创时期、黄金时期、新浪潮时期和“塞伯朋克”时期。

第一个时期的开始是以《弗兰肯斯坦》的问世为标志的。作为一种文学形式，近代科幻发端于 19 世纪初的英国，成为萌芽与草创时期（1818 年—20 世纪 20 年代）的肇始之端。

现在西方科幻界公认的第一部近代科幻小说《弗兰肯斯坦》出自玛丽·雪莱之手，作者系英国著名诗人雪莱之妻。玛丽一生经历曲折奇特，似乎时刻与死神相伴，悲剧色彩十分浓郁，这对她后来的作品产生了极大的影响。《弗兰肯斯坦》诞生的过程也颇为奇特：1816 年夏天，天气阴冷，淫雨连绵，而颇具浪漫气质的英国诗人雪莱和拜伦，却携带着各自的女友在风景秀丽的阿尔卑斯山中流连漫游。每当夜阑人稀之际，他们便围坐在篝火边聚谈，时而讲述一些离奇和恐怖的故事。大家商定将这些故事记录下来，但后来只有玛丽动笔完成了。

作品讲述了一名科学家在实验室造出一个丑陋怪物的故事，而怪物因得不到社会的理解和同情，终于走上了弑主愤世的毁灭道路。主人公弗兰肯斯坦是一位科学家，他利用死人器官拼凑出一个怪物；怪物在人间东奔西跑，却得不到理解和同情；他向往美好，渴望感情，换来的却是谎言与追杀；他终于不顾一切地向人类复仇了，最后漂流到北极冰原……这是一部典型的哥特式的感伤主义作品，有关宗教与反叛的心理情结随处可见。同时它反映出作家以及当时许多人的一个忧虑：科学是什么？科技进步究竟会给人类社会带来什么样的影响？自玛丽·雪莱之后，科幻这一新的文学形式开始崭露头角，在法英两国分别诞生出儒勒·凡尔纳与 H.G. 威尔斯两位科幻大师。前者在《从地球到月球》、《海底两万里》等众多作品中描述了人类对地球新世界直至月球星空的探险，对科技发展、人类进步做出了相当乐观的展望；后者则通过《时间机器》、《隐身人》等作品剖析了科技发展对人类社会的不良影响，揭示出人们在社会进步历程中的矛盾心态，其引人入胜的科幻构思至今仍不显陈旧。此外以“歇洛克·福尔摩斯”闻名的柯南·道尔也是科幻好手，《失落的世界》等作品深受读者和评论界重视。

从 1818 年到本世纪 20 年代长达百年的时间里，科幻文学一直处于“萌芽与草创”阶段。作家的探索是多方面的，作家相对稀少，作品集中于少数

几个人身上；作家对于科幻理论缺乏兴趣，从不声明是在创作一种新的文学作品；早期科幻在艺术手法上也略显粗糙，许多作家亦属客串，思想内涵更是失之浅薄。因此到了这一阶段末期，科幻已经成为一种大众化的通俗读物，在美国市场上流行一种“10美分丛书”，其中充斥了半人半妖、英雄救美的廉价故事，玛丽·雪莱所开创的理性传统早已被丢失殆尽了。此时有两个人站出来扭转了这一局面，他们是美国的雨果·根斯巴克和约翰·坎贝尔。前者毅然将一本纯科技杂志改版为纯科幻小说杂志，后者则以科幻编辑和作家的双重身份投身科幻界。从此，科幻进入了被冠以“黄金时代”（20世纪20年代—60年代）的英雄年代。

黄金时代优秀作家脱颖而出，高质量作品层出不穷，如美国科幻作家艾萨克·阿西莫夫的“机器人”系列和“基地”系列，罗伯特·海因莱因的《异乡异客》，克利福德·西马克的《驿站》、雷·布拉德伯里的《火星纪事》以及许许多多作家的许许多多作品，为数众多，不胜枚举，至今仍为科幻界所津津乐道。英国科幻大师阿瑟·克拉克的作品更领风骚，其《童年的终结》、《与拉玛相会》等作品寓意深刻，脍炙人口；最为辉煌的成就当推《2001：太空奥德赛》，这部史诗式的作品场面宏大，气势雄伟，展现出人类的过去、现在以及可能的未来，与另一位英国作家乔治·奥威尔的《1984》分享硬软科幻最佳作品的宝座；同名电影《2001：太空奥德赛》由著名导演库布里克执导，色彩缤纷的太空效果使得本来不为主流影坛正视的科幻影片在一夜之间令世人所瞩目。

在黄金时代，作家与读者还就科幻的认识达成了共识，并产生了一个科幻作品的固定模式：作品必须是一个带有悬念的完整故事；内容应该与科学发展和科学家的工作生活有关；无论长篇还是短篇，都应该出现几个恢宏的大场面；无论结尾是乐观还是悲观，最好具有一定的哲理。

黄金时代对科幻认识的统一以及固定模式的确立曾为科幻文学的繁荣起到了巨大作用，但在后期也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它的进一步发展。况且战后国际政治、经济、军事以及科技形势都发生了重大变化，使读者感到现有的科幻故事与生活相距甚远。同时科幻文学长期得不到主流文学的重视，也深深地刺痛了科幻作家，因此“新浪潮”运动（20世纪60年代中期—70年代中期）应运而生。

致力于“新浪潮”创作的主要是两位英国作家：J.G.巴拉德和布莱恩·奥尔迪斯。前者的“毁灭世界三部曲”在科幻界一度引起轰动，并使主流文学对科幻小说刮目相看；后者极为重视科技与人性的关系，他的作品远离传统题材，从来不使用激光枪或星球大战来刺激读者，而是致力于对整个人类社会的思考，把科幻文学推向了一个崭新的高度，其《地球的漫长午后》、《隐生代》令人拍案叫绝，掩卷深思。奥尔迪斯对中国十分友好，在改革之初便来华访问，并受到了邓小平同志的接见；1991年他还参加了在四川成都举办的世界科幻协会年会。此外英国科幻编辑兼作家迈克尔·莫考克和美国科幻作家菲利普·法马尔也为“新浪潮”运动做出了不少贡献。

新浪潮时期的主要特点是：刻意求新，抛弃传统套路，向主流文学靠拢；作品以意象性、隐喻性和心理性为主，对人心理的重视超过了对科技发展的重视；带有强烈的嘲弄或悲观主义倾向。

新浪潮运动在科幻界内外引起了一场巨大的震动，但也有人对科幻远离传统等做法深恶痛觉。及至70年代末，这一运动已近穷途末路，失去了

先前的革命性，作品缺乏情节，哲理晦涩难懂，不注重科技内涵，使科幻本身的存在受到了威胁。于是，一种本体的回归终于以强烈震颤的方式在 80 年代中期发生了，这就是所谓的“赛伯朋克 (Cyberpunk)”运动 (20 世纪 80 年代中期 -)。

由于信息技术的革命，互联网络的形成，电子意识出现的可能，一批反映现代科技成果的新型作品应运而生。新作品在高科技信息化的背景下，对社会文化价值进行戏谑和反思，因此被标以“Cyberpunk”。该词由“控制论”前缀 (Cyber) 和新型反文化生活方式者“朋克 (punk)”构成，意指那类具有超越传统和极端未来主义观念的电脑工程师。

这一运动的代表人物是美国作家威廉·吉布森和布鲁斯·斯特灵。

前者的首部作品《神经漫游者》一举轰动科幻界，后者主要长篇代表作《心内海》。这类作品的共同特点是主人公可以将自己的大脑与全世界的电脑网络联通，在高度信息化的神奇灵境里随意漫游。

“赛伯朋克”时期的主要特点是：呼唤科幻小说从新浪潮向硬科幻回归；引入信息论、控制论、生物工程等高科技内容；在文化价值观点上具有反传统性；反对被纳入某一流派，尚处于逐步发展之中。

纵观欧美科幻发展历程，在进取的同时文化传承性一直保持良好，自早期的英国文学到如今的好莱坞大片，势头不减当年，大有愈演愈烈之势，一如美国科幻领袖罗伯特·海因莱因生前一部作品的题目——《时间足够你爱》。回顾历史，对当代中国科幻的发展不无裨益。科幻文学在中国几起几落，近年来却发展势头甚好，涌现出一批年轻的科幻作家和新型的科幻作品，自然可喜可贺。但是大潮到来，泥沙俱下，一些类似“10 美分丛书”的糟粕开始粉墨登场，这是值得科幻作家和评论家注意的事情。

我活得还算潇洒

(或：战争股票)

星河

据说我打小就不是一个理想主义者，生就一付活脱脱的市侩嘴脸。有个传说可以为这一理论辅以佐证：在我两岁那年，有一天正坐在床上用没长齐的稚齿啃着从冥王星运来的萨格菠萝，这时母亲又新削了一片让我递给躺在身边的父亲。我接过新的一片，比比手中已啃掉了五分之一的那片，毅然将后者递了过去。在整个过程中我都表现出了一种极为严肃认真的思考态度，然而却惹出了他们的一场哄笑。他们说我长大了准能成个了不起的商人。

当初他们在说这话的时候丝毫不带有当时一般人谈到商人时的那种轻蔑口吻，纯粹是以一种看待高智商儿童的态度来说笑的。然而我至今也没能成为一什么出色的商人，依旧是一个只会捣腾几张股票证券的小投机贩子，眼看着太阳系联邦的经济一天天衰败下去喟叹蹉跎。

要说这一切都怨我爷爷的生日。我爷爷生于 2067 年 8 月 9 日，说起来

也属狮子座，乍一听也威风凛凛。可自从这一天起，我们家就和整个太阳系一块陷入到一个错综复杂的难缠之结中了。因为就在这一天，一伙红头发绿皮肤脸上长着一对大复眼的家伙们把飞船开进了太阳系。那会儿冥王星尚未开发城乡全无，是个连太空海盗都不愿沾身落脚无意问津的不毛之地，只有联邦军队常年驻守。客人来的时候偏偏恰逢天王—海王一带海盗猖獗，因而冥王守军一瞥见没有联邦标志的新式飞船从天而降顿时如临大敌，不问青红皂白开枪就射，结果把人家整整一飞船外星特使都送到了真的冥宫老家。

等人类弄清原委为时已晚，五十名脑袋上象坦克恐龙一样支撑着硬齿的和平使者已然白白送命。好在他们的后续使团追随而至，这帮自称是“萨格人”的家伙不待在冥王星上空立稳脚跟，一道求援信函便被呈交太阳系联邦政府，以示此举绝非悍然入侵只因故乡恒星突然爆发他们不得已才出此流离失所背井离乡之下策还望贵处暂允一栖身之地云云。

人类的朴实善良热情好客历史悠久源远流长，加之对刚刚发生的不幸事件深表歉疚，于是随即便欣然应允。何况冥宫阴冷远离太阳，联邦政府也乐得顺水推舟，将这个每年需耗巨资维持警戒的“荒岛”赠与外星人去收拾。

联邦政府的同意函刚一发出，大批大批的萨格飞船便纷至沓来如蝗虫一般扑天盖地地压向冥宫。据当时亲眼所见者称，他直到三年后一抬头望见黑色的天空还颇感眼晕。

二十年过去，萨格人在冥王星及其卫星上不但安家落户休养停当，而且还以迅雷不及掩耳的效率完成了其工业与民用基本建设，博得了联邦经济学家的一致赞许。——要知道这帮学究们对太阳系老牛破车的经济发展速度一直持恨铁不成钢的态度。由于经济繁荣人丁兴旺，如今冥王星系统已人满为患难以容身了，加之原材料严重匮乏等诸多原因，萨格人愿就租赁海王星系统一事与联邦政府举行新一轮的磋商。

其实海王星的开发早已列入太阳系的远景规划之中，只是基于种种原因始终难以真正具体落实。早在我爷爷上大学伊始之时，各高等院校便以高薪动员毕业生奔赴海王星拓荒。然而海王星偏僻荒凉，距太阳之遙仅次于冥王星，向来只有在内地混不下去的人才前去碰碰运气，过那种离群索居的生活；况且天王—海王一带海盗盛行难御，所以一向应者寥寥。

而如今萨格傻瓜居然愿以重金相租，又给予太阳系如此优厚有利的条件，——太阳系具有永久所有权；萨格人在找到新的可供居住的恒星系统之前具有永久使用权；萨格人每年（以地球时间计算）需向联邦政府交纳租金若干（以黄金支付）。——太阳系怎能不大喜过望又何乐而不为呢？据说联邦政府在拿到巨额保证金和第一笔租金之后大兴土木，游乐场养老院等多年缺少的福利设施数量猛然激增，人类的生活越来越美好喽。--海王星起租那天，我父亲诞生了。也称狮子座的我父亲没能给太阳系带来什么好的运气，伴随而来的却是情势的急转直下。萨格人并不象人们所想象的那样因为担心无力承受昂贵的租金而急于去寻找新的落脚之处，而是在海王星内部开采出了黄金。有人说萨格人早在冥王星上就已勘察出这一秘密，但他们一直秘而不宣，及至起租之后依旧如是。于是以黄金支付的数量虽多，可萨格人背地里投放市场的更多，导致没有实际生产能力的黄金价格暴跌，联邦政府为此吃了个哑巴亏，只能在心里叫苦不迭。

当时已经有人看出了苗头，指出假若长此以往萨格人将得寸进尺难以遏制最终他们会用经济侵略的方法吃掉整个太阳系。我爷爷就是这批有识之

士中的一个。其时我爷爷已在外交部供职，这一部门是自萨格人到来之后才仓促组建的，其前身是各行星协调部。

我爷爷指出，接纳一个无处安身的民族是相当危险的，因为他们为了种族的繁衍文明的延续必将以其非凡的努力建设家园并扩充地盘。它们将珍惜每一寸土地，并对别人的每一寸土地垂涎觊觎。外行星决不是他们版图的最后边疆，他们的最终目的是整个太阳系。如今人类一味地姑息退让，假若长此以往，势必助长萨格人的气势，使之得寸进尺变本加厉，完成对整个太阳系的征服吞并计划。

因此，为了太阳系的千秋万代和子子孙孙，我们必须从现在开始就对萨格人的所作所为加以遏制，直至将他们最终赶出太阳系为止。

不过当时令联邦政府最为头疼的问题不是萨格文明而是太空海盗，实在无暇顾及他。

这帮海盗都是被联邦政府和各个行星系统判了无数次死刑的亡命之徒，杀人时眼皮连眨都不会眨一下。他们专劫过路的联邦客货飞船，烧杀奸掠，无恶不作，对此联邦政府却对策全无一筹莫展。小批的巡逻队遭遇海盗总是作鸟兽散，而下决心大批围剿时海盗们又遁形星际无影无踪，任你心机枉费也遍寻无着，总不能把仅有的几支联邦舰队总泊在海王星轨道上吧，真若如是就算把萨格人每年缴纳的贡税全扔进去也填不满呀。不过说来也怪，海盗们气焰如此嚣张，却从没听过有萨格运金船被劫过，就更甭提其他萨格舰只了。开始许多人怀疑其中有腻，不是萨格人助纣为虐豢养海盗强人，就是卑躬曲膝每年馈赠大批金钱美女以和番之策求得相安无事。其实这纯属以讹传讹，因为后来越来越多乘坐过萨格飞船的人类乘客都亲历了萨格飞船邂逅海盗的场面，据说萨格人的武器极为先进，应战海盗船上的高针激光炮纯属雕虫小技，打得海盗根本不敢还手。如此几次之后，海盗们也学乖了，但凡见着带有萨格标记的飞船就退避三舍敬而远之，再不敢太岁头上搞勘探了。不过萨格人也算懂事，点到为止见好就收，始终奉行你不惹我我也不动你的原则，与海盗和平共处井水河水两不相犯，时不时还在邂逅时打个正常的信号以示互表旅途劳顿顺祝一路顺风什么的。

然而这样一来，“萨格人技高一筹却不以强凌弱以文会人以武压盗”之类的神话一时间风起云涌长盛不衰。太阳系的人类成员与其说是感到自己身边存在一种潜在的威胁，毋宁说是体验到了一种凌受侮辱的感觉。不过侮辱毕竟不如威胁来的那么直接，不久这件事就被大多数人所遗忘。其实这事决不是那么轻易就能忘记的，但人们至少是不愿想起，因为就是想起来也无济于事毫无办法，因此与其杞人忧天倒不如听天由命。

然而不愿坐以待毙甘愿以天下为己任者大有人在，我父亲便是其中一个。

父亲似乎早已看出了爷爷的办法难以奏效，他认为这关键在于太阳系联邦对萨格人过于客气，仅仅颇多微辞而对这帮无赖不动毫发是远远不够的。父亲认为所谓背井离乡纯属无稽之谈，这部分萨格人不过是整个征服者大军的先遣部队而已。因此必须严加遏制，将他们的阴谋粉碎于摇篮之中。

父亲感到要想真正地不受治于人，首先必须加强太阳系的军事实力。当然这一所指范围极其广泛，其中蕴含了对太阳系所有学科技术水平的提高寄以深切的期望。当然他本人更直接了一些，他考入了太阳系军事学院，其年轻时的雄伟抱负由此可见一斑。

我个人认为父亲的政治军事理论可谓简单明了且行之有效，他认为只要发生一次萨格人横行霸道的事件，联邦武装便可名正言顺地进入萨格人目前所管辖的区域。虽说我们与萨格人的技术力量差距甚大，但既然他们标榜自己以理服人却又“伤天害理”，那么只要我们坚持苦战，终将能够换来太阳系千百亿居民的同仇敌忾，最终势必将萨格人全部逐出太阳系去。

然而事与愿违，萨格人对待我们同胞的态度一向是温文尔雅礼敬有加，从未有过任何欺压良民鱼肉百姓之类中世纪入侵者的行为，从未做出过任何有损于宇宙人民友好交往的事情，因而一直博得了占领区居民的一致赞颂。而我父亲之流人士又相当君子，不肯制造一起“国会纵火案”之类的阴谋以供口实。

其实依我看萨格人不倚武力而入太阳系实为上上良策，因为他们认识到再先进的技术也难以抵御天时地利尤其是人和这一传统的客观态势。因而他们采取了稳扎稳打步步为营的渗入政策，于潜移默化中使老百姓甘愿接受他们的生活和管理方式，以期达到全部同化并彻底改造太阳系的最终目的。--萨格人体现他们这一政策的典型例证莫过于天王星选举一役，其取胜的优异程度甚至为许多人类政治家拍案叫绝。

众所周知，每个年满 10 周岁的成年太阳系居民都持有电子选民卡一副，太阳系各行星各区域及至整个太阳系的重大决定都是通过全体公民公决来完成的。大型计算机在对瞬间累计处理信息方面的发展和进步使这种方法成为可能，因此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太阳系联邦的确已实现了由全体大众管理事务这一古代人们向往已久的愿望。因此，电子选民卡看起来仿佛就具有了举足轻重的作用。

不过事实上谁都没把这片与联邦总机联网的单板机放在眼里，只要有人肯出一个联邦货币单位就会有人乐于交换。然而这玩艺儿人手一个，谁也不会去拿满地都是的石头做交易，因此这片东西便成了孩子们手中的玩物，只有在人们想向联邦政府反映意见时才会被想起。

而联邦政府对此也从不过问，反正政府赋予了每个人参与管理联邦事务的充分权利，你不珍惜那别人也就没什么办法了。

局势的改观源自萨格商人的到来。起先是在孩子们当中流传起了这样一个童话：这种小片能够在任何一家萨格商店里换取巧克力和冰激凌，甚至还包括精美的萨格饮食百货商品。

同时，童话为所有的天王星儿童所证实着。不过孩子们手中所持的薄片毕竟有限，于是这时萨格公司所发行的股票便公然冠冕堂皇地登台亮相了。首先当然是向部分居民馈赠股票，既而各交易所便开办了这样一种业务，即用单板机可以换取一定数量的股票。这种诱惑开始并没有吊起天王星居民的胃口，然而后来越来越多的人发现，凡持有萨格股票的人在萨格商店购物时均享有巨大的优惠，而这是其红利所远不能及的。当然啦，萨格股票的股息本身也高出联邦政府所发行股票的数倍。于是水涨船高，形成了人人以卡易股甚至抢购爆炒的局面。等我父亲这批迷信武力不善心计的武将们意识到这似乎是一个阴谋时为时已晚，在人类与萨格人各半的天王星上 75%以上的选民卡已落入了萨格人手中。天王星顺理成章地通过了宪法修正案，从此沦为萨格人的永久保护地。父辈们捶胸顿足悔之恨晚，发誓收复失地血铸天王。只可惜萨格人的所作所为毕竟不违联邦总宪，因此人们只有望空兴叹蹉跎了一代雄才天骄。在天王星正式沦为保护地那天，父亲发下毒誓：“不扫

清萨格鬼子死不瞑目；生不能驱尽萨格，死也要骨葬冥宫。”届时一声啼哭，我来到了这个世界。

不消说，祖父和父亲都对我寄予了深切的厚望，虽说他们在我的前途培养方面产生了深刻的分歧——祖父希我习文，父亲盼我从戎——不过至少都是望我成龙，成为一条驱逐萨格的巨龙。

或许是因为星座卑微，——我怎么也没能拖到狮子座，就近在巨蟹座提前来到人间。总之我实在是不争气，打小就市侩地只认得百家姓上的第二个字——钱。结果学业潦倒连高等学府的门都没能迈进就径自一人跑去玩钱，一时间我的名号被人们传为美谈——“背离祖训死不争气的败家子儿”。

有时候我也常想，我爷爷感慨一生未能如愿，而父亲喟叹半辈子也没能动得萨格。其实人类的心胸何必那么狭隘，如此不容异族。类似的例子在历史上也屡见不鲜为数不少，其利弊其实也难下结论。不过我更多的时候不是在思考这类哲学问题，而是关注于我自己的那几家小型企业。

说起来让人脸红，所谓“我自己的那几家小型企业”其实与我根本无缘，只不过是因我掌握着它们的一部分股票而已。那几家一直苦于经营勉为支撑的公司称“企业”的确小点儿，可说它们是“作坊”又显太大。通过几年来的江湖闯荡，我觉得唯一来钱最快费力最省躺在床上就能接着天上掉下的馅饼赶巧了还能捎带手有个醋碟儿的行当就数炒股投机。在这方面我不敢说积下了不少经验，至少也蓄下了小小的一笔薄资。不过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几家企业岌岌可危濒临倒闭，眼看我在地球上就难以为继混不下去了。

--经济疲软的原因之一是政局不稳，因为以我父亲为首的一干人马已风尘仆仆地开往木星系统。此次远征的理由纯属联邦政府中支持我父亲的强硬派们强盗逻辑的同义反复。他们借口天王—海王一带海盗猖獗，要将军队进驻海王系统，以确保联邦公私财产不受侵犯。不过萨格人坚持说他们的武装力量足以剿灭盗匪，不必劳联邦军队大驾兴师动众，而且暗示联邦政府应遵守条约，尊重他们所辖区域这点些微的权利。于是联邦政府只得带着威胁的口吻回答说：那好吧，这次任务就交由你们来完成。不过要小心，如果在规定的限期内你们不能干净彻底地消灭太空海盗，那我们的军队就别无选择，只有继续向前开了。我觉得这种讹诈几近无理取闹，但这已是我父亲这一代强硬派所能采取的最后手段了。

一时间人心惶惶，某些大财团大作投机之举，每天横发“国难财”，将中小企业挤到了破产的边缘。

值此富豪商贾纷纷卷金隐遁逃离战区之际，我毅然将手头所有的股票证券抛售一空，全部兑成现金，然后令人瞩目地飞往土星系统。

在联邦首都地球混不下去了，我走行不行？从此也省得祖父和父亲老在背地里念叨我没出息，念得我耳朵根子直发热。

其时土星系统正在重演天王星的闹剧，萨格人正在大肆兜售它们那臭名昭著的“政治股票”。

土卫六是土星最大的一颗卫星，分布的人口占整个土星系统的70%以上。鉴于天王星系统的变故，一些有识之士已开始对萨格股票颇为不满，纷纷上书联邦政府要求予以取缔。可惜萨格股票符合《股票法》的所有规定，而土星的公众们又只重近利，随即便陷入股海难以自拔，仿佛过去吸食鸦片的人上了烟瘾一样。很快，萨格人开设的“土星公司”——其实也就是驻土星的权力机构——所发行的股票便成了土卫六居民的身份证。他们用公民权

利换取了护身符，用我爷爷的话说，就象浮士德把自己的灵魂出卖给了魔鬼一样。

这也正是我父亲那群武将意欲兴兵的原因，他们总不能手掌众兵却眼看着联邦国土一天天沦丧而无动于衷。可既然我们是生意人，那么我们的目的就是赚钱。我们赚天使的钱，同时也赚魔鬼的钱。前者不是因为我们无情无义，后者也不是因为我们打算搞垮敌人的经济。

我们是商人，我们赚钱的目的就是赚钱。

因此，当我一到达土星系统范围之内，便想运用现钞打通各种关节，这当然包括联邦政府机构以及正与之分庭抗礼的萨格权力机构。然而令人大为遗憾的是萨格官员那贤明廉洁的政风滴水不露，这一点实为联邦官员所难企及。没办法，我除了做经济投资之外还得做点政治投资，其实后者很简单，我只需做出承诺：我的商业原则决不会与萨格利益相冲突，并且公开宣称由联邦政府或萨格人管理太阳系并无所谓，而且后者似乎还显得稍微好那么一点点即可。说实话，从萨格人的政风以及办事的效率来说我还真认为最后一条并不为过呢。老实说，我不很关心政治，我这只是在做政治投资。然而就有那么一帮什么也干不成的口贩子信口雌黄地说我什么“卖身求荣”，还有人更加无耻，指责我为“地（球）奸”或“太（阳系）奸”，要知道后者在汉语里与另一个词谐音，指的是古代东方一种净身的皇家奴仆。

基于上述原因，我很快便享有了太阳系人在萨格区域经营的最惠政策，从萨格人的“土星公司”那里得到了不少优先股。有人说萨格人是看中了我这块前朝子嗣的“败家子儿”牌子，以供宣传需要。这一消息刚一出笼，我爷爷和我父亲立马公开宣布与我断绝关系，他们的责骂声我在土卫六上都能听见；与此同时，极端的“太阳阵线”也放出风来要杀我以儆效尤。既然你们这么威胁我，那就别怪我有病乱投医了。为了防备不测，我冠冕堂皇名正言顺地搬进了萨格人专门为我建造的防范极严的高级别墅之中。而这一行为无疑意味着一点，那就是我已事实上认可了自己是一名萨格候补公民。

当我看见他背在肩上的小银匣子时，我便知道他是如何神不知鬼不觉地出现在我面前的了。尽管这种玩艺儿和技术我只在传说中听过，但我知道用它们来对付诸如激光防盗器、电子门锁之类的警戒系统历来是行之有效所向披靡的。

他是激进的“太阳阵线”的成员，曾给我打过多次电话，约我在公开场合“谈谈”，换句话说，就是在用“兵”之前先“礼”一下。然而我却将约见他的日期一拖再拖，于是他便不请自到了。其实我无意拒绝见他，只是深感时机尚未成熟。

他一上来便先安慰我道：“别忙活了，我已经把整个安全警报系统都解除了，你就是按电钮也叫不来机器仆人。我连声波窃听场也屏蔽了，因此我们的谈话将纯属私人性质。”说完他裂嘴粲然一笑，可爱得象个天真无邪的孩子。

我觉得他的最后一句话相当幽默，因为自从声波窃听场研制成功以来，已经很难再有什么室内的私人谈话了。于是我哈哈大笑，如果能滤去其中的颤抖成分，那笑声完全可以被称之为豪爽。

“李黎明。”他伸出手来，“没带武器。”“张星河。请坐，请坐。”我力度适宜地握了一下他的手，然而伸手去按咖啡电钮。咖啡没出来，看来他在关掉安全系统的同时捎带手弄停了所有的自动装置。

“我想你是知道我此行来访的目的的。”这叫开门见山。

“至少您还不至于说一句什么‘以太阳光系的名义’然后就把我的脑袋给敲下来吧，因为您没带武器。”我又部分恢复了沾沾自喜的神态。虽说我是个商人，可我自觉得还算潇洒，毕竟不是那种吓唬一下腿肚子就抽筋的熊货。

“你要是执迷不悟一意孤行照现在的方式继续发展下去，这种结局就不很远了。你知道我们阵线的有关规定吧？”“听说过。”我逐字逐句地背诵了一遍他们的第125条规定，“‘凡致力于与萨格人进行贸易往来并直接或间接地有损于太阳系利益者，以叛商论，视情节轻重予以不同时间的拘禁；情节特别严重的，予以死刑。并处没收财产。’”但紧接着我话锋一转，“可我是个商人，我的目的是赚钱，赚每一个人的钱，而不管他的肤色是红是绿，他的头上长不长角。”我说这番话的时候有点儿激动，因为我感到我是在推心置腹。

“那也不能赚出卖灵魂数典忘祖的钱。”“评价一个商人的标准关键就是看他赚钱多少，其他的都是次要的。”“可评价一个人的标准关键就是看他是否具有祖国和种族自尊。”他神态凛然，大有剑拔弩张之势。

我正欲对他这种狭隘偏颇荒谬落后的封闭式种族论调大加讥讽，历数经由哥白尼的日心说、达尔文的进化论、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直至高度文明的萨格人的到来给人类狂妄孤傲夜郎自大以自我为中心的心理状态以残酷重创等例对他大加驳斥，但忍了忍还是咽回了已涌到嘴边的话。经验告诉我，穷寇莫追，既然他敢于只身入虎穴，那他是什么都干得出来的。再说我是个商人，商人的本质就是唯利是图，就是随时随地发现和挖掘赚钱的可能。我应该借此实践我的计划。

“慢点儿慢点儿慢点儿，咱们还是先喝杯水冷静一下。”我走到输水管前接了两杯冷水，然后相当诚恳地坐在了他的身旁。“不管怎么说咱还都是太阳系人是不是？咱们不该在这种枝节问题上纠缠不清，应该求同存异是不是？”我故作宽厚地对他笑笑。

他不置可否地注视着我，估量着我葫芦里卖的药名。--“你看，你的目的是维护你的信仰，当然也是为了咱们太阳系所有人大家的利益了。”我奉承道，“而我的目的是赚钱，只要能赚到钱，萨格人的死活我才不去管它呢！——当然啦，我是不会不顾咱们自己同胞的痛痒的了。”见他突然看我一眼我连忙补上这最后一句。

然后我又把身子朝他挪了挪，“你看能不能找到这么一条路，让它既能实现你的抱负，又能达到我赚钱的目的？”“可以，只要你不再与萨格人做生意就行。土星系统的人类顾客已经足够你赚的了。萨格人也规定了商人可以有选择地进行交易。”“嗨，你没明白我的意思。”我无可奈何地摇摇头，“你这是说做什么，我说的是咱们能不能携起手来做点儿什么来达到我上面说的那个目的？”“做点儿什么？”他狐疑困惑地看着我。

“我说哥们儿，你能保证这屋子里的声波窃听场绝对失效了吗？”我贴近他的耳朵问道。

“我以整个太阳系的名义保证。”“那好，你来听听我的计划。”接着我把我已深思熟虑良久的计划和盘托出。这次来土星，我就是想以此计划实现我的抱负——赚一大笔钱。而且，我正需要象“太阳阵线”这样的组织的帮助。

听完之后他没再问这计划的可行性与否，这说明他彻底听懂了，说不定还在心里钦佩我的智慧呢，只不过嘴上不肯说出来罢了。

“那么，事成之后怎么分成啊？”我忽又转为一付纯生意人的口吻。

“我分文不取，全部归你。”“好，爽快！”我忽又抖出一付武林豪侠的气派。

我们照章签约。

他坚持不要我送他出去，他说他觉得还是从来路原路返回更安全些。

“十分钟后你屋里的一切系统就都会恢复正常了。”临出门时他回过头来说，“不过你可不要变卦啊，你可记得但丁把什么人放在地狱的最后一层冰底下吗？”“得得得！”我赶紧把他推出门去，免得“卖国贼”仨字从他的嘴里蹦哒出来。

“太阳阵线”的特工人员果然身手不凡，他们很快给我送来了萨格人此番剿匪成败与否的确切消息，并保证说这一消息至少在两个小时之内不会见报。我嘱咐他们一定要保密之后，便驱车前往人类交易所。

所谓人类交易所就是说多少有点萨格人与狗不得入内的味道，可萨格人却认为这如同过去的英国女王不进下议院一样也从不涉足此处。不过这里也经营萨格股票和证券，唯一的区别就是对于萨格货色不给以电子股票形式的待遇，也就是说在这里萨格股票还必须以具体的纸张形式存在，要不怎么说太阳系在证券交易上带有极强的保护主义歧视呢！在快到的时候我对着镜子照了照，一张饱含忧虑悲凉悔意弥深的脸跃然其上。我知道我已经进入角色了。

我对周围惊愕的目光视而不见，径直走进交易所大厅。一个嘴张了足有半分钟的服务员突然想起了自己的职责，慌里慌张地打开对讲机。不一会儿一大群衣冠笔挺的经理阶层便慌不迭地如发疯般涌了出来。

“您怎么屈尊大驾亲临鄙所了？”他们诚惶诚恐地问道。他们从没设想过土卫六头号大叛商会“亲临鄙所”。尽管这是个遭人唾骂的角色，可毕竟也是个举足轻重的人物啊。

我一言不发，足不停步。

“您有什么事可以到后面谈，吩咐一声就成，何必亲自……”几个经理假山般地堆在我的去路上。

“我要卖掉手头所有的萨格股票。”我把这句话说得嚼钉咽铁。

事后每逢想起此事，我都认为这是我此生中有限的几次自我实现感中最辉煌的一次。围在四周的股票贩子们先是一愣，接着那个反应最快的便一转身冲向柜台，毫不夸张地说真是快如离弦之箭。紧跟着其余人等便如运动员听到发令枪响一样，潮水般蜂拥着扑向柜台。幸亏我抽身及时，否则早就成了这帮家伙脚下的地毯。

事情是明摆着的：作为萨格候补公民一代豪商的我居然要将全部萨格股票脱手，这一行动只能说明一个问题，那就是萨格人在清剿太空海盗的战争中败北了。于是联邦军队将顺理成章合情合法地进驻外行星区域，并对土星系统的经济予以整顿，而萨格股票旋即将成为废纸一张。

交易所电视电视的图象不停地变换，所有持有有一定数量萨格股票的大股东纷纷抛出手中那烫手的“准黄金”；最后获悉噩耗的才是中小股民，他们一溜儿小跑来到交易所，手中捧着一摞摞他们曾当做现钞来崇拜的萨格股票。谁要是看过早期地球战争年代的电影，对其中空袭警报拉响之后的镜头

还有印象的话，恐怕就不难想象当时的场面。

股价如跳水运动员受到地心引力般地往下扔去。--我觉得我该退场了，再呆在这儿那帮“抢短线”的贩子就会看出破绽来，猜出我在搞投机。我做出一种强打起精神的状态低头向门外走去。将到门口时首先映入我眼帘的是跨入门槛的一只绿脚，我不由得倒吸了一口冷气，意识到自己将在交易所的史志上留下惊人的一笔——我的行为竟使萨格绿鬼打破了保持了数年的惯例。

“土星公司”董事长——其实说它是“萨格人驻土星代办处首席长官”大概更为合适——在开口之前先用它的爪子发了一下言，这一巴掌打得我晕头转向，在原地旋了好几圈快华尔兹。血从我的鼻腔里淌到地上。

“你他妈这头地球蠢驴，谁告诉你我们败了？”我的血一直涌到头发根。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我依旧无动于衷，那么我将永远无颜再见我的人类同胞了；数千道人类目光凝聚在我的脸上。然而我却反应全无，依旧一脸媚态。小不忍则乱大谋，在它喷粪的当儿我一直在心中默诵“西伯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赋《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再说韩信不也受过胯下之辱吗？于是我以太史公司司马迁为楷模，“就极刑而无愠色”，“隐忍苟活”以使计划顺利实施而不因此受挫。

与此同时，萨格各大新闻社纷纷发出消息，声称萨格军队已一劳永逸地彻底击溃了海王海盗，班师凯旋行将在即，个别用心险恶者以不同形式散布萨格军队战败以及联邦军队将进驻土星系统以外区域云云纯属谣言。另据报道，众人抛出的股票均被一个叫吉恩艾埃姆艾埃勒艾埃勒的萨格人买进，股市价格即将回升云云。

其实用不着报界多嘴，首席长官的这一巴掌就足以扇停股价的狂跌势头，立即重返牛市。一时间股价扶摇直上，牛气冲天。

刚才还在抱怨出租车司机速度太慢没能及时赶到交易所的股民顿时喜笑颜开如饮琼浆；刚才还冒着冷汗腿肚子直打哆嗦却愣攥着手中那点儿股票不撒的投机冒险家们也再次坚定了自己对局势的判断能力，如同打了强心剂的拳坛宿将一般重新披挂上阵。然而唯一与往日牛市不同的是，这次股票的上市量供远不应求，看来那位吉恩艾埃姆艾埃勒艾埃勒先生再也不敢轻易撒手了。

这次会议是应手中持有65%强股票的吉恩艾埃姆艾埃勒艾埃勒先生的要求召开的。“土星银行”股东大会的召开地点当然是萨格议事厅——凯旋厅。其实即便吉恩艾埃姆艾埃勒艾埃勒先生不提出这一申请会议也将如期举行，萨格政府肯定会预备些糖果出来以嘉奖这位颇具远见卓识救萨格人于危难之中的忠义之士的。

我坐在台下第一排“董事长兼首席长官”的旁边，这个位置是我极力争取来的。不过尽管我做此姿态这恐怕也是我最后一次出席这种大会了，萨格老板肯定不会再喜欢我这个不太乖的孩子了，事实上它们已经开始对我的计谋而不是我的愚蠢表现出了有限的怀疑。

黎明从后排走上前台。

“对不起诸位，让大家久等了。”他的萨格语颇为流利，无需借助万能翻译机。“刚才在大厅门口耽搁了一会儿，因为门卫不大相信一个黑头发黄皮肤脸上长着一双单眼而且头上也没角的人会叫做吉恩艾埃姆艾埃勒艾埃勒。”大厅里静极了，仿佛一颗死寂的行星，只有我一个人缩在椅子上蔫乐。

公开身份是《太阳系新闻》驻土星系统记者的“太阳阵线”成员艾迪小姐正在对整个太阳系现场直播这次盛会的实况。这会儿她的摄制工作顺利得出奇，因为大厅仿佛只是一群僵死的绿色雕像。——足足持续了一分半钟之久，嗡嗡声才重又响起。

“董事长兼首席长官”缓慢地从坐椅上站起来。

“你是说你就是吉恩艾埃姆艾埃勒艾埃勒？”“正是在下。”黎明极谦卑地颌首抚胸彬彬有礼地行萨格大礼。

一句话如同微风扫过麦浪，掀起一阵阵轻微的沙沙之声。所有萨格人的心里都明白这意味着什么。这意味着持有公司半数以上股票的吉恩艾埃姆艾埃勒艾埃勒——或者说是黎明——已经成为董事会的当然董事长，从理论上说他拥有了这家“政商合一”的公司。那么当然，他要求召开股东大会也属合理合法。换言之，他对公司的巨细事务具有了决定全权，比如说修改公司宗旨什么的。至少在2021年以后太阳系公司法对股票持有人的权益是这样规定的，而萨格人认可过包括这项法律在内的众多太阳系法律。

几个年轻气盛的萨格鬼子开始坐不住了，一个按捺不住自己火气的年轻萨格冲身站起，愤怒使它头顶上的硬角红得有如鸡冠，说真的，还很少能见到这个理智的种族中有如此失去理智的人呢。不过智者千虑还有一失呢，有点儿激动是在所难免的。

“你这个骗子！你为什么冒充萨格人？”“我从没欺骗过谁，我从未声称过我是萨格人。”黎明显然明其所指，“我过去是，现在仍是，将来也永远是——太阳系人。”“那么你就无权叫这个名字！”“地球人无权起高贵的萨格姓名！”“……………”台下七嘴八舌鼓噪如鸦。

“根据《萨格户籍管理法》第125条规定，‘太阳系人有权自行放弃原有姓名并改用萨格姓名，任何人无权干涉。’”说到这儿他莞尔一笑，“不过，我正打算修改这项法律。”这项法律是萨格人为同化太阳系居民所通过的法律之一，目前这还是第一例，当然也将是最后一例，如今它们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蹄子。

摄像机一直在工作。

黎明继续他的就职演讲。他对部下和“领导”们许诺说，他上任后的当务之急是打算先烧几把火，其中当然包括放弃对土星系统的权力要求，重新制订公司下一步工作的计划和安排，改组公司机构及成员，等等。不过今天能否顺利进行完毕，则完全要看台下诸位合作的态度如何。

台下的萨格人如电子游戏中找不到主人公的妖魔一般，套用一句古老的谚语，“象热锅上的蚂蚁”一样来回走动。

“你们的阴谋决不会得逞！”已经成为前任董事长的首席长官恶狠狠地诅咒道。

这一诅咒提醒了我。它的话是对的，这一形势持续下去未必会于我们有利。萨格人超常的智慧敏捷的思路我早有过领教，确实为我们人类力所难及。待我瞥见首席长官正在一个萨格低级官员耳边面授机宜时我的决心就更强了，看来只能实施另一套方案了。只不过那套方案不但粗鲁，而且有点儿流氓。

我朝天打了两个榧子，然后一把揪住身边的首席长官，同时撩开外衣，露出缠满烈性炸药的腰际。而在我迅速完成这一系列动作之前，艾迪小姐便已抢先一步自己绊了自己一个趔趄，然后顺势将手中的全息摄像机抛出几米

之外，摄像机顿时被摔得粉碎。她抄起话筒解说道：“丧心病狂的萨格强盗企图以武力相威胁，他们打掉了我的摄像机，他们甚至还要夺取我的话筒。不！不！……”这一切都是艾迪小姐在没有其他演员帮助的情况下自己独立演出的，太阳系的全体听众决不会想到这声嘶力竭的呼嚎竟出自一个面带微笑的人之口。她吐出最后几个字后，动作优雅地将话筒朝天一掷，然后取出包里的备用录相机。这不是为了实况转播，而是为了给历史留点儿真实的资料。

既然萨格人动了武，那么联邦军队便师出有名了。过不了几个小时，一直陈兵朱庇特的人类武装将进驻土卫六——事实上先遣部队早已虎视眈眈地隐藏在土星周围，由我父亲亲自带队。

“非常抱歉，长官先生，您得送我们出去。”我笑得特自然，因为我知道根本就不会有多大危险。我腰间的炸药全是假的。我笑吟吟地扭住它的上肢往外伸，黎明与艾迪小姐背贴着我的背用枪指着路过的所有脑袋，紧张至极。

自打我那两个榧子到现在，萨格人没有一个叫出声来，也就是张大了嘴愣在那儿。全场整个都傻了。

是啊，你们才跟太阳系玩几年呀！--象原子钟的液晶显示一样准确，电脑驱车来到凯旋厅前。我们一行人牵着这个动物钻进车里，轿车旋即如激光般射离了会场。

我相信有数以亿计的“个眼”在盯着我们的背影，不过我丝毫没觉出背如针扎。

黎明坐在前座，我和艾迪小姐将那动物夹在后排中间。开了很久，车到一片空地，黎明关上电脑，车停了下来。我抓住那动物的角粗暴地将它揪了下来。

“出来，小子。”我恶狠狠地说道。

“你轻点儿。”那家伙不满地嘟囔道。

“什么？轻点儿？”我挥起一拳，将它重重地打到了一边。

“我记得你一直不喜欢所谓暴力形式？”黎明在一旁淡淡地说道，“总不至于为报一掌之仇就破坏了你的原则吧？”“是吗？”我恶狠狠地从地上揪起那头动物，飞起一拳将它击到两米之外，“我有那么个原则吗？”黎明不以为然地耸肩摇头，将面孔撇向窗外。前方，灼流中大批大批的飞船正在降落，大批大批身穿金属宇航服的士兵正端着枪冲了过来。

“我警告你别打，太阳系联邦可是有法律的。”黎明警告道。我赶快住手，满脸堆笑地迎向一位正走向我们的高衔军官。

“它怎么回事儿？”那军官指着躺在地上的家伙冲我打官腔，满脸公事公办的神态。

“它企图反抗，想袭击我们，结果我就……”军官转向黎明，黎明赶忙点头称是。

“带走。”军官手一挥，士兵们就涌了上来。

在太阳系的早期历史中，地球上有个美利坚合众国；在美国的早期历史中，爆发过一次著名的“南北战争”。这场战争的起因是南部诸州反对林肯总统的《解放黑奴宣言》，意欲与联邦分袂。当时南部弗吉尼亚联军的总司令是罗伯特·李将军。照李将军自己的话说，他并不赞同南部奴隶主的种族政策，似乎更倾向于林肯总统的进步观点。但是，因为他是弗吉尼亚人，所以必须站到自己州的一边，挺身而出保卫家园。

我自以为与李将军颇多相似之处，甚至可以与之媲美。唯一不同的是，李将军最后兵败投降，而我却似乎已功成名就。

太阳系联邦政府任命我为土卫六的总督，但我以健康和学识原因谢绝了。我知道土卫六上目前一片混乱，我可不愿做这个收拾烂摊子的人。联邦财政部拨款稳住了股价，公司起死回生。黎明没有食言，他分文不取，而且出任了总督。不过基于黎明一直在台面上的活动，而我只是个幕后策划者，结果由于所谓的“公众请求”，新公司的名字还是被称为“黎明—星河太阳系股份有限公司”。目前我正在积极努力网罗人才，争取几年内劝黎明退休，让他满三十岁就领取一笔丰厚的退休金在总督位子上养老。我要让我儿子一个人独自继承他爸爸的“星河太阳系股份有限公司”。

现在最令我担心的还是我的儿子。他已经五岁了，却至今不知经济，就喜欢观看什么大一统宇宙各种智慧生物团结一致同舟共济之类的电视宣传剧，整天吵着以后要上大学里的和平政治系。不是您说象这样的孩子长大了还能有什么出息？

注释： 优先股：一种享有优先待遇的股票。 “抢短线”：股市中搞投机活动的代名词。 牛市：指股票市场前景光明，行情看涨，交易活跃。反之则称“熊市”。 朱庇特：罗马神话中的最高的神，木星(Jupiter)即以其名命名。 “个眼”：组成复眼的众多个体单位称为“个眼”。

决斗在网络

星河

决斗是解决一切情感问题的最好方式。

时间：五分钟之后；地点：数理楼间的草坪。

我关闭了屏幕和终端，也关闭了眼前这两行无论怎样也清除不掉的字符。

电梯四壁反射着银白色的金属光泽，引导着我向下离开这座以香港投资者命名的心理系豪华系楼。

在心理楼北面是物理系和天文系灰暗陈旧的平淡楼房，在物理楼北面是数学系和信息系质朴肃穆的仿古建筑。在物理楼和数学楼之间，有一片供人消暑纳凉的绿地。

在即将到达绿地时我忽然改变了主意，返身进了物理楼。我希望先从隐蔽处一睹对方的尊容——万一他叫来一千人高马大的体育系帮手呢。

我当然知道他不会，所谓“决斗”不过是一种形象性的说法，在如今这个以智力论英雄的时代，我们决不至于为所谓“情感问题”而去借鉴中世纪的剑术。面晤的目的只是为了互相见见从未谋面的对方，多少也带点“英雄识英雄”的惺惺假意。再说既然我身出心理系，专业知识告诉我应该在对方毫无察觉的情况下先偷窥一下对手，这样将会使谈判对自己更为有利。

暑气抹杀了自动浇水器辛苦了一下午的功绩，嫩绿的小草烘托着席地而坐细语啁啾的情侣群体。至少在我目力所及的草坪内外都是偶数，唯一一位孤傲的苗条少女踟蹰走过，举步间凝眸远眺，顾盼生姿，显然也是在等待

王子的驾临。这里本来就是谈情说爱的地方，两名同性在这儿讨论信息传送问题那倒稀奇了。

对方没来。

但这恰恰说明他不可小觑。此时此刻，他一定也躲在数学楼里的某扇窗户背后，静待我的出现。

我是昨天下午才认识他的。

不过在认识他之前，我先在前天晚上认识了她。

那是我们组的上机时间，我很快编完了课内程序，又开始了百无聊赖的“散步游戏”。

这并非真是一个电子游戏，机房老师看得很紧，在她眼皮底下没有玩猫腻的可能。我不过是在系里的电脑网络里偷偷给自己设了个信箱，然后借助这一跳板进入全校的公共网络。

所谓“全校的公共网络”就是 INTERNET 网络这一信息高速公路在国内的延伸，由于近年来所开设的民用出口日益增多，这一原本服务于美国军方的高新技术已成为包括我们大学生在内的普通用户的日常工具。不过照理说一个准文科学生不该对电脑系统了解得这么精湛，问题是我自己家里有台 486 微机，结果当同班同学还滞留在磁盘操作系统里踏步时，我便开始利用机房里的现代化先进设备和电子通讯系统问鼎网络一隅了。

我“迈步”“踏上”主干道，但这决不是我的目的地，只不过是借道而已。这是一条对全校开放的公共线路，每个有信箱编号的人都能随便出入，早已无奇可猎。它就像一条热闹而荒芜的大道，在这里采摘信息的企图只能是一种奢望。

而且，道路上充斥了各式各样的病毒，都是像我这类既无事又好事之徒有意感染进去的。因此在行进当中，我仿佛看到自己的邮件在一团团乌云般的病毒簇中艰难穿行。我极力摒弃这种想法，以免自己恐怖得浑身泛起鸡皮疙瘩。

好在我对病毒的看法还算达观，只要你不扰乱屏幕不强行死机，最起码不冲洗数据不篡改文件，随便开点儿玩笑倒也无关宏旨。事实上网里的病毒莫不如此，不是告诉你在超时离开女生宿舍而不被门房大爷训斥以至没收证件的秘诀，就是给你讲讲喝啤酒时什么样的酒瓶可以被称之为“酒头”，或者以半瓶子醋的心理学知识向你解释“梦见所有想买的东西云集一处”的深刻寓意。而后屏幕便自动翻了上去，丝毫不影响正常工作。我遇到的最有意思的一个小病毒名为“惩治饕餮”，它先是打出一行“今晚你打算到哪儿进餐，我请客”，接着便给出“香味庄”“金达莱”“乐群餐厅”和“兰州牛肉拉面馆”四处校内饭馆。我试着把光标移到“金达莱”处予以确认，可它却打出一行“今天关门不营业”，并伴随有一阵“嘻嘻”的窃笑，无聊透顶，弄得我哭笑不得。

开始我对病毒制造者或传播者的手法一直不明就里，因为这些病毒都不是从主干道上被释放的，那样的话网络检测系统很容易就能追踪到释放者，并紧跟不放直追至其出发点，结果便是取消恶作剧者的上机资格，校方可没我那么宽宏大度。

后来我终于发现，所有病毒的释放地点都是在备用分支道的交叉点上，说得更准确些是立体交叉通路的“立交桥”下。在这里释放病毒用一般的检测手段很难发现，而对这类小玩艺儿校方也没精力大动干戈非要查个水落石

出不可。

不过由于整个网络都是相通的，释放出的病毒很快就会传遍整个主干道。其速度之快，就像一个在海中遇难的人不慎割破了手指，附近海域的鲨鱼便立即能够嗅到那股血腥。

我离开主干道，无聊地在各个旁门左道信步游弋。家家户户“门窗”紧锁，我所有的叩访均遭碰壁。而当我试着瞎蒙人家的号码时，每次出现在屏幕上的都是一行不带任何感情色彩的单调字符：您所打出的密码不正确，请您再试一遍。

我当然知道再试多少遍也没用。正当我已灰心失望，随意敲击键盘并准备退出的时候，突然发现一扇“柴扉”悄然而启。一时间我惊喜交加手足无措，眼看着一行行汉字流淌出来。

那是对方的日记。而且，本已加密的文件里显然是一席女儿情怀。我敢肯定对方在那边机房肯定“咦”了一声，因为我的无意干扰在那里不可能不起丝毫波澜。偏巧这时老师宣布上机结束，并边说边向我的座位走来，大概他对我两个小时的分外老实深感奇怪。我匆匆退出网络，抢在老师走近之前回身送了他一个微笑，只是面犹潮红心仍狂跳。

这是前天晚上的事，接着便到了昨天下午。

昨天下午我在系办帮老师录入资料。这种事本该研究生来干，但老师清楚他们在电脑操作上比我略逊一畴。不过老师还是低估了我的能力，或者说他有意多给了我一些上机的自由，他所允许的时间大大超过了真正的需要，这便给了我第二次“溜门撬锁”的机会。

上次虽然是胡乱敲出的密码，但毕竟也有规律可循，因此这回很快便碰试了出来。她使用的公开代码是“QIANGE 分隔符学校名称；而 CN 自然就是 CHINA。其密码则是一个英文单词：SHIELD——盾牌，遗憾的是现在它已毫无阻挡功能。当“盾牌门”开启时，我仿佛听到钥匙打开门锁的悦耳嗒声。我就像一头得到示意的警犬，精神为之一阵，大大方方地“登门入室”。轻车熟路，如返家中，毫无羞涩之感。事先我也曾担心能否再次得逞，我记起小学时在电子游戏室的一次经历：当时我不经意地拉开了游戏机下装有金属代币的钱匣，亮出满满一箱子的黄铜硬币，我顿时便觉出四周的贪婪目光已向这里扫来，只好心虚地赶紧关上；及至左右无人我想再次得手时，“芝麻”却再也不肯“开门”了。

在进入的同时我已捎带手搞清了 04 是中文系的代号。中文系的女生爱写日记，中文系的女孩多愁善感。

我就像一名窃贼一样蹑手蹑脚地走进一间属于别人的书房，并打开了人家抽屉里的日记。技艺高超者并不意味着就是道德楷模，高等学府并非一个完人的集合。

按照中央情报局的说法，“窥探别人的秘密是人类的天性”。

日记只是一段，因为加密文件超过若干行就会出现非法字符；里面也不过是那名女生的日常起居。从日记里看，这段时间她正在写一篇有关文艺心理学的论文，但她抱怨说在图书馆教育阅览室那浩如烟海的心理学典籍架上，要想找到她所需要的心理学著作几近徒劳。而馆内检索处的终端又只能查找已知书名或书名前面部分的书籍，不能像国外一样输入书名中的一个词或只输入书籍的意向就能列出书目。

这简直太容易了！我虽然没读过几本心理学经典著作，但我们系学生

应该读些什么经典著作我还是心中有数，她想查找的方向我一清二楚，随便开几个书名还不是易如反掌。我信手敲出几行书名和著者，并追忆着摘出了它们的大意。只是离开时我没留下任何其他痕迹，而且还抹去了书写时间，使她不知道我曾于何时进入，当然也就无从猜测我还将于何时再来。让她先惊讶一番好了，我就喜欢来点戏剧性。

仅仅在四个小时之后，那本日记便不再“摊”开。但在隔壁的一个开放文件里，一束五彩缤纷的鲜花正在绽放，一行花体的“THANKYOUVERYMUCH!”斜斜地穿过画面。

这幅画我见过，它剪自一张大画。在网络里收发信件，会经常接到这样的贺卡——从一张电脑画中剪下部分画面，然后加上祝词发进网里。据说这种方式风靡 INTERNET 在世界各地的所有分支。

这就是说她也只会往网里发些现成的图案，与我的水平半斤八两。

中文系的小姐嘛，能比我强到哪儿去？第一步成功了！我抑制不住成功的喜悦，马上再次向那空荡的信箱诉说留言。这次我是向她咨询中文系是否藏有品钦的《万有引力之虹》中译本。不能说我是故作姿态，这部有争议的“黑色幽默”经典名著一直是我梦寐以求的作品。

倒是在最后我又没事找事地额外打出了一句废话：“顺便问一句，您会打领带吗？”我自己不会打领带，我的领带到现在为止还是我过去的女友打的，后来女友和我吹了，我也就一直没敢解开它。

如果她不会打领带，说明她还没有男友。在情人节亲手为男友打上自己所送的领带，一直是这所高校世代相袭的传统。

我将等待她的回答。

不料今晚我再进网络时风云突变，任我使尽花招也不能挤进那条支路。我利用检验系统遥相查询，发现对方的文件依然敞开，可临门的通路却被死死阻塞。

通过进一步的检验，我发现那份文件出奇冗长，也就是说她留给了我一封长信，可我却不能够读到它！

无奈我只好退回出发点，看来我需要查些资料了。但我刚想退出网络，一个信息便如影随形般地紧贴着我进了我的信箱，无声无息地一通乱闯。

这要在平时我肯定会和他逗逗，看来如我一般寂寞无聊者大有人在，但今天我没时间，只想客气地请他出去：“走错了，朋友。”“没错，我是跟着你进来的。”看到这行字我不禁一愣，跟着我进来的？莫非是她？难道刚才她是在试探我的能力？看来还真低估她了。

“你是 QIANGE？”“错了，我和你一样，也是追求 QIANGE 的人。你的同路人。”原来我并不孤独。

“那你还是走错了，追求 QIANGE 追到我这里干什么？”“只是通告一下，从现在起你可以退场了。”对方耐心地解释道。“我比你先进入 QIANGE 的信箱。”“老天在生了周瑜之后完全有权力再生诸葛亮。”“问题是你肯定再也借不着东风了。”我修养很好地无语观看，停了一会对方又打出一行信息：“另外顺便告诉你，领带可以这样打——”接着屏幕上便出现了一段三维动画，一条色泽鲜艳的柔软绸带在一只无形巧手的摆布下上下翻滚，左右扭动，很快便结成一根成形的领带。

我的第一个反应就是伸手去关屏幕，可伸到半截还是停了下来。干嘛不把这组图形移到我的信箱里呢，在如今这个时代里没必要跟任何人赌气。

我出门直奔图书馆理科（一）阅览室，遇到劲敌最好的办法就是先提高一下自己的战斗实力。真是分秒必争！

然而从那天开始，我便经常在网上遇到一些怪事。姑且不说这次决斗的通知和其后的失约，先是信箱左近的通路发生局部紊乱，随后干扰因素便渗透进信箱内部，接踵而来的竟是拷贝文件功能的失效，最后干脆动不动就死机。最可气的是这些破坏的针对性极强，从系办终端到机房的学生用机没有一台出现毛病，唯独我用哪台机器哪台机器就出事，只要一沾信箱的边儿里面立即就被“塞”满一些乱七八糟的东西。我就是更改信箱号也没用，因为按捣乱者的话说，他已经掌握了我的“笔法”。虽然我觉得这纯属故弄玄虚，但我就是没有对策。从公来说我这是私设的信箱，不受学校规章的保护；从私来讲我的水平有限，与他斗智远不能及。唯一的办法就是我取消自己的信箱，可真要那样我还进不进中文系的网络了？当然啦，病毒就不分青红皂白地随便感染了，自调目录起就开始光顾，从最古老的到最新型的一应俱全，我连累着全系所有的微机都跟着倒霉。幸亏系里有最新的杀毒软件，但由专人保管，因此使用起来也不那么方便。机房老师被弄得莫名其妙，变本加厉地惩处胆敢私玩游戏的学生。

问题关键在于我在明处，而他在暗处。我们光明磊落的人就怕恶人偷施暗算，唯一的办法只有抓住他的蛛丝马迹。

说实话这完全是出于无意，当我再次利用上机时间在主干道上漫无目的地闲逛时，突然发现一个熟悉的信息踪影。我紧跟上去，围追堵截，但他还是像一条鱼一样狡猾地迅速溜掉，我眼看着他进了数学系的子网络。

该死的数学系有一个自成系统的子网络，覆盖了包括数学系和信息系以及计算机专业独立网络的全部系统，使得我无法搞清他到底属于哪一部分。我穷尽了自己所有的电脑知识，同时借助主干道上一些可资利用的病毒，才挖掘出一条少得可怜的信息——系统告诉我对方的名字系由两个汉字或者三个汉字组成。这不是废话嘛！全校除了留学生和少数民族同学的名字稍微长一些，再刨去几个极其个别的复姓，谁的名字不是俩字或仨字？但仅仅一分钟之后，对方旋即出现在我的信箱里。

“水平见长啊，会在信息高速公路上设卡子了！”“哪儿呀，不过是在乡间小道上盯个梢儿而已。”“是校园林荫路。”他纠正道。

“对对，情洒校园路嘛。”我随和地补充道，“数学楼前的草地小路。”在对方再次发来信息之前有一个微妙的停顿，但立刻就被我捕捉到了。

“怎么样？没想到我居然跟进了子网络吧？”我想乘胜追击，再诈出他几句真话。“您在电脑里的动作稍微慢了那么一点点。”“别累了，你什么也诓不出来，数学系的子网络决没那么好进。”他对我诡计心如明镜。“不过能跟我到门口的人已经极为罕见了，想不到心理系居然还有这样的计算机高材生，上届计算机大赛你怎么没参加？”与他谈话我发现一个很有趣的现象，那就是我们在一些术语和称谓的使用上略有不同。

理科专业延袭了他们导师以及导师的导师的传统词汇——计算机，而我们文科专业的使用者则更习惯称之为电脑。

“我参加的是非专业组，像您这样的专业组冠军当然不会注意到我。”我不失时机地再次套问他的身份。

“你真该上数学系。”他不理睬我的鱼钩，继续自写自话。

“其实我小时候也挺喜欢数学的，要不是后来成绩掉下来差点也报了数

学系。”“从什么时候开始往下掉的？”“初中吧。小学我的数学成绩一直名列前茅，一到初中就跟不上趟了。”“就这还称喜欢数学呢！”“过了好久我才明白，闹了半天我喜欢的不是数学，我喜欢的那叫算术！”我注意到导线在上下震颤，给人的感觉好象是对方在那边笑得前仰后合。

“谦虚了。”笑罢之后他打出评语。

“哪里哪里，和您相比显然还差那么一小截儿。”我的语句中不乏沾沾自喜。

“知道具体差在哪儿吗？”此言一出我马上意识到要坏事，这无疑是一纸最后通牒。还没容我采取保护措施，屏幕中顿时漆黑一片，我被强行推出网络，回到刚才的DOS状态下。紧接着，我便目睹了ZeroBug（食零臭虫）病毒的巨大威力。

这是一个非常古老的病毒，但它的版本却不知被谁给升级了，我猜想罪魁祸首很可能就是对方本人。原始的病态特征是当病毒进驻内存并感染任意一个被执行的文件后，一只臭虫出现并缓慢爬行着吃掉屏幕上所有的零字符；可在我面前的屏幕上不但出现了众多的臭虫，而且我还有幸观赏了他新设置的尾声——当所有的臭虫争抢着进罢晚餐之后，一种鼻音很重的怪诞腔调念出了屏幕上那行隽永的仿宋体字：“零，就是什么也没有。”简直能把人给活活气死。

在剩下的时间里我就像无头苍蝇一样在网络里四处乱撞，希冀在主干道或者哪条羊肠小道上碰到那个家伙。我一想到这小子很可能就跟我身后窃笑就禁不住怒火中烧，好几次中途突然“返身”，试图侥幸识破他的伎俩。然而后面从来没有信号，只有一阵阵无意义的电子干扰嘲笑着我过敏的神经。如果网络里还有别人，他一定会认为我是一个电脑痴人。

直到精疲力竭两眼发花时我才返回信箱。我的能力有限，在这个软件决定一切的时代里，我也只能算个电脑盲。今天是周末，我必须去“金达莱”补充点高级能量，就像给电池充电一样；接着再去舞场跳破舞鞋。按照一般文学作品的设计，我应该相当有缘地在那里遇到那位记日记的中文系小姐。

然而他再次贴着我挤进“箱”来，通知我今晚正式决斗。

他提出了几种决斗方式，包括在网络中互设障碍、互相追寻对方所隐藏的信息信号、分别进入某两家密码信箱——以及——电子游戏。但只要决斗一分出胜负，赢家就有权要求输家不再骚扰QIANG。这将成为一个君子协定而被双方同时接受和遵守。

不管他刚才是否跟踪了我，他在说这番话时毕竟非常严肃，没有丝毫嘲弄的意思。

我选择了最后一项。

我没有别的能力，其他几项我一无所长，而这项也是稍微长那么一点点；可以说我根本就别无选择。

而这也就意味着，我必须同时接受那个君子协定。

不过老师给我的时限已到，在我交出资料磁盘时也交出了系办的钥匙。我把这一困难告诉对方，对此他宽容地表示理解，并说他可以等待任何方便的时候。

但我还是如约应战了。一个研究生与我关系甚笃，我只对他说了一句晚上想在系办的机子上玩游戏，他二话没说便把钥匙给了我。随后我预备了充足的食物和饮料，给人的感觉是准备郊游而决非决斗。

如今的决斗，是一种智慧的对垒。而头脑的应用，必须有其充分的物质基础——营养和能量。

晚上的系楼阴森而寂静，众多的雪亮灯光使我分辨不出走廊墙壁上自己的身影。虽然我知道这种所谓决斗没有任何危险，但还是无端地想起了俄国诗人普希金的情场饮恨，想起了法国数学才子伽罗瓦的决斗前夜。仅仅是一念之差，就使这些天之骄子命殒枪下。

他们是伟人吗？当然是。但他们也一样会为感情而献出自己年轻的生命。

难道谁能有权力借此而指责他们牺牲的无谓吗？我颇有一种悲壮的感觉。

决斗当然不是普通的攻关斗技，那是街头小学生的把戏。对方刚才提出的是一种全新的玩法。

首先我们将利用网络中的“远程登陆功能”让各自的电脑联通。由于是周末，检测系统无人监视，我们很容易就能“铺设”好一条通路。然后我们将把自己的主机与屏幕间的联系切断，而将对方的主机与自己的屏幕连接。这样，我所控制的就是对方的屏幕，而对方所控制的则是我的屏幕。

也就是说，我们将在自己看不见而对方却很清楚的情况下击键攻关。

我想所谓“盲棋”也不过如此。

在决斗——说得更准确些，事实上是一场比赛——即将到来之前，我几次产生出问一问他真实姓名的冲动。而且我相信，这会儿他也一定肯回答我。

但我最终还是放弃了这一想法。既然定下了君子协定，将来就必然有一方要被淘汰出局。如果我取得了决赛资格——与 QIANGE 本人还需要有一场长期的较量呢，那又何必一定要知道谁曾是我的手下败将；如果我今朝败北，难道还要在内心深处埋藏起一次曾被打翻在地的耻辱记录？毫无意义！

寒暄之后是一阵冷场，短暂的几分钟好似太空肥皂剧般的漫长。

首先打破沉默的是他。他建议我们先互相熟悉一下对方所提供的游戏，同时还可以来一下短暂的热身。对此我欣表同意。

“当然，如果某一方发现自己对对方提供的游戏耳熟能详，完全可以非常绅士地提出更换。”他补充说明他的建议。

别做梦了，我有那么绅士吗？我巴不得他所提供的游戏正是我的强项呢。

此时此刻，胜利的欲望已经压倒一切，甚至压倒了胜利后的效果本身。

游戏一上屏幕我的心里便乐开了花，我本能地用手捂住嘴唇。其实他要真在我身边这一系列动作根本就瞒不过他的眼睛，好在我们毕竟还距一箭之遥。

这个以主人公进取杀敌的游戏我虽不曾从头到尾地亲手玩过，可我却清楚地知道使主人公“无敌永生”和“拥有一切”的秘诀！

这就相当于知道了世界级大毒梟在瑞士银行的帐号和密码！

但我仍旧故作新奇地详细询问了游戏的规则和方法，而他也不厌其烦地对我解释个不休。其实并没有人要求他这样做，是否向对方完整而无保留地介绍游戏情况完全出于决斗者自愿，他只不过是在实践他的绅士风度。但关于秘技他却只字未提，我猜想或许他根本就不知道有这么一说。

这是一个残酷而真实的游戏。游戏者置身于一个场景宏大而细腻的大

型建筑里，独自面对众多扑上来的恶鬼。在屏幕的底端，显露着代表游戏者的裸手，使每一参与游戏的人都有一种魔鬼随时都会兵临眼前的逼真感觉。

接着我又假装笨拙地将他的提示一一加以试验，直到没有问题方始罢休。说实话我这还真不能算是完全“假装”，因为我对这个游戏几乎一无所知，只是在别人家无意记下了它的攻关秘诀。

接下来是我向他介绍我的游戏。我提供的游戏非常简单，就是大家所熟知的“俄罗斯方块”。

他马上反馈回信息，告诉我他是全系数一数二的高手。别说是“平面俄罗斯”，就是它的升级版“立体俄罗斯”也一样不在话下。他诚恳地希望我换一个游戏。

看来各人层次就是不一样，人家武松专挑大虫打，哪像我这样只会打猫！

“我手头只有这个游戏。”“那决斗可以延期。”他的语句斩钉截铁。

“我答应过的事情决不变卦。”我的回答同样不容置疑。

“日期是我临时通知的。”“开弓没有回头箭！”他没有发回信息，显然是在考虑劝说我的最好办法。我不失时机地揶揄道：“你以为你在蒙上眼睛的情况下也能搭好积木吗？别太自大了好不好，明眼人和瞎子可完全是两码事。”我故意把语气使用得极为恶毒。“该不是害怕了吧？”“那好吧，如果你输了可不要后悔。”他在那边一定叹了一口气。“君子一言，奔驰难追。”“波音难追。”我补充道。

他在那边一定又略带内疚地长长舒了一口气。

不过这口气他舒早了。这次比赛——这次决斗，他根本就赢不了。

就算他的“俄罗斯方块”玩得全世界数一数二，就算他瞪大双眼盯着屏幕玩，他也一样赢不了。

因为这是一个经过游戏者擅自改编的版本，而其创意的提出者恰恰是我本人。更重要的是，它在外界从未流传过。

这是我一个哥们儿的杰作。他的专业本是医学工程，对于电脑来说他和我一样也是半路出家。但由于他天资聪颖和接受能力极强，使得他对电脑早已驾轻就熟到了极点。说实话，我之所以能有今天，幸得他的耳濡目染。

这个游戏共有二十关，但事实上从第十二关开始就已经没有实际存在的价值了。当游戏者玩到第十一关的时候，在各种参差不奇的鲜艳色块中，会时而出现一种特殊的图形。

那就是圆形。

比赛开始前我们互道了一声“再见”，然后各自进入自己的阵地和角色。

一上来我就把眼前的屏幕关了，我不想审视他的出色表演。反正前十关他玩得再好我也只能干瞪眼，而再往后用不着我看他也玩不过去。我没必要招自己心烦，那样只会扰乱我的心绪。

我只是专注地倾听着我所进入游戏的声音。

不过我很谨慎，在刚开局时没敢使用秘技，凭着自己的一腔热血横冲直杀。如果从一开始我就所向披靡，一定会引起他不健康的注意和激动。

先死几条命不要紧，要紧的是必须保住最后一条命。

然而我实在是太笨了，第一关没过就丢掉了自己的全部性命。没有屏幕显示，使得我不知道应该在何时开始选用秘技以保留生命的火种。正当我恐慌之际，对方在百忙之中发来了信息：“你可以重新开始。你可以有无数

次的选择。我们的胜利标准是谁先成功，而不是计算你经历了多少次失败。”说得太好了。

在我的感情历程中，又何尝不需要这样一种激励和强化？想当初大革命失败以后，活下来的共产党人掩埋了战友的尸体，揩干净身上的血迹，擦拭掉面颊边的泪水，化悲痛为力量，埋头奋起，重头再来。

楼外飘来悠扬的乐曲，我这才突然想起今晚不但在新北舞厅、图书馆一层以及教工食堂亦有舞会，心理楼下也将举行露天舞会。一想到这儿我心头就不禁腾起万丈怒火，要不是他这颗横插进来的扫帚星，说不定今天我就能通过网络邀请到那位中文系小姐共舞良宵！

可现在，我居然要对着关闭的屏幕不停地敲击键盘！

但我很快便冷静了下来：只要今天能够早些取胜，还是有可能到下面去寻访那名小姐的；而只要是最终取胜，即使今晚无望，也还有明天后天；但如果今天不能取胜，那就连下礼拜、下下礼拜都没戏了！

成败在此一举！

经过几次生死之间的轮回反复，我估计他已逐渐考察清了我的能力，即使仍在观察也已放松应有的警惕。于是，我悄悄开始了自己的投机生涯。

我首先打出五个字母，它使我的主人公变成了金刚不坏之身；随后我又打出五个字母，它使我的主人公拥有了所有的装备。

如果这时他看屏幕的话，就会发现在主人公的头部示意图中，双眼已经变得金光四溢；而在旁边的库存示意图中，已经填满了所有的武器标号和彩色钥匙。

但是对方毫无反应，看来他现在正处于如火如荼的关键时刻。我抽空打开屏幕看了一眼，发现他尚在十关之内苦苦挣扎。

别着急，好戏还在后头呢。

游戏中可供选择的武器多达七种，有单发与连发的各式枪炮，有电击金属棍和火焰喷射器，但这些我都没有选。我选择的是一把电锯。

我要用电锯将这些吃人的魔鬼一一切割成碎片！

透过虚幻的夜幕，我仿佛看到所有的妖魔鬼怪都在我的电锯下纷纷倒地，血肉横飞。一种人莫予毒的施虐快感油然而生。

“你真残忍！”他还是抽空看了一眼，我不禁吓出一身冷汗。好在他没发现我的阴谋。看来他已经面临关键时刻，无暇再认真注意我了。

我有百分之百的把握相信，像他这样的高手，在感到吃力时一定也会把别人所操纵的屏幕关掉，以免扰乱自己的心智。

但难道是我残忍吗？如果我不消灭它们，我就会被它们的魔爪所抓挠，为它们的利齿所撕咬，受它们的炮火所炙烤；我将身首异处，我将碎尸万断，我将暴尸街头。

难道是我残忍吗？即使有了“金刚不坏之身”，我也一样遇到了极大的阻力。因为在这如系楼般迷幻的巨大建筑里，我始终找不到那正确的出口。即使我手中钥匙无数，并随时可以提取出来，可没有门扉，掌钥千把也是枉然。

我像一个瞎子一样在其中胡打乱撞，在丰富的食物一天天消瘦以致饿死。

一阵令人沦肌浹髓的音乐声陡然响起，我有一种明显的感觉：他过关了。

他过了第十一关了！

在有圆形积木出现的情况下，他居然过了第十一关！

我急忙打开屏幕，事实果如所料。

我看到一个个姹紫嫣红的圆形构件从屏幕上方徐徐下落，而一只在冥冥之中操纵的手则将它们一一摆放到占有两个位置的空档。这一安排不但充填了虚空缝隙，也使圆形得以固定而不再滚动。

恰恰是因为没有屏幕，才使他不带成见地正确解答了这道难题。他终于在直线与曲线之间找到了一种折衷与和谐。

只能说对方天生就是电脑才子，今生今世我永远也不可能超过他。

我顿感焦躁不安，每当事情不顺手时我一概如此。我只喜欢一帆风顺，很怕处理亡羊补牢或力挽狂澜之类的险情。

虽说后面的圆形会越来越多，但我相信对他来说已经跨过了一次质的飞跃，下面就仅是量变而已。他会非常得体地处理好这一情形的。

我唯一所能寄托的希望就是第二十局了。在那一局里，所有的下落积木都将以同一种形式出现——圆形。

就在这思忖的当而，从伴音系统中不间断地发出用利甲撕挠肌肤的声音——魔鬼们在凶狠地抓挠我的后背。如果不是我有无敌的功能，我的后背肯定早已鲜血淋漓。

我突然车转身来，挺锯便锯，一时间魔鬼怪兽凄楚惨叫，血如泉涌。

难道是我残忍吗？是我残忍吗？与此同时，我也加快了自己的进攻步伐。

根据判断，我现在所处的地方还仅仅是第三关，而这一游戏总共似乎有五关之多。无论我怎样如没头苍蝇般地四下游走也找不到该走的道路，我始终不能像他一样突破自己的固有局限。

但我仍凭借自己的无敌之身迅速向纵深挺进。这一回我严格地按照右转弯的原则前进，同时一路上不停地尝试着使用钥匙，我相信这样我必将遍历所有的道路和关卡，早晚能有出头之日。

我仿佛追随着自己在那巨大无比的迷宫中摸索，因疲惫而传出的喘息长叹自很远很远的地方传来。

此时此刻，对方正在攻打第十六关。

从刚才起，我就再也没敢把屏幕关上。

紧张使我的掌心汗如雨下，我不停地在笔挺的西裤上抹来抹去。现在已过夜半时分，不会再有人来注意我的着装打扮是否符合舞厅标准了。

寻找出口的工作依然没有丝毫进展。

我不相信自己会放过出口的大门，因为我已经沿着墙壁一寸寸地缓慢移动了至少三遍。

现在唯一的可能就是这一关根本没有出口！

看来所有人的心境都是一样的，我们完全有权以小人之心度小人之腹。

问题在于，圆形积木对于他这样的电脑天才无关宏旨，而没有出口的甬道对我这类天资鲁钝者来说却是登天蜀道。

我沮丧地操锯向金属墙壁猛然锯去，一阵阵饱含讥讽的刺耳噪音旋即反弹回来。

但是等一等，我在极度绝望中突然茅塞顿开，想到了另外一种可能性——当你开始沿墙壁右转弯的时候，如果它是一个自我封闭的系统，那么你

将只能绕着它循环往复地不停环绕，永远也走不出来！

而我刚才决定以右手型前进时，显然不知道自己身在何处！

非常简单！

我略微整理了一下思路，然后毅然向通道对面移去。经过了三遍的环绕，我已经对这里的地形了如指掌。闭着眼睛我也照走不误——倒真应了这句俗话。

这一回我必将凯旋而出！

而且，凭着我的不坏之身，下两关也同样易如反掌。

此时此刻，他仍停留在第十六关。

看来量变一样也能引起质变，在紧张焦躁当中我仍没忘记粲然一笑。

再踏征程，这一回我满怀信心。举步前进，所到之处，挡我者死。

突然，我在垂直方向上下降了一个明显的高度。我顿时意识到情况有变，从周围的嘈杂声中我猜测到，我掉进了那墨绿色的毒液池塘！

在整个游戏中布满了这种池塘，当然对我的无敌身躯来说它们与一汪清潭毫无区别。但是这回，我却本能地有一种不祥的预感。

果然，当我试图举步离开池塘时，我发现自己力不从心。小小的池塘被我转悠了个遍，但巨大的落差却使我根本无从攀缘。

我无法从这里爬上去！

我拥有着永远不死的身躯，却将被困在这里永无出头之日！

一阵阵低沉的咆哮自不远处传来，怪兽们显然正围绕着池塘不停旋转，虎视眈眈地瞪视着我。它们在等待，等待着我的肉躯无力抵御毒液侵袭而支撑不住时，它们将下塘饕餮进餐。

我听见有些魔鬼已经开始脱衣了。

此时此刻，他已经挺过第十六关，开始攻打第十七关。

而我，却被困毒池，欲行不允，欲死无门！

魔鬼们终于与我在这一小小的池塘里短兵相接了。我几乎没有还手，只是坐以待毙，反正它们不能伤我毫发。

我感到魔鬼们以其令人发指的暴行对我虐待摧残，我难过地闭上了眼睛。

在一阵大汗淋漓的搏斗之后，魔鬼们终于发现它们不可能置我于死地，数以十计的魔鬼竟对付不了我一个小小的人类。

我似乎听见有人窃窃私语，我猜想它们是在商讨对策。

它们再次向我聚集。

这一次，它们抓住我的头发往毒液里按去。尽管我紧闭双眼，却好似看到四下一片墨绿，我几乎能感受到粘稠的毒液在浸润我的肌肤。虽然我没有丧生之忧，却感到一种极度的无助和绝望。

难道是我残忍吗？是我残忍吗？两行干涸已久的热泪从我的面颊上缓缓流过。

此时此刻，他正在第十七关里移挪承转，安排着那一块块方圆相间的空间。

我必须制止他。如果他侥幸得胜，我将失去这最后的机会。

我虽然没有死期，但我却毅然退出了游戏。

同时，我拿出了“CH桥”。

“CH桥”的名称并非来自它的形状，只是取其“人机之间的桥梁”之义。

事实上它的外形如同一个摩托头盔，但却是由柔软的塑料材料制成，随身携带极为方便。通过它，从理论上可以实现人机联网。

之所以说是“从理论上”，是因为它还从未被使用过。

这又是我那个哥们儿的一项发明，但没等来得及付诸实践，他便被直肠癌夺去了年轻的生命。后来这个玩意儿便一直珍藏在我的身边，我揣摩出它的使用方法，并画出了一份不合规范的设计图纸，等待着有一天能够以他的名义去申请专利。

今天我之所以敢于应战，一部分原因也在于我手边有这样一把杀手锏。事实上自从我刚开始被他纠缠之后，“CH桥”便一直被我带在身边。

“CH桥”的道理非常简单，只要你对脑电波图的原理略知一二就能马上理解和领会。

人的大脑会产生出轻微的生物电流，那么只要将它连接到电脑网络当中，通过一系列诸如三极管之类元器件的放大作用，肯定会引发多米诺骨牌般的连锁反应，最终必然能大到足以改变电脑中的参量。

当然啦，我相信像什么“三极管之类”对我的哥们儿来说已经如木牛流马般的古老和原始，我只是以我的知识水平和理解能力来解释“CH桥”的工作原理，其中必定还有许多我所不知道的名堂。时值今日我很想再一次聆听他的教诲，但他却只是经常无声地出现在我的梦中。

贸然使用将有可能冒很大的险。使用“CH桥”进行人机联网的时间最多不能超过三十分钟，否则将会对人脑产生极大危害，一个最为直接的可能性就是使操作者变成植物人。尽管哥们儿生前的话危言耸听，不过话说回来，这么长的时间还不绰绰有余吗？我机械地安装着各种插头，面色冷静，动作准确。在这样一个特定的时刻，我忽然意识到以身殉情，死不足惜。我们所处的时代，是一个安定祥和的时代，在这个没有英雄的时代里，我不想有什么壮举，只不过想得到一位小姐的青睐。

我戴上头盔，放下面罩，把面孔与现实世界分割开来。

我的手指触摸着拨动开关，浑身感受到一阵轻微的振荡，没有什么不适的感觉。紧接着，我便感到四周已是雾霭一片……我以一种从未经历过的兴奋体味着周遭的一切，刚才初入网络时的晕眩早已荡然无存。

左顾右盼，墨蓝的天空中充斥着电子天使和魔鬼，一个个清晰逼真却又触摸不到；俯身鸟瞰，心物诸楼鳞次栉比，依序流过；背景音乐是罗大佑的《爱人同志》。也许这只是因为我在以一种人类的眼光来看这个世界，因此衍生出许多人类社会的真情实景梦幻遐思。

如果由它们来看，会不会也把我看成一粒普通的电子？我随意飘荡着，几乎忘记了自己进入网络的目的。我记起高中时代的一个梦境：一颗不听妈妈话的小彗星淘气地低飞浅游，被地面上的我伸手一把抓住，滑溜溜地似无筋骨；彗星妈妈在上面焦急地呼唤，我一松手，小彗星迅速向上蹿去，重新傍依到妈妈身边。

现在，我就像那颗无忧无虑无牵无挂的小彗星。

无论天使还是魔鬼，它们都是电脑病毒的化身。我仿佛如梦方醒，又好似早已洞悉。思绪的疾速变化已使我跟不上它的步伐，我像一个睁大双眼痴痴望人的无知孩童一样贪婪地接受着一切新奇东西。我同它们嬉戏欢笑，轻歌漫舞。我们亲密无间，形同挚友。

因为现在，我本身就是一只电脑病毒。

现在我终于明白，它们——我们——为什么会被称为病毒。因为我们具备自然界病毒的一切特征。在那里，比细菌更单纯更微小的病毒介于生物与非生物之间，它的主要构成是具有记忆功能的核酸 DNA 和 RNA，以及包围着它们的蛋白质外衣。它虽然自己不能繁殖，但却可以寄生在宿主细胞里攫取细胞核糖体、酶以及一切维持生存的物质。病毒的 DNA 或 RNA 一旦潜入宿主的细胞，就会以猛烈的势头开始繁衍生息，于是宿主细胞里充满了病毒，以致最终产生破裂。

而这只不过是病毒最典型的一般生活方式，还有一种更为阴险毒辣的病毒。我狞笑着在想象中类比着自己。它们会在宿主细胞的 DNA 中插进它们自身的遗传基因！有一种 RNA 病毒就是如此，它们在插进宿主细胞之前就已经带有一种从 RNA 到 DNA 逆转录酶的基因，使得所感染的疾病成为不治之症。插进病人 DNA 里的病毒遗传基因很难清除，于是病人的染色体总是没完没了地编码和复制，无休无止地产生着病毒。

我们相信，今天人类体内某些 DNA 的一部分就有来自病毒的可能。可以想象，早在远古时期人类祖先的 DNA 中，便已被那时的病毒插进了它自己的遗传模板。人类与病毒的战斗将遥遥无期，究竟鹿死谁手更是殊难把握……虽然从心理楼传输到数学楼只需要不足半微秒的时间，但我却仿佛度过了无数的岁月。

在我的身上，刻划着上亿年的沧桑。

我的族类是一个比人类历史更加悠久的种族，我们在新的时代将以新的面貌与人类一争高下，决一雌雄。

一争高下？决一雌雄？恍惚间我原有的人类本能突然被唤起，我记起自己重任在肩，无暇在此游戏闲逛。游戏？我下意识地折转身躯，摆脱开同伴的纠缠，迅速向数学系子网络系统奔去。

离开了伙伴，我的心头一阵失落；但也正因为离开了伙伴，我的心境才日益清晰。

我必须赶快！

我本来的计划是通过网络进入对方的系统，抛弃了物质载体的我现在已无物能挡，所有有无密码的大小道路都对我敞通无阻。我将利用自身的病毒性质将“俄罗斯方块”游戏的程序再次改变，使其反复编码和复制，让关数无休止地延续下去！

我必须赶快！

然而在进入数学系子网络的大门后我却遇到了困难，因为三条完全平权的岔路展现在我的面前。

本来我应该只选择其中一条通路的，但电脑病毒的本能使我不肯放弃任何一个感染他人的机会。于是倏忽之间，我的意识已裂解成三个相对独立的部分，分头流入三条不同的通道。

我想问题就是从这里开始的。

我的第一支意识直扑通路的尽头，压倒一切的胜利念头仍旧没有被其他杂念所取代。

我的第二支意识则开始自我制造未来历史，并不实际存在的飞旋时钟超前运转，指针悸动铮铮有声。

我的第三支意识缺乏足够的能量支持，随意游走于数学楼的走廊，漫无目的地扒看着一扇扇门扉窗棂。

我的第三支意识透过玻璃，窥视着一行行自习的人群。

但这本该是昨晚的情形，却被后推到了拂晓时分！

我的第二支意识返归楼外，校友捐赠的新型电脑终端大联网系统正被正式展示和开启。

但这本该是上午的场面，却被提前到了凌晨时刻！！

我的第一支意识依旧执着，很快便到达了目的地，透过屏幕望见已陷入绝境的游戏者……她竟然是一个女生！！！！

一时间我感慨万千，与她相识的整个经过在我脑海里汨汨流过。局势霍然间变得明朗起来，因为我那已具电脑病毒特征的意识无所不知，刹那间我终于看透了这其中的前因后果，阴错阳差。

她与我进入了同一个信箱；但她所读到的，显然是一个男生的日记。

那个信箱，是一对情侣合用的不完全分隔箱。

文件相通，号码相同。

我一直以为 QIANGE 是“钱歌”，而她则将此词理解为“齐安格”。

而实际上，QIANGE 是两个姓氏的组合，它们分别是“强”和“鄂”。尽管这种拆解方式最难为人所想到，但事实就是如此。

我们各自误会了对方，竟各自为追寻一个已有伴侣的幻影而打得头破血流不可开交。

我一直不知道她竟然是一位小姐，她也始终不曾料想到我是一名男士。

而那天，那位形只影单的小姐所等待的，正是我。

本来，我们该相逢于草坪而不该决斗在网络。

……………但是，已经晚了！

由于我的进入，游戏程序受到了极大的扰动，联机系统也不再稳定如初。而最致命的一点是，她的意识已被强行劫掠，同我一样也进入了网络！

而此时我已无力控制局面。火一但着起来了，玩火者自己也就控制不了局势了。

同样，她的意识也被一分为三，各自为战。

她的第一支意识进入屏幕继续与我针锋相对，难以了结的冤怨依然不能得到化解。

她的第二支意识则飞向楼外，如小龙卷风一般在楼前的绿地上如妖舞袖。

她的第三支意识缺乏足够的能量支持，漫无目的地行走于楼道走廊之间。

理性睿智的第一支固囿成见，不肯化干戈为玉帛！

淫邪丑恶的第二支得罅渲泄，正欲伺机再做破坏！！

胸无大志的第三支游手好闲，力不从心无所事事！！！！

而在心理系和数学系的两间屋子里，两具无魂肉躯正面临着极大的危险。

三十分钟的沙漏正以其平静而均匀的速度完成着自己对时间流逝的验证使命。

情势已迫在眉睫。

再这样拖下去，当太阳出来的时候，朝霞只能照耀到两名植物人身上。

或者说得更准确一些，是 CGP 病人。

所谓 CGP，就是 ComputerGamingPseudodementia 的缩写，意即“电脑

游戏性痴呆症”。关于这一病症以前我曾详细读过有关介绍材料。它最先发现于美国，目前患者已为数不少。尽管所有患者在身体素质、神经类型以及各方面的经历上都大相径庭，但他们患病时恰恰都正坐在电脑前操纵键盘杀敌攻关。美国政府已将所有患者秘密收容起来，与其说是为了避免恐慌，毋宁说是意欲从中发现一条人机对话的可行途径。

但我没有忧虑。当一个人的意识已被肢解意志已遭湮灭时，他是不会有丝毫忧虑的。我不动声色地斜视我的第一支与她的第一支兵戎相见，略带犯罪快感地目睹展览样机内我的第二支听凭她的第二支游说蛊惑，悠闲恬静地看着我的第三支和她的第三支柔肠百转互诉衷情。

第三部分最具情节。

没想到我已支离破碎的整体意识居然依旧能阐述出自己的观点。

那就看吧——我的第三支与她的第三支在走廊交肩错过，继而动心驻步，再继而回眸凝视，一切都是那么顺理成章，自然而然。

在一个没有英雄的时代，我们只有等待结局的到来。

接下来的便是诗情画意，便是缠绵悱恻，便是交融汇聚。

然而，随着两束意识的集聚，一种新的意识观念窗口被打开，它突然意识到了问题的严重性，迅速向楼外奔去。

由于它的出现和环绕，连锁反应赋予了两个第二支以新的感受。虽然它们暂时还不能如第三支一般汇集融合，但是，这种意识已经产生。

所缺乏的只是实际操作能力。她的第二支与我的第二支之间虽然只有一扇屏幕，却有如隔着千山万水，在非转换状态下根本不可能出入屏幕握手相逢。唯一的办法是她以粒子形式高速冲撞终端前的变异空间，并使病毒本形被激发出来涌进屏幕。

然而，即使是百米达标的速度也不及这个初速，而没有初速就意味着根本不可能进入。

我们现在的意识都是电脑式的意识，对局势我们有着充分的估计。

展示台前熙熙攘攘，工作人员忙忙碌碌，剪彩仪式就要开始，越来越多的人将会出现在这一被提前了两个小时的空间里。

一旦足够多的参量被牵扯进来，这就将成为一次不可更改的历史事件而被永铭史策。

但是，存在一块比其他空间的时间要早两个小时的空间，会使整个世界从此变得混乱不堪！

不能说在这一决定中我的意识没有起丝毫的作用，因为此时我们的部分已融为一体。但我还是明显地感受到了她的果敢与机敏，单凭我的智商绝对无力作此决断。我坚信有时候对整个人类命运的深刻思考，未必如对自己健康的担忧更能有益于历史的发展进程。

她飞身蹿上旁边一辆没有熄火的桑塔娜。

在场的工作人员一片躁动，无不失色动容。

我的第三支见到轿车的尾灯随风闪烁，似睹盏盏荧虫；我的第二支听到轿车的马达恣肆轰鸣，如闻千军万马；我的第一支看到轿车的顶篷熠熠反光，犹瞥璀璨星河。

演出正式开始。

后来我多次在梦境中重新回忆起过这一终生难忘的景象：那辆桑塔娜自缓慢而逐渐加快，随着一个踉跄似的猛烈抖动骤然加速，以其突兀的爆发

力将展台前的一排桌椅撞得东倒西歪，桌上的鲜花水杯四下飞散。在雄壮的音乐声响伴随下，我清晰地看到一柱浓郁的棕色茶柱从杯中激溅射出，就像俗称“变色龙”的避役在捕捉昆虫时疾吐的长舌。

我所在的电脑屏幕连同主机一同飞升起来，颠扑震跃，如日中天。我在里面跟着电场机械一同翻滚回旋，左摇右摆。只是在行将坠落的瞬间，才在动荡中给了外界仓促的一瞥。

在这动荡的最后时分，她的身影倏然间化作一道长虹般的彩束，飞也般地射向屏幕窗口。我感到刺眼的光芒直逼眼帘，令我闭目并几乎窒息。

我的第二支意识与这束辉光紧紧地相拥在了一起。

紧紧地相拥在了一起！

随后，双方合并后的第二、三支绞成一束并直扑楼上，奋力将两个相斗犹酣的第一支强行分开。

再贴近时，已经全然没有了刚才的仇恨。度尽劫波历经磨难的两个第一支纠缠扶掖，携手拉扯，一同加入到已经难分彼此的双倍整体意识当中。

终于完成了最终的熔融。

双方在眷恋中充分表达着各自的感情，世界上所有的时钟都为之停止了走动。

但是必须分手了。自然界有其自己的步伐，长夜已经过去，黎明就要来临。

自然是依依不舍。

没有关系，属于我们的时间还长。属于我们的现实时间无限漫长。

再度分成两支，只是已很难分辨出自己是否还是当初纯粹的自我。一步三回头，各自返回原来的出发点。假如这时有人注意到了它们，也只会误以为是清晨霞光中那最初也是最特别的两道。

我仍坐在心理楼那昏暗的系办公室里，电脑背后的窗帘微微开启，金光流溢。仿佛刚刚被松绑的我下意识地活动了一下臂膀，然后以娴熟的指法敲向键盘。

“你困吗？”“一点都不困。”“那我们去共进早餐。”“上午去草坪看展览。”“下午去图书馆——对了，下午图书馆不开。”“可晚上舞场肯定开。”

“我只是担心……我只是担心……”不知是因为疲惫还是心虚，我费了好大的劲才把这句话写完整。“我只是担心数学楼前真的满目疮痍，一片废墟。”

“你太投入。”从这句简单的回话中我似乎看到了她的微笑。是的，刚才我已经见过她了。“刚才的一切都只存在于我们的记忆当中。”我走出电梯，四周静谧无声，大部分人都还在睡梦中没有醒来。

外面的世界曙色初露，晨光熹微。

外面的世界旭日东升，云蒸霞蔚。

外面的世界湛蓝无霾，晴空万里。

《命殒天涯》

灰色的甬道长得没有尽头，我提枪走在她的身后。

直到目前为止，我仍旧看不出这次行动有什么特别的意义。在逼近死亡的道路上，奇迹发生的几率小得几乎可以忽略不计。

她是这颗星球上的智能体，然而我却不是。不过现在我们至少有着同样的目的，那就是要从这个魔鬼般的灰色地狱里出去。

这铅灰色的世界不是我们的世界。

她的世界，就在脚下。铅灰色不是这里的本来颜色，而是征服者的颜色。

那么我的世界呢？假如这个宇宙具有一颗最明亮的中心，我相信，那就是我们那洁白的世界；假如这个宇宙存在一个最幸福的地方，我相信，那就是我们这些以等离子态存在的智能体所构筑的社会；假如这个宇宙存在一种最纯洁的灵魂，我相信，那就是我们那如天空一般洁白如玉一尘不染的心灵。

然而，宇宙发生了动荡，一股邪恶的灰色势力扰乱了我们原本平和宁静的生活。一伙以计算机形态存在的智能体悍然四处征战，意欲图谋整个宇宙。尽管他们绝非我们的对手，但我们不能坐视其他形态的智慧之火被他们所扑灭。于是，我们成立了宇宙救援队，分散到宇宙的各个角落去救助那些行将遭受奴役的智慧。每到一处，我们都将以当地智慧的物质形式存在，同时，以当地智慧的形式战斗。

早在我申请入队之前，元老们就不厌其烦地千叮咛万嘱咐：“对于一个遭遇的敌手动手就打是非常容易的，你的力量足以对抗整个灰色世界；但是，要想战胜敌手心中的狡诈却太难太难了。有时甚至根本谈不上战胜，仅仅是由于发现这种狡诈就会使你命殒天涯客死他乡。”我诚惶诚恐地连声称是，直到与整体彻底分离之后才敢嗤之以鼻。

由于等离子体的存在形式，使得我们共聚一处时不存在个体。我们的信息传递全部由整体场的光子感应进行。

然而果不出元老们所料，我在两个世界遭到了同样的命运。我接连两次丧失了自己的性命。原因很简单，我不是死于计算机之手，而都是死于友军射来的暗箭。

我的灵魂已变得冰冷冰冷。

噢，忘记说了，我有三条命。

当我的现实意识再次恢复时，我首先感到的是一片黑暗。待我更加清醒之后，四周出现了一片朦胧的灰色。我厌倦地闭上眼睛：我又来到了一个遭到入侵的星球。

不过等会儿，我能够闭眼了？也就是说，我有眼睛了？看来这个世界上的智能体是由动物进化而来的。

我借助微光，仔细地打量着自己的新容貌，从心眼里喜欢这具优美对称的形体。

就在这时，我看到了她。

也许是因为当时我正自我陶醉于自己的新形体，所以没能注意到灰色微光中闪过的倩影。因此当她突然出现在我的面前时，我有一个明显的感觉，那就是她是从灰暗中隐现出来的，如云如雾，如诗如梦。我瞪圆了双眼，张？

气态雪

星河

气态雪像浓重的雾霾一般弥散在街衢的后半夜里，高压钠灯透过这层浅薄的白色帷幕洒泻着惨淡的黄光，立交上下大小车灯游移依稀，苗圃栏中雪松球植高低错落。置身其间，我恍若梦境。这一景象将会永远保留在我大脑皮层的记忆当中。我头发的迎面向部分已被气态雪水浸染得湿泽漉漉，眼睫毛上挂满了气态雪水凝成的泪珠。整个空气中散发着一股酸臭的味道。今天发生的怪事已经够多的了。我相信，在这样一种景致里面，再发生一起凶杀案是最合乎逻辑的结局。我几乎是期待着听到一声尖厉而短促的惨叫。我很想把当时这些想法都记录下来，可当我刚一停步，一列自行车队便很近地从我身边掠过，骑车人的目光中吐露出明显的不怀好意。我恐慌地前瞻后顾，最后不得不重新融入雾中。用脚印丈量城市；用足音迎接黎明。

晨光熹微，曙色初露，云开雾散，阳光明媚。整座城市干净光洁，整座城市透明清澈，整座城市一尘不染。弥漫在这座城市上空的气态雪终于如来时一般消逝得无影无踪，我又该去调查了，但我首先必须先睡足一个梦如光盘信息资料般丰富的饱觉。阖眼之前的一幕幕景象从我眼前顺序流过，精神过度紧张使我一闭眼就能看到局长的面孔，就好象打了一晚上的电子游戏后一闭眼就是一幅幅地图般的战略画面。……“局长，您倒是多少给我点儿提示呀！”三天以前，我苦着脸双手撑在局长那大得可以滑滑板的办公桌上哀求道。“要是事先把任务的背景都交待给你，你在执行当中就会带有成见了。”局长一如既往地慢条斯理，他这副模样配上一支旧式烟袋锅做道具恐怕再合适不过了。“我知道这是您一贯的谬——这是您一贯的特殊调查方式，可这回是不是也太特殊了，您总不能一点背景材料都不给吧？”我特别恨一个我从来就不认识的人，就是他在上中学的时候告诉我们局长以后他一定能当一名职业特工，结果害苦了我们这帮手下。偏巧我还又特别能干，每回都按时圆满地完成任务。“这次考试是稍微难了一些。”局长嗫嚅道。“所以您得给划点重点开个复习大纲什么的。”我打蛇随棍上地赶紧把话接上。这题何止是“难了一点”呀！看到局长还是不肯说话，我转身欲走。“不过话我可是搁这儿了，完不成任务您可别赖我。”“总之是有关环境污染方面的……”千呼万唤始出来的半句提示从局长的金口追进了我的耳朵。“废话！”我刚一拉开门又“嘭”的一声给撞回去了。“您是不是一直以为您真是‘中央情报局’或者别的什么局的局长呢！”我们局长是一个自以为很了不起的小小的环境污染保护局局长。我是一个很有自知之明的小小的环境污染保护局里的职员。……接着我的意识就开始发生了模糊，在梦乡中与局长的辩论依旧不曾止息，直到中午过后我才再次醒来。我拉开窗帘，开始整理自己昨晚的经历和思绪。自从昨天我一到来，发现的怪事就已经不少了。我奉局长之命来到这座地处祖国西南大省的省会执行任务。下午便发现这里的情况果然如内参和局长所言：无论大街小巷所有的厕所中都干干净净，就好象里面从来没有出现过粪便，仿佛经过远在数千里之外的海水荡涤过一般。白天的追踪一直持续到夜里，在天空逐渐被涂上墨色的同时我在城市中继续追踪，遐思以待，仿佛一条嗅到异味的猎犬。在一夜有惊无险的骇人经历之间，我对弥漫于整个城市的气态雪不但有了充足的感性认识，而且深深

地为之叹为观止。

我之所以将其命名为“气态雪”，是因为它的浓重、洁白，以及如雪一般的清澈。据说在所有厕所发生“失窃”案件的城市里，这种气态雪都会如影随形地相伴而生。那是怎样一种景像呀——置身其中，不要说伸手不见五指，就是车灯，最多也只能打到十米以外。不知所有那些曾被选作实验场所的城市的居民，有没有在夜间推开窗棂来观赏过这一切。或许他们从来就没有注意到这身边显而易见的景像？那么当他们注意到之后，又将会怎样地激动、景仰和崇拜？当然，也许我只是自做多情，那些居民对此可能早已司空见惯。我没有机会到过世界级的真正“雾都”伦敦，但一夜的视觉印象便使我觉得每一个从事过这类实验的城市都可以与之媲美，并因此被当之无愧地定为众多的国产“雾域”。我眺望窗外古旧的平房建筑群落，用目光抚摸着洒泻的金色阳光，实在难以完整地追忆出昨夜的雾中经历。

我很容易地混进这所城市的所谓联合大学图书馆，利用其中的电脑网络接口申请帮助。

其实我根本用不着进入全球交互网络 I N T E R N E T ，只要通过国内网络查询即可。不过既然局长不愿意让这次行动公开，我便只好打扮成一个要做毕业论文的学生，通过杂乱的电子信息了解一下大致情况。而且在调阅资料的时候我还必须小心谨慎，只能乌七八糟地胡乱调阅，需要把大量与本案无关的内容像梳头一样过一遍，而不能专门调用我所感兴趣的内容，以免引起别人的怀疑。对此我感到异常兴奋。说实话局长正是看透了我这种非常态的虚荣心理，才不断地把一道道难题加诸我的身上。尽管大部分材料都被锁密，但我还是通过有关部门的“城市环境报告”等部分查到了只言片语，东拼西凑出了我所需要的东西。根据一项已经查实的实验统计，发现该实验者在某一时间之前的实验地点经常变换，而最后三次实验却都发生在这座城市。除此之外还有其他一些证据，使得种种迹象表明，对方的下一次行动仍会在这一天府之地进行。由于我是有备而来，目的明确，因此自然比公安机关更容易分析出这一必然的准确结果。我不禁为局长的先见之明所折服，但同时也怀疑他在有关方面信息灵通。可我还是不知道究竟应该如何下手。我没有太多地浪费自己的脑子，在欣赏了一整个夜晚的气态雪并睡足了一整个上午的饱觉又查阅了一整个下午的电脑网络之后，我最首要的任务是一顿群星璀璨般的晚餐。面对一桌子小巧而丰盛的地方风味，我食欲大开，几乎忘记了自己这很容易影响食欲的“不洁”任务。的确，这任务非但很难让人说得出出口，甚至让人不愿想起。但这又有什么办法呢？事实就是如此。现实生活所给予我们的，并不总像小说和电影中的那么辉煌。在那里，一个孤胆英雄可以不食人间烟火，可以去调查影响整个世界命运的大事，甚至可以出入豪华酒店舞厅并有美女相携随伴。而我，至多只能在这个门脸不大的小饭铺吃一餐自以为丰盛的晚餐。因为那些是文学作品，生活中却不是这样。在一个对平凡生活进行日常描述的词汇中，我所从事的任务对象只不过占了“吃喝拉撒”中的一半。

窗外小雨淅沥。天气预报保证说这雨将一直持续到明天早晨。这也就是说，今夜是绝对不会发生事故了。根据我从局长那里得到的零星提示中表明，雨夜是不能进行“清理暨造雪”实验的。那仿佛已经是很久以前的事情了，在我的记忆图片中，那组镜头清晰可见——一个年轻人仓促而细致地贪婪翻阅着少得可怜的资料，而一名肥头大耳的上司则在一旁喋喋不休——

一…… “你想想，整个城市那么多厕所里，居然粒屎不剩滴尿不留，这事还不够怪吗？”在那天谈话的后半段中局长终于开了金口，而且一发不可收拾。我从资料上抬起头来看着局长，很奇怪他在说这些话的同时居然能够胃口很好地大嚼油炸土豆片。“可这是好事呀，为国家节约了多少钱为清洁工人省了多少事，应该马上在报上大大表扬一番才是。然后登一条像电话机一样大的整版启事，希望发明者前来领取某某百万元大奖云云。”“胡闹！”局长用眼白赏了我一眼，“那他干嘛要偷偷摸摸而不大张旗鼓地公开干？”“哎——雷锋做好事还不留名呢……”我急赤白脸地争辩道。“你别跟我废话了。让你来是听命令，不是来做演说。”“不就是厕所出怪事吗？那还不好办，派咱们的特工‘蹲坑’呀！”这词用这儿可是再合适没有了。“所有的男女特工把实验城市所有厕所的蹲式、坐式和男用小便器都给占领了，可连个影子也没逮着！”“于是您就想到了我。”“于是我就想到了我们局里最优秀的年轻人。”“我拿的可是一般公务员的工资。”“可你也是局里唯一的年轻单身男子。”“成天老干这种事我永远也双不了！”这回我真的头也不回地摔门出去了。……于是我来到了这座城市。于是我发现了这座城市的洁净。于是我目睹了这座城市夜间的气态雪。于是出现了夜晚的那一幕：在气态雪中我迷失了，只有局长的声音回荡在我的耳边。……“你必须找到这个人。”局长说得斩钉截铁。“气态雪一定他实验的产物，我们不允许他继续破坏环境！”“您的猜想是——”“他肯定利用了高压气态粉碎，以及——有机物熔融性分解。”接着局长神秘地只对我的右耳说话。“其实我们局里也正在进行这一实验。”“到什么地步了？”我也故意放低声音。“还处于纸上谈兵的阶段？”局长装得有些局促不安。“连这也没到，只不过有个小小的设想。”“得了吧，你肯定是想抢在公安局抓到他之前把他秘密招聘到我们局里来。”“我还没有那么大的胆量！”我跟局长的一番对话当然只是心照不宣的说笑，因为我的硕士毕业论文就是所谓的“高压气态粉碎”和“有机物熔融性分解”，只不过我当时的题目是《利用物理暨生物化学方法部分解决城市有限垃圾的探讨》。问题是在高等学府里我只能浅尝则止，不可能从“探讨”地步进一步发展到“尝试”阶段。局长接收我来局里也是看中了我的这点思想火花。我来的时候并没提什么条件——在这个硕士生俯拾皆是时代四处找寻职业的我也没这个资格，但局长许愿说允许我来局里继续从事这一课题的研究。问题是国家机关的课题研究需要经过报选题、待审批和等资金等一系列手续，是以在此之前我就成了局长的特别行动人员——当然这也是因为我的智商值极高。其实我选那个课题纯属赌气。在研究生生涯进行到一半的时候，学校为了治理一贯散漫的研究生，曾经安排我们参加过一次体力劳动，弄得全体研究生怨声载道。对此我当然有自己的看法，我对劳动本身并不厌恶，但我认为让一些学术上的天才把精力和体力浪费到简单劳动上实在是没有意义的事情。正如莱布尼兹所说持有的类似观点，他认为让一些天才把精力都花费在计算上同样没有意义。当我被分配做打扫厕所工作时这种想法就更强烈了。我用领工具等借口支走了与我同组的女生，在对有好感的女士面前我总是格外绅士。我怡然自得地从事着并不辛苦劳动，嘴里依旧摇滚不休，没有为这种劳动方式感到耻辱和不满。我记得在大多数反思文革时期的作品当中，其中被安排打扫厕所的老知识分子都不曾感觉自己受了侮辱，我很有可能对人类职业层次的看法上继承了前辈们的这一优秀传统。但我仍旧坚持认为有意让人受苦是一件毫无道理的事情。小时候我因为考试成绩排在班里

的中间而被家里罚刷过厕所，我至今认为这对培养孩子自觉的劳动习惯没有任何好处。我一面仔细清理着地面上的种种污迹，一面哼唱着过时的流行歌曲，同同时脑中产生了后来被称之为《利用物理暨生物化学方法部分解决城市有限垃圾的探讨》的伟大构想。总的来说，人类所排泄出的污物虽然形态各异，丑态百出，但分解开来不外乎水、无机物和没被消化干净的有机物残渣。如果研究出一种方法，把其中的纯净水份分解出来，剩下的无、有机物混合体体积就会小得可怜了。我突然意识到这种貌似简单的想法本身就是一种十分富于革命的想法，因为再令人恶心的干燥垃圾也比雨后的污泥容易清理。仅从这一点来说，对一个生化专业的研究生应该不是很大的问题，从含水物中析取水是我们的拿手好戏，最简单的无外乎就是用浓硫酸脱水嘛。问题是这样做带来的社会效果。首先是污水系统的成本问题，因为这种析取必须在人们刚刚结束“工作”、“并且“工作”“成果”还新鲜的时候进行，否则就失去了它的意义。况且原来的排污系统是基于这样一种原则：利用被处理成固液混合物的污物的可流动性特性，以水的冲力将各级管道中的废物清理和运送干净；如果最终产物一旦成为固体，运送问题将变得十分明显。为此我着实头疼了一番，直到当天与我同组的女生故意拖延着把工具领来，同时惊讶地发现我已经把工作几乎做完的时候，我才不得不停止我仅限于脑中的研究。后来的故事则更加富于情节：我在当天吃晚饭的时候说出这番想法完全出于无意，但同寝室的同学们却一个个喷出了刚刚入口的各种饭菜，并激动地把我推出门外。直到这时我才意识到自己选了一个错误的时间阐述自己未必错误的理论，使得它从一开始问世就受到了先天性的不公正歧视。当天晚上宿舍里没有一个人因为忍不住饥饿而去吃夜宵。

一阵风卷残云般的饕餮之后，我走进了所住旅馆旁边一家豪华的迪斯科舞厅。反正局长给我的补贴是按日计算的，既然今晚我的调查对象没有安排实验，钱怎么花那就是我自己的事了。我清楚地知道自己是渴望实践刚才所想象的影视英雄的经历。已经进入青春晚期的女子身着旗袍站在门口微笑，给我一种三十年代电影布景的感觉。如果不是细廊中现代主义浮雕油画的善意提醒，我一定会像我们局长一样自负地把自己打扮成一个我党的地下工作者。与外面世界的相同之处是室内的昏黑阴暗，与外面世界的不同之处是外面寒雨缠绵而这里却热火朝天。不知道他们从哪里找来一个黑人老外，挥肘舞臂，前呼后拥，最终使整个舞厅达到一种疯狂的歇斯底里状态。脚步伴随着比雨点还密集的鼓点刻意狠踩，嗓音追随着比雷声更响亮的乐曲拼命咆哮。没有人像我一样能够在种环境下进行哲学方面的思考。只跳了一会儿我就疲惫不堪了。这时，从舞台的后面，浅埋的金属管突然吐出一股状如气态雪般的烟雾。浓重、洁白、如雪一般的清澈……我的记忆一下被唤醒。我在考虑毕业论文的时候曾经多次在自己脑中设计过这一实验：首先在每一定范围内的排污管道安装高压气态粉碎装置，这个范围的标准可以建筑造价的高低为参考。紧接着是一个小型的有机物熔融池，被粉碎的污物将在这里慢慢消耗它们的最后时光。最后是一个排污管道口，所有的废弃物将从这里发散到空中，我相信没有任何异味。有机熔融的成本很地，只要将相关化学药品直接注入上水系统即可，当然这里有一个尽量不要再使用塑料管道的问题。问题的关键倒是这个方案中的物理方法，因为高压气态粉碎装置的成本肯定低不下来。虽然这一专业以外的缺陷在审查我论文的评审委员那里得到了宽恕，但这也是我的论文没能获得高分的原因之一。另外一个原因是有几

名评审委员认为这纯属是想入非非。当舞厅中的迷雾消失殆尽轻柔的音乐蓦然响起时，我突然发现四周人影全无。放眼望去，原来一个几乎全裸的女子正在高台起舞，周围的先生们紧密地簇拥着舞台，围着她观瞻研究她衣服以外的部分。很显然，这是为了让那些虽然没有真正花费力气却必须要跳上一个晚上的领舞小姐们休息一会儿，想要让那些无休止的疯狗们停止活动必须有一根骨头。这名舞女我刚才见到了，她刚走进舞厅没几分钟，我相信她也一定会在跳罢之后就领工资，然后穿上衣服迅速离去。我在很远的后台看着她，心中生出一份无端的怜悯。接着，我便遇到了雪。我本来最反感用单字来称呼别人，可在这里我只能叫她雪。除我之外她是唯一远离看台的人，由于这一共同的属性，我们在各进一听可乐之后理所当然地结伴离开了舞厅。我与雪走在外面的道路上，其时气态雪不曾出现，如泪的小雨依旧断续，四周的墨色中灯火依稀星星点点。我像一个耐心的心理医生一样听取着雪所讲述的一切，像所有希望讨得女孩欢心的男孩一样向她献着殷勤。不过无论她的声音怎样动听，还是不能阻止我透过气态雪瞥见她的面孔。决不能说这是一张苍老的面庞，但也决不能把她称为年轻。在那并不十分光洁的面孔上，刻划着并不十分明显的沧桑。刚才闪烁变换的灯光使我没有看清她的全部。我尽量不去看她，但又禁不住偷眼去瞧。只是我没有想到，她的故事竟与气态雪有关，从她的唇齿之间竟吐露出了操纵这一实验者的一切故事。伤心的话语被滔滔不绝地倾吐出来，正是由于彼此的陌生才产生了这种毫无保留的心态。古人是怎么说的来着——“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功夫。”“我想请你帮我做件事。”可雪在大致讲了不多的几句之后，突然话锋一转，向我提出了要求。“只要小姐吩咐。”“我要你杀了他！”我当然不会想到这样一个回答，瞪圆眼睛用眼神问她“为什么”，如今哪儿用为点小事动辄杀人的道理，我们生活在一个社会安定和平的时代，总不能像蛮荒时代的人们一样为了一个雌性就动手杀人。再说就算能杀也不该轮到我干，小姐您当我是盖世太保呢！

“我要你杀了他！他是一个杀人犯！一个逃脱了法律责任的间接杀人犯！”她突然变得有些激动。“等等，等等，小姐，咱们按事件发展的逻辑顺序重新说一遍。我脑子慢，理解不了你刚才那么先锋的说法。”像所有的爱情故事一样，年轻漂亮的雪本来有一个英俊潇洒的男友，他们相亲相爱，如胶似漆。然而在一次“清理暨造雪”的夜间实验中，雪的男友偏偏在户外。这时又发生了连锁性的灾难，他刚好处于气态雪浓度最密集的地方，结果，他被残忍地毁了容。“他坚决不让我看他的样子。”雪讲到这里时痛心疾首。“他怕吓坏了我。”后来——雪平静下来之后告诉我——他的男朋友自杀了。我发现在真正的沧桑面前，我过去的无病呻吟一钱不值。“我没这个权力。你也没有。”听完故事以后，我虽然对雪的遭遇深表同情，但仍旧不能答应她的要求。我们生活在一个法律的社会里，在这一社会环境中每一个人的言行标准都将不仅仅取决于义愤。“只有法律有权这样做。”“法律到现在连找都没能找着他！”雪如一只受伤的小猫。

“这个城市是他的大本营吧？”我装做很随便地问道。“他以前好象经常到其他城市去做实验。”“这事你好象知道不少？”雪敏感地看了我一眼。我坐在她家的客厅里，打着哆嗦把滚烫的咖啡往嘴里倒。要不是旁边缺少一个壁炉，我就更觉得像在电影布景里了。这套寓所曾是他们准备结婚用的新房，我环顾四周，没有发现有她前任男友鬼魂看守的迹象。雪的家距离刚才的舞

厅不算很近，我们冒雨经过了好几座立交桥，用脚步丈量了几乎整座城市的街道才到，所以直到这会儿我还不能完全回到现实中来。我刚才说那句话的时候就是虚荣心在昭示什么，明明自己一无所知却非要把自己打扮成一个全知的圣人。另一方面，尽管我一向机智，却宁愿说出实情以博得信任获取情况，也不愿在对方盲目信任的情况下套问消息。我聪明，却不喜欢动脑子。正如下棋的时候，我宁愿把所有的将士与对方拼个干干净净，也没心思细细琢磨如何利用它们最终取得胜利。于是我开始询问雪有关的情况。这里的确是他的大本营。我发现雪不但比局长知道得多，还比许多“有关部门”都知道得多。这一方面当然是因为仇深似海，另一方面也是因为实验者为了免受良心上的谴责而主动露面的缘故。雪告诉我，刚开始她的男友只是面部有一些轻微的不适，这时那名盲目的非法实验者就找到了他们，晓之以理，动之以钱。因此我相信开始他们还是有一段相当融洽的时光的，直到后来她男友病情恶化才使这种关系荡然无存。问题是雪没有能力实施自己的报仇计划。她柔弱的双腿根本不可能使她接近早已有所察觉的对方老巢，但她又决不甘心仇人通过正常途径被抓获。按照雪的想法，即使对方不被有关部门征用，最多也只是被司法机关象征性地判几年短刑。而雪的意思是最好亲手把他千刀万刮。“……他总共的计划是大概是一百次实验，他原来说过……”雪的声音隐约传来，我已经有些困了。“你是说他将做一百次实验？”“这已经是他的第九十九次实验了，你倒是认真点听我讲好不好！”我一挺身子从半梦半醒的状态中逃脱出来，强打起精神继续倾听雪的叙述。熬夜使雪的脾气变得暴躁，对此我深表谅解。“最近一个时期他频繁地进行实验，而且不惜冒险就在本市反复实验。”这和从局长那里得来的消息相同。此前他曾在全国各大城市进行“巡回实验”，我想那一定已经耗光了他的钱袋。“他现在好象已经彻底成功了，但他似乎还在进行什么改进。”也就是说，他即将进行的很可能是最后的实验了。雪是在凌晨时分进入梦乡的，她说自从经历了那次不幸，她自觉突然变得十分苍老，再也没有能力通宵熬夜了。而我的困劲却一去不返，把眼一直睁到天亮，陪伴我的只有吞吐出的缭绕香烟。早晨我不忍打扰熟睡的她，自己出来吃早点。面对令人垂涎欲滴的风味小吃我却毫无胃口，只咽下了两根油条和一碗开水。与其说我是为昨天的故事难过，不如我是由于昨夜通宵未眠，而如果不是太饿我决不会出来。我决定一会儿回去正式休息。付钱的时候我有意多给了老头一点，精明的小贩迅速把那叠毛票塞进钱匣。既然昨夜在那么高消费的地方看了“扭扭屁股也来钱”的方式，并经历了一张门票三十五两听可乐四十块的生活方式之后，我没必要为区区几毛钱与一个起早贪黑的老人计较。但我没有想到，他就是气态雪的始作俑者！

这是我在晚上才知道的。我本来不愿意让雪带我去找他的老巢，因为我猜想她一定会利用我干出什么冲动的事来。但雪坚决说她只是为了帮我，既然不能动用私刑她就只好协助我秉公行事。我想了想只得同意。事实上这是一桩交易，没有雪我将一筹莫展寸步难行。我只是反复告诫自己要注意雪的一举一动。尽管她很难搞到枪械，但我也并不希望看见她在我眼皮底下掏出一瓶硫酸泼在对方脸上。地点就在我所利用过网络的联合大学里面。我来过这里，当这所高校与其他院校合并之前，我的一个研究生朋友在这里读完了本科，后来他由于女友的关系离开了这个城市。我们穿过高大楼体间的崎岖小径，进入一个废弃已久的人防工程。

雪告诉我，这里是以一个蘑菇培养园地的名义被租下的。通道里的漆黑淹没了雪手中细微的手电光柱，潮湿阴冷中散发着亿万年前蘑菇化石的味道。在远处流水的“嘀嗒”声中，我清楚地听到了从雪那里传来的娇柔呼吸。然而我们刚一见到光明就陷入了陷阱，我真正实践了影视中的场景——在扑面而来的气态雪中，我与雪失散了。当这层薄雾终于徐徐散去，我再次面对雪的时候，她的太阳穴上已经顶有一只枪口，对方持枪的那只手正是早晨卖馄饨的那只手。“你要是不听我的吩咐，我就开枪打她。”我看见他的枪都快抠进雪的太阳穴里了。“您赢了。”我边说边放下手中的棍子。“您是枪法准确地科学专家，而我们不过是拳技蹩脚拙劣的平民百姓。”“你要是平民百姓，我在全市也就能找出三个平民百姓。”也把我当成训练有素的特工了。“你已经在这个城市里转悠两天了。”“替人做事，身不由己。”我发觉我媚俗的本事丝毫不亚于市井庸人。“想了解我的实验？这好说。”他开始转身，但枪口丝毫没有离开雪的太阳穴，眼睛又丝毫没有离开我。“跟我来。”在他的实验室里，他以一种论文答辩的口吻讲述了自己的成就：“总的来说，人类所排泄出的污物虽然形态各异，丑态百出，但分解开来不外乎水、无机物和没被消化干净的有机物残渣。”如果我的论文正式发表过，我就会认为他这是在引用我的研究成果。“那么它们当然也就可以被分解。只要利用生物化学方法将其分解，那么它们就不再会被称之为肮脏的东西。当然了，偶尔也会产生一些多余的产物，但我把它放到空气里了。小姐大可不必觉得恶心。”他显然看到了雪脸上的作呕表情。“人体废物循环和分解再利用的课题在宇航技术中早已进入实际应用的阶段……”“别以为我不懂，利用藻类对二氧化碳的喜好，制造出氧气提供给宇航员。”雪打断他的话，表情不屑一顾。“那也没听说过分解粪便的！”“你还就是不懂，没听说过并不等于就没有！”他的回答盛气凌人。处在目前的地位他当然可以如此不可一势。

“宇航员的营养供应就来自他们本身！比如尿液，无外乎是含有尿素、尿酸以及一部分无机盐的水份，分解之后还是纯净的水嘛！你以为怎么样？宇航员的水份供应就来自他们的尿液和汗液！而且——”他边说边看了一眼始终没有发言的我，同时紧了紧手中的手枪。“而且人排泄出去的粪便也都是由构成食物的那些元素构成的，只要把它们分解后再利用生物化学的方法合成，一样能够再利用。”“恶心！”——连我都觉得恶心了。不过从雪的态度上，我总觉得多年来的斗智，已经使她的心态有所变化。面对仇人，她并没有表现出那天发誓杀之的激动。“有什么可恶心的？这完全是你的观念问题。”对方变得有点苦口婆心。“过去有人吃炸蝎子炸金蝉炸蚕蛹吗？……”“我现在也不吃！”雪当即把他顶了回去。“那过去有人吃鳖还恶心吃狗肉还难受吃麻雀还不舒服呢！要这么说就没完了——加尔文时代还把解剖尸体当成大逆不道的事呢，塞尔维亚就是因为这个被烧死的！弗洛伊德以前人们还羞于谈论性呢！要不是妇女解放，你能不缠足吗？我不跟你费话了，可能你们这位先生比你懂道理。”一时间他几乎变得像一个无辜的辩童，并边说边把脸转向了我。这么说并不准确，因为刚才在争吵中他也没有忘记注意我。只能说这时他把对话者的位置给了我。说实话他的观点并非全无道理，但是从另一个角度来说——“您这是用一种公害代替了另一种公害。”虽然他有些冲动，但也正是因为他对自己研究这种实事求是的一分为二的严谨科学态度，才使我忘记身处何地居然敢贸然评说。看见他微笑地注视着我才加了一句：“比如说妨碍交通。”“为了让瘾君子们不抽海洛因和大麻，香烟被批

准生产和出售不但合情合理而且行之有效。”“您这好象是五十步笑百步。”

“你知道爱因斯坦相对论中所垂青的闵可夫斯基空间距离吧？”“当然，这是大学物理的基本课程。根号下x方加y方加z方减去ct方。” $(\sqrt{x^2 + y^2 + z^2 - c^2 t^2}$ 或 $\sqrt{x^2 + y^2 + z^2 + (i c t)^2}$)“可有人觉得既然四项参数平权，那么让时间取负值总有些别扭，于是后来干脆改成了虚数表示，这样一来四个正项就不分彼此了，可又凭空多出来一个等于根下负一的i(-1)。对此有人用一个故事来解释：有人一辈子不患关节炎，究其根本原因原来是每天早晨来次冷水浴，等于是患了终生冷水浴症。所以说要是你不想得关节炎，那就——”“不妨患个冷水浴病。”“气态雪正是冷水浴。”他洋洋得意。“您说的对。”“你改主意了吗？”“不，那是因为现在我只有顺着您说。”

“这我就不喜欢了，年轻人，咱们为什么不能使直言不讳蔚然成风呢？”我看了看他手里的枪，费力地咽了口吐沫。“可您……完全可以不在公共场合进行实验。”“我没钱进行大规模实验。”他说话的时候有些暴躁。“哪有那么些无人区供我实验？”“用大型电子计算机完全可以实现仿真模拟。”“我不懂计算机，也没钱！”他粗暴地打断我。我感到口干舌燥。对通宵瞌睡诱惑的抵抗，在我们的面部的细处刻划出稠密的沧桑。“那咱们换一种说法。”既然刚才他还大言不惭地提倡什么直言不讳，我想一时半会儿他还不至于紧张到开枪的程度。“您这样实验会给一些人带来不幸，比如说——”我看了一眼雪，她也正在看我，“她的男友。”“那是一次例外。”他的眼神中掠过一丝痛苦，但还是被我捕捉到了。

“一般来说我还是采取很谨慎的保护措施的……”“后来呢？”“后来我主动找到他，想要赔偿损失。”“你说过你没钱。”“管一个人的后半生还供得起。”“结果他们恩将仇报了。”“准确地说是她恩将仇报了。”他把目光转向雪。“关键是那个男孩禁不起打击自杀了，所以她发誓要找我复仇。——按武侠小说里常用的话说，这真是‘以怨报德’。”“按武侠小说里常用的话说，‘以怨报德本是寻常得紧’。”我善意地对他笑笑。他回报了我一个同样含义的笑。雪瞪我的目光像把利剑。然而我没等这一剑招术使老，便飞起一脚把他手中的枪踢飞。还处于回忆状态的他根本没来得及做出反应，就被我的第二脚踢倒。自始至终我都用了全力，因为只有这样才能把“趁人之危”这个词从我的脑海中排遣出去。雪惊讶地瞪大了眼睛。我最大的错误就是没有先去制服他而先扑向手枪，我对武器的信任超过了对自己能力的把握。就在这一瞬间，他摸出了第二支枪，并在慌乱之中再次举枪瞄准雪。我一把推开雪，子弹只擦破了她的胳膊，但还是使她血流如注。同时我手里的枪本能地开了腔。

我不知道枪声居然有这么响，比军训时的感觉剧烈得多。我本来不想让自己防卫过度，但我的手抖得几乎不能开枪，因此没有打准他的胳膊，而是击中了他的心脏。这足以使他停止了抵抗。他倒在地上，已来时无多。“我不想杀死她……”他含着泪说道。“可我也不想死。”“我知道。”我宽宏地点点头。“你不想放弃你的研究。”他费力地点点头。“今天的实验几点开始？”我没有忘记这件事。而且，我相信人之将死，其言也善。“已经开始了。”“马上停止还来得及吗？”我表现出了出奇的镇静。因为我知道慌乱于事无补。“不用。这回真的成功了。”他说。“这次没有副作用……没有……即使有……既然上次毁了她男朋友……这次……美容……”他的话越来越语无伦次，并且缺乏生气。我发现自己清楚地理解了他的意思，他想说：“这次没有副作

用，绝对没有，即使有也决不可怕。既然上次毁了她男朋友的容貌，这次就为你们美容吧。”我甚至猜想，他如果有时间，还会说出“我祝你们怎样怎样”。我发现自己竟与将要死去的人心灵相通。

我和雪来到街头。气态雪像浓重的雾霾一般弥散在街衢的后半夜里，高压钠灯透过这层浅薄的白色帷幕洒泻着惨淡的黄光，立交上下大小车灯游移依稀，苗圃栏中雪松球植高低错落。置身其间，我恍若梦境。这一景象将会永远保留在我大脑皮层的记忆当中。我头发的迎面部分已被气态雪水浸染得湿泽漉漉，眼睫毛上挂满了气态雪水凝成的泪珠。整个空气中散发着一股淡淡的馨香。透过薄薄的薄幕，我看到雪的面庞正一点点变得年轻起来……
1995年4月构思，1996年7月完成--当感知的大门打开时一切真实都分毫毕现…

生杀予夺

星河

可以认为教授是我和黎明用私刑处死的，不过就当时的情况来看这也并不为过，因为面对一个疯子你别无选择。当时教授的魔掌距“卡伯”的主毁键仅一指之遥，与其让全球陷入瘫痪，不如舍此一人，于是我和黎明手中的枪同时发言了。

我们的枪法本就拙劣，加之时间仓促，于是一弹中头，一枪穿胸，本来我们完全可以只瞄他的手就行。

“真抱歉，游戏结束了。”我说，“您没能控制人类，也不可能毁灭人类。”
“不！只不过我提前退场了！”教授咽气前恶狠狠地挤出这句诅咒，“记住，故事才刚刚开始！”我不禁打了一个寒颤。

教授堪称最优秀的控制论专家，在他的主持下我们“全球协调管理委员会”设计的超级智能电脑“卡伯”也堪称最无与伦比的管理系统，全人类都在它的协调管理下幸福生活。不过难以遏制的权欲终于使教授走火入魔，他私自在“卡伯”系统中附加了一块由他控制的集成电路板。这就意味着听命于教授的集成电路板控制着“卡伯”，而“卡伯”又影响着全人类。尤其危险的是这种控制和影响些微到令人难以察觉的地步，教授在潜移默化中完成了对公众的左右。

我和黎明足足监视了半年才发现这位导师阴谋的蛛丝马迹，而当他自觉暴露企图毁机灭证时我们的子弹又毫不留情。凭心而论，我们是有意瞄准要害开枪的。因为与教授那样智慧的大脑的对抗方式只能是彻底消灭之，我们不敢冒让他卷土重来的险。为了公众利益，我们别无选择。

我们一致认为真相必须被掩盖，以免引起公众不必要的恐慌。我们处理了尸体，对外声称教授死于一次事故，并赞誉他是“我们时代最伟大的科学家和最值得尊敬的人。”没有不透风的墙，偏巧教授的女儿蓉蓉是我和黎明长期争夺的对象，而教授又曾扬言，只要他一息尚存，我们就只是两只想吃天鹅肉的蟾蜍。一时间谣言四起，纷纷传称我们是为了踢开绊脚石才大开杀戒。最为精辟而又尖刻的评论引自法国革命家罗兰夫人临刑前的感喟：“自

由啊，多少罪恶借汝名以行！”我们只有隐遁，因为除了公众舆论还有“卡伯”的追杀。教授的话不幸言中，“故事才刚刚开始”；教授虽然死了，可具有逻辑判断能力的集成电路板还在，教授生前所设计的机构仍在运行。

“卡伯”本身是无辜的，有罪的是它背后的集成电路板。我们不能毁掉“卡伯”，因为人类已日益难以离开它的帮助??抑或说是控制。事实上就算我们有此打算也万难突破“卡伯”周围的电子防御系统。几个月来我们东躲西藏，可追杀计划却仍在有条不紊地秘密执行着。

“朋友，咱们投降吧。”我已被追捕得疲惫不堪。

“投降？”黎明瞪大眼睛盯着我。

“对，投降。”我朝他使了个眼色，他顿时醒悟，点头称是。

当然，这抹眼神未必能逃脱“卡伯”那遍

